

廣東

馬賊秘聞

姜

俠

魂

紅

公

著

子

丹斧



時還畫行日

丹斧

姜俠魂著子鬍公秋聞馬賊屋集

生先高
續後平

上
獨

平



時還畫局印行

劉序

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里。國皆盜賊之國。人皆盜賊之行。舉凡國家之興亡。無一而非盜賊所釀成。即如淮陰成走狗之烹。青田有義犬之贊。故一部廿四史。直可作盜賊中觀耳。滿清入主中夏。歷年三百。無省無盜賊。無年無戰鬥。大者竊國。小者竊鈞。以盜。而手。假。得。之。以。盜。賊。手。假。失。之。往。復。相。循。皆。有。因。果。迨。至。民。國。更。不。堪。論。矣。人人假愛國之名。人人作盜賊之事。官僚盜賊也。政客盜賊也。武人盜賊也。商賈盜賊也。無一非盜賊。無地無盜賊。哀哀小民。日受盜賊之凌虐。吞聲忍泣。無從告憇。乃挺而走險。效法乎盜賊。擾攘九年。竟成一盜賊之世界。倘此碌碌羣盜中有一健者。特異庸衆。恢奇大度。駕馭羣雄。如劉季朱元璋。華盛頓。拿破崙等。收拾餘燼。統一全局。國家賴以成立。小民賴以昭蘇。雖云燕巢簾幕。暫安一時。猶可差強人意。今乃並此而無之。於戲。茫茫孽海。安得十萬橫磨劍。斬盡羣魔。安得無數楊枝水。洒遍大千世界。救我蚩蚩無告之小民。

妻子俠魂當世之有心人也。抱救世之婆心。知非提倡各種武俠不足以拯此盜賊。世界遂有種種武俠書印行。近復搜集關東三省數十年來之盜賊遺聞。軼事編輯成書。顏曰紅鬍子囑余爲之序。余因拉雜書之。以告讀者。處此盜賊世界。當知盜賊行爲。紅鬍子一書無曲筆。無諱筆。凡盜賊中人物。皆一一據事直書。如禹鼎鑄好形容畢現。可作司馬氏游俠傳。讀可作施耐菴水滸傳。讀則不負妻子編此書之苦心也。時在庚申暮春三月。無言室主劉公畏序於黃歇浦頭。

徐序

余素負好奇心與冒險性。初客關外。關外猶未建行省。其時南滿鐵道新屬於日。東清及北滿線仍歸於俄。吉長鐵路尙未動議。值大戰後。萑苻遍地。瘡痍滿目。交通阻滯。道路不靖。出其途者。輒徘徊瞻顧。欲行而復却。余則因好奇心與冒險性二者。恒鼓舞余之勇氣。奮往邁進。從未因難而止。然足迹所至。如循京奉線。沿遼東灣。溯鴨綠江。亘遼河兩岸。經南滿鐵道。至長春。東折吉林。轉向延邊。(即今延吉。舊稱爲「問亭」。意存攘奪者。)繞圖們江。出暉春。乘輪赴海參威。旋雙城子。過五站。至穆稜河。進蜂蜜山。轉興凱湖。順烏蘇里江而下。達混同江。江口。(即俄東濱三省之首都。名伯力。駐有總督。)爲烏蘇里江、黑龍江、松花江三江之匯流。中俄界碑。即立於此。復浮松花江。歷三姓。(即依蘭。)趨哈爾濱。西折齊齊哈爾。至滿洲里。復游內蒙各旗。十年之中。幾於踏遍三省。且染目濡。交游所及。如高老疙瘩。杜力山。馮麟閣。任朝武。洪輔臣。金壽山。張作霖。湯二虎。蓋三省天邊羊。老小劉彈子。十四閻。王陶什。陶巴布。扎布。以及女紅鬍子。小青蛇等。奇人奇事。光怪陸離。直使聞者舌挾而不能下口。張而不能言。氣噎色沮。精移神駭。爲靈。

紅鬍子序

二

爲廣莫可究詰。暴客乎。俠客乎。紅鬍子乎。吾殊不知其果爲俠爲盜。是幻是真。唯其似俠似盜。似幻似真。故人之視爲萑苻遍地、瘡痍滿目、交通阻滯、道路不靖者。余乃從容而踏遍之。俾好奇心與冒險性得如願以償。寧非適意暢心躊躇滿志之一大快事者乎。雖則刦火餘生樂焉。優游回首陳迹。亦忍俊不禁。既而未嘗不自慶幸出世之巧遭遇之奇。何者。以余自度。儼若造物。故安排如許。奇人如許。奇事以供余好奇心與冒險性之撫拾然也。余每思至此。不禁驚喜欲狂。適妻子泣羣有關外馬賊秘聞。紅鬍子之輯蒐及拙著。并就序於余。余因就十年中耳聞目見者。摘舉以應。并拉雜書此。聊當覆瓿。或可爲談紅鬍子者之一助。是爲序。

民國庚申暮春子俊序於庚申編輯社

馬東秘聞

紅鬍子目錄

首冠

我與高老疙瘩

第二卷

苗斗英軼聞

鍛烟筒張何

周連休順之軼事

李師雄

趙西來與小白龍

特勒五娘子軼史

鬚帥軼事之一

杜力山軼事

許蘭洲之與蓋三省

張勳與十八盜

徐寶山之與馬賊

子俊
海溫海溫海溫
燕山鐵樓

適子子子子子耐子子俊俊俊俊俊俊

盜隱

薛月娥 慘史
馮麟閣 軼事

小俠客

燕子

白毛公子

朱門慘變記

劉單子 軼事

老少年

獨眼龍

義友

比武艷聞

虎頭將軍

魔王失首案

嘯嘯嘯嘯嘯嘯嘯嘯嘯嘯嘯嘯嘯嘯嘯嘯嘯嘯嘯嘯
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

以天下爲
己任者不
當如是耶

高老疙疸

子俊

當季清之世。國政不綱。日即廢頹。吾人奔走南北。力圖改革。不惜間關萬里。履虎尾入虎穴。以與綠林伍者冀得瑰異恢奇之輩。如古抑衛虬髯客其人。以當繼絕存續之衝。其亡苞桑容或有濟。甲辰之役。我三省領土被侵。作戰場。臥榻之上。任人鼾睡。我國當局。反恬然自號於人曰。局外中立。聞者恥之。當是時也。余走幽燕。即耳老疙疸名。頗欲一親其人。乃出關。適日俄戰方酣。道塗阻梗。行旅多艱。於時老疙疸應日軍徵爲前鋒。與俄戰。殲俄哥薩克騎兵別動隊於遼河遼水。爲赤俄戰線。因而變化。日軍乃得逞。老疙疸之勇名。由是亦大譟。時老疙疸動無常則。行止飄忽。諷諳博訪。言人人殊。余是以不得遇。耿耿於心。幾及十稔。會辛亥事起。余叅謀關外軍銜。命撫馬傑。乃復訪老疙疸於小庫倫。晤對時。抵掌談天下事。奮厲激昂。淋漓盡致。其一種勇往豪邁之概。尤足使頑廉而懦立。余心儀其人。益覺瑰異恢奇之士。多出山澤草莽中。憶李密微時。往來諸盜間。結識多草澤英雄。唐之戡亂定傾。獨以此輩之力居多。余默識於心。因納交焉。

胸中是何
等抱負

紅鬚子特載

高老疙疸

北方健兒
好身手

胡兒可殺

世得無爲蒙前能專抑美于不復之者開年來如再亭恨無之行於古智勇兼備

老疙瘩姓高名復亭爲人驃疾精悍輕健趨捷性抗爽重然諸善騎射能斷鞭梢墜飛鳥兩手自如發無不中談技者憚之世居秦西之彰武與蒙邊接壤蒙之騎卒素倚勢凌虐漢人漢人雖不堪莫敢誰何蒙卒見漢人怯懦可欺益驕縱肆恣洋洋然恒有得色漢人之柔弱者亦惟有飲泣吞聲隱忍不發以是邊荒一帶漢蒙兩族積不相能一夕有蒙騎卒一隊撲彰武屬雙家子附近之漢人村落掠漢人之被被馬體奪漢人之食果馬腹姦淫漢人婦女刦取漢人貨財滅其居火其廬損其肱斂以趨受害者訟冤莫伸邊民咸相讐事爲老疙瘩所聞乃喟然曰蒙卒凶殘若此脫無以懲之恐吾儕將無唯類矣於是不動聲色矢志報復又慮事未發而先使人疑轉予敵以預備之機特佯利蒙卒虛與委蛇藉以覘其動靜陰相糾合漢之精於騎射而又富有胆略者得十數輩乘敵不備疾馳而入迅雷不及掩耳直抵仇家依樣葫蘆亦滅其居火其廬損盡漢人亦未可欺也狡猾者復盛倡報復老疙瘩還知蒙仇已深來日大難因棄家爲馬傑四方亡命咸歸焉勢益盛甚於是結陳與蒙卒戰戰輒以身先當之者輒辟易蒙卒

法懲之以水
救民於火
力拔山兮
氣蓋世

懾服時老疙疸雖勇冠其儕而年最少人故以老疙疸呼之

老疙痘屹立蒙疆北馳北荒南騁長城東盡奉邊西達沙漠出沒數千里縱橫十餘年威聲所播道路側日日人慕其勇當戰訊吃緊時特遣使持重幣厚禮以羅致之因是日軍之前鋒往往有老疙痘之劍影刀光槍聲馬跡以挫彼風驟雲騰名震一世之哥薩克騎兵而不敢輕於嘗試一擣其鋒於以見老疙痘之大有助於日俄戰局絕非彼日人之初料所及第不知彼驕傲之大和民族尙一憶及其當時之發揚蹈厲豐功偉烈今乃莫或予侮否耶東省事定改編時老疙痘以年稚與鬍帥同爲營長鬍帥駐新民老疙痘駐法庫隸馮麟閣統領旋因性情放達不受羈勒馮麟閣誤以老疙痘輕已稍稍銜之遂時相齟齬老疙痘奮然曰大丈夫不能談笑揮洒縱橫於百萬軍中而乃效婦人孺子以狐媚事人吾不能也遂解職去其部曲亦不欲改隸僉父即夕譁變舉營追從老疙痘遂率之以爲綠林如初

以救人爲
生活求之
於士大夫

英雄本色
數語道破

此林中得獨於綠
事作也。太史公之游
有所感而傳

事爲老疙瘩所應爲而老疙瘩雖冒險犯難手胼足胝宴如也。且津津然樂此不倦德之者至尊之爲邊荒福星邊人之啓數者不訟之官訟之於老疙瘩老疙瘩片言折獄無不立解用是邊氓熙熙幾類葛懷民之民又烏知虎虎者之爲殺人越貨擄掠刦奪之徒也耶。但老疙瘩之刦奪施於俄之商旅回之米販而往來於內蒙者爲尤多蒙人苦之屢派隊兜勦輒敗衄卒莫如之何。

其言甘者
爲老疙瘩吾
心毒吾

蒙人知老疙瘩之不可以力屈也乃倩人言和倘老疙瘩允不再擾蒙蒙卽許老疙瘩以統領并任餉糈調人力任介老疙瘩至蒙王處會盟惟赴盟時不帶隊伍不携槍械以示袒白老疙瘩允之左右均不可皆言隻身尋盟殊不可測調人言未可深信老疙瘩謂旣允之矣失信反示弱爾等可嚴陳待我於十里外事變亦足應緩急衆諾老疙瘩偕侍者遂行及見蒙王殷勤周至了無嫌疑俄而設席對酌另延老疙瘩之侍者出款膳侍者堅不可願侍立門次蒙人不能強酒酣蒙王告便逸去少間卽聞刀劍聲老疙瘩知有異苦無槍械亟欲出見侍者已擎槍待於門次正惶遽間忽伏卒四起羣呼莫教老疙瘩逃走於時彈丸續紛如雪花飛舞硝烟彈雨颶颶逼人老疙瘩疾無瘡都是胆老之

子龍一身
愧當之

從容應敵
履險如夷

似此怯敵
人雖千百萬
何足懼

行甫及門而侍者已飲彈仆地撫之已僵卽將侍者之槍持起但子彈爲死屍所壓忽促間不暇解取衆見侍者斃知老疙疸無槍欲排闥入正與老疙疸所持之槍口相值忽聞轟然一聲縱列者遂連貫而傾一人復驚呼曰老疙疸有槍矣衆聞呼競相竄避老疙疸卽乘勢躍出衆見老疙疸湧身欲遁復向之猛烈射擊老疙疸迴身血污不暇少顧當生死呼吸間瞥見院落中有飲馬石槽卽依伏其下暫避其鋒伺蒙衆慌亂間復發一響攢集者又應聲跌仆衆知老疙疸射擊精確當之必無倖又猝見斃者衆乃稍却回視老疙疸已奔出大門衆於是狂呼曰老疙疸逃矣速追勿失羣相噉應而雲翻雨驟之槍彈又隨老疙疸之身上飛落老疙疸知事急逃必不免卽旋身猛仆伏於門前之石級下衆見老疙疸仆疾蜂擁欲出且擁擠時不暇發射全體暴露悉向外撲老疙疸更乘勢又發一射競前者遽顛血花怒濺衆惶詫反奔老疙疸轉向外竄衆見老疙疸逃逸追呼之聲又起噉罵雖甚然追者咸有戒心多踟躕不敢前方猶豫間老疙疸已竄入莊前溝內伏身其中復舉槍探首於外稍事喘息少還衆見老疙疸已逃去始放胆出極目遠眺聲影都渺乃互相怨懟不應放老疙疸逸去復整隊欲追陡聞

大有桓侯
一呼退敵
之威

再覲寫此一役寫
拍案事不勝贊者不能無能
身脫險使讀者如臨其境

困於一室
尙不可得
又豈人真
不自量

老。疙。疸。猛。吼。一。聲。曰。老。疙。疸。在。此。衆。喊。衝。聲。流。睇。見。老。疙。疸。正。依。託。溝。畔。舉。槍。相。向。衆。駭。極。竄。呼。盡。如。驚。弓。之。鳥。四。散。狂。奔。實。則。老。疙。疸。之。衝。已。空。空。如。也。先。所。填。之。子。彈。一。排。共。五。粒。被。侍。者。放。去。二。粒。所。剩。三。枚。出。門。時。已。射。盡。自。度。力。竭。彈。聲。殊。不。易。爲。謀。倉。卒。間。急。智。乍。生。毅。然。自。決。與。其。勢。敗。成。禽。東。手。就。獲。何。若。索。性。制。勝。不。敵。不。追。脫。然。離。覺。始。整。隊。出。追。未。幾。遇。老。疙。疸。之。部。伍。聞。變。來。救。遂。連。頭。領。擊。衆。敗。還。斯。役。蒙。衆。死。七。人。傷。十。數。人。老。疙。疸。之。侍。者。死。之。已。身。亦。被。百。數。十。創。服。飾。均。洞。若。鏗。鏘。最。可。危。者。頭。部。鱗。傷。如。虎。爪。如。烙。條。絨。折。門。齒。二。喉。管。上。之。拭。傷。二。躋。部。中。彈。一。復。躋。轉。向。後。致。袴。帶。折。成。數。段。腿。部。膀。部。均。被。洞。穿。養。息。凡。三。閱。月。始。愈。由。是。老。疙。疸。之。仇。蒙。亦。愈。深。蒙。人。知。老。疙。疸。受。創。重。亟。欲。除。之。免。爲。蒙。患。苦。無。間。可。乘。旋。調。知。老。疙。疸。病。新。愈。將。召。集。部。曲。擬。伺。其。未。集。而。擢。抑。之。於。是。潛。挑。蒙。旗。中。之。精。悍。者。得。千。餘。騎。預。伏。於。法。庫。西。北。荒。附。近。之。土。阜。冀。俟。老。疙。疸。過。要。而。擊。之。且。蒙。卒。驃。悍。夙。負。世。譽。此。行。以。數。倍。之。兵。力。佔。優。越。之。地。勢。再。能。乘。其。不。備。要。而。擊。之。則。老。疙。疸。之。成。禽。當。如。操。左。券。連。日。分。遣。

曉得人心
百戰百勝
擒之非易

知此知彼
高之用兵
自有戰略

雖是邊塞
夜景

如此奉伯
自來送死
可嘆

蒙騎四出。值將以遁。伺老疙瘩之行。逕。但此種大隊行動。雖欲秘密。終以沿道騾馬而形暴露。况漢人畏蒙卒若野獸。視老疙瘩如長城焉。忍相循隱。自挾藩籬。故蒙卒之行動。時時有人轉相傳報。於老疙瘩之行動。則晝無所聞。老疙瘩復貨得此。蒙卒爲內蒙之精華。聚而殲之。尤足奪蒙人之魄。而戢其內犯之心。乃先用穩兵以懈其衆。更遣人揚言老疙瘩被官軍擊敗。復驕其氣。然後析已隊爲三。各百餘人。第一隊。由土阜東潛入。突出驚呼。以惑駭敵衆。并乘其奔竄而追擊之。第二隊。潛往土阜西。數里預伏。俟蒙軍敗退。突起截擊。與第一隊合力猛追。務使敵在途中。無整頓餘暇。第三隊。伏於通蒙歸路。俟敵殘卒過。驟出要擊。部署既定。卽整隊中發老吃道白率。第一隊。超乘抗策。翩然而逝。當晚。爲蒙卒伏於土阜之第四夕。是夕。月色濛濛。銀漢潛碧。如白練橫天。土阜之四周。盡原野。維時秋風淡蕩。荒草萋迷。蛩鳴馬嘶。乃與土阜蒙卒之歌聲鬨飲相應。和初蒙卒之來伏也。原屬一鼓作氣。迨三宵。虛度音訊杳如。衆已懈。及聞老疙瘩被官軍戰敗。訊益狂態。復萌且蒙卒嗜杯中物。如命。於是晝出掠取。洒食。夜據土阜。鬨飲酣起舞。高歌復呶呶謾罵。老疙瘩何能爲。沉醉者。盡東倒西歪。左

如突然而來
那從天而下
那不得不逃

三次遇伏
死亡殆盡
吾蒙人不復反矣

欹右斜長槍橫於草茵。駿馬放於溝澗。值巡者亦歸而少憩。忽醉者起溺。遙見荒草中黑影幢幢。意謂蒙卒放馬少間。自還醉意。蹣跚殊不爲意。溺已又被風觸酒。湧力不支。乃據地囁。吐腥穢。狼籍人咸引避。俄而醉眸惺忪。見幢影已漸逼近。乃呼。債卒出視。卒反嗤以鼻。曰。爾醉漢偏多事。獨我少憩老疙疸。便來也。正爭持間。果聞馬蹄聲。甚厲。卒疾。騰身躍馬。出幕。聞呼嘯一聲。卒已應聲墜餘。卒驚起。但聞迅雷疾電之槍聲。與老疙疸之呼聲。排山倒海。颶起風發。當之者傾。遇之者靡。蒙卒多槍。不及施馬。不暇乘鼠竄狼奔。自相踐踏。老疙疸復以疾如鷹隼。矯若猿猴之身。手猛力撲射。部卒亦以一當什。蒙卒不得已。乃遺棄輪轍。重馬匹。遺骸於不顧。踉蹌遁去。甫及十餘里。將收容殘卒。整頓隊伍。時伏兵復截出。殺聲凌厲。蒙卒盡披靡。互不相顧。迤邐而西。老疙疸合隊尾追。將及蒙邊。蒙卒驚魂少定。聊冀喘息。又遇伏兵突起。老疙疸亦尋至。前後夾擊。蒙卒左衝右突。乃奪圍出。老疙疸復整隊窮追。凡三晝夜。直至內蒙。是役也。老疙疸擄獲蒙馬三百餘匹。槍械輜重甚夥。而蒙卒死者大半。傷者幾無一倖免。由是蒙卒畏老疙疸如虎。不復正目相覩。

英雄自異庸流
寥寥數語已包羅八
荒吞并之勢六

何等鎮定

余訪老疙疸由奉天乘車達新民屯復由新民屯傳乘至小庫倫旣而因老疙疸約更折向彰武西之沙坨子余先到老疙疸薄暮始來來時輕裝簡從和易可親及與余共話歡若生平余乘間痛陳時事曉以利害謂我國武昌起義國是更新誠開千古未有之奇局此千古未有之奇局必有千古未有之奇人應運而生孟子曰當仁不讓舍我其誰天旣賦子以千古未有之異稟子如不出其如此異稟何時不可失稍縱即逝（時滿酋猶存）余要以提兵入關直搗幽燕成固可如意願以償敗猶足逐鹿中原語旣老疙疸聳然動容拊掌稱善談鋒未歇忽槍聲隆起時已入夜老疙疸疾趨出適守望者入白事老疙疸問敵奚若守望曰敵從南來槍聲殊尖峭彈落亦緊迫不似蒙軍必外八營也老疙疸領之復問孰爲抵禦答曰某老疙疸出守望者隨之余亦躡其後同索卽令某守東下坎某兩人守南溝沿某守西南角上之土堆某兩人在屋後山坡瞭望輪流入白餘人又分四班準備輪派并令赴敵者換前人歸休更命居停走告大隊準備策應畢被派者卽携槍去餘人有不改常態若無其事者有隨老疙疸出門履

不知使君
作何打算

紅鬚子特載 高老疙瘩

一〇

才細痕始
也真胆大老
大心疙瘩問

勘戰地者余好奇心生亦緊步其後甫出門卽聞颯颯之槍聲若斷若續而尖峭之音如鬼噉如鶴鳴且徹谷回應又若四圍驚呼余躬履危地身臨戰場者此爲破題兒第一遭況是夕又天黑如漆不辨東西槍之響聲不知從何發出亦不知從何落去敵人所在不特毫無所覺卽自己守兵亦覺無從測知五中轆轤深自愧恧余軍人也素自負今反不若綠林健兒之機警殊自爽然正冥想間忽聞老疙瘩呼余歸休余卽隨之入甫坐定余衝口問曰來敵胡爲知是外八營老疙瘩答奉軍皆與我有舊必不結怨蒙人憚我甚亦不敢逼外八營係直隸軍隊久經疆場敢死善戰與我有隙屢相攻且知此間大隊隔閡兵力單弱故來刦但知我在此亦必不敢迫余又問于部署簡當固所欽佩但何以不加偵察便先行派遣卽能若合符節老疙瘩答曰我未入之先業將皇余聞之心折老疙瘩謂余曰因赴子約連日奔疲憊甚擬少假寐幸恕我余遙謝不遑言旣老疙瘩已沈沈入夢余則輾轉中宵側耳戰場惟聞爆竹連珠從夜達明天將曠共起就膳停午敵稍逼近死一人傷三人乃少却日影漸斜老疙瘩謂余曰此戰殊

以槍彈爲
行之具
使君可和
詩以贈別
一笑

無謂勝之不武。何若撤退此間。無預馬子姑往行待我於雙家子。雙家子距此約三十餘里。彼處有副馬可作代步。言旣呼飛天燕導余。余乃別老疙瘩偕飛天燕先行。余固誠飛天燕初。余偕渠同乘赴沙坨子。渠亦無馬。至是飛天燕挾槍前導。余緊隨其後。沿沙坨河圩區。僂而東行。時時有流彈掠項而過。一若余長途枯寂。故送此呼聲以壯行色者。然飛天燕恐余怯時。作豪語壯余胆。歷述綠林生活。且行且語。曾嘗動聽。行未及半天已黑。幸而離敵曹遠。然沈沈黑夜。跋涉於窮荒冥漠中。益覺行路難矣。途經荒村。村犬輒驚吠。村人出詰。飛天燕恐滋疑指。余爲傳教士。自詭爲護送之團丁。並詢村人。赴雙家子之捷徑。村人不疑。余等始安然通過。俄而遙聞馬蹄聲。超越而過。飛天燕疾伏身側聽。並以手示意。余會意。伏其次。旣而馬蹄聲暫渺。飛天燕仍伏不動。余不耐擬起視。渠覺疾以手止。余乃止。久之徐起對。余曰。適超越而過之。馬蹄聲係老疙瘩退却。後無繼起之聲。敵未追也。說明。余始恍然。再行已漸近雙家子。飛天燕笑向余曰。危境已過。前面盡坦途矣。言未已。忽聞馬蹄聲甚疾。視之乃老疙瘩。遣騎來迎。余遂與飛天燕攬轡。抗策而馳。及抵雙家子。老疙瘩殷勤慰勞。并相與籌議。集中部伍大舉入關。

高之治軍
能賞罰分明
士卒用命
帥中猶不可得
余不爲前途哭
放聲

各事議定。遣人四出聯絡各軍。余由是遂與老疙疸游動於蒙邊一帶。廣納防營。鄉巡民團。厚集軍力。時而蒙時而奉。往來接洽。無或少間。老疙疸御下嚴畧。拂意輒呵厲。隨從者不敢忤見面時。均拳拳服膺受命。唯謹旗麾所屑。尤秋毫不許犯。犯者必不免。間或有微溢約束。侵人細物者。一經發覺。即親手斃之。或稍涉嫌疑。當時雖經人勸解。事後終必就戮。故從者常惴惴具慄。紀律之嚴絕非官軍所可望其項背。余足跡遍三省。猶憶在蜂蜜山見駐防將校日與卒伍狎亵嬉戲。幾不知何謂將卒。又在愛暉見將校被直屬士兵痛毆。至不敢掬以告人。余由是益敬信老疙疸之不可及。惟軍行不循正軌。所過皆荒僻幽窩。迂折回旋。行止無定。則行不知其何往。止亦不知其何處。知之者惟老疙痘與副而已。副在綠林中稱之曰『帮當家』。每行必副爲領隊作嚮導。緣林謂之『拉帮』。餘人均隨此嚮導之馬首。是瞻行時有適當之地方食則食。食或日三數餐。否則終日或不得一食。有適當之地方宿則宿。否則雖夜行亦不休。時值嚴冬。恆寒凜冽。河水均凍結成冰。堅固厚實。如履平地。蒙古地性沙鬆。往往平沙無垠。中忽墉裂縫。經行者稍不留意。即陷入其中。動輒滅頂。旅蒙者咸相戒。警惕。一夕余與老疙

如黃鶴山
水層出不窮可作一幅鐵騎踏冰圖看

瘡并轡行沙漠中老疙瘩語以戒余并囑余將馬繮繫繩手腕上結實以備

之老疙瘩時策馬馳之隊頭時立馬兜至隊尾游龍天矯莫可端倪余初乘日馬殊不慣久之亦暫嫋至是足不離鞍者已兩晝夜迨晨光放曙直射河冰雪地碧天晶瑩一色於時部卒多倚鞍就寐荒烟沉寂萬籟無聲一剎那間余亦覺疲憊與睡魔環攻神不自持遂伏鞍假寐甫入黑甜忽身恍體搖翻然下墜適落於路旁裂縫中幸馬繮繫在腕上而坐馬又久經調教知余墜更屹立不少動隣卒被余落馬驚醒疾下馬扶掖余上余於是得以生全然亦云險矣於此優游幾三閱月一日老疙瘩偕余輕騎赴某團總約會見時協商作戰計畫及分別集中地并將團丁名冊及槍械之簿記等持出檢閱畢盡歡而還還時冷月已到中天時當一陽初生正蒙邊邪寒之候流盼銀虹皎潔霽雪闌珊光華掩映沁人肺脾同行十餘騎盡老疙瘩之腹心近衛老疙瘩忽接轡就余指衆而笑曰我童年爲馬傑縱橫蒙邊迄今幾二十年此輩皆二十年來身經百戰之精英用以共圖大事天下其孰能禦之言時日光奕奕神彩煥發復就月光中出喉間舊有創痕示余曰此而不死天或假我以匡子之成功言已復笑余亦笑而和

謀事在人
成事在天
助僧天之不

之次日又赴某縉紳約檢閱某鄉巡歸時忽被外八營偵知就余等之歸途設伏要而刦之綠林中所謂「下卡子」幸某村人來告密余等乃繞道行外八營見久無聲息哨探知有異旋飛騎繞前從側面來襲余等均下馬還擊以兩人在前抵抗輪流收容且戰且退久之敵槍聲漸稀似稍懈余等疾冒烟突火縱馬馳歸歸時幸勿恙又數日某某營長等遣使來老疙疸一一介見於余余均以溫語撫之而去嗣各方約定再三日後合兵先取新民截斷京奉路線本晚卽分途進發某舉營來從謂礙於某統領之情面不便躬親請揀人接領老疙疸轉向余曰此事須子一行余未及答某從旁疾聲應曰善時黨人兩字頗震人耳目見者輒敬畏之不似今日黨人之聲價墜落人格掃地以盡比覺來意肫摯遂慨然允之於是老疙疸與余約三日後進新民會齊並教余進發之路線及安定聯絡之方法時日已偏西居停以膳進老疙疸顧余而笑曰此膳可爲子祖餞再會食當在新民大軍帳也言時召飛天燕同食食畢余將首塗忽卒入謂老疙疸曰某等在門外滋擾先是回教米販迎米車約三十輛經老疙疸截充進新民之軍需奉邊及蒙荒原無生菜及米食食者僅粟及醃菜數月來盡游動於斯故梗

民黨不能足關外之足
米。隨將飯孟放下。起身趨出。余每見渠出必携槍。今忽徒手出。疾呼。攜槍渠回首。拍胸。
伸姆指示。余曰。子知有老疙瘩在誰敢逞言。已遂去。少間遙聞槍聲。轟然飛天。燕失色。
謂余曰。恐有變。言次。適有卒名三先生者。入形色倉皇。喘吁而言。曰。老疙瘩死矣。言時。
疾取老疙瘩之手槍。反身去詰之。已不遑覆。此時余之心房震蕩。如受電擊。知覺全失。
嗒然若喪。綜余生平所失意之事。當以此爲最。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言之滋痛。恍惚間。
飛天燕。謂余曰。事急矣。宜早自爲計。余恍然曰。盍速出視老疙瘩死狀。飛天燕堅不可。
謂老疙瘩之死。在綠林中爲『拚夥』。老疙瘩遇吾儕厚人咸知之。貿然出必無倖余。
不聽趨出。見人皆瞋目持槍相向。環立。此時未與謀者亦咸集。多莫明底蘊。亦不能左。
右袒持槍自衛。互不敢發。余乃發最簡單之詞。對衆曰。而等之死老疙瘩爲公乎爲私。
乎。或曰。私。余復詔之。曰。余爲公來爾等能繼則留。否則去。私仇余不與也。衆不語。余復。
至門外。見老疙瘩僵仆於地。血流模糊。檢視一彈入太陽穴。貫出腦旁。制命傷也。望望。
然如痴。如醉。如癡。如狂。思之心搖搖。如懸旌進退。維谷殊無所可俄。而有人來呼。余計。
中原必俯。興民黨爭。首聽命何。此國統不盡。中原必俯。興民黨爭。

米未嘗一入於口。因是已按名分。炊另列所截之米車於門。次茲聞卒語。疑是部卒爭。
米。隨將飯孟放下。起身趨出。余每見渠出必携槍。今忽徒手出。疾呼。攜槍渠回首。拍胸。
伸姆指示。余曰。子知有老疙瘩在誰敢逞言。已遂去。少間遙聞槍聲。轟然飛天。燕失色。
謂余曰。恐有變。言次。適有卒名三先生者。入形色倉皇。喘吁而言。曰。老疙瘩死矣。言時。
疾取老疙瘩之手槍。反身去詰之。已不遑覆。此時余之心房震蕩。如受電擊。知覺全失。
嗒然若喪。綜余生平所失意之事。當以此爲最。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言之滋痛。恍惚間。
飛天燕。謂余曰。事急矣。宜早自爲計。余恍然曰。盍速出視老疙瘩死狀。飛天燕堅不可。
謂老疙瘩之死。在綠林中爲『拚夥』。老疙瘩遇吾儕厚人咸知之。貿然出必無倖余。
不聽趨出。見人皆瞋目持槍相向。環立。此時未與謀者亦咸集。多莫明底蘊。亦不能左。
右袒持槍自衛。互不敢發。余乃發最簡單之詞。對衆曰。而等之死老疙瘩爲公乎爲私。
乎。或曰。私。余復詔之。曰。余爲公來爾等能繼則留。否則去。私仇余不與也。衆不語。余復。
至門外。見老疙瘩僵仆於地。血流模糊。檢視一彈入太陽穴。貫出腦旁。制命傷也。望望。
然如痴。如醉。如癡。如狂。思之心搖搖。如懸旌進退。維谷殊無所可俄。而有人來呼。余計。
中原必俯。興民黨爭。首聽命何。此國統不盡。中原必俯。興民黨爭。

爲老疙痘哭
者哭也

不死於戰場而死於胥小之手
英雄如出千舌矣敗

紅鬚子特載

高老疙痘

一六

老疙痘後事。余卽隨之入。衆恐屍爲仇。得遂火葬。又恐人乘新喪來襲。星夜走北荒。與大隊合。是夕月色迷朦。爲輕雲所翳。鬼影幢幢。憑弔於洪荒沙磧中。寄慨橫生。於邑絕。忽覺嗚咽音。發於隊次。隱約可辨。譖之部卒。大半飲泣。悽楚動人。益覺老疙痘之遺愛。在人彌增。感卒旣而聞。羣卒竊私語。乃悉老疙痘之死。死於三先生。三先生者。固老疙痘視爲二十年來之腹心。不稍猜疑者也。不圖此腹心。日伺於老疙痘之左右。踏隙抵瑕。待時而動。其欲得而甘心者。亦屢矣。特以老疙痘之槍術震人。每憚而不敢猝發。深知今宵出發後。大隊漸集。羽毛益豐。失此不圖。更難爲計。乃糾合不甘。約束怨懟。老疙痘之二三輩。插血聯盟。合力圖之。當余共老疙痘同食時。若輩幾欲就窗櫺中擊之。又恐一擊不中。反爲老疙痘所禽。遂變計。借爭米誘老疙痘出。乘其不備。而狙擊之。老疙痘過自恃。又不携槍。遂被害。老疙痘死耗傳出。奉軍多不悉。相攻爲老疙痘復仇。綠林謂之「打綻了線」。從此環而攻者。盡敵人觸處荆棘。疲於奔命。皇皇然多不自保。余見勢瓦解。留之無益。徒自苦乃還。沿途見邊民聞老疙痘死。多垂涕泣而道之。曰。吾民將從此勿甯日矣。蒙人知老疙痘死。則舉手加額。相慶而言曰。固一時之雄也。

而今安在哉。此事當時遠東報紀載較詳。余所述不過什之二三耳。老疙疸死有人慶。有人哭。有人報復老疙疸真不死矣。老疙疸死老疙疸之不幸也。邊民之不幸也。余之不幸也。雖然此不幸猶小焉者。國家不幸乃真大不幸耳。余知老疙疸不死與今之鬚帥并駕齊驅縱橫中原。正不知鹿死誰手。故余謂魂異恢奇之輩多出山澤草莽中。豈不自然。

老疙疸未死之先。曾與余閒談。談時微見戚容。余怪而問之。答曰夜來夢與人鬪尋大賊。引避苦不得脫。恍惚中身落陷井。不能自拔。煩遽驚惶。至於委頓。左右卒無一援手。但覺天崩地陷。心胆俱裂。竭蹶顛蹠。痛徹肺臍。俄而神形凌虛。隨風飄颻。視之偃臥荒郊。遍體樵黑。駭極狂呼。一驚而醒。醒時中心恆冲汗。猶涔涔下。夢境險惡殊令人不憚。言時極頹喪。余用好言慰藉。極道夢境與醒時相反。凶險愈甚者。徵兆亦愈佳。所謂爲熊爲羆爲虺爲蛇。俱爲男女之祥。可見夢愈凶險。愈不足憂。愈以見其爲吉兆焉。言已。老疙疸乃解顏爲笑。庸詎知談夢後僅數小時耳。而老疙疸竟被刺火葬骨化形銷。身爲灰燼。適符遍體樵黑之夢。徵噫嘻冥冥中豈真有不可思議者。在耶回首往事歷

歷。在。十。爰。泚。筆。記。之。以。誌。余。生。平。失。意。之。紀。念。

公畏日老乾痕。稱雄馬傑前後廿年。身被百數十創。其瀕於危者亦屢矣。哥薩克兵天下之驍者也。老乾痕以烏合之衆而與之抗。每以卵投石。其死也宜矣。乃竟不死。蒙古之誘害也。老乾痕以徒手相搏。榆林彈雨蝶血縱橫。其死也宜矣。乃竟不死。外八營之要蠻也。恃險擊虛。優劣迥異。衆寡不敵。其死也宜矣。乃竟不死。死之者不爲驍勇絕倫之哥薩克騎兵。不爲殘賊凶狠之蒙古。不爲輕死莽鬪之外八營。乃竟爲一卑卑不足道之藏獲。是不死其可。死而死其不可。死可死者不死。不可死者死之豈造化小兒。故留老乾痕。縱橫以成名耶。抑俾與子俊遇合以傳世耶。然則假手藏獲促其天年。蹠壽顏天顛倒。何極。嗟呼。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不禁慚然者久之。

賊陽
秘聞

紅鬚子

古董 姜俠魂編

漁北 楊塵因評
蚊川 莊病骸批

海濶

寫景如畫

七月二十七日天氣晝。晴。風。潮。長。安。片。綿。從。東。南。來。爲。獅。爲。象。爲。婦。女。爲。嬰。兒。爲。車。馬。龍。蛇。厥。狀。詭。祕。奔。駛。絕。退。須。臾。天。色。變。成。灰。敗。慘。黯。如。鬼。域。一。中。年。婦。人。蠻。髮。如。剪。鷗。齒。似。狼。赤。膚。者。半。背。坐。屋。門。前。大。條。凳。上。手。執。大。芭。蕉。扇。一。柄。時。拍。其。背。脖。或。牕。隙。且。拍。且。呻。明。日。歸。歸。今年。蚊蟲。較。往。年。爲。多。每。至。夜。間。屋。之。暗。隙。卽。轟。轟。作。雷。鳴。夜。飯。既。畢。碗。箸。洗。滌。清。楚。指。掌。可。以。相。吸。風。涼。乃。小。么。魔。卽。接。續。前。來。如。索。逋。客。強。聒。不。休。塘。去。此。彼。又。至。揮。去。彼。此。又。前。令人。應。接。不。暇。最。爲。可。厭。有。時。哼。哼。從。耳。邊。過。儘。力。撲。之。自。已。還。擋。着。腮。頰。頰。覺。痛。而。蚊。已。飄。然。遠。颺。又。好。惱。又。好。笑。人。生。不。幸。作。女。子。身。又。不。幸。嫁。一。沒。用。丈。夫。每。日。過。活。還。須。我。婦。人。戳。針。拈。線。日。掙。尙。不。足。一。日。消。休。言。一。領。布。帳。當。費。鉅。欵。三。四。番。佛。雖。站。畢。生。方。不。能。籌。辦。卽。蚊。煙。香。數。支。每。夜。亦。須。銅。幣。

加劇有趣味

一二枚已來不及乘之。許多居奇市儉，重利奸商祇知求自己盈餘，不顧窮人死活。平日食用各物，稍有機會，彼輩即高抬市價，立爲販貴。現在不知又因何故，米價頓漲，往往一隻角子能買一升圓合。此剝蝦能買一升二合，偏是荒年食量又偏大，我兩人平常一升四合米還不飽，一升二合米馬上能果腹。況且明日米錢尙無出所？我被蚊子撕咬，徹夜不能補眠，一點鐘過，即昏沉如酒，酥眼皮時，用兩指分拔之，尙不願開少坐。睡曉東之頭沉沉，爲覺膝蓋，瓜我實無力再爲，爾作牛馬爾。又非跛瘍盲瞽支體殘廢者，豈不謬矣？活一床頭人耶？年歲向床頭八十指上，凭生活似爾爲男子，寧不愧死？說時，褪其拖鞋，勾其腿於機關，這一較，則其是心奇，撥因之怒氣益發，誓言益厲。河東獅子之威，愈張。一男子時陪以笑，時報以小語，既而實不能耐，交謫之苦乃曰：「我未嘗學習經營，我又無資本，你若逼我太甚，我只得仍乞靈於我之健兒，身手作此人所不齒之生涯。此類營業，本非我所願爲，亦非吾之長技。每每因爾吵聒不休，不得已而出此，擔許多驚恐，受無窮艱辛，談何容易？重則有性命之虞，輕則有筆楚犴狴之苦。爾祇知爾之十指辛勞爲況，悴耶？婦人自然則吾心餓死乎？男子曰：我倘非爲爾累我，

雖是良言
恐終非勸
於丈夫者

措詞
尖銳
管轄倒
一切

寧爲餓鄉游。不冒此險。吾今知家室之累人。特遣婦人聞其語。怒益甚。且爾言作賊。非爾所願。爾果有何能者。爾言我累爾。爾無生活。尙靠我。我何負於爾。且我望爾能發財。我飄輕裙曳長袖。於脂香粉膩中爭一日長。但願爾能借一日餐。一冬暖。我何樂爲賊。妻固爾不能也。爾又言作賊。非爾慣技。然則世界上飛簷走壁之能。怯簷穿竅之術。頗不乏人。曾聞有以學堂爲彼等畢業所乎。況且人生世上。發財是天然熙來攘往。誰非爲財者最貴。莫過爲官俗語云。窮官強於富百姓。又云。官大自富。試問官有一定俸金。一定薪水。除酬應日用。而外所餘幾何。若非有不實不盡之處。何以揮之如糞土。用之若泥沙。爲官者皆上等人。尙不能無不實不盡之處。爾是何等人。爾比之爲官人。總比不上。作賊雖非本分。亦不如作官人之不實不盡而已。却又何妨。何必咬文嚼字。若恐失却爾身分。乎真令人。心煩。笑坐於地。放聲大哭。且聲聲欲覓死。既爲爾累。不若死却手。淨。割。角。刀。索。繩。以。恫。駭。男。子。男。子。至。此。愈。爲。之。懾。服。惟。作。軟。態。微。語。以。央。告。之。音。浪。細。不。可。辨。第。聞。偷。風。不。偷。雨。今。正。其。時。矣。雖。有。雨。尙。不。大。爾。爲。我。稍。進。酒。一。杯。以。壯。膽。力。婦。人。哭。頓。止。男。子。復。取。桌。上。毛。巾。濕。水。爲。之。搔。淚。男。子。誰。苗。斗。英。也。婦。人。其。妻。也。

時夜將半。萬象淒寂。月色朦朧。慘淡微死。猶時時撥重雲密霧。下窺大地。衆生若有無窮幽怨者。沿街燈柱。被風搖撼。汲汲欲折。燈光閃閃。與苗之眼光相激射。左溜右瞥。頭痛湯類。鼓且行且思。以爲俗語所云。家有賢妻。男子不遭橫禍。今我之妻。生逼我不得出。不出此途。倘被捉將官裏去。此冤真無從訴起。轉念。苟得手獲一宗意外財。亦在所難料。吉凶悔吝。生乎動動。雖有凶亦自有吉。人若不動。豈天上能落麵餅。我可以仰臥忍氣。餒吾妻之計。亦未可厚非。思至此。興遂高膽遂壯。兩脰乃覺有力。速率亦加快。腳蹤亦較輕。愈行愈遠。境亦幽僻。風勢亦愈烈。家家門戶俱關鎖甚嚴密。忽見一宅朱樓三層。繚以短垣。牆內竹樹紛披。芭蕉棕櫚。肥大尖硬之葉。擊戰作異聲。樓窗上藤絲冒露。幾將窗櫺全罩。中露電燈。其光晶瑩透徹。及尋至門。其門乃虛掩。無人焉者。苗乃大喜。過望以爲天假之緣。此室主人。若門。我安可交臂失之。以負主人雅意。乃側身入。經一段沙路。至其室之前。塔。遂歷階而升。幽廊闌寂。黑魃魑類虛壙。復尋至梯處。緣梯登樓。悄窺。有燈之窗。見室中陳設異常華麗。然琳瑯插架。萬軸紛披。蓋書室也。

無可取者。道遙椅上坐。一丰姿綽約衣服麗都之美。少年而怒容。罩面愁思鎖眉搖椅。作傾仰勢。心情頗不寧。施又見從衣袋中取出像片。一紙反復。睇視良久。唇發微噫。復將像片插入袋內。喚曰。阿俊。我之馬車。向來否。晝立須。出門迎。將來否。則爾輩明日均須。逐出。無一能許。在晝側者。一年十七八。小僮嬌巧玲瓏。眼溜滑。假點深秋簾入。垂手。扶也。現風狂雨駕。公子此際亦不便外出。少年力睡。僮曰。爾何物。敢梗我命。我車縱不。有。爲我速喚。街中來。僮不敢撼。退出門外。顛現倉皇。色小語。同伴曰。公子向未曾如是。暴怒必有不可思議緣故。以至於此。斯時。但從召車者。豈非難事。同伴戲之。曰。公子無。論。若。何。怒。爾。尚。不。能。爲。之。不。者。小。僮。乃。紅。帳。微。腮。怒。而。目。之。曰。爾。等。真。不。是。好。人。我。亦。爲。難。向。爾。等。述。之。爾。等。不。能。一。爲。繪。畫。斯。春。已。耳。反。譴。我。今。後。不。與。爾。等。言。遂。拂。袖。欲。出。將。下。塔。猛。覺。一。驚。立。仆。塔。下。少。年。猶。隱。密。厲。聲。促。之。忽。聞。牆。外。輪。聲。碌。碌。蹄。聲。得。得。俄。而。墻。之。鐵。柵。門。開。矣。車。已。入。門。輪。齒。踏。躡。躡。沙。路。倏。已。至。庭。塔。三。五。僕。婦。下。塔。啓。車。門。一。美。人。珠。璫。鑽。飾。高。髻。雲。鬟。盈。盈。升。塔。革。履。緣。梯。其。聲。橐。橐。然。從。容。上。樓。向。

何懼之有

書室之東偏一室去一時室中電燈齊明苗見彼室燈光大明遂又輕脚輕手移近美
人所入室之窗外見室中美麗華燦較書室勝且數倍一鏤金嵌貝西式銅床懸蟬翼
紗帳美人方入帳中更衣除節彷彿姑射仙人籠罩於輕煙薄霧電燈光對之奇影四
生苗於斯際幾忘已身所處之地位忽聞美人輕啓朱喉鶯嬌燕婉問曰少爺回來否
僕婦回云少爺今日早回想以風大故美人聞少爺已回似有驚懼之態稍出神曰咦
苗突被此種清脆音浪所搖震始有知覺方反見室中美人之外尚有他物床後
漆箱櫈櫈堆塚高及尋丈苗心念我來此爲何並此目的物竟未之見真悖謬也
此中儲藏貴重珍品當不可以數計能得百分之一二亦足以殺平生魂夢顛倒幾欲
焚身之點火即床頭夜叉之凶躉又何患不能平服之哉平時所以拜倒石榴裙下者
祇以勢力不足以勝之耳苟擇珠懷寶驕驕於床第之間獅子馴行將不猶若矣苗正
冀想天開不禁涎長一尺幾垂唇外忽然書室門玻璃撞碎片片墮地疑爲風乃係少
年作糾糾武夫狀力推破之出狂奔美人室來及門以革靴踰之門立闢兩手插袴袋
中昂然入逕至美人前直視美人面目睛不精轉良久乃囁嚅曰太無廉恥太無廉恥
何以太無廉恥請讀卷一也

妙以人之法
其人之身
還治

可恨造化小兒狡猾弄人何來一陣烏風全圍電桿齊折如切春葱斯時各室全晦真成黑暗世界俾爾輩鬼物遁形不然豈能聽禽獸兔脫哉美人聞少年語轉從容不迫其冷澀玉容半顰半笑謂少年曰郎言儂誠不解請詳語儂來少年曰婢……茲事爾還問我爾其自問可矣奚必故作態美人乃發恨聲曰郎每行事以爲儂不知視儂爲盲目聾者郎近來僕僕碌碌寢食不安所爲何事期星約月冒雨臨風試問郎之魂魄爲誰狐媚子奪去郎亦知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古語有之我不淫人妻人不奸我婦又云淫人妻女者人亦淫其妻女郎亦思情致纏綿處卽孽緣湊合時乎儂自問縱爲蒲柳姿尙非嫫頰貌且自侍郎衾裯婉轉隨郎意曾無一事忤儂有何不德致郎嫌遠未遇秋風已棄捐爲紈扇豈眞如俗語所謂妻是人家好故郎朝朝於湖外煙波巧尋野鷺乎郎乃莘莘學子其不自愛下儕於流氓敗類之儔而自弁髦道德乎何所見此不待儂言郎所知者以桑間濮上野田草露之夜花園儂烏肯輕身一涉足今竟然往者郎不知誰爲之乎蓋欲覓郎一進忠告耳適遇同學女友與其壻同游儂轉羨

寫得痛快

也之女子儂

他。人。於。飛。之。樂。儂。竟。不。德。不。能。得。之。於。吾。郎。方。自。怨。自。恨。不。覺。淚。盈。女。友。見。儂。如。此。不。
知。所。以。儂。以。小。有。疾。託。詞。飾。之。女。友。遂。邀。卽。小。酌。其。壻。當。然。在。座。郎。見。時。女。友。往。隔。室。
郎。果。如。所。見。乃。卽。以。此。疑。儂。乎。而。竟。於。衆。僕。婢。前。不。惜。儂。之。名。譽。不。顧。儂。之。面。顏。竟。如。
此。辱。儂。郎。係。太。忍。郎。果。疑。儂。不。妨。先。於。無。人。時。詰。儂。儂。果。無。詞。以。對。郎。然。後。暴。儂。之。罪。
置。儂。於。死。地。儂。惟。自。怨。何。敢。怨。郎。說。至。此。紅。淚。簌。簌。奪。橫。波。出。正。如。長。恨。歌。所。云。梨。花。
一。枝。春。帶。雨。其。嬌。柔。無。主。之。體。態。雖。腸。硬。勝。鋼。心。堅。過。鐵。亦。將。化。作。繞。指。柔。矣。何。況。少。
年。乃。年。少。小。夫。妻。正。在。油。雲。沛。雨。時。安。得。不。萬。丈。火。燄。立。時。消。歇。祇。餘。冰。冷。不。燃。之。灰。
爲。之。喟。然。長。嘆。呆。立。者。移。時。乃。徐。徐。由。袴。袋。中。出。其。手。手。中。晶。瑩。光。潤。長。不。盈。咫。之。物。
向。案。頭。一。放。不。期。轟。然。一。聲。硝。烟。礮。氣。彌。滿。一。室。旋。聞。有。重。物。倒。地。聲。羣。呼。傷。人。聲。窗。
玻。璃。被。擊。破。碎。聲。室。中。驚。惶。紛。擾。聲。聞。美。人。啼。哭。聲。少。年。勸。慰。聲。苗。如。看。演。新。劇。如。聽。
口。技。百。聲。畢。作。百。態。胥。呈。忽。有。一。物。擦。苗。之。耳。邊。過。苗。有。所。驚。手。脚。略。一。疎。失。突。然。墜。
落。適。跌。花。盆。架。上。花。盆。倒。地。作。巨。響。各。室。人。亦。皆。驚。起。無。何。聞。室。內。人。言。微。傷。耳。頸。皮。
僅。燒。痕。焉。猶。悠。然。雜。於。其。間。蓋。初。不。知。外。間。苗。之。跌。也。少。年。始。挾。手。鎗。來。似。欲。將。得。美。

已無已惟委
諸命運而

誠亦大覺

人而甘心既被美人一夕話覺自怨不是自悔亦不是不覺出鎗於几適觸其機彈立發蓋老媽適立窗前彈磨其頸過烙頸皮覺灼痛罵而作耳當苗初見美人入室後頗有倦容量不久海棠紅睡高燭不燒然後可如取如携盡其擇肥選醜不意少年來有此一段風流小刦大爲失望然戀念終不能消貪念斷難遽死趁紛亂之際亦可一試其技猶恐人見乃緊縮其身體藉藤陰掩蔽之也伺隙而動孰知一彈飛來幾中其顱乃大驚致墮其家全室紛亂莫知所措人命盜賊正不知顧何而可及知彈未大傷人乃齊注意於賊大呼捉賊苗恐人集且衆不獲逃遂躉身登垣捷如飛鳥狂竄而去其家逐之不及亦遂亡苗得脫雖自幸未遭掠獲然大欲未遂如入荒山空手而回又自懊喪萬分反念歸將何以自解運真大佳財星不照命宮偏遇此少年夫婦一場口角影響竟及於我可見事固不由人算如此肥羊一腔何可再遇其餘零星瑣屑舉不足以動無饜者之心寧可歸去受終宵強聒不願空受此淋漓盡致之苦趣矣正想時忽風來將苗直驅至隔街牆角頭觸處墳起成瘤覆額之破氈帽已翩然作蝙蝠飛過一家短牆去矣鞋子亦失却一隻無從覓得乃科頭跣足買賣然行旣無所得反爲脫

比。較。前。次。
況。何。如。覩。者。之。景。

帽之孟嘉喪屨之齊侯自覺損失已鉅益恨恨幾自掘沿馬路行來牆頽棟折婦啼男號彷彿戰場檣瓦牆磚時時飛墮在在可以碎人腦苗行及一屋角忽劃然一聲屋之後壁一段倒於苗前去路爲之阻不及壁者僅咫尺間耳屋內頓時叫號喊哭慘不忍聞時風益烈苗不能耐乃潛從缺口入藉以稍避見屋內一燈熒然其光似豆一婦人年事不過三十雖亂頭粗服而丰韻絕佳小家儘有碧玉初不假脂酥粉膩之功此草莽所以始有真才也旁女孩一約十齡許據案抹麵糊火柴匣糊成者用木板夾之置屋隅牆既倒兩脚斜入浸浸濕矣女兒搬移之手脚甚忙亂嬌小可憐婦人亦移床挪榻輾轉不少停小兒搖籃放時誤支於短足小椅忽風來力撼門開觸搖籃籃側小兒滾於地乃大啼婦人正理衾枕見兒跌急轉身抱兒不防擋置枕畔之錢袋偶開內包英洋十佛散落地下碌碌亂轉四處皆是婦人急於顧錢兩難兼顧乃換女兒抱小兒起已久收拾散洋祇得九枚仍置床心執燈尋彼一枚徧覩不得見婦人只顧覓彼一枚此九枚之在床心者頗可伸手取之計既不可多得少得亦佳庶幾聊可解嘲方欲舉手轉念我運旣否不能得多彩尙以爲掃興豈此婦運視我尤否並此

我讀未嘗知之
如覩者之景
何如

若是之賤
聖賢可稱

不客氣早
有人俟於

十枚銀餅亦將不翼而飛彼美人室中纍累者卽多取之無傷於彼轉益於我取之不爲不義若此婦貧苦當與我等卽全取之於我無大益而此婦之舉家養命之源竭安知不因此十餅銀而傾此婦一家生命是我所得者有限而害及此婦一家問心良不忍不如在此稍避俟風雨稍止行之可耳俄而婦人亦將一枚尋得歸數包好藏之聞小女兒呼婦人曰娘吾家屋牆已坍屋已通於外門卽關緊亦無用夜已深又借大風雨街前還有人食餃食麵不然阿父何以尙不歸兒看此倒牆洞外黑漆漆甚怕若有入從此洞進吾家將我十塊錢偷去我家明日並買米錢亦無有我有弟弟何處弄錢買餅乾吃我們糊火柴匣須得許多日方能湊成婦人乃攬女兒於懷曰兒勿怕我等不眠誰敢進吾家來者爾父亦行將歸矣母女正語時忽一人越洞而入直立婦人前婦人大駭小女兒卽伏其母懷中不敢仰視婦人曰爾非東隣阿毛乎來吾家何事阿毛曰無他我涎子久矣訖未得間今適過子屋後見牆已洞且知阿根尙未歸乃乘間入與子一歡會諒子當樂從再者子有十元蓄積昨日阿根白我言者云借我一用今亦請子付我說時卽近婦人婦人乃大震狂喊聲嘶小女兒被阿毛推倒地上蟠伏如

窮如苗者
比非義心能起者
非常人可乎
之也

壯哉好男
子也

小犬不敢少動。阿毛牽婦人袖。婦力拒。阿毛曰。狂風驟雨。鬼聲皆無。子喊何人。聞者子真不解。人我將不利於子。遂出白刃於懷。婦恐極而扑苗。暗中矯覩不禁。忿火中燒。義心陡起。英雄膽爲之頓。壯乃悄從牆邊取一三角尖石。伺其不備。突前啄其腦石尖限。阿毛頭骨且寸許。阿毛立倒地。苗復擊之。斃拽其戶。仍從牆洞出爬掘倒牆磚泥。將戶置下。乃復取碎磚亂砌之。令人見之。知爲牆倒壓傷者。阿毛之刀仍插阿毛懷中。苗部署畢。轉覺大快。一時一種。齷齪汚穢之氣。反藥滌無餘光。頭赤足行烈風暴雨中。自是坦然。將及己家。念吾妻若再與我爲難者。我當舍之他適。莽丈夫。何能久居於閨闥下哉。及至家。見斷壁頽垣。灰傾欹斜。偶入寢室。門床上已堆滿亂瓦零磚。其妻已血肉狼藉。於泥塗中。善已膏封十八姨之餳吻矣。生平雌威終不若。崔郎彫牋力能制。封姨忍竟被封。姨虐爲之慨嘆不置。念生前香火情。具棺木葬之。遂殮然而去。此月黑星沈之夜。雨盲風怪之辰。不復聞其作鶴鶻泣。後聞道徑遼陽道上者。謂苗出沒。崔苟間已爲馬傑之巨魁云。

一螺曰。人生而處苗斗莫之境。爲悍妻所迫。以至爲賊。其慘可知矣。然苗若未有

此一夕之經驗。烏能感覺。烏能以大盜自隱。造化弄人。蒼蒼之眷苗者。正所以成苗者也。誰曰不宜。

●鐵烟筒張何

海漁

錦州張何。孔武有力。年十五。卽能以兩手駢二指。攔碌碡兩頭。軸孔挾之。起繞村莊。一週及長從。拳師李七學。武師本山東人。何從師至山東。能拳術者十人。恆六七。何既至。師家。師居之村。村人皆以藝相高尚。每夕陽西下。村前一廣場。羣少年。鬻集跳踉。超距於此。各不相下。其中頗有能者。何以初至。僅旁覩未遽入場。與羣爭。一日長時久。雨新霽。場外乃入村口。孔道地勢低窪。泥蒲深尺。有咫車轍。下陷成巨溝。何又在場外作壁上觀。忽道中來一四輪牛車。載穀。穩如山積。重可千餘斤。駕以四健牛。行猶艱滯。至場外道中。車忽陷入深轍泥沒輪。且過半車。屹然山立。四牛喘汗。口沫垂二尺。餘馭者力鞭之。不稍動。羣人均倅祝咸謂無計。何忽至車畔。試之。遂以一手持其轍。一手挾輜。輕舉之。車輪頓出轍。何竟引之走數十武。四牛急行。鞠組不着力。於是衆大譁。何師乃爲之介紹於衆。何在師處爲學。三年技益進。其師本鑪業。每命何標幟。往來魯直。以

可以揚眉
何從此
矣

居然亦爲
之驚

及江南塞北各處道途中凡見李幟者無敢動其車前塵。一日至茌平。何押車正行。人跨驢來。鈴聲鎗鎗然掠。何車過復又輕身從草梢上緩步至車前。草不少偃。何車已停視之。右轍折矣。其人問何曰。聞李七有徒曰張何者。其子也耶。何曰。然。其人曰。子能與我一較乎。語時卽以二指指何車之左轍。欲將車舉起。何知之。兀坐車中。乃如釘入木車。適行山石上。旋聞車輪碾石聲。石碎裂聲。須臾車陷石中。石成巨轍。蓋何所乘車輪軸皆鐵爲之。其人視此亦驚。何下車謂其人曰。今請復與子較。子先擊我十拳。何如。其人尙未復何。乃曰。請姑試之。何立定其人。準何腹部。思以一拳洞之。及拳着。何腹堅硬。如擊鐵。其人凡跌數丈外。何蓋以氣挺之。其人急跨驢。欲竄去。何笑。謂其人曰。我幸遇子。予以力勝。尙不能以術勝。若遇崆峒子者。我且殆矣。然子亦幸遇我。我以堅勝。尙不能以柔勝。若遇吾師子之拳。且爲之吸入腹中。腕抑折矣。蓋崆峒子者。崆峒山僧也。何又謂天下無論。若何技術之士。必有敵能勝之者。技愈精。敵亦愈強。所謂道一尺。魔一丈。是也。故何生平不敢輕視人。致老無錯之者。此何之所以能遊天下也。又一日至長白山下。適天雨。溪澗漲滿。馬不得足。車不得軌。何乃搜大石。每塊均數百斤者。置澗。

奇人

原來又是一個飯桶

中成砧何排石既定方將駕馬驅車忽一人自何所成石砧渡視其人行過數百斤重大石塊均粉破無一完好者如斗如拳隨亂流去何怒甚詢其人其人曰吾初不識子及見子連石成梁諒子必李七徒張何渡澗見幟果然吾久欲與李七見上下道中人皆曰勝張何者卽所以窘李七也今適與子遇不可錯過與子約我勝子卽是勝七鑪銀卽寄存我處毫釐不至缺必七親來取然後與之子勝我我甘與子同師七何諾之其人於是舉一足蹴何以一指點其脚掌其人顛不能起其人着鐵履底厚且五分餘乃鋼板也何點處其人履底之鋼板洞穿傷其脚心血縷縷出蓋何尙小創之不然其人跛矣其人乃服遂如約亦以七爲師以上兩人均何所遇之矯矯者前者爲蔣濟後者爲鐵鞋張五何爲師走鑪多年終無失事蓋何雖絕技而虛心降氣不以能炫人故人服其能而無忌之者同道多助之盜之不精技者亦無敢犯以是何名益重於道路間雖以師轍走鑪後只見何不見轍矣然七之勢因何而益盛年且老乃歸里已七十餘矣猶矯健如猿悍猛如虎而平時文弱類書生無急言遽色貌慈善族里中小兒常聚數十與之嬉游往往臂馱五六兒或攀其項或抱其腰或坐於兩肩或挂於兩脅

開招損謙
變益信也

勝此足以
自敗

復兩手各抱一兒。如掌上踏水舞如飛。往復數四。履底僅濕而已。又常排菜蔬數碗於牆頭。掌從牆腰騎擊之。牆傾。菜碗均扎於掌中。不稍動。有李大夸子者。亦勇士也。性傲狠。不肯服人。知何名。特訪之。欲與之試技。先書與何約。一晚。何臥廳事。突進一人。舉刀從床上砍之。床截爲兩段。何已自其人身後輕擊其背。其人忽靈便異。常翻身已不見蹤跡。又數日。何行黑路中。一人自後來。微如清風。一絲髮都不爲動。驟以刀劈何項。刀返脫出其人之手。刀且折。蓋其人來時。何早知之。故運氣週其身項。乃異常堅硬。其人力又猛。故能斷刀也。次日。其人立塔頂。招何。何縱身上兩人。據塔尖。鬪良久。何蹴其人墜塔。其人及地。仍直立不少側。何亦隨下。如蝴蝶臨風翩翩而落。一身重量。君不足。以毫釐計。及至地。乃若一峯飛來曳然而止。兩足踏處。深陷已爲坑土。竟沒踝。其人乃拜服。曰。我李大夸子也。南北走十餘省。無能勝我者。我屢與子角。不能勝子。今日真知。張何矣。遂爲沒齒交。何宅對門。乃其族之富翁。居處夜署甚盛。何正納涼於院落。忽聞富翁門被撞。裂聲甚厲。自門縫竄之火光熊熊。然人語龐雜。復仇復仇之聲。擾攘不休。知爲盜。何乃躍登屋頂。見衆盜攻門。門已闕勢洶洶。且入矣。何乃拾屋脊泥中碎礮片。

又是一個
弱者

官兵乃只
能吃飯者
當然不敵

遙擲之十餘盜須臾盡誅或刺入其項或刺入其喉或盲其目或貫其胸磁鋒瓦角一陷盜傷處歷歷可數何居之瓦鎮有小西郭姓質肆一爿樓房高峻錢貨均有存儲是晚肆主人正約何忽店夥報樓中失珠寶兩匣管樓者並未下樓僅聞樓窗風撼略響耳然仍閉如故及查之他無一絲痕跡惟此二匣不翼而飛耳何聞之笑曰此賊亦笨伯耳入室竊物何以尙有微風撼窗聲哉此賊易得珠頃刻可還何問聞聲幾時許報者曰半炊耳何乃登樓視其蹤已瞥然出樓外不知去向移時返見主人曰幸不辱命賊已在四十里外矣說時置匣於案令肆主人檢之未絲毫失也錦之東境素爲馬賊出沒之鄉往往不利行旅州牧王公者善治盜不避危難恆入萑苻巢穴以期虎子之能得鄉有土豪朱四者稱霸一方遠近受其擾害者不少累任官辦之均無能力王公乃親索兵丁往剿之朱四竟率衆數百人抗官兵敗之官兵被逐盡星散圍王公於樹林中一二日何聞之夜入深林中復語王公願說朱四解其圍請寬辦王公允之何晤朱四朱倔強且聲聲罵何何正吸烟舉其鐵烟筒磕朱洞其腦死餘衆猶欲羣擊何以鐵烟筒四揮之如迅風掃秋葉圍始解蓋何平日喜淡巴菰常用一鐵鑄烟筒重約

數十斤烟鍋大幾等茶杯吸時烟縷縷如出岫雲一室彌漫往往對面不能見時官中頗禁鐵烟筒謂其不規於正惟何以解州牧閭故反以鐵烟筒爲何特別標幟市人於是無不以鐵烟筒張何呼之後聞菴荷中有皤皤老叟亦持鐵烟筒名張何者據鄰里人云卽彼之化身也

一螺曰世間奇人極綦然如張何者奇而特奇一生以逐賊爲能事耄年仍爲馬賊之首領非其甘於不良乃世界雖大而無良者不足之地耳噫彼菴荷中而埋沒英雄古今比比豈僅張何一人已哉

●周連林順之軼事

海濱

啞苦以東黑龍江下流兩岸羣山糾紛金礦處處皆有其爲中俄交界之處是以兩國人民彼此越界私採均屬常事而華界內之礦俄官無有過問之者故俄人入華界私採頗多俄界內之礦俄政府時時查核或卽歸俄官管理以期統一利權所以有如華富礦址左近山石多作紅色殷殷然如渥丹故附近採礦者以紅石砬名之吾國人驅人越界私採者立即驅逐不准逗留以防彼利之外溢也距啞苦不遠有一地產金甚富

不知得妙
嘗試着他對

可憐

嗚金錢之
累人甚矣

附之者甚衆緣地本華境與俄地犬牙相錯俄人涎之遂據爲已有有華官不知也蓋邊鄙甌脫吾國棄之者不知凡幾固不以此尺寸地爲介意矣俄人既侵佔此界一帶礦山大加整理凡爲華人所華路藍縷以啓之者均鵲巢而鳩居之反加華人以越界私採之罪輕則驅逐重則殘殺之紅石砬沿黑龍江岸上下數百里礦地數十處華工之經營布置頗著成效者約數百家生計皆指於是一旦爲俄人所攘奪政府之力不足以保護之若無母孤兒惶惶何恃嗒然若喪惟向本國逃亡乃俄官貪如狼猛如虎復毒如蛇以華人既去必當挾有餘金於是沿路設卡以事搜刮身邊帶有金砂者搜出以盜金論處以鎗斃極刑時有甲乙二人曾逃挾金砂各數十兩遂不敢由衆共行之路相約於山徑最深邃幽僻處攀藤附葛而行亂山森列如筍蔽彰天日且皆懸崖削壁絕澗深溪飛鳥輕猿幾幾絕跡密樹深菁彌望無際二人行叢林中三四日太陽光線未曾一見凝陰積穢腐爛霉濕之氣中人欲昏如入墟墓幽暗中當午稍明日昃卽慘暗如鬼域時有枯枝類巨爪勾曲橫伸往往攫人髮觸額且破浸浸血流被面累夜均宿山窟或樹穴中每至夜半虎嘯狼嗥慘厲動山谷一日夕陽欲下暮雲四起天色

漸暝忽聞轟轟然聲如巨潮挾風而至二人久遊山間故於各獸之行蹤頗能悉知係野豕聚羣而來蓋野豕之凶猛不亞虎豹也二人大驚急猱升樹杈以避之俄頃見羣野豕蜂擁直前前行者皆老豕豚子百數隨於後狂奔急竄竟過二人所升樹下而皆突進不稍緩適一樹高三丈餘其本粗若盆盎恰當羣豕之路一家以啄振之立斷乃徧山皆合抱大木榦比又兼巨石森林橫亘行徑甚窄羣豕爭出其間頗形擁擠昂首摩肩尾交蹄躅是以其行頓滯二人正惶恐之際突從所捨樹旁閃落一虎急如流電撲入豚羣爪牙所觸撲其二豚復足且踏斃一豚衆豚驚嚎四散不能成羣虎亦抱啞二豚且食且逐齊向西澗底緣山北去衆小豚之四散者亦紛紛共入亂草中不知去處良久二人見懼獸俱無蹤跡始敢下樹將下至根又於黑暗中蹴一物知係一野獸而生死不知大駭既覺久之不動知係死者取身邊火柴燃火燭之乃野豚一腹際穿一孔血猛浸浸流出是虎足所踏傷者也二人適餓甚空山中從何覓食所裏餕糧已垂罄得此豚甚佳可爲二人三日果餕糧其未受虎豚之害反得其益誠大幸事也於是出小刃剝之割之聚柴枝以燒之食復繙包其餘分負之次日行數十里入一小

山套周圍壁立千仞路至此已絕徑緣壁四覓見壁之東南隅有石磴可拾級登遂躡附而上將及半忽若平台之上高崖擘開一徑通壁後壁後亦平台石磴與壁前同下此磴可以得路然較前壁之台稍寬而磴尤陡級尤窄自徑口至磴邊尙須轉一小曲坡甲先行將轉坡覺身後有粗喘聲如牛然急回頭視之一巨熊已踵相接甲背其手幾觸熊耳駭極欲直向磴邊急奔而下乃磴道危且滑熊且尾之不俟穩步幾爲熊所追及幸台邊一古樹樹身合抱然不直上橫出於台外屈出作倒掛勢甲急不暇擇直上樹身熊亦隨之樹及台外幾及數丈下臨深溪溪水乍澁色湍流甚急觸石潰沫花白逾雪下視之目炫心悸甲見熊亦緣樹窮逐不已甲思棲身樹梢熊當無法乃甲愈進熊亦愈進甲已及弱枝身重枝且折熊亦前足踏甲所攀之枝枝搖曳似受狂飈合人熊兩身重量枝益不支斯時不特甲以懼墜熊亦懼墜也欲轉身復回老幹乃前足已失所憑不可稍移僅恃後足用力夾其稍硬之枝權恃維繫而已然力亦將竭而甲亦手握枝條掌肉將裂痛不可忍勢難再持况熊懼極頭左右擺伸舌出唇外數寸許腥涎垂絲拖及甲面身愈掙湯體愈沈重甲急待放手聽其自墜乙見甲且墜無他法

寫危至此
吾爲著者
惶一一把治

安金砂散失
生命當可全

湖本求源
皆金錢
作祟

欲下溪中力救不至重跌乙由乃磴急下時而折枝之聲已響應空谷至爲清脆熊與甲遂齊落溪中溪底皆細沙砾平欲軟故墜者不至受重傷甲與熊從高墜下直沈水底熊適壓甲身甲氣且促迫乙見甲已墜下適乙已下至溪岸急入溪中溪水甚深熊在水中不能用其力乙抽刀直刺其喉血染水赤熊立斃乙挾之向岸甲已淹淹一息稍遲且殆而熊與甲初落水時四足亂抓已傷及甲腿因用布裹金砂於腿際腿得所掩護故傷不甚重而所裹之布已爲熊爪撕裂金砂已散落水底矣甲見熊已死始覺數年來之積蓄幾多日之辛苦俱付東流且此地不知去人境尚有若干途程日與窮山惡水爲伴偶猛獸毒物相周旋金砂既失希望之心亦與俱失人旣無希望之心斯無勇敵之氣尙遇險抵抗營脫之力亦卽不雄前路茫茫心灰志惕是以不知死所矣乃不禁放聲大哭幾忘其身與乙尙在浮波中泛泛類鷗鳥也乙曰熊旣死未能傷人甚幸金砂雖落當卽在此不遠入水求之或可得甲曰包裹縫線皆脫金砂必星星隨水流去雜於沙礫間何從而求得之乙曰兄金雖失弟金尙存吾二人旣同患難到

此弟亦何忍獨有分而有之尙各得數十兩亦未爲不足尙不幸吾二人金皆失去豈遂以身殉金乎再不然前若被俄人捕獲則吾二人胸腹早爲俄鐵丸所洞穿矣至今日雖失金不死於俄人之手不猶幸乎甲聞乙言甚服其論心頓釋且感乙義遂與乙分向水底略摸之知不可復得亦不若先時之懊喪甲遍掬一粒無所有乙忽於水底一石根得一布包著布包開線後金砂零星散落及布包全脫於甲之腿際故尙有餘存包內未散盡者包布頗長畱於石棱未爲急流衝去乙故得之携出約尙有十餘兩授之甲甲曰予已分不能再得金絲毫旣復爲子所得應爲子物予命薄得金無分也乙曰兄勿爲是言弟頃言金須與兄分有今兄之金已去三之二弟仍不能食前言出水即將布裹散開折半分裏謂甲曰爲弟分任之足力亦減輕甲不受乙強之甲曰吾代爲子分携可耳俟出山仍還子也遂行傍晚見一大山當前高可逼天行至山麓一輪落日如血漸漸被一怪峯吞沒山凹之間樹木陰翳岩石卓犖愈覺幽暗惟山禽啾唧澗水勺劄淒入肝胆忽見一洞高可丈餘上復有小洞如廣閣然可容三四人二人大喜以爲此洞在峭崖上去地甚高庶可爲猛獸所不及乃攀一小樹上入洞內各出

又入險境

人槍而聲尋常之槍
也聲此多殺人
則時救人

日間所採榛栗山果藉以充饑連日疲瘁日每夜防餉虎狼晦睡亦不敢少穩今見此洞尙非危地日困甚遂名安然美睡以恢復精神乙眠近洞口以就空氣須臾酣聲雷動甲見峯頭明月正圓知將近夜午移時亦矇矓陡聞乙夢中驚呼聲繼之以洞口小樹斷折聲又出氣咻咻聲急翻身起見乙已不在洞內急探身洞外下視大駭見一龐然大物以兩後足踏地直立高與洞齊前爪一扶崖石一抱乙如挾嬰兒全身毛茸茸白如雪披拂甚長尾搖擺不休長且及其身之半形似狐尾兩目映月光作深碧色睛突。出。如。拳。口。闊。合。如。箕。牙。尖。銳。爲。鉅。錐。形。啖。啖。向。洞。中。視。甲。似。欲。俱。攫。之。方。吞。噬。也。者。甲。見。乙。命。危。在。呼。息。之。際。哭。聲。較。失。金。加。百。倍。遂。不。暇。顧。抵。抗。力。若。何。趁。其。向。洞。內。視時出其不意以刃直刺其目目傷物負痛甚伏地狂吼聲震亂山如霹靂其目受創以一爪揉其傷目不止抱乙之爪仍不稍鬆甲復踴身下洞用力以刃刺其腹且劃之腸頓出彼擲乙丈許外抱洞前一石塊力轟之石立碎蓋怒極痛極故也乙亦徐蘇與甲急滾下澗中以避之彼物跳躍洞口而洞口之草樹被蹂躪紛披折亂無一完者突聞鎗聲連發大物忽頽然倒地不動二人大異之以爲此夜深荒山中槍聲何來轉念或

仍是金錢
作祟

可以放心
矣

是有人迹之處出山當不遠也甲乙知大獸當已死乃緩步出澗上將至山坡見山咀轉出三人從日光中視之見各肩槍向殲物處來二人轉又大懼倘係盜者不死於獸中亦必死於盜手矣且匿於暗陬靜窺其舉動見三人至大物處互相詫曰此獸目傷腸出必有至勇者與之鬪默始負如此重創而此獸之體力雄偉虎豹難與比倫吾等追蹤二三十里未敢動茲見在月下跳躍故猛擊之吾等行獵半生殲前進不知凡幾曾未見此異物且未見有此等神勇之人第此人當即在此二人聞其語知係獵者非盜也乃出與三人見三人頗異重之二人述迷路狀獵者曰此興安嶺南部也出山僅二百餘里而探參捕魚者不絕於道不似深山無人之境有奇險也乃乙遂將此遙讓之獵者多不敢受堅與之獵者方領受不敢辭復同行至山後乙以己之金不欲食言之肥必分予甲且云已命甲救之甲力辭不取獵者均義之終勸其入夥營業詎知獵者皆馬賊也甲乙入夥之後以力擗猛獸得名竟得一方之長行人多畏之如虎惟若等對於貧困之家不少犯且對於俄屬則刦之不少縱後有識之者謂甲周連乙林順一直隸永平人一山東萊州人民國元年二人始相繼病歿皆享大年及今猶有人能

道其軼事

一螺曰周林二子各因數十兩金砂甘冒此重險幾至粉身碎骨葬於猛獸之口吻中噫金錢之弄人甚矣然藉此亦可見當日俄人對於吾國之土地實業人民其殘酷至甚而最後周林落草爲馬賊對於俄商刦之不少縱者未始非循環之果報周林雖爲馬賊亦足自豪矣

李師雄

燕山鐵樓

遼東馬傑多魁奇之士如張雨人馮麟閣者今日爲國家實力膺方面之寄備干城之選矣其他如韓邊外趙西來等亦皆光明磊落行誼有足紀者然大抵皆以材武英傑見稱於世初未有以恂恂儒生出入虎狼之穴使慄悍之徒伏首聽命且能以遠大眼光爲國家預防隱患如李師雄者斯又俠士中所僅見者矣師雄本河間諸生爲鄉塾師會歲饑修脯不足自給乃偕其鄉人展轉至白山黑水間以挖棒棰爲業（俗號挖參爲挖棒棰）葉此者多直魯流民行蹤無定各不相謀長白爲清帝發祥之地挖參懸爲厲禁然近邊諸山實已掘挖殆盡內山則虎豹橫行莫敢隻身深入挖參者既不

嗚呼吾爲
官軍眷死

吾人嘆
是可爲
一口氣

能得參。則與獵紹之徒相聚而爲盜。李漸與若輩。諗衆以其諸生也。亦敬禮之。乃與衆謀。十吾輩久無所獲。非入老窩集。(即老林)且無從得食。爲今之計。當冒險深入山中。猛獸雖多。然持械結隊入。即猛獸何足爲患。衆大喜。遂奉李爲謀主。聽約束焉。李乃爲之部屬。以五十人爲一團。凡爲四團。分道入山。互相救應。有所獲。則公之於衆。衆皆領諾。相偕入山。或挖參。或捕貂。晝出夜歸。深入虎狼之穴。山魈木魅時或盡現。擊以火器。漸亦潛形匿跡。師雄爲自衛。計練習鎗械。頗能命中。徒黨詫以爲奇。歸者益衆。乃斬榛莽。創建巨室。成村落焉。未幾。爲邏者所偵。報知省吏。指爲盜穴。省吏不察。派兵入山搜捕。適衆皆外出。乃焚其居廬。擒其老弱。獸羣而禽獮之。迨師雄等聞報。馳歸。則官軍已奏凱而還矣。衆大憤。追及官軍。奪回老稚。官軍潰遁。衆旣無所歸。暫棲瓦礫中。師雄與衆謀曰。官軍雖逃。且將復至此處。不可復居矣。乃避至俄邊。聚而爲盜。師雄戒其衆曰。吾輩雖迫而爲盜。然盜亦有道。不可自殘同種。當暫取外商資財。以圖自活。衆唯唯聽命。居數年。俄商頗痛苦之。報知俄官。欲派兵勦捕。則又以行蹤飄忽。居處無定。且出沒於長林豐草間。俄兵亦莫敢深入。會北滿鐵路開車。俄商資財貨物。改由火車運。

矣財氣臨頭

輸。昔日車駕漸行絕跡。師雄知專情刦掠。勢難持久。且不願入市行刦。震驚居民。乃謀之於衆。各出所積資財。擇地墾牧。且於哈爾濱設糧肆。以通消息。居久之。糧食山積。畜牧成羣。師雄時出與商人交易。利藹可親。文弱如不勝衣。華商亦樂與交。時俄商以烟酒稅重。販鴉片及酒精者。仍由間道運行。師雄既於哈埠設肆。消息靈通。聞俄商至。則要而刦之。俄商恨之。刺骨乃結隊持械行。然猶時被殺掠。以獵貂者藝絕精。發鎗皆能命中。俄人抗之。輒無倖死。則埋尸山谷中。莫可究詰。數年中。俄人之失蹤。計不勝數。為一日。師雄與其徒七人。馳驟於平沙淺草中。以爲娛樂。突遇貨車數乘。迤邐而來。視其轍跡。頗重滯而不類。金或疑爲烟土。乃相與驟馬而前。詐稱稅關邏者。喝令停車查驗。果皆土箱。師雄詫曰。何運土之多耶。是必有異。剖而視之。則纍者皆石塊。或雜以土坯。方擾攘間。忽見科薩克兵一隊。由林中突出。蓋俄人積憤已久。必欲得師雄而甘心。舉以石車爲餌。而預伏科薩克兵五十人於林中。欲誘擒之。師雄恍然自悟。知爲所給。則大怒。仰天大笑。叱之曰。醜鬼。縱有十面。埋伏我輩。豈懼汝者。鎗彈一聲。與其徒七人者。鎗齊發。鎗聲如連珠。科薩克兵之貫腦腹胸而墜者。已過半數。存者只二十餘騎。鎗不。

武耶直紙
不糊老虎之
若矣

事在人爲
盜又何
告

及發已大駭。如鳥獸散。師雄之黨無一傷者。自此名益震。恨俄人亦益深。會清廷以東事日亟。有主張聯俄者。師雄聞之嘆曰。此真所謂獨坐空山。引虎自衛者矣。果爾。則關東三省豈復有寧居之日。耶。熟思審顧。頗欲爲東方捍衛。惟自念勢孤力弱。而華官又爲外勢所迫。苟安旦夕。不足與謀。惟蒙人誠樸。悍鷙能善用之。足爲東方屏障。乃以游牧爲名。深入蒙境。與蒙人相結納。久之漸能作蒙語。其酋長台吉多樂。與之游。師雄亦幡然變計。與其徒專事墾牧。不復爲盜。人亦莫知其爲盜。魁間有知其往事者。亦以其不擾華商。不惟不與之爲仇。且轉相徇庇。以此師雄得往來吉黑各埠。莫相詰難。值日俄戰事起。日人以地勢生疏。多募馬傑爲前敵。日軍官某嘗往來哈爾濱。素聞師雄名。託吉紳某爲介紹。出重金。募師雄之黨。且許以團長畀。師雄嘆曰。日人野心且甚。於俄以暴易暴。日與俄何擇焉。是又所謂前門拒狼。後門進虎者矣。腕詞謝絕之。某紳齟之不已。則託言病發。避往呼倫貝爾。自此益肆力墾植。與人言絕口不談時事。惟日以開闢富源。潛植勢力爲務。蓋未嘗一日忘外患也。歲己酉。塞外奇寒。雪深逾丈。牛羊多凍斃。蒙人無所得食。多道饑。師雄憫之。卽與其徒連送糧食牲畜入蒙境。賑濟全活。

惟其樸實
乃如
此也

此類人只
可爲機械
雖勇何足
道哉

甚。衆。且。以。籽。種。與。蒙。人。教。之。耕。稼。蒙。人。益。感。戴。奉。之。如。神。明。焉。蒙。人。性。雖。愚。魯。然。樸。實。
懇。摯。無。機。詐。心。受。人。一。飯。之。惠。輒。感。激。圖。報。終。身。不。忘。其。素。性。然。也。師。雄。既。深。得。蒙。人。
心。蒙。人。亦。樂。爲。之。用。隱。然。爲。俄。人。勁。敵。時。俄。人。圖。蒙。日。亟。屢。遣。間。諜。入。蒙。游。說。輒。爲。師。
雄。揭。破。不。得。逞。益。恨。之。遣。諜。者。飾。爲。華。人。更。姓。名。曰。孫。克。文。至。呼。倫。貝。爾。相。機。設。方。略。
計。誘。威。嚇。百。出。不。窮。師。雄。不。爲。所。動。孫。乃。募。健。者。爲。暗。殺。計。有。袁。三。者。綠。林。之。梟。杰。也。
能。徒。手。搏。虎。豹。其。黨。號。爲。賽。存。孝。孫。詐。稱。與。師。雄。有。宿。怨。且。造。出。蜚。語。以。激。袁。怒。乃。賄。
以。重。金。使。刺。師。雄。袁。爲。所。愚。夜。入。師。雄。居。窺。之。則。師。雄。方。與。蒙。會。談。西。北。大。局。開。陳。大。
義。勗。以。愛。國。保。種。不。可。受。外。人。愚。弄。自。壞。藩。籬。娓。娓。數。千。言。剴。切。詳。明。足。令。頑。石。點。頭。
袁。竊。聽。旣。久。大。爲。感。悟。擲。刀。嗟。曰。幾。誤。殺。好。人。遂。躍。身。入。室。與。師。雄。爲。禮。且。告。之。故。師。
雄。笑。謝。之。結。爲。契。友。如。生。平。歡。次。日。袁。挾。孫。克。文。之。首。且。大。書。於。壁。曰。殺。人。者。袁。三。也。
與。他。人。無。涉。遂。馳。去。不。復。見。是。年。秋。蒙。境。大。疫。師。雄。偕。其。友。出。重。資。購。藥。深。入。蒙。境。施。
送。救。濟。不。辭。勞。瘁。未。幾。竟。染。疫。而。亡。惜。哉。蒙。人。哭。之。慟。爲。立。祠。焉。或。云。爲。奸。人。所。酖。其。
或。然。歟。後。庫。倫。活。佛。爲。俄。人。所。煽。宣。布。獨。立。而。東。四。盟。及。內。蒙。各。旗。安。堵。如。恒。不。可。謂。

一誠可以
然格天心信

非師雄力也。

一螺曰李師雄乃非常人烏可以馬傑目之然而如今日張馮等之虎而冠對之能毋赧然否。

趙西來與小白龍

燕山鐵樓

關外矣
可以橫行
有此絕技

趙西來本直隸獻縣人轉徙至奉天之昌圖幼習打牲業精火器百發百中方之養由基百步穿楊殆無以過習其術者先練眼光黑夜熟線香於百步外發槍擊之習之既久則於平明時練之又久則日光之下亦能命中關東獵人多習此術惟不如趙術之精耳趙既以槍術得盛名綠林豪客遂奉爲魁傑趙亦以此自豪出沒於奉吉交界之區惟不擾良善之家富商貴官之出其逾者多被刦掠奉地紳富或與趙結爲契友則江湖豪客莫敢或犯故紳富不惟不與爲仇且倚之爲護符官中捕之急則紳富轉爲潛通消息兵役莫能捕亦不敢捕也北平黃春卿大令時未弱冠隨其父宦昌圖春卿幼好馳馬試劍父戒之嚴不能得騎則鬱鬱不得會省吏檄協領那彥圖統兵來昌圖防邊那年逾七旬爲關東名將與春卿父爲莫逆交愛春卿如己子謂春卿父曰此

如所願
恐未必能

君家千里駒也。讀書之暇，何不兼習騎射？父曰：此兒好勇太甚，且賦性過剛，倘得老友薰陶而教育之，爲幸多矣！那慨然諾之。春卿遂從那習騎射。春郊試馬，月夕投壺，樂可知也。一日隨那赴郊外游獵，從者十餘人，相與馳逐爲樂。行至河西康家屯，猝與趙遇，趙所部倍於官軍，勢不相敵。那自恃其勇，誓欲擒趙以爲功。衝突而前，趙素重那之爲人，且不欲以衆暴寡，率其黨向沙河馳去。那率衆追之，風馳電掣，瞬息十餘里，從者皆落後。獨趙所乘爲名駒，那與春卿所騎亦良馬，奮迅而前，如影隨形，馳至沙河東岸。趙勒馬而待，語那曰：汝何相迫之甚耶？趙某豈畏汝者？今日率衆迴避者，以汝爲奉軍老輩，不欲損汝之名，且不願以衆勝寡，以壯欺老耳。汝何不明事理，相迫乃爾？目下衆皆落後，獨我三人在此，以趙某一人麁汝二人江湖俠客，諒不至笑。趙某欺人，惟汝二人一爲七十衰翁，一則年甫成童，勝之未免不武，不如留此一段因緣，他日好相見也。言畢策馬向沙河一躍而過。那與春卿相顧錯愕，那恨之曰：失此機會，殊爲可惜。沙河上流水淺，不及易腹，可涉而過也。春卿少年氣盛，不知自量，欣然從之。實則二人均未攏槍械，僅帶短刀，即與趙相搏而難取勝。沿河行二里許，已薄暮，望見河西柳陰中，趙方。

語入妙
經非強盜

其約亦奇
人果有一
技之長皆
可以感化
人者

倚馬而待見二人至笑曰汝輩真好肥量豈不知趙某連珠槍百發百中耶惟趙某已有言在先今日誓不相犯勸汝二人及早醒悟英雄惜英雄毋相逼也那不答竟策馬渡沙春卿亦露刃相隨趙叱曰那彥圖何太不自量豈謂趙某槍不利耶今與汝約趙某發二槍一槍擊汝馬左目一槍擊彼馬右目倘有誤擊是趙某槍術不精即當束手受縛誓不後悔言竟二槍連發二馬俱仆於水中果如所言分毫不爽趙大笑揚長而去那嗒然若喪徒步而歸春卿自此亦折節讀書不復恃血氣之勇矣邊外有白桂者其黨號爲小白龍亦綠林之魁也白習少林術精內功技勇爲同儕冠而於趙爲後輩趙素輕之白亦不相讓故二人不睦妻孝廉連甲居劉家屯富甲一鄉好施與輕財結客與趙爲莫逆交一村賴以無恐白旣與趙不協欲刦婁氏以辱趙率羽黨數十人夜入婁宅取五百金去謂婁曰君爲一鄉善士本不欲相犯今以趙某之故暫借五百金君若吝惜此金即囑趙某來索必當奉還也翌日趙聞其事卽率衆向白索取勢汹汹如臨大敵渠魁劉鳳起出爲排解向白取還原金事雖寢息而兩黨益成水火矣時江都張芷生司馬方任昌圖廳奉上官檄懸重賞購趙而兵役畏趙如虎莫敢誰何迭經

當爲白龍不
當爲白龍以
此舉我以

此內功之力也

此數語尙失丈夫妙人白龍亦是

嚴緝迄無以應。捕虛比責。思獲他盜。藉以塞責。會白桂飲於娼家。爲捕值知賄。娼家醉以酒。自酣臥。諸捕驟入。縛而獻之於官司。馬聞白就獲。亦大喜。升堂嚴鞫。白無所供。熬刑十餘日。五木備加。自始終無一言。施以非刑。怡然如不覺。刑之急。則翻牆鼻息如雷矣。隸相顧。愕眙司馬。亦束手無策。一日夜闌人靜。司馬命提白至後堂。好言撫慰。目誤其能白。雖不言。頗現自得之色。司馬復勸其實。供白慄然曰。白某到案本擬一言不發。今蒙以禮相待。在理不得不答。公歷任大縣。有能吏稱。今何愚駁。乃爾。公試思安善良民。豈能熬刑十餘日毫無所苦。公即據此定案。誅某可也。至白某所行之事。如行雲流水。事過輒忘。某亦不復記憶。必欲喋喋詳陳。則罄竹難書。公即不憚煩。某實不能耐也。司馬笑曰。非此之謂也。聞趙西來與汝有不解仇。汝如肯投誠擒趙。某自贖。不惟無罪。且可得優賞。如周倉之隨關公。宋江之征方臘。豈不美哉。汝其思之。白答曰。趙亦猶人耳。公能擒某。豈不能擒趙。惟欲某擒趙。自贖則決不可。趙與某爲同道。雖與某有隙。然眦睢之怨能報。則報之不能。報則忍之。倘借官力以擒趙。而因爲己利。是無義也。今日承公命。權以擒趙。自任而藉詞延宕。緩死須臾。是無信也。無義無信。雖盜不爲願。公

趙亦是好漢子

知空喜之也

鶯呼官軍

勿復言誅某可也。司馬亦歎其義，暫置於獄。獄有與趙通者，以白之，言告趙。趙瞿然曰：「小白龍竟能若此乎？某知過矣。」使白陷於縲絏，是我不殺伯仁，由我而死，坐視不救。非丈夫也。召集其黨謀叛，獄部下有劉四者，權奇多機智，謂趙曰：「昌圖無城監獄，亦不半固，叛獄非難。然率衆入廳治殺傷必多，非計也。此事雖在必行，然當須熟商。當設法將白起解要於途，而取之，如反掌耳。」趙曰：「此事急，如星火，豈容久待？」劉曰：「旬日前，開原縣城內出連叛重案，而未得主名。某當使事主指名控白，某所據，開原與昌圖爲鄰，縣相隔僅一邊牆，既得主名，勢必行文關提事可圖也。」趙從之。劉卽日赴開原，告知事主，指稱爲小白龍所刦，贓物彙繫現存。某所自己在昌圖破案云云，事主卽赴縣報告。縣主方以城內連出重案限滿，無獲，且被參撤，憂惶無計，聞之大喜，急行文至昌圖，提白質訊，則佈置旣定，馳告於趙，稽知起解日期，率衆數十人伏於邊牆內之五里坡。兵從以昌圖距開原僅四十里，且在白晝不爲戒備，行至坡前，突見趙率衆至，則驚駭如鳥獸散。趙旣得白，則置酒相賀，且與白結爲兄弟。兩黨旣合，勢益張。官軍遵之，如虎狼轉與其黨相結合，戒勿相擾而已。趙亦頗自歎戒其徒，勿刦孤客，勿擾鄰里，苟非爲自

可作盜史

衛計不得輕於傷人衆唯聽命老於行旅者遇盜至則下車拱候於道左車夫則執鞭蹲於路側任盜所爲盜以爲知禮則檢視行李或取其半或取其十分之二三或竟以一言相合舍之而去鑪師護鑪者每至隘口或出店入店則高呼曰號盜聲聞卽知爲某路鑪師酌量交誼而取其規費焉或有與鑪師爲敵者則必挾有嫌怨爲復報計非爲財物計也趙旣得重名商賈爲保護資財計或與趙相關通稍納規費趙與以小旅旣得旅則旅行關外無敢或犯此其行刦之大器也時奉天將軍都興阿卒清廷以奉天爲根本重地更治腐敗盜賊縱橫頗欲設法整理特簡尙書崇樸山爲奉天將軍加總督銜崇亦慨然以澄清自任調左冠廷軍門相助左方以游擊官直隸統練軍三營來奉協勦不及期年伏莽漸次肅清趙聞之浩然曰綠林無好結果大丈夫旣具身手當立功邊庭爲國家出力慨然有投誠意趙素與鐵嶺富紳鄧慶麟侍御有連欲介鄧爲投誠計單騎至鐵嶺謁鄧適鄧因事他出守備陳得功聞趙至謂同儕曰此奇貨三日莫敢先入陳意趙旣無從得食苟非由他道遁去必飢疲不復能歸率衆窺之趙可居也率兵五十人夜圍鄧宅趙不得出且慮爲鄧累潛匿於鄧氏倉房中官軍圍之

乃欲做官
結果亦趙是
自取之也

方冀鄧回或可解圍。久候不來，知必無幸。遂出手槍與衆鬪連發十餘彈，斃十五人。彈垂盡，趙奮然曰：吾橫行江湖十餘年，殺人多矣，死無所恨。所恨者，死於鼠輩之手，爲同儕笑耳。遂舉槍自擊，洞胸而死。嗚呼！趙身懷絕技，壯志未成，豈非天乎？使得投入左公部下，以功名自奮，則平壤之役出其絕技，爲左公助成敗之數，未可知也。

一螺曰：余於關東亦畧聞趙西來事，第未有若是之詳。趙固是一時草莽之雄，而小白龍亦不失爲江湖好漢。所可惜者，最後趙落迷途，遂獲不良之結果，脫其仍呼噦於綠林間，或可免於暴死，噫！斯趙之自覺而終未自覺也。一歎。

特勒五娘子軼史

耐
簃

特勒五娘子，昂昂溪站脚夫女也。父名老和，自其姓。四十娶妻，次年舉一女，取名曰彈兒。未十年，妻亡，拏當家產營葬其妻。乃於鐵路之側，圈篷爲室，父女是依。老和素喜獵，落班之暇，左携犬，右負鎗，左近之荒山中，恆有其跡。彈兒旣解事，亦尋相從。於是父也、女者，或執役於車站，或遊獵於荒郊。光陰忽忽，十有餘年。老和已六十有四矣。彈兒丰姿窈窕，蓮瓣止三寸，而善走獵。時每與犬爭，後先以爲戲。勇力胆量，亦頗過人。老和殊。

警察必能驅逐未

懵懂女齒若斯亦不知自了首尾爲謀昏耦而車站自車長以次莫不識之。有時老和尚持銅牌入站以代役初未敢偶相戲謔。懼其好身手恐相侮也。事在清德宗二十八年九月間。天方風汎。老和尚遽從臥衾內呼曰兒乎可奈何。車將至。姑余骨痛。不欲往。彈兒曰爹兒起矣。乃取銅牌掩戶逕赴車站脚夫十數輩迎以語曰吾父病歟。然今日誠無事也。彈兒殊愕然再視車站票壁未開車亦未至。衆告曰尋有電話車行三十里外突遇斷匪未知屬實。然警察已結隊往矣。須臾汽笛一聲車已絡繹至車間輜重被劫。一空苦昂昂溪之車站爲齊昂短站日凡數次。彈兒以父病不欲輾轉候車已開即返。然老和尚之病不過太勞動耳。並無疾苦。及彈兒歸已炙兔烹雉自斟自飲覩女至良久。忸怩曰噫今日之病特無饑癆乎汝去余腹中即輒輒作響強困須臾益覺饑火中焚不安寢處乃至酒食既下幾於無疾等此不亦可異哉。彈兒曰願爹之病皆若是是卽兒之幸也。因入竈下盛麥粥相與共食食時將鬍匪刦車事備述一次食畢復語父曰草枯鷺眼疾大好時光豈可辜負爹曷入山獵乎。老和尚曰余今日務在休息不欲往汝有興會自便可也。雖然宜速回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尙冀博得輜銖以供日用也。彈

絕妙頌詞

儼然一花
木蘭也

兒。因。是。自。理。裝。着。革。衣。負。彈。弓。昂。然。而。去。老。相。嘆。曰。惜。兒。不。幸。作。女。子。身。苟。非。然。者。若。此。情。狀。何。事。不。可。爲。尙。何。規。規。焉。爲。車。站。勞。動。耶。然。老。和。語。時。而。彈。兒。已。遠。既。登。山。逕。行。十。數。里。苦。無。所。遇。忽。草。中。一。兔。突。出。彈。兒。彎。弓。一。彈。果。命。中。方。將。往。取。兔。忽。躍。起。直。向。北。竄。彈。兒。暗。笑。曰。強。梁。哉。此。兔。也。既。已。中。彈。安。望。生。去。乃。放。步。直。追。過。山。越。嶺。行。可。三。十。餘。里。兎。失。所。在。彈。兒。曰。吁。余。誤。矣。安。有。中。彈。之。兎。而。能。致。此。遠。哉。彼。誠。狡。哉。余。爲。彼。愚。矣。然。今。日。或。大。耗。河。魁。殊。不。吉。利。不。然。何。早。車。被。刦。空。費。奔。波。旣。獵。而。並。爲。妖。魔。所。誤。耶。乃。登。山。巔。定。目。光。以。父。有。所。囑。而。將。趕。車。站。蓋。免。老。親。之。懸。念。旣。至。山。巔。縱。目。觀。看。忽。見。迤。東。一。片。草。屋。西。射。日。光。疑。若。有。人。之。出。入。者。然。彈。兒。曰。嘻。是。何。地。耶。入。山。必。深。豈。若。避。秦。者。猶。有。在。耶。心。正。異。之。忽。一。彈。貫。喉。而。至。彈。兒。惊。縮。身。避。彈。彈。從。耳。側。過。俄。然。有。聲。一。少。年。騎。駿。馬。托。馬。鎗。隨。彈。而。至。大。呼。曰。何。處。獵。者。不。知。止。禁。速。執。就。然。彈。兒。雖。貧。家。女。出。世。守。法。自。由。從。未。受。人。之。叱。咤。而。止。者。乃。亦。抗。聲。答。曰。是。余。獵。士。你。何。與。語。旣。抽。身。欲。走。然。或。步。或。騎。或。負。包。裏。担。輶。重。者。齋。集。而。至。背。皆。負。鎗。彈。兒。曰。此。莫。非。卽。所。稱。鬍。匪。者。足。歟。雖。然。項。下。何。不。魚。思。魚。思。者。迨。觀。少。年。白。面。朱。唇。一。表。非。俗。

又見馬上馬下諸強漢席捲而至知必不免乃柔聲以語曰余獵人也追獸至此並無相犯處胡執爲少年不復答

一原來也受
驚

夫少年者乃內興安婆婆嶺馬賊首領魯兀之第五子也魯兀凡五子長曰青木兒次曰一攸遞三曰米號四曰依多里是第五子人所呼爲特勒公子是也是日奉父命刦昂齊車從此路過返行至婆婆嶺下本可穿山腳而東以歸巢穴特勒務矜持得手後彼一馬直前離婆婆嶺約里許見嶺上立有一人心大駭異因是對擊一鎗馬隨彈至第見其革衣負弓雖知爲獵者而猶不知其爲女子及聞其柔脆之音縱眼一過方知究竟特勒意爲之動魯兀雖爲賊首家教極嚴故特勒年至二十除奉命巡刦外步不輕舉彼有一室滿儲書史終日手不釋卷此時遇彈兒知爲女子頗若尷尷意欲掉馬縱之以去正遊移間後馬一賊呼曰小爺何返馬此非他卽車站白老和之女彈兒是也余惱於車站巡視故能識之然彼探我巢不可放走語時縱馬擒彈兒彈兒反首奔舉弓奮擊迎者披靡惜乎不識路徑反向東行將及草屋忽暗哨一聲賊隊盡出重重圍裏愈擁愈厚彈兒自思曰彼雖賊亦有曾曷往見曾尙有苗若與彼蹉橫翻死無

得毋有感
慕乎

若是優待
我亦願做
被擒者

益也。遂以半截弓指衆語曰：「賊毋逼余可見。若曾再聽區處，若欲執縛生時絕不汝從。惟死後聽便可也。」語時適一賊刺刀已至，彼卽奪刀擲去，貫傷一人。特勒見，彈兒勢如猛虎，乃與彼約不加械繫羣隊，擁簇以行。既近草屋，賊眷扶老携幼皆出屋觀。於是有所稱其健者，有讚其美者，融融耳語不可清辨。有頃，至一處中有石階拾級而下，既歷訖，石戶見焉。彈兒旣入，特勒亦跟蹤至隊伍，至洞口，皆作鳥獸散。內有兩峨冠者出迎，見特勒具道寒暄。特勒曰：「爹在何處？」答曰：「適聞叫囂已往後山去矣。」特勒與二人耳語良久，作躊躇狀。彈兒曰：「余旣到此，卒聽措遁，則非丈夫也。」特勒乃將彈兒交二人且曰：「善。」遇之，遂趨入內。二人當卽引彈兒至一室而已，則分守門側，如看守然。彈兒覩壁上，左圖右史，頗具雅觀。暗讚曰：「余不料一刦賊而精雅若是。」再思，特勒亦頗清雋可喜。但小賊入內，未知作何舉動，雖然放歸，則幸否？則有死而已。然彈兒一早赴車站歸吃兩碗麥粥，曾幾何時，壁上時計已敲兩下。覺戶外似有人語，就窗隙而微窺之，見一老僕携榼至，逕入室。曰：「姑娘得無餓耶？」乃出四簋，一孟麥飯，麵點數枚，置箸一雙。行時語曰：「姑娘請自便，勿客氣也。」彈兒此時又驚又喜，不知何似。欲弗食，腹已饑，奮然曰：「死亦若飽。」

不得已而
自解者

食可也。徑蹲坐持箸麵包麥飯狼餐。一盡食畢方起突來壯士二問適押之女子何在。峨觀者具以告壯士乃入啓曰奉寨主命傳姑娘說話彈兒卽隨出自喜曰視此看待尙無意外乃曲折隨行但見大廈高垣嵯峨殿落又至一門尙未進忽有人出熟睹彈兒語兩壯士曰是卽所謂獵女者耶壯士曰然來人曰寨主有命勿須內向卽押赴後山鎗鎗速報語畢而去彈兒聞言如霹靂一聲憑空而下因念老父在家尙引領望兒歸可知兒命已在頃刻間乎思至此飽含兩淚幾欲奪眶而出轉念忽想曰彈兒汝豈痴耶人生在世未注生先注死余父已六十有四矣風燭草霜只在旱夕余先彼死殊少一痛況余雖死而余父並不知余已死或恐余已死而亦死則父母與女將在陰曹作團聚此正喜不自持之事惡用戚戚爲耶真是思想一變氣象萬千昂頭狂笑曰天不厭亂庶幾永久非然者無數冤魂竟無報復時耶挺身赴山後略無回顧旣至刑場有執系者至前欲按法絀綁彈兒曰余寧死不戮網中魚弋上虎尤慮其插翅耶何膽之怯也乃閉目直立於空地呼曰來余飲爾彈如白逃卽非人類時天光將暗場中止十數壯漢與彈兒一人行刑者已舉鎗瞄準忽傳寨主至閱者諸君彈兒是時已全無。

恐必終須
親之也

生理所云。寨主至者無非遠其死耳。然彈兒是時人雖屹立而目光已與人世相謝絕。惟張耳以聽鎚聲而已矣。抑知天下事入於意料中者每出乎意料之外。詎彈兒耳邊不聞鎚聲。但聞步履聲彌亂。一陣忽有人至前口呼姑娘驚否。語時便執其手。彈兒大嚇以爲此項刦賊尚可使之一親肌膚耶。睜眼一觀方知握手者非賊輩乃一姑娘年約三十風致嫣然。女兒其目睭乃從容相告曰余非他爲寨主長媳蒲氏是也。請隨余往。余有言告聽。彈兒此時似夢非夢。疑若已身已死而靈魂作幻。汝勿余擾。余尋余父母去矣。女曰去尋父母固是正當然。勿急在斯時強曳其手扶之以行。彈兒熟。恍然悟遂從之行。夫來時之路彼時彈兒隨兩壯士負氣沖沖未加審察。而此時覺去察其地。仍爲後山之行刑處。所有壯漢不見其迹。場中惟彼女合數女僕而已。至此乃恍然悟。遂從容進言曰汝於入門時曾見有少年相伴而同立者。方知其祇一邁父並未許人。遂從容進言曰汝於入門時曾見有少年相伴而同立者。誰歟。是即余家之五叔。叔人所呼爲特勒公子者是也。伊父五子伊最幼。四子皆成室。惟彼獨無余忝居其長。伊家本蒙古世族。彼父子雖營此非正當之業。但刦者贓官掠。

詢問可怪

正氣逼人
的是女傑

者。汚。吏。故。居。此。五。十。餘。年。作。事。重。重。從。無。破。獲。而。所。謂。五。郎。者。滿。腹。善。史。猶。非。羣。弟。兄。
所。可。並。論。今。老。寨。主。因。見。姑。娘。胆。量。人。品。十。分。器。重。意。欲。強。攀。秦。晉。未。知。姑。娘。可。願。後。
否。蒲。氏。說。畢。但。見。彈。兒。面。現。一。種。最。凄。涼。之。慘。狀。躊。躇。良。久。乃。歎。歎。曰。余。白。氏。父。雖。役。
賤。未。淪。落。亦。通。州。之。大。家。也。聞。之。議。婚。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此。之。審。即。如。苟。合。老。
寨。主。欲。此。論。婚。不。但。視。白。氏。爲。太。弱。亦。未。免。自。視。太。輕。其。敢。苟。且。圖。存。乎。蒲。氏。笑。曰。媒。
妁。易。事。也。所。宜。熟。商。者。惟。父。命。耳。語。罷。籌。思。至。再。曰。余。有。區。處。乃。入。報。須。臾。卽。反。而。妯。
娌。四。人。皆。相。重。而。至。彈。兒。遂。畧。與。寒。暄。相。留。晚。膳。彈。兒。初。無。推。讓。膳。畢。起。問。曰。蒙。諸。位。
恩。待。心。感。莫。名。但。彈。兒。女。子。也。不。可。以。寄。宿。於。外。瓜。田。李。下。有。犯。嫌。疑。請。代。轉。致。寨。主。
如。荷。放。歸。實。爲。恩。深。再。造。蒲。氏。曰。戲。哉。斯。言。也。此。地。距。爾。家。百。有。餘。里。留。此。恐。犯。嫌。疑。
豈。其。夜。走。荒。山。而。轉。無。嫌。疑。之。可。犯。耶。姑。娘。少。安。自。有。區。處。初。彈。兒。之。出。獵。也。老。和。本。
斯。又。奇。矣。無。執。照。安。能。供。職。耶。乃。自。掩。柴。門。匆。匆。至。車。站。一。查。問。果。未。至。駭。絕。時。夜。班。
事。又。至。乃。勤。職。務。料。理。已。畢。方。至。家。而。彈。兒。仍。無。消。息。老。和。曰。豈。其。果。獸。腹。耶。欲。思。尋。

執冰人來矣

辨識當新親上門不能然

之山徑已黑。欲待不尋實亦放心不落。且彈兒爲人除害。獵其與隣右親戚素無往來。此時老和一人獨坐燈下。思念彈兒。待五更後。卽擬上山再求真實。有頃忽聽有人推門。問曰。此處是否白老和居處歟。老和一聞此言。儼若天邊接月。以爲吾自居住此地。從無人來過問。今若此必爲彈兒報消息也。雖然。彼問老和家必彈兒未同至。意料此。人亦一獵者。或前來報彈兒死耗者歟。當時中心怦怦。曰。是——是老……和……家門既啓。見來人非獵者。狀手牽兩馬。見老和與語。曰。余即前山居民某姓所使者也。今有一獵女迷路。已蒙家主人收留。盤問云爲老公之女公子。故家主特命我前來召君。一問方可放行。老和然曰。阿彌陀佛。已蒙收留。候天明。余偕汝行可乎。曰。是不必也。有馬在此。可乘之去。白喜極忙入內。熄燈扃戶。相與俱去。一路啾啾唧唧。不辨其所往。何處。晨光初晞。天將白矣。見一帶繩樞甕牖。最爲閒靜。忽一女娘推柴門出。驟覩馬。問曰。來否。若人答曰。安有不來之理。老和見二人問答。知去此路不遠也。但此地究爲何處。莫能辨識。余在此山獵近三十年矣。何曾見有此項草屋。正定神間。一老翁手攜藤杖。鶴髮童顏。癯然若有仙氣。馬上人一見。滾鞍下馬。謂老和曰。主人至矣。遽迎上呈述。一切惟

居。然。甫。一。升。堂。妻。見。子。其。意。概。可。知。

似與強迫
者異

語低莫能辨。老和亦下馬。老翁遂笑語相迎曰。老先生辛苦矣。相讓入內客禮以見。老利縱目一觀。但見左右侍立數十輩皆壯士也。寒暄畢呼備酒饌隨時水陸並進極爲豐盛。夫老和雖一勞勤者而品行純正頗爲魯兀所敬。既入席。魯兀掀鬚囑左右曰。將一班孩兒叫來。須臾五人皆至。魯兀對老和曰。是皆余之豚兒也。一一具通名字便指五郎。自此卽第五子名特勒。此兒頗學好書字文墨。諸兄莫能及。噫。白老和何許人哉。雖爲車站之脚夫而舉目動情俱有一番練習。今旣來此而魯家父子弟兄與夫從人而早知其非清室皇族。卽山林俠客而與五郎謀親事屬意於彈兒。其意已在言外。但洒席間一言不及。旣散屏退衆人。乃與老和議此事。老和曰。蒲柳弱質辱承抬舉。敢不從命。惟燕雀恐非鸞鳳匹也。魯兀曰。休得謙讓。余意已決。乃另除別室與彼父女居住。吉成禮老和因是辭去車站事務修養培家。而五娘子之名。因是大謠嘗語特勒曰。犯罰之事勿作非分之事。勿爲吾家。雖非大有。已是小康。何義。尚戀棧乎。特勒曰。余蓄此意久矣。奈相從數百戶。何以解散。五娘子曰。事亦有法。再待機會可也。次年四月二十八日東省某總督權幕王某爲主人營緣某事進京。斡旋挾資鈔二十萬特勒與妻。

議五娘子曰翁云何曰囑余去惟此項鉅款防有鑣師五娘子搖首曰此必無之事非系現金何用人保既是賊銀亦非莊票仔細思之必鈔票也雖然余來此未作一事久有報德之想祇須二十人妾一行可耳特勒曰汝自去恐不敵五娘子大笑曰賊匪豈尚有師傳耶至時五娘子乃領一隊伏於京奉路側未幾車果至方馳騁問五娘子已率衆登卽從王某手中將手提箱取而遂下王某駭極竟不敢抗前後之三四等車竟未有知者及歸乃百元紙幣兩千紙於是與魯兀父子協議以十萬金悉散其衆別營生業云

一螺卜彈兒乃一小家子因獵而獲良緣可見世間男女子婚姻皆有定數雖然彈兒將嫁特勒白老和始得免飢寒第特勒若不得彈兒亦不至於猛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彈兒亦魯家有功之婦也

◎鬚帥軼事

鬚帥奉天海城人少微賤恒苦不自給乃依其義父張子雲於遼中遼中瀕遼河之西

遼方遼闊民俗强悍清以前土著盡滿人迨滿人入主華夏後其地始有漢回雜居初

空白页

之仇。今
之恩。
色不
此否。
佛會。

八人餘亦受傷遁去。鬍帥乃從容起整衣而歸。歸時知秦情重大且恐回圖報復益大。集黨徒盡殺仇家然後結陳呼嘯而去。左近之健者聞鬍帥斃回事勇邁絕倫多樂爲之用。從者日衆由是鬍帥遂爲馬傑雄復縱橫豪奢始有今日於戲鬍帥之爲鬍帥豈偶然哉。

塵因。土履霜堅冰其所由來者漸我之積羽。又豈一朝一夕之所成。有清三百年間。淫威虐政。寢假相安。遂養成個人短矮不仁之劣性。酣嬉恬舞。睡面自乾。於戲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若是者又何怪人之嘗試揶揄。侵犯凌虐者耶。鬍帥獨能崛起綠林。雪回之揶揄。抑豪之驕。亂報俄之凌虐。吐氣揚眉一洗積習得不謂之人傑也哉。韓文公曰天下必非常之人乃能成非常之事。吾於鬍帥亦云然。

●杜力山軼事

子俊

杜力山與馮麟閣并雄於世。豪則過之。東省馬傑多出其下。關外婦孺類能道及其爲人也。重義氣。好任俠。勇敢沉毅。不苟言笑。見人不平。輒拔刀相助。不惜怨尤。人有紛難時。遇杜力山至無不立解。甲辰之役。屢助日挫俄。俄人深銜之。每欲得而甘心。苦不得。

鳴呼杜力山危矣

間會杜立山離軍籌防爲俄人所知密派哥薩克騎兵一隊潛往圍捕杜立山不知也是晚天黑如墨時正隆冬狂風怒號大雪婆娑呵氣成冰寒威凜冽於時杜力山方倚斗室吞雲吐霧擁衾橫陳悠然自得意謂房次及門首均有守衛以備非常縱使敵來當亦莫奈我何詎夜深霜重寒度驟增守衛者手凍足僵瑟縮戰慄無已乃稍稍就暖聊避嚴寒稍煖又覺疲憊遂假寐杜立山亦不知也迨俄人潛至圍以數面然後逡巡而進是時風聲馬蹄融成一片守衛適假寐益毫無所覺俄人即乘勢執守衛塞其口以縛之竟不動聲色岸然直入入時見內衛亦然更執之杜力山方朦朧間忽覺風聲中有馬蹄聲刀劍聲橐履聲紛亂雜遝遂驚醒即側耳聽時似囂囂然若有人將掛關而入者疾昂首起視鑿見洶洶者蜂擁而入一碧眼紫髯兒勇躍爭先揮刀猛撲迅若疾電躲閃騰擲均追不暇及自知生死之機祇爭毫芒於時刀已迫近鑿所擁之戈鐵房迎住刀柄隨奮力躍起乘勢將碧眼兒緊緊裹住碧眼兒掙扎時已被杜力山力捺不得脫并順手揭下壁間所挂之鞍韁復猛力用足將衾連碧眼兒一併擲出彼洶洶者適見已乍飄忽如風揮刀疾入倉卒間杜力山已迫不暇抗一轉眼又見一羸

然大物從房中擲出以爲杜力山已就縛矣咸競相趨視當視線集於此龐然大物時馬鉗鞍。有時卸鞍馬必繫之外空鞍必挂於隨身之壁間槍必懷雖嚴冬盛夏勿或間然至是衆將被揭開見是已作驚懼失色急覓杜力山時見其挺立室隅以一手拍馬脰帶以一手持槍向衆衆駭極懼不敢動杜力山乃從容解纏牽馬出斯時圍而待者知守衛已被縛念杜力山必易易遂不爲備迨杜力山牽馬出時圍者始錯愕正欲合圍杜力山已翻身突前手起槍發疾如流星當之者輒仆衆稍稍引避杜力山卽挾馬由大門脫圍出衆追出大門時見杜力山已縱馬如飛龍騰虎嘯而去追之不及始廢然反是役也俄晉薩克兵死傷甚十數人杜力山竟獲勿恙杜力山真人傑矣哉

一螺子聲力山爲關東馬賊之健者聲震一時凡耳其名者弗望風快步然讀其與哥薩克騎兵奮鬪一串不僅勇於武力且係富於智力者誰謂名之一字可以濫得哉。

許蘭洲之與蓋三省

紅劍子 杜力山戰事

功實許之武
少林武醫
所派故其
派中好身
手甚多皆
許所親授

人分所
謂人分所

蓋三省亦
通者不正
法網行亦

許蘭洲魁梧奇偉。膂力過人。少習拳勇精技擊。初得異人傳授。盡內外兩功之長。運氣時。奮臂一揮。百步內簎瓦悉走。善騎射。更能使虎頭雙鈎。旋舞如風。觀者目眩。關內外皆以雙鈎將。許蘭洲呼之黑龍江大。更慕其名。召往治軍。蘭洲知邊省荒曠。民俗淳樸。易爲軍亦樂就之。先是。有蓋三省者。黑龍江馬傑之梟獍也。性狡黠。有胆略。能御衆。輕死。善鬪。人莫敢與之爭鋒。有死黨千餘人。橫行於黑河兩岸。黑河東屬俄境。西轄江省。蓋三省則時而俄。時而江。往來飄忽。出沒無常。江省勦則走俄。燭人逼又還江。兵少則轉被擗殘。兵多又苦於奔命。此雖彼寃。或獲殊難。而蓋三省復姦淫刦掠。擄人勒贖。無所不用其極。俄商江民之受其害者。更僕難數。迨蘭洲爲江省陸軍第一師師長。即以痛勦馬傑爲已任。乃事未發。而蓋三省知許蘭洲崛起於黑龍江。勢必圖已。益擴掠槍馬。吞併小股馬傑殘余。易別強梁。厚集兵力。儼取對抗姿勢。時日俄戰後。馬傑蠭起。逼墮黃市。瘡痍溝目。水深火熱。民不聊生。故蘭洲勦匪計畫。即授先以平定。蓋三省爲入手。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必擒王。方略既定。即出兵兜剿。一經交綏。動爲蓋三省所制。轉戰經年。毫無成績。驚蛇打草。勞益披猖。餘匪更互相呼應。遙爲聲援。蘭州焦思惱。

雖間妙

此之謂大
相扶

不亡可待
如此自信

虛知匪勢之不可以兵力平也乃用離間以匪制匪使人謂蓋三省曰子能指揮徒衆肅清江匪卽予予以團長仍統舊部如允許時資糧屢屢均唯江省是供蓋三省啟勸要以先行接濟以示推誠蘭洲慨然承諾信使往還議遂定不期年而黑龍江之馬傑遂如魯靈光之巍然獨存者僅蓋三省一殷而已蓋三省益自負恃功而誇以爲天下莫已若而又輕喜善怒以意殺人殘忍性成從無顧忌良善者被其蹂躪至不敢聲張地方不能自其事人民莫可攖其鋒祝人民爲頂管等功令如兒戲睥睨驕橫不可一世積案如山官吏相戒不敢發勦之恐激而生變聽之將何以牧民於是軍民兩署聯席會議共相籌策與會者皆面面相覲莫能措一詞蘭洲獨抗聲而言曰可召之來省來時必悉衆相從若然則省軍有監視之便地方無擾累之憂一舉兩得計莫善如此者衆聞聲猶談虎色變均驚悸股慄僉謂商民精華盡薈萃於斯假使引賊入室一旦事出倉卒變生肘腋其糜亂何堪設想持不可蘭洲力闡衆議主召益力並謂倘來時有變我自任之衆不能難議遂定乃下令召之一面遣人游說以詔之曰子旣受撫建勦若不及時晉省就編恐團長兩字終屬虛銜况以子技術之精徒衆之勇天下孰敢

胸有成竹
懼哉
堅子何足

挫誠相期
之存愛才

再三勸勉
許之對蓋
王省省愛
余其不悟
色

懷其異。卽異矣。庸何傷。子其行矣。勿虛爲。蓋三省果自恃。遂坦然不以爲意。挾其衆人。省入時。意興豪奢。趾高氣昂。洋洋然有年大將軍鞭撻上相馬踏皇城之概。道路側目。不敢耳語。蘭洲則殷勤撫慰。歡若生平。然蓋三省每詣蘭洲必扈從甚盛。挾衆持檜。如臨大敵。而蘭洲過蓋三省。則輕裝簡從。毫不措意。久之。蓋三省知蘭洲殊易與。亦翕然安之。於是又數閱月矣。此數閱月中。黑龍江省之搶案。更層見而疊出。商民之控狀多如等片。有司不能理。請於蘭洲。蘭洲召蓋三省諭之曰。子肅清江省。勞苦功高。余久欲免白璧微瑕。殊爲子不取。言次。即將商民控狀。一一檢出。且檢且言曰。此爲省會重地。衆目睽睽。不同荒僻。子所帶來之騎兵。尙望加意約束。勿任肆恣。否則在官言官。體面何有。言未及竟。蓋三省已接榆曉。且面對。渠等連年從戰。爲國宣勞。有事則驅之於疆場。太平乃投之於溝壑。貧不自活。從無人過問。區區者竟有人計較。然則將聽若輩。窮愁潦倒。以終天耶。不然。餉精微薄。其將何以救濟。言時怒形於色。蘭洲復再三撫慰。彼始解顏。日渠等再行劫時。當令稍離省境可也。蘭洲聞之嘿然。俟蓋三省出。決然曰。

言之有理。今之
統兵者。無以
之護身。符

至此。可。不。無。
本。變。之。家。

豫輝成忠。終必曠臘。乃召任巴兩旅長至。授以密計曰。蓋三省及其親隨四人。我自處
其徒衆千五百人。則責成汝兩人。合力殲之。勿任脫出一人。兩旅長依計而去。蘭洲
即東邀蓋三省至。師司令部竹戲渠果挾健卒四人。携槍而至。蘭洲乃設座於正廳。正
廳極宏敞。陳設亦輝皇。蓋三省每至必優游於此。故入座後即竹戲時。天方溽暑炎熱。
翼常蘭洲乃卸去上衣。露身赤膊。似示未挾武器意。蓋三省果不疑健卒均環立門次。
見蘭洲淡然若不經意。遂亦坦然不疑。戒稍懈。至黃昏後。竹戲已畢。即就廳隅設席。殷
勤相款。侍者亦同時邀健卒出就膳。蘭洲親身執壺酌客。并笑謂蓋三省曰。今夕須痛
飲。不盡量者。請渠亦笑領之。言時酌酒於蓋立侍其盡。蓋三省果仰首引頸。不圖蘭洲
疾快人心。乘勢猛力向腦門一擊。蓋三省追不及防。竟應手而仆。撫之已僵。初蘭洲之卸衣。坦懷
示不携槍者。正恃有此。擢堅。擣銳之拳術耳。蓋三省不察。至中其轂。遂使飛揚跋扈之
舉。桀不廢一彈。不折一矢。伏法於不動聲色中。說者謂是亦終凶隙未之報。四健卒亦
同時爲侍者所戮。於時任巴兩旅長各調步卒兩營。機關槍一隊。爆烈彈若干枚。潛至
城外。騎兵圍營房。圍以數匝。各營門口均列置機關槍兩尊。滿裝子彈。迨布置周密已

管得有聲
有色殺得
亦痛快淋漓

龍沙獵馬
也賊之功

人夜深乃將爆烈彈拋擲房頂彈着處即發火步槍及機關槍亦同時發射硝煙彈火突然紛飛天地崩搖喊聲鼎沸騎卒多由睡夢中驚覺衣未反著火已灼身咸冒烟突火猛撲營門時衆已神魂驚散心胆俱落乃甫及營門適與機關槍相值掃射處屍如山積血肉橫飛後來者見狀疾折回越墻圍遁又被步槍排射死亡相踵間有踰垣逃出者亦悉被執於時馬羣驚躍四散竄越鬼號馬嘶慄心剎時迨天明時檢點刑場除當場格斃外因傷而就繫者約三百餘人收捕俱盡殆無一人脫逃於是將被執之人悉數斂之於市曹元惡大憝一朝授首聞者皆爲之稱快跳梁小聰由是亦絕跡焉故終許蘭洲在江之日江省無馬傑之患蘭洲固足以自豪矣

淑枚曰吾聞之盜亦有道焉若夫殺富濟貧鋤強扶弱道人所不敢道平人之不能平是以俠爲盜至於殺人越貨據掠勒贖好人之所惡樂人之所憂是以盜爲盜僥倖而盜者恒有不忍人之心盜而盜者直天下之忍人不忍人之心者人必不能忍其心天下之忍人者人未有不能忍者也若許蘭洲之於蓋三省聚其黨千五百人而殲滅之不遺一遺還可謂心矣雖然脫無蘭洲之忍心於蓋三省而蓋三

省必忍心於黑龍江之細民。其害之烈。將什百倍於其黨者。是則蘭洲之忍。非蘭洲之忍。實蓋三省之忍。有以致之也。吾故曰。天下之忍。人人未有不能忍者也。

●張勳與十八盜

子俊

十八盜者。乃合十八人。以行劫於吉林之東山者也。凡東清路線。自哈爾濱以東。皆爲東山。東山地處荒僻。聳巒翠屈。曲盤紆東。清鐵路蛇行於斯。有如雁影橫天。俯仰於萬山叢雜間。時而背下陟高。不啻於絕壁巉壁。時而傾側轆轤。顛播於斷澗危壑。羊腸鳥道。動魄驚心。十八盜乃倚之以爲淵藪。殺人越貨。時有所聞。行旅相戒。商旅裹足。俄人乃於自行客車中。嚴加守衛。以備不虞。一日快車開駛之際。突見乘客數人。屹立於稠衆中。以手槍環擬。禁勿出聲。衆知遇盜。視之車上俄兵守衛。已被盜監禁。不得動客。盡股慄無人色。齒震震相擊有聲。盜乃逐次翻箱倒篋。搜衣檢懷。盡刦客人所有之金帛寶器。從容捆載而逸。逸時盡以面向車。以背躍下。迅疾如飛。瞥然而逝。車駛猶如故也。迨警告停車。搜索盜蹤。而盜已鴻飛冥冥。如是者數見不鮮。俄人苦之。每開車時。先檢行旅。杜盜之混跡。乃開車後。盜亦猶是也。俄人乃拒絕華人乘快車。於是快車中盡

如此身手
可憐

俄人特強
此亦只
得到來手

爲碧眼紫髯兒所獨踞。華人雖憾之。亦莫如之何。一夕快車又駛至穆稜河附近。陡聞槍聲隆隆。起於機關車之前。車手知盜。刦疾鳴汽笛。告警一面。開倒車。圖退還。乃軌條爲盜所毀。車不得動。盜遂攻入車內。刦取貨財。並擄俄巨商數人。從容呼嘯而去。由是吉林派大軍往剿。盜乃竄入峰蜜山。吉軍引還。盜復出。軍至。盜又遁。輾轉數四。迄未弋獲。時辯帥爲奉天翼長。因剿匪有功。改充三省翼長。統率三省防軍。先是辯帥駐節昌圖。因勦匪出防時。其營房爲日軍佔駐。迨辯帥凱旋。日軍不允遷讓。辯帥怒。逕強入之。日軍不相下。乃遣一下級將校。率卒伍數名。均各佩劍。盛怒詣辯帥。意在威嚇。使辯帥懼而引避。甫及門。爲差弁所阻。日人益怒不可遏。瞋目狂呼。直欲排闥入。初不知辯帥之差弁盡能技擊。故日人雖持強終不能越雷池一步。至是日人忿極。遽抽刀刺差弁。差弁托其腕。捽之門外。日軍見之。均揮刀奮擊。亦被差弁捉而擲出。於是日人遂相率竄歸。即集合駐昌圖。日軍圖攻。辯帥亦調遣部曲出而相抗。日軍自知兵力單薄。勝算未可逆覩。急電日關東都督。速遣兵赴援。辯帥亦同時電告政府。釁自日開。因是互築壁壘。各候訓令。戰事未及猝發。余適在奉任教育。見斯案發生。奉人多奔走駭。本色不失。軍人相抗。尙與辯帥有此。

十八盜。計重兵耗幾
幾時餉械而未至。民苦矣。

此一盜

汗若大禍之將臨也者。風聲鶴唳。一夕數驚。既而辛兩國當局之諒解。撤退日軍。棄仇掉好。化險爲夷。遂使最大波瀾歸於平靜。人心始漸就安。於時十八盜正橫行於東山。吉軍屢勦無功。清廷乃調辯帥赴吉會勦。亦所以釋國際之誤會。免地方之訛傳。辯帥抵吉後。始駐節於哈爾濱。與吉軍畫界分任堵截防竄。扼要兜勦。乃開十八盜於拾馬溝。橫道河子之間。復劇戰累月。奉軍多不諳地勢。動輒爲盜所患。盜則來如飄風。去如脫兔。其補充子彈。供給糧糧。尤仰賴於戰線附近之人民。人民雖不堪。亦莫敢予抗。辯帥知盜狡猾。不易成禽。復移節於橫道河子。督促進逼。誓得盜而甘心。久之盜猖獗如故也。辯帥頗憂之。或建議曰。此處山勢險峻。道路崎嶇。兵雖多。無用武地。且盜逕殊巖。得勢則守。失勢則竄。捕之誠不易。易然盜所恃以橫行者。彈與糧而已。若彈盡糧絕。野無所掠。將不攻而自破。故欲絕盜源。必先嚴究民間偷資盜者。一經發覺。殺勿赦。於是則民不敢資盜。盜無資則失恃。失恃必逸。逸則扼要堵截。勿任流竄。盜必成禽。

辯帥極嘉其能。拊掌稱善。隨令各統領依計施爲。惟勿侵良懦。由是通盜之民。日必獲十數起。輾轉株連。死者以數百計。誠浩刦也。盜勢亦果因之而蹙。糧彈兩缺。無可爲計。

勞帥耽樂
年累月餓盛

何降反正
之以法擒而
求而得故迨
十八盜至民
國清安日也者
始作俑也

時天正嚴冬。積雪盈尺。寒威凜冽。刺骨裂膚。而辯山叢雜中。尤莫能棲止。守則無可憑依。竄則勢必成禽。正進退維谷。搔首踟躕。時適吉軍翼長孟恩遠調知盜僅十八。而勞師動衆。窮年累月。卒不能捕其一。亦深以爲憂。於是遣人說降。盜亦知爲辯帥所禽必不免。於此急難中。而有孟翼長之收降殊自慶幸。但奉軍俱扼要環伺。其將何以脫險。亦頗費躊躇。旋由說人將吉軍軍衣潛連入山。十八盜著而混出。奉軍見係吉軍服裝。以爲吉軍出哨。毫不見疑。遂縱之去。盜竟安然脫圍。出嗣辯帥知孟收降力爭無效。頗不平。幾致失和。經人調解。事乃寢。奉吉兩軍連營千里。轉戰經年。死亡者枕藉。株連者以數百計。而十八盜均無恙。誠所謂盜亦有道者矣。

無言曰。辯帥之威能降日人。而不能制十八盜。於以見關外馬賊之不易治也。辯帥之勤。十八盜兵甲非不多也。器械非不利也。糧餉非不足也。胡以轉戰經年。勞而無功。吾以爲與其謂治盜不易。勿寧謂爲政之難。語曰。民不畏威。奈何以威畏之。又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勉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明乎此。則天下之盜當不治。而自戢不然。青紗障起。萑苻滿目。日言治。而不能制。睥睨縱。

自表出身
尚不失英
雄本色

橫目無官軍。又豈僅十八盜而已哉。余走筆至此。余欲無言。

◎徐寶山之與馬賊

適會

東海之裔。有以虎號者。世但知其梟之魁。不知亦爲鬍之健也。聞諸虎之自述曰。予少也。賤習爲綠林。爲官中所得。發配齊齊哈爾。是處多良馬。雖童稚鮮不解馳騁者。北人善騎。信不誣也。予在配所時。亦習此。久之。遂盡得控馭之術。乃結同黨八十餘人。相偕而逃。守吏以人衆。不敢追捕。旣逃出。配所咸欲奉予爲魁。復廣事糾合。不數日。竟達二百餘衆。居邊地久。習聞斷匪之事。因亦效。鬍所爲。沿途打家劫寨。所獲金銀馬匹。無算。

一日遇大隊喇嘛行囊。甚多駝負。巨籠中可容人。意必有珍寶之屬。率衆刦之。盡獲所有。歸而啓視。巨籠中皆係婦女。問其所以。蓋皆出自良家。爲喇嘛所掠劫而來者。予徧詢里居。遣人盡返諸其家。一時義聲徧遐。居然亦古鬍界一部分。事爲羣鬍所聞。咸欲得予甘心。蓋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也。一日至某地。一鬍來訪談。頗譏南人之不善乘騎。予不能耐。憤然曰。汝旣藐視南人。曷請一觀。言畢上馬。往來馳驟者。凡數次。

乃勒馬問之。曰。今竟何如。鬍曰。君馬殊馴。能騎我之烈馬乎。予毫不在意。遽易其馬。甫盜亦有道

萬如是乎者
將軍墮馬
幸不亦云

謀人而
送死亦大
笨伯

此乃襲項
羽故智幸
此誠尚有

據鞍。鬍自馬後猛施一鞭。馬乃大竄不可制。止至夕。墮山澗間。昏迷中。物觸予手。挽之得不下墜。東方既白。始見所援爲樹。而澗深數丈。不可見底。所乘之馬當已爲齧粉矣。幸。峭壁多藤攀援而上。得度。更生。然荒山既無人烟。而又莫辨路徑。即不葬澗底。亦當飽虎狼時。予從人見予不歸。追踪而至。始得出。出險。詢以鬍。已莫知所往矣。自是予右戒心。而鬍之謀。予益亟。有某鬍。以飛毛腿。擅名。綽號追死鬼。蓋水滸中神行太保一流人物也。欵予至其寨中。禮貌甚恭。泊予辭行。日晡在馬上。覺身後一黑影掠予而過。有似飛鳥。予便出手鎗。自後發之。應聲而倒。視之。乃追死鬼也。方悟彼來謀予。幸予先發制人。然而險矣。鬍益銜予。至某地。有大隊。鬍遣人賂書。約某日在某處比武。予探得。鬍之方面。達四五百人。知難力敵。須用智取。於是先戒從人。小心在意。盡將金銀投諸土井中。是地林深。善密。乃將所部之衆。或十人一隊。或二十人一隊。分伏林中。比鬍來爲連環之陣。以逸待勞。節節詐敗。誘其遠出。復遣人抄出。鬍後至。鬍寒盡。將其眷屬。凡十餘口。掠至。予所。予母。其母。而嫂。其妻。膝行進。曰。予與某兄弟也。方擬共圖大舉。而某不。予知竟欲謀。予以予力。不難。併某。其如緣林之義氣。何。因屈母。與嫂。至此。當面請罪。能。

人心不如
漢高之忍
不然殆矣

子鬚亦是孝

徐寶山數
一長嘆未
死尚有當
數前不
死生有
磁花瓶
竟死於
不意

爲予一解此闇乎。言畢大嚎。其母與妻聞予言爲之感動。亦痛哭不已。復大罵某之無禮。其母曰。是無傷我。當遣人喚若來時。某鬚得報。知眷屬有失。大憤戰益力。遇其母所遣之人。至述予相待之優。並責其不應謀予某鬚。將信將疑。及至予所見眷屬無恙。又爲其母所痛責。乃跪予前。請罪。予好言慰之。結爲兄弟。因共至其寨內。宴樂三日。復於土井中取還金銀。整隊成行。某鬚送至數十里外。揮淚而別。羣鬚重予義且服。予智從遇險皆得。不復謀予矣。後二年。潛入關內。復歸故里。及今思之。恍若一夢也。時虎方爲新勝營統領。予與之遇於江輪中。途次無聊。共談往事。後二年武昌起義。虎亦響應。江淮之間。賴其屏障。今小金山下廟貌巍峨。與歐陽文忠公之平山堂相輝映。當亦虎之始願不及此。可見其非凡人也。

無言曰。徐寶山出沒江淮間十餘年。官家捕之急。則殘殺同黨以博官。遂由盜賊爲官兵。勇敢謠詐。人稱爲虎。光復後。一躍而爲軍長。居然以風雅自居。不意善惡有報。古磁花瓶卽作送終之具。此篇爲其自述。如遣送被擄之婦女還家。智取鬚子母妻。大有俠義舉動。較之近日打家劫舍。奸擄焚殺。冒稱軍人者。不能以道里。

計矣。

●盜隱

曉秋

某士人道徑雞爪山。月魄當頭。徒步宵征。俄而野風颼颼。濃雲蔽月。一時昏黑。不辨路徑。狼嗥梟啼。四山相應。心大恐。躊躇之間。遙見一燈熒然。掩映於林中。急趨投之。茅舍枕山圍以竹籬。犬當戶狺狺吠。士人却步不敢進。既而一老道扶印出曰。何處俗子。又來相擾。舉頭見士人叱問。何來。士人進而揖之。謂夜行失道。願假一席地得避虎狼。幸也。老人端相又久曰。可。遂挽某入。且邀以對酌。某至環室中。僅殘書數卷。四壁蕭然。復叩老人姓名。老人持雞助且嚼且笑。曰。老夫姓氏早忘之矣。士人大異。知爲非常人。與論千古興亡。得失。則興會淋漓。若觀火。且曰。國事日紊。恐天下大亂。卽在眉睫。十人謂清帝已遜位。政體共利袁世凱。今任臨時大總統矣。老人愕然曰。外間事變如此。老人伏處山泉。固未嘗有所聞。雖然。世界潮流愈趨亟。專制政體誠不適於二十世紀。清室之亡。不卜可知。今果不出老夫所料。旣而嘆曰。袁性奸黠。後日必蓄異謀。國人奈何。以政事托之。此時又垂亂象。不免相見。以兵士人問強國術。老人嘆曰。非亡國不。

能強中國。一日不亡。一日不能強士人。聞其出言奇特。叩以故。老人曰。中國不患民窮財盡。患在人心。今人心已死。中國軀殼已亡。不可藥救。雖一般愛國之士。鑒於印度。朝鮮之慘。遂大聲疾呼。冀喚起國人覺悟。無如國人了不關心。仍作大夢。若此而欲不亡。烏可得乎。若中國果亡。國人皆受切膚之痛。或可自悔。且突起反抗勢如燎原之火。不可收拾。再建獨立真精神。此時或可遙與美利堅相頡頏。土人鼓掌大喜。曰。丈誠廟堂之器。天生此才。不能問政。豈非可惜。丈蓋出仕爲國家謀。若以閒雲自怡。獨鳴高潔。其如蒼生何。老人曰。否。今之官吏。皆長其喙而壯其臂。老夫豈肯與儉爲伍。士人叩其故。老人曰。喙不長。鳥能吸民之脂膏。不壯。鳥能刮地之皮。若是。乃官吏之能事。老夫何人。尙知自愛。士人告嘆不已。老人豪於飲。至是已醉。伏案而睡。鼾聲如雷。鳴土人獨自無聊。遂取架上書。間展閱。突見書中夾舊函。數十通。函上均書熊彪字樣。知爲老人姓氏。潛讀之。則均商酌刦掠及殺害官紳事。始知遇盜大駭。仍將書安置架上。未幾。老人醒。詫曰。君尙未就寢耶。因伴入一室。使寢。士人無已。惟假寐。然中心惶惶。輾轉未能成寐。天黎明。卽起榻。忽忽辭老人去。後以其事語諸友人。有知者曰。熊彪今已歸隱。而十

年前固一著名馬賊也。

嘯秋曰彼熊彪馬賊也馬賊而能殷殷爲國事慮未敢少忘若衰袞者誠愧莊矣

薛月娥慘史

嘯秋

鄂人俞超先隨父經商東三省深悉關東形勢會袁氏稱帝民軍蠭起伐罪俞默念若能聯合關東豪傑之士奮袂起義遙應西南足可使袁氏腹背受敵斬關直入一掃犁庭斯非最痛快事思定遂於鳳凰城外之某屯號召草莽間志士多似虬髯客者席間俞起立曰今日奉邀諸君以國事危迫思欲力挽狂瀾之意方今袁氏謀國西南義師蠭起弔民伐罪我等亦國民之分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諸君於意云何衆瞠目多不能答忽階前一女郎奮袂曰亂國之僥倖人人得而誅之烏可少懈俞聞之頓異復厲女郎女郎眉目如畫英秀藹然不禁心折甫欲詰其姓氏突聞鎗聲隆隆彈自超先身飛過衆大驚秩序頓亂而超先態度自若極其目力以覓發鎗之人女郎大聲曰俞先生胡勿離此汝命殊危險超先亦曰我固知之然殉身爲國亦不暇擇死所女郎不待

奇任發言
許鬚眉
郎愧煞幾
者爲一女

何等激昂

其辭竟急挽胡走其所蒞會者亦卽時哄散

壯哉女郎
矣愧煞男兒

胡既出險卽乘騎駛去第聞騎後馬蹄得得相逼而來返顧數騎追逐將近遂加鞭飛駛而追者益迫復鎗聲砰然一騎掠身過力拽胡墜馬立躍起胡大駭急迴顧乃前所見之女郎而女郎縱馬向後去益訝其異胡立出懷中之望遠鏡瞭之但見數騎橫穿小徑而竄女郎策馬逐之旣近女郎突出手鎗射擊砰然數聲前者一一墜馬僅餘空騎散駛草野間女郎隨手得一騎復至胡前笑曰先生受驚矣此數騎僨探意欲治先問悶葫蘆一個我亦欲惺惺相惜不淺趁先艷福初見面使可作警戒語人看待超心目中已不以尋常先兒女之清活躍紙

先生如若有危難可至雞冠山下薛家村尋薛定宇之女薛月娥當來相救也言竟而

由女郎姓名
妙口中說出已
妙

突如其来

語動聽
能頑石
點頭

別策馬向深林飛去瞬息不知所之惟聞馬聲蕭蕭與風聲瑟瑟遙相應和而已胡乃悵然獨返

一日胡飲一酒肆中豪興遄發擊節高歌其音律蒼涼頓驚四座忽鄰座一人戟指罵曰何物狺狺狂吠擾乃公心事耶胡怒欲與較論復忖及薛月娥臨別贈言遂隱忍不語既而又聞其人與友言曰君猶夢夢耶今老袁已竊國民國傾覆近在眉睫若不早圖豈甘心自復奴隸之頭銜乎言時憤憤不能止胡聞之益敬乃引咎與之周旋復詢其邦族方知其爲陳元昌新自雲南來者胡益喜默念其自演來或爲西南之黨人特來運動獨立者因問其來之故陳囁嚅不能言胡笑曰我萍水相逢何幸乃爾我亦黨人也陳喜曰果乎胡曰君不信我有證可憑遂出黨證示之陳亦出一紙證之二人益相親愛遂同至陳寓胡至陳邸甫入室見有武士六七人赳赳然似有所待見胡至遂撲之胡力不能禦遂就縛方知又爲間諜所誘矣

翌日胡錮於獄蓋得長官之覆電方敢執法也胡無已幸客囊尙有若干金悉數以賄獄卒密通報於往薛家村而獄卒重利遂如其囑忽一日聞獄卒言將於明日鎗決胡

恐又入牢
籠矣

英氣迫人
宛如紅線
復生

命歟
忽慶更生
又暴死

時大窘。視死如歸。是夜。蜷伏破席中。自怨自嘆。夜已闌。隱約間。馬嘶蕭蕭。自遠且近。俄聞鎗聲。大起似起於獄。未幾。有人持刀執火而進。視之。皆虬髯客也。復有人呼俞超先者。其聲清脆。胡知爲月娥。一時悲喜交集。大聲呼曰。我在此。轉眼間果見月娥披貂。擎踏小蠻靴。躍而前。以纖足踢去。破席挾胡於腋下。飛步出策騎。追風而去。其他皆自後相護。行十餘里。至薛家村。餘黨多呼噓上雞冠山。惟月娥伴胡入寨。與胡更換衣履。並爲之引見。乃父也。薛定宇者。亦馬賊之巨魁也。旣見胡欣欣若有得色。卽命庖人設筵。與胡壓驚。二人抵掌談古今。得失事意氣殊洽。酒半酣。薛舉一觥。謂胡曰。今日爲君再生之日。老夫謹以爲賀。胡再拜而受。重復入坐。暢談忽。胡大呼。復痛不已。頓時暈絕。衆驚救之。已不可得。然而胡究因何故而暴死。卽局中人恐亦多數不能了解也。

初月娥年及笄。父母爲其覓偶。月娥誓曰。兒必嫁一愛國志士。誓不與田舍郎朝夕相廝守也。父母不可奪其志。遂任之。自擇迨月娥見胡後。卽有意與匹閨中岑寂。卽以此意白於母。前母素愛之。不忍拂其意。適胡被陷。之耗至月娥泣求父救父。不允。蓋其欲與胡結婚。非薛所願也。後爲愛女哀懇至極。薛遂佯諾救之。迨胡暴卒。席間時月娥與。

母商結婚事忽聞此變憤慟不欲幸生然胡究因何死則不能了解也無已惟偷生以探其死故遂草草將胡殮葬形若泰然一日忽聞其父母談胡之死故薛曰汝勿管我閒事總之我殺之自有故也其母憤憤欲與爭薛乃獨笑曰卿毋噪我試述其故我猶記我屢年遇胡之父於途刦其金一日我方於某茶樓中爲彼所見糾衆縛我送於官科監禁五年之判此五年中我不知身受幾許痛苦於是恨之入骨屢思報仇不果後探其子名超先復念雖不能殺其父當殺其子不謂月娥不肖竟與乃父之仇人相契愛且許以身我寧可忍乎故毒殺之洩我宿仇絕女痴念耳詎知隔窗有耳一一爲月娥所知一時心痛如割念已欲救之實以促其死也殺之者爲父此憤又不能洩輾轉反側惟以一死謝之思既定潛至後垣至一古井之側哭呼命郎數聲遂奮身而入迨衆聞聲而至拯月娥出已香消玉殞而不可救矣

一螺曰薛月娥乃千古傷心人也有父如此眞月娥之大不幸矣

● 鳳麟閣軼事

馮麟閣亦著名之馬傑凡居處關東者殆無不知之然爲人慷慨好義有古俠士氣善

飲而不常飲。每飲必醉。醉則狂笑而不肆。事亦奇狀也。某年有大腹賈。經商關外。以五十金納一小家女爲妾。賈年逾不惑。而女纔及笄。女雅不願別時。牽其母袂。哀啼不釋。而爲者今女不願爲爾。妾遽別其母。而君必欲強之。毋乃太忍。且年歲不平。並非佳偶。我以爲不如索還身價。聽之自去。爲宜。賈恚甚。強笑曰。能返我五十金。則聽之去。否則未便。蓋賈知女母已以金償債。無從籌還也。馮乃自懷中出五十金與賈。曰可將去此。即女之身價也。賈却退曰。我納此女。係百金。今返我五十金。祇半數。斷不能受。馮無言。索看契約。賈堅不與。馮作色曰。豈無契約。而可售人者。君僞詐也。今人不能領去。金亦不能與君。言次。以金仍入橐中。賈惶恐。遂出契約。証之。馮笑曰。君誤矣。君所納者爲五十金之女。今女身價百金。想別有主者。此女當由予。百金者領去。君納之。女或他去矣。宜速追之。言畢。揮女與母去。賈愧憤交集。大呼曰。五十金。百金。勿干汝事。汝必欲強之。請與一較。言畢。奮臂欲毆馮。蓋不識馮爲何許人。以爲可欺也。馮喝曰。君慎之。否則無幸。賈不顧。舉拳向馮擊。馮一閃。賈拳落空。遂撲地。馮乘勢舉。一足踏其背。賈乃不能少。

動乃哀求乞恕良久馮遂釋之迨賈起立時彼女與母均不知所之但見觀者如堵均拍掌譁笑曰此馮老大也汝有目無珠遽欲批龍鱗而拈虎鬚耶賈大驚急抱頭自人叢中竄去馮亦一笑而已也

一螺曰馮於關外戎伍間素有義聲讀此即可窺其一斑矣

●小俠客

嘯秋

帽兒山馬賊方千任俠好義名滿關外時年祇十五有小俠客之譽年少而好飲每飯必酒非數斤不能潤其饑吻故時人益奇之一日經某紳宅聞哭聲甚哀嬌楚若似女子方心良不忍遂升樹探視則某紳正握一女子之髮持鞭擊其背女子年才十三四束裝似婢哀聲求恕若不勝痛苦者方遂出鎗準某紳冠射擊砰然冠落紳大驚急拾冠察視知受鎗彈立棄此女抱頭竄方時亦返迨夜深復逾垣入升樓竟入紳之寢室時糾熟睡出筆大書牆上曰「今日過汝門汝方鞭朴婢女女亦人之子豈禁汝粗暴敲打耶本當置汝死地姑念初犯僅擊汝冠相儆汝其慎之」書畢翩然而去翌日紳晨起見之大驚適其婢持水進見之亦有得色蓋婢亦識之無也紳老羞成怒遽提

參極紳實
可殺

以下酒可
以大快事

壺。追。出。猛。力。向。婢。擲。去。壺。碎。如。粉。婢。腦。漿。迸。出。立。死。紳。命。僕。埋。諸。後。園。並。戒。勿。聲。張。蓋。
素。耳。方。千。名。恐。爲。所。知。也。閱。數。日。方。恐。紳。更。與。婢。爲。難。時。入。紳。宅。果。不。聞。哭。聲。心。竊。喜。
徘徊。至。後。園。忽。見。地。上。新。土。一。坏。似。有。人。掘。而。覆。之。者。疑。之。拔。劍。掘。土。數。尺。見。衣。角。露。
出。更。掘。則。見。女。子。足。遂。竟。之。乃。赫。然。一。陳。死。人。也。血。跡。模。糊。不。能。辨。認。最。後。始。辨。爲。所。
見。之。婢。女。遂。大。憤。復。念。紳。既。能。殺。彼。其。必。亦。能。殺。他。人。遂。於。原。地。更。掘。果。又。見。一。尸。已。
腐。敗。衣。裳。灰。敗。尙。能。認。爲。丫。環。更。掘。則。骨。骸。累。累。不。成。爲。形。乃。一。仍。爲。掩。葬。復。出。其。
宅。迨。夜。入。紳。室。時。紳。方。擁。愛。妾。笑。談。忽。窗。戶。自。啓。有。人。形。如。飛。鳥。破。窗。入。驚。呼。之。方。已。
揭。帳。一。手。握。劍。指。紳。曰。汝。於。後。園。所。埋。者。何。物。也。可。斷。送。汝。手。不。殺。汝。何。以。慰。
冤。魂。言。畢。握。其。髮。拽。於。床。下。揮。劍。殺。之。其。妾。驚。號。方。止。之。聲。不。爾。者。行。且。殺。汝。我。
方。干。者。殺。汝。夫。者。我。也。言。畢。握。筆。濡。血。大。書。於。牆。曰。『殺。婢。者。某。紳。殺。某。紳。者。方。干。也。』
一。寫。畢。縱。身。去。從。此。不。光。顧。斯。宅。矣。

一。螺。曰。小。俠。客。人。小。志。不。小。也。吾。國。若。出。再。生。什。伯。千。萬。之。如。小。俠。客。者。殺。盡。一。
般。爲。富。不。仁。之。縉。紳。官。吏。方。可。得。天。地。之。平。

燕子

一日哈爾濱教場不約而聚者數千人。均交首接耳。竊竊私議。更大呼曰。燕子鎗。決矣。天道安在。或曰。燕子而可以死。誰不可死。衆議大動。憤憤之狀。見諸詞色。未幾。武士擁一健男子至。男子氣度軒昂。容貌英俊。雖去死不遠。而毫無餒色。伊何人。蓋卽燕子也。衆見燕子。或脫帽。或揚帕。表其尊敬之意。燕子則微笑。頷首似與衆爲禮。既而忽潛然淚下。或曰。燕子汝死我等甚憐惜。汝亦可無恨。今奈何泣。豈畏死耶。燕子搖首曰。非也。我人奔走江湖。早置生死於度外。今死猶如歸也。我何畏。但家有老母。年七十矣。我菽水之供。無時間斷。我而死。誰奉我母。可憐我母難免填身溝壑。是以泣耳。言畢。復泣。衆亦唏噓。燕子復謂行刑者曰。我囊中尚有錢數串。可以半數遺我母。半數則汝將去。以爲酬勞。行刑者領之。燕子笑顧衆人。若辭別然。乃垂頭不視。行刑者發鎗數響。燕子遂倒地。衆多下淚。相顧曰。燕子死矣。燕子死矣。

燕子者。不詳其姓名。以腰瘦骨細。身輕善蹤。故人贈以此名。燕子素爲馬賊。然潔身自好。不苟且。刦財。至於小民。無不盡力周濟。不少有吝色。而貪官惡吏。惡之甚。屢思陷之。

死。然終苦無術以捕且燕子惡俄人尤甚常刦其財物事洩憤俄人不勝其擾乃與中國官吏聯絡大索之然燕子行蹤靡定動定無常雖官吏僨騎四出無由得其人者一日燕子之厄運至矣蓋燕子有所歡在某處是日燕子宿其家天黎明燕子急欲出所歡留之燕子曰昨夜聞外間馬蹄得得終宵未已此或仇者之探騎也不早離此事恐變因躍馬馳騁去至車站方欲上車忽有武士數十人擁其側騎兵復堅圍之遂就縛焉

堂堂大國四字我國民當之無愧否生死關頭不爲所動一賊祇爲利人而賊之能下字於額汗對

燕子既被捕俄官與華官會審俄官訊曰汝何不下跪燕子嗤然笑曰我堂堂大國民豈跪汝碧眼兒者俄官曰汝曾犯刦案幾次從實招供燕子怒目曰我中國人當中國人訊我犯刦案與汝何干俄官無已誘之曰汝實供我可爲汝成全須知華官不敢抗我命也燕子憤然曰犬羊殘種敢辱我華官耶言未竟舉足力踹俄官之公案案片片碎俄官大驚返身走避燕子舉手上械欲擊之爲武衛所阻燕子急甚詈罵不絕口華官恐甚懼釀交涉乃呼曰燕子汝來我語汝燕子聞爲華官呼立反身至前頹然跪案下華官曰燕子汝知罪否曰小人爲盜安得無罪華官曰汝旣知罪能一一語我否

燕子遂歷供所刦之案不少隱。諱華官曰：汝已實供當論死。汝服否？燕子慨然曰：犯國家法受國家刑當也。無所謂服與不服。華官乃命差役押於獄。閱二日，遂宣布死刑。

一螺曰：殷殷以國爲念如燕子者，慚死一般。賣國奴矣。

●白毛公子

嘯秋

距延吉四十里有鎮名保安。鎮之西有廢園焉。昔園爲某親貴產。某固顯宦權勢傾一時。以不歡於帝后。被褫職。乃營是園爲退隱娛老計。相傳數百年。園已屢易其主。曩日之亭臺池榭已傾圮荒廢殆盡。蓬蒿遍地。荆棘塞道。其一種淒涼景色。殆難描摹。一夕秋意已深。半規新月。淒然照女牆之西。一男子錦衣繡服。跨壯馬。飛駛止園外。一躍下鞍。昂然直入園中。舉目四顧。似有所覓。已而步入一假山之頂。倚亭吹唇作聲。其音戛然如新。燕呢喃意謂其意中人聞此聲必姍姍其來也。復注視園外。日光炯炯。狀乃絕痴。默念此一分鐘之光陰。若人果翩然而至。可絮絮談其甜蜜之情話矣。正默忖時。微聞足步聲由遠而近。月色澄澹之中。果見一女郎。忽忽進園。月下樹影。若爲其纖足。一踐踏而過。穿林過樾。裊裊如行雲仙子。彼男子似得其至愛之寶。待女郎近。脫冠盤。

我亦以爲
怪也

折致其殷勤之辭。顧女郎若未之聞，發其悲哀之響。曰：「外間事如何矣？」男子愕然有傾似深怪其奇突，復慰以柔聲曰：「革命軍雖已起，事然所惡者，一般貪官污吏及忠於滿清甘爲漢奸者，然終不克自悟耳。」言未竟，女郎嗁嗁泣。男子自知失言，復語曰：「令尊雖爲官吏之一，然已革心洗面，痛改前非。革命軍當不致加虐待。即使令尊瀕於危險，予獨忍袖手旁觀，不援以手乎？」女郎聞其語，始止泣。秋水盈盈，頻睨男子，感激之意，乃不期而流露於神色外者。但悲哽於喉，不能發爲申謝之語耳。此時二人轉覺無語，默視山間泉水潺潺，宛轉流入池中，彷彿此不盡之源，足以傳二人之素心也。女郎痴立移時，覺夜涼侵人，不勝其寒，乃微喟而起，別男子徐徐卸其冠，自冠上取一白色翎毛，以授女郎，曰：「爲有變故，可持此至保安鎮第六家一裴姓老人處，予當立至。」女郎受此白色之翎毛，則立變其容，失聲曰：「噫！我識君矣。君非白毛公子者乎？雖然，我自見君子茲數月，情不可謂至摯，誼不可謂至厚。君奈何不據實以相告？今我已識君之眞面目，君尙有何辭推諉乎？」言次，嫣然一笑，翩然出園。男子亦微笑目送其去，已遠，亦跨馬向深林中騁馳去矣。

原來是書
中主人翁
也

白毛公子者。應志清也。其父曾任某邑之令尹。與某大員忤。遂落職歸田。後復遭回祿。之厄。家產蕩然。立椎無地。憤而仰藥死。時公子年纔十六。子身無依。流落爲匪。有胡天驥者。馬賊之魁也。見公子竊愛好之。時周以衣食。公子感之。遂以師禮見天驥。天驥精武藝。技在關東二天之上。二天者薛天、喜朱天祐也。公子旣從天驥游。不數年。幾全得其術。自是聲名大起。關外人民無不知馬賊中有公子其人者。公子慷慨好施。有俠士風。遇貧苦者輒傾囊相助。路遇不平。拔刀相向。非事得其平。不止。由是一般小民。益奉之爲神聖。以其出外。冠上必帶一白色之羽。均呼之爲白毛公子。初。有某府太守。徐某性貪婪。民怨沸騰。不理衆口。某仍不稍稍歛跡。然江湖豪傑。垂涎於某者。屢思圖之一日。有馬賊二十人。馳往其宅。大肆搶刦。適某太守。一在宅中。遂爲所獲。咸以巨索縛之。欲擄之去。時某有女。名純碧。聞耗。奔出抱某痛哭。方喧嚷間。公子適自門外過。聞有哭聲。掠身入。欲一探其詳。見純碧擁父哀號。曰汝等既刦我財。豈尙不足。必欲掠我父去。何爲。我父老且病。汝等可速釋我父。累積黃白物。可將之去。所不計也。如必欲擄我父去。請以我身代我父。而得生。我雖身受寸穢。不但無所恨。且感汝等之意。良厚也。夥中。

有頭目某者聞其言怒甚遽持鞭猛擊其背而欲奪某純碧忍痛哀呼抱持益力某愈怒厲聲曰小姪子敢違我命先請汝吃一刀言次遽自腰間拔出一刀飛向純碧頸間揮去刀將及其頸忽鏘然一聲如穿鐵石刀應聲落地細視柄則依然在握方驚異間瞥見公子立在旁手握一劍凜然有怒容方知刀已爲公子之劍削斷矣蓋公子聞純碧語慷慨激昂不期私心傾服復窺其貌則雪膚花容不可逼視覺曠世無其儕度年齡約在月圓之候當被賊鞭撻時宛轉悲呼玉容無主尤堪惻憐及見賊拔刀將殺之其生命卽在瞬息一時情急遂拔劍飛擋之此時羣賊見公子在側不知其何從來一時慌張萬狀均退後數武俯首無辭公子不語移時輕輕將劍安置腰間厲聲謂衆曰殺不義人刦不義財固爲豪客之事但此楚楚女子無罪無辜加之以鞭撻尙謂不足必欲殺之究據何理某頭目盤折謝罪唯唯不迭公子色稍霁復曰諸兄弟駕臨至此想必以爲某貪財枉法不齒於人故特來有以懲之雖然諸兄弟有聞某已一反前非今乃一清廉之官吏乎君子不求已往諸兄弟不必苦與爲難也衆相覲良久無已惟撒手去時純碧心感公子救父之恩乃含羞而前延公子上坐復將父縛釋之時某

此語殊溫
存體貼

太守已驚駭過度。戰慄不能語。乃扶入臥室。純碧復出堂謝。公子方欲啓齒。睨見公子玉貌渥丹。秋波涵綠。神情渙發。未可正視。芳心恍惚。無定兩頰。大紅力自鎮靜。不知語之何白。公子心知其嬌羞不欲相窘。乃起立答禮。曰。暴客無禮。女士受驚。純碧曰。幸賴俠士一家得慶。更生將何以報。公子曰。除暴安良。本我人分內事。况爲女士事乎。區區之事。何足掛齒。時則暮色蒼茫。已至上燈之候。二人略語時許而別。從此兩心相悅。感受之情益密。公子時來視純碧。來時必至。保安鎮之廢園中吹唇作聲。以爲暗號。蓋純碧之宅離園不遠。往來甚便也。

烽火漫天。煙雲匝野。轟轟烈烈之革命軍。崛起於關外。滿將軍某。轉戰不勝。兵潰散。某子身潛逃。不知所之。革軍首領藍天蔚。擁爲都督。藍分派勁旅。往占延吉。延吉官長已聞風出走。城不戰而下。時駐延吉之革軍統將爲余季龍。乃一馬賊也。以餉糈缺乏。四出募捐。聞純碧家擁有巨資。且素惡純碧父某之劣跡。乃派兵往某家捕之去。擬勒索其巨款。欲殺之。純碧目睹其父被捕去。知必無幸。乃哭幾失聲。繼念徒哭何益。轉念間忽嫣然作淺笑。一若已由悲觀而入於樂觀。一切危難若無所畏懼者。纖步姍姍疾向。

保安鎮第六家去既至見門首高懸紅色紙條上書三義興餅店五字一時不暇詢問直入之舉其銳利之目光周視一匝似無所見不覺雙眉頓蹙若失色狀時店中人方圍爐烘餅驍兒一絕麗女郎入店方疑其來惠顧餅者遂紛紛與論餅值碧純曰我非購餅者我欲尋一長髯之老人有要事商也衆置餅復答曰豈裘老板乎碧純曰然入後傳語未幾一鬚眉皓然之老者扶杖出碧純檢衽曰是即裘老伯乎裘曰不敢身是也但女士至此有何見教言次舉其黯淡之目光以視碧純乃立見其錯愕之態碧純不語自懷中摸索出一物以遞與裘裘接置鼻端視之則一白色之翎毛領首笑曰女士其有患難事需公子乎女士勿驚老身當遣人立往招之言次其態度慈祥似深憐惜者碧純得其安慰轉復悽然依身於裘側彷彿當年見其親愛之老祖父失聲曰老伯救我我父已……言至此聲哽不能續裘以掌資其背曰汝父如何盍相聞純碧忍咽而言曰我父已被捕須速往救不則恐……恐爲所殺矣裘曰然則老身立遺人往求救於公子公子至事必無礙女士其勿過悲言畢立喚一人至以翎毛授之其人受翎毛似早會意返身出門去裘見其人去則屈其手指作計時狀顧謂純碧

曰。再。閱。一。小。時。公。子。必。來。女。士。可。返。家。靜。聽。好。消。息。可。耳。純。碧。始。唯。唯。退。

情將不公子一
何知純碧笑
以爲

公子洵多
請人

風聲。鳴。鳴。間。以。馬。嘶。若。遠。處。漸。漸。而。近。幕。有。一。人。策。怒。馬。穿。林。度。越。而。來。至。保。安。鎮。一。家。門。首。下。馬。入。門。此。人。爲。誰。則。讀。我。書。者。即。白。毛。公。子。也。蓋。公。子。在。家。聞。有。人。自。三。義。興。來。者。傳。之。入。則。其。人。進。一。白。色。之。翎。毛。公。子。知。純。碧。必。有。變。即。馳。馬。至。純。碧。家。相。探。問。也。公。子。之。至。純。碧。家。此。番。爲。第。二。遭。純。碧。趨。前。迎。之。遽。握。其。手。曰。我。父。如。何。得。已。脫。險。否。公。子。愕。然。似。不。解。純。碧。乃。詳。道。其。父。被。捕。事。公。子。自。忖。捕。某。者。爲。余。季。龍。季。龍。素。強。悍。逢。事。獨。斷。不。從。人。言。恐。難。爲。緩。頰。則。微。蹙。其。眉。引。以。爲。憂。然。不。欲。賄。純。碧。戚。而。傷。其。心。則。復。作。其。美。倩。之。笑。曰。我。以。爲。若。何。重。大。事。些。微。小。事。何。足。驚。惶。我。當。往。季。龍。處。一。走。索。汝。父。偕。歸。可。也。純。碧。聞。語。芳。心。自。慰。欲。擇。一。相。當。之。語。以。謝。公。子。一。時。芳。心。禁。如。亂。絲。卒。不。可。得。公。子。曰。此。時。我。須。立。往。季。龍。處。以。救。汝。父。矣。蓋。公。子。之。手。爲。純。碧。所。握。不。能。遽。去。又。不。敢。啓。諸。口。命。其。釋。手。也。純。碧。領。首。曰。然。君。可。立。去。言。畢。而。見。公。子。仍。立。於。側。頰。紅。耳。赤。似。欲。語。而。不。能。語。者。純。碧。大。訝。之。一。時。難。測。其。意。有。頃。忽。憶。及。公。子。之。手。爲。我。所。握。未。釋。乃。大。赧。釋。之。公。子。睨。之。一。笑。轉。身。而。去。純。碧。目。送。之。直。至。杳。不。見。

影乃已

季龍之言
說得有理

公子往見李龍。道其來意。季龍有難色曰。如某者。一汚吏耳。在理當立殺之後。沒其產。今我軍不遽死之。亦聊存忠厚之道。兄來說。如某可助我餉糈若干者。可貸其一死否。則不敢從命。時公子大失所望。有頃曰。言固是。但個中却有隱事。兄若殺某。是與弟爲難耳。此事兄當助弟。一臂不然。請從此絕。李龍大笑曰。個中又有何隱事。請詳告之。公子道。與純碧友愛之意。季龍冷笑曰。大好大好。我當爲兄恭賀。雖然。方今義師崛起。正我輩用武之秋。立功建勳。始不負爲丈夫。子今兄計不及此。乃爲兒女私情所惑。亦太自薄矣。吾願兄以愛女之情。移之愛國爲得也。公子憤愧既久。而言曰。兄未免辱我太甚。兒女情長。英雄不免。我之子女不足爲玷。某爲不肖官吏。言固信矣。然兄可聞某已。一洗前惡。勉爲善良者乎。不追既往。仁者之道。兄必欲與之爲難。毋乃不仁。况爲惡固當罰爲善。亦當賞。兄旣以其惡而罰之。殺之斃之。惟兄是命。然弟試問其善。將何以賞之乎。若謂有罰而無賞。則非我輩大丈夫所爲事。至謂兄不念其善。祇計其惡。則兄今爲革命軍長官。固善矣。然昔日焚掠淫亂其罪惡。不尤較大乎。然則兄將數某之罪而殺。

公之言
說得有理

之弟獨不可數。兄之罪而殺兄乎。言次輕輕拔其利劍於鞘以鐸逼李龍項。李龍大懼。四顧無人知不能敵急起遁走。公子前執其領。季龍猝不可脫。哀呼乞釋。公子笑曰。若是鼠膽無用亦可爲革軍鉗子乎。復正色曰。汝能釋某則我釋汝。不然我劍且立下從乎否乎。請一決之。季龍唯唯不迭。立喚僕役傳某至。未幾某戰慄至蓋方自獄中出誤爲將就殺也。公子旣見某亦釋季龍。季龍驚悸之餘恐公子再來尋仇殷勤招待款待備至。公子遂泰然挾某而去。純碧旣見老父無恙歸來則芳心一寸愉快無似某以疲憊入內就寢。此時一精美之室中祇有公子與純碧二人密語。窗帷低垂。微聞其聲。喁喁對面。一玻璃鏡射見一雙玉人方並坐倚肩行其神聖之接吻禮也。

一螺曰。白毛公子一多情好義之士也。吾讀此篇亦不禁爲之神往。

朱門慘變記

嘯秋

奉天臨江之西北有泥秋溝。臨溝有米家屯。青山矗立。綠水環繞。地至清曠。然人烟無多。寥寥數十居戶而已。此數十居戶中富者幾户。其大半餘者荷耒耜。披蓑笠。以從事於畎畝溪澤間耳。詎知此村中忽發現一可驚可怖之事。遠近數十里聞信而來觀者。

途爲之塞。凡知其事之詳情或曰觀其慘狀者靡不驚駭萬狀。瞠目咋舌蓋其事爲社會間所罕見者也。

淒風颯颯冷雨綿綿一宅之門首橫陳一屍血肉狼藉作殷紅色面目模糊幾不能辨惟察其衣履似陸軍式旁一小婦席地坐散髮披肩對此殘零不完之屍骸號啕大哭淚漙漙下衣襟盡爲之濕一時觀者環繞相顧慘然間有村嫗鄉婦聞少婦喃喃作勸慰語者亦有青年婦女三五輩同聲嘆息代爲掩淚者此前清光緒年間事也。

斯宅之主人米姓昆季二人席先世餘蔭擁資十萬其父芥祖咸在朝鮮營珠寶累年盈餘積此鉅產兄鴻祉年三十餘整理家務終歲不出一步弟鴻祐年纔二十餘好武事曾在陸軍學校卒業好以其技炫鄉里每於夕陽西下時練習其技如是始無虛日嘗大言曰大丈夫能殺賊百萬痛飲策勳酒豈不大快不爾者梟胥小之首斷奸宄之骨亦足快心於一時鴻祉屢戒之曰吾家富有甲一方窺視而艷羨者所在皆是脫綠林客來席捲一空從而籍弟之曰弟復將何辭以對鴻祐時冷笑而不之信。

銀漢星稀萬籟俱寂鴻祉方擁被臥忽聞門外譁噪甚浸假聲漸近未幾叩門甚厲鴻

居
擇
盜
然
開
門
能
猶
是
想
手

社。固。知。其。爲。盜。出。而。抗。拒。勢。當。不。敵。然。聽。其。搜。羅。則。凡。衣。服。飾。具。金。銀。珠。寶。之。屬。行。將。
入。他。人。囊。橐。一。時。進。退。維。谷。籌。思。顧。苦。繼。而。自。語。曰。是。矣。吾。將。以。少。數。者。保。全。大。數。也。
乃。披。衣。曳。屣。出。大。呼。闔。人。速。開。門。迎。客。入。客。非。有。惡。意。者。何。懼。爲。家。人。相。顧。駭。怪。威。畏。
却。不。敢。前。再。三。促。之。不。前。如。故。乃。親。出。款。關。一。時。蜂。擁。而。入。者。多。虬。髯。繞。頰。軀。幹。魁。梧。
勢。甚。兇。悍。鴻。祉。乃。前。行。長。揖。曰。客。來。冒。霜。露。犯。荆。棘。栗。鹿。征。途。闊。憩。莫。甚。靖。少。息。俾。主。
人。得。盡。東。道。之。誼。可。乎。盜。出。不。意。均。唯。唯。入。座。鴻。祉。親。上。雨。前。茶。並。進。雪。茄。乘。間。叩。其。
姓。名。其。盜。魁。曰。我。黃。金。標。也。曩。年。曾。在。丁。汝。昌。部。下。充。海。軍。軍。官。甲。午。之。役。我。軍。大。敗。
丁。自。戕。我。痛。國。事。不。可。爲。投。海。欲。自。盡。遇。人。救。起。自。後。灰。心。世。事。遂。投。身。綠。林。雖。然。非。
我。志。也。不。過。暫。時。托。跡。欲。待。時。機。他。日。隨。國。人。後。爲。越。王。會。稽。之。報。一。洗。前。辱。是。我。素。
心。耳。鴻。祉。聞。而。敬。之。唯。唯。稱。是。時。羣。盜。均。挺。身。起。將。顧。主。人。之。室。盜。魁。呵。止。之。曰。米。先。
生。待。我。等。殊。不。薄。寧。可。以。常。人。相。視。衆。遂。止。既。而。鴻。祉。出。酒。欵。待。熊。掌。鹿。脯。雞。肋。鷄。肪。
極。看。饌。之。美。奉。觴。勸。客。幾。忘。座。中。人。之。爲。盜。矣。酒。半。酣。鴻。祉。顧。謂。盜。魁。曰。壯。士。不。幸。丁。
此。時。艱。逼。而。走。險。初。非。石。已。僕。何。敢。以。此。醉。壯。士。然。爲。壯。士。計。有。不。能。已。於。言。者。壯。士。

數言能將
可見強盜說走
亦有人心

固豹虎之姿棟樑之材一世之雄也脫能提三尺劍奔走中原茫茫塵海豈乏阮氏之青眼相視會見一鎗著勇三箭興歌建不朽之功業邀朝廷之上賞方不負此身即不然佃田漁獵權衡子母縱不能稱豪富亦足自保饑寒固丈夫不得志之所爲也若夫藏身山澤寄跡蓬萊縱有巨利可圖而等性命於鴻毛却非處身之道竊爲壯士不取脫壯士能摘採僕言者願獻千金作壯士營業資壯士其許也否盜黨聞言咸欣然作鶩鶩笑惟盜魁曰蒙先生不棄欵以酒食賜以教言人非木石能不感激惟是僕固非碌碌者讀聖賢書亦粗解大義徒以生此末世一腔憤懣無以發洩借此聊以避世豈我之志哉既承先生指示金玉之言能不拜領但千金之賞取非其義寧我所敢受先生果有意可將此金作爲地方公益費可也與之再三卒不受五鼓垂盡始欣辭率衆而去。

鴻盜之來米家也鴻祐適外出翌日返鴻祉語之鴻祐嗤以鼻且曰阿兄胆何怯是烏合之衆何懼耶矧行劫于國法縱之愈滋脫予未他去將一一殲之若輩早登鬼籠矣鴻祉知不可理喻不之答適某日盜魁率三四黨羽過米家入內謁鴻祉正歡談間鴻

少年通病
少言炎炎

爾何出言不遜
不情乃

盜魁量大
自是大丈
偏要自大
近友
殺身之兆

祐大步出鴻祉。指謂盜魁曰。是我弟也。盜魁起立。含笑曰。原來是先生介弟。失敬。失敬。復叱衆曰。汝輩何蠢。蠢貴人在前。猶復痴立。盍以禮見。衆遂脫帽盤折向鴻祐行禮。鴻祐直立受之。且厲聲曰。我不須爲盜者禮。我復謂盜魁曰。汝須知此間非汝輩可往來者。速去毋少怠。言畢拂袖入。盜魁愕甚。其黨則愧憤無似。欲與爲難。因畏盜魁不敢動。鴻祉色稍變。立爲謝罪。盜魁亦莞爾笑。若不介意。且曰。少年氣盛。大多若是。不足相責。介弟骨肉。亦爲有用之材。先生有弟。我當爲賀。言畢拜別而去。去社乃憤憤然謂鴻祐曰。弟無理。乃爾死日。且至矣。若輩受汝辱。豈能甘休。我恐轉瞬間滅門之禍行將實現。於我宅矣。汝知此人爲何人。彼能受汝輕薄者耶。鴻祐怫然曰。若爲一盜。便張皇如此。兄誠懦夫。不能任大事。今有弟在。兄請高枕無憂可也。鴻祉憤懣殊甚。一時不能與辨。惟恨恨相視而已。

閱數日。鴻祐適在野間散步。突有人持棍。自身後猛擊之。急反顧。見盜二十餘人。即曩日登門之盜。均持械。向前撲鴻祐。知不能敵。卽飛遁。聞羣盜呼囁。相追奔益速。幸不爲所及。及至宅。急登樓。取連珠槍。禦盜果見衆盜皆歡騰。田野間鴻祐出其不意。迭擊十

事
好漢所爲
箭傷人非
出人不意
謬所謂暗

餘響盜應聲倒者七八人餘驚逸去

滑稽之極
但恐自己
要嘗衛生丸
了了

一日天色微明晨星將隱鴻祐方擁妻作黑甜鄉遊忽聞捶門聲甚厲鴻祐自夢中驚醒知爲昨日殲盜事其黨徒來復仇立披衣起實彈以禦且行且語曰豈衛生丸不能遍享若輩若輩以爲不公平乎正行間衆盜已破門入鴻祐乃臨窗射擊詎知盜亦負火器來者相率還擊一彈中鴻祐頰負痛而倒自窗檻墜地衆紛前執之拽之門外一盜大呼曰兄弟爲其所殺者二十人亦當以二十人之槍傷還之此言一出衆持槍者紛紛射擊瞬息間鴻祐身中數十彈體無完膚衆猶以未洩其憤時鴻祐已聞聲出視見狀大驚莫知所措鴻祐妻亦出門視之見此慘狀號慟欲絕衆盜環立屍旁相顧而笑若以爲奇觀者方擾攘間忽一騎疾馳來其人止其門首衆視之則盜魁也但見盜魁怒容可掬目皆盡裂厲聲謂衆盜曰汝等須知殺人必奉我命今汝等不有我命何得直行况死者之兄係我之好友死者雖殺我黨人命其兄懲治可也今若是我將何以對其兄乎汝等對於私仇則孜孜圖報可知今日之時非報私仇之時乎東鄰一再欺我肆其鯨吞狼攫可辱之事有甚於此者比比汝等能對此公仇力謀報復乎則我甚

我同胞四萬萬
共此言

嘉佩衆盜。附首無詞狀。甚惶遽。盜魁復前謂鴻祉曰。先生恕我。我不能約束部下。致釀此變。我心滋歉。我必將部下有以懲罰。稍贖我過也。時鴻祉已嗚咽不能成聲。盜魁乃呼其家人扶之入宅。已復躍上馬鞍。率衆盜疾向綠陰深處而去。後竟不知所之。

瀟湘館侍童曰。曩日遇魏子劍痴於海上。邀入酒樓泥之談馬賊事。蓋魏子來自關外。能以所見所聞舉以餉我也。酒酣耳熱。魏子遂語我此事。歸而濡筆記之。使人知少年氣盛。暴戾自專之徒。未有不償事者。亦當知綠林之中如盜魁之寬和豪俠。未始無人也。

●劉單子軼事

嘯秋

劉單子者。馬賊中之大俠者也。關東人士無不知者。其黨徒不下數千人。皆疾惡如仇。專事刦不義財。於安分良民不但秋毫無犯。且不吝周濟。蓋秉承劉命也。清末葉有知縣仇某者。卸任將歸里。先運行裝。經帽兒山山爲劉之巢窟。黨徒密布要隘。見仇過。乃稟聞之。劉與仇固有舊。惟惡其貪婪。思有以懲之。乃囑使黨刦其財。時押行裝者皆仇之武衛。以人寡。不敢敵。踉蹌逃去。訴於仇。仇檢驗失物。竟爲刦去五千金。懊喪特甚。念

素與劉爲舊雨，自宜保護。今竟刦奪我財，亦太無理。乃躬自上山，意欲索返所失，既見劉歡笑如舊，若無事然。談笑間，劉忽詢仇所轄境內之人民疾苦，一再盤詰，漸至聲色俱厲。仇應付俱窮，心殊惱惱，不能答。有頃，仇不耐，竟向劉索所失。劉笑曰：「五千金耶？已於昨夜償君矣。」君何又復索？至力與辯。劉曰：「此金以僕一時困難，故暫相借，今勿須此。故於昨夜二時，許由僕送君歸。當時君睡興正濃，不敢相擾，但置金於床下矣。」仇不信，爭益力。劉笑曰：「君不信耶？實告君，昨夜二時，許君驚夢醒來，非與妾笑談某語者乎？」君妾非嗔罵某語者乎？設僕未至君室者，烏由得聞此床第間語耶？」劉大驚蓋。昨夜二時，許確與妾相談某語，某語者也。遂忽忽辭劉下山，急返寓所，入內室，至床下尋覓，則果有一長方包裹，在心竊慰，以爲劉果不我欺。惟念包中金數是否，其數乃啓驗之，則破布之中赫然一刀也。寒光閃耀，晶瑩如霜，對之覺血腥觸鼻，陰氣森森，仇心胆俱裂。噤寒不迭，自此臥病月餘，不敢再問失金事。民國成立，仇復任晉省某縣知事，廉潔自守，一反以前所爲。識者謂爲劉一刀教訓之功云。

劉最惡僧，嘗謂天下可盡殺者，惟僧或問其故，劉曰：「僧號最乾淨，實則最齷齪，凡人所

說得不錯
一派禿頭
聞之更有
何說

不能爲之事惟僧能爲之鬼鬼崇崇無惡不作目有學得幾句詩習得幾曲琴思結識文人墨客便目高於頂儼然以高僧自名實則有高僧之名便爲人所注意可以請彼作經事可以爲彼介紹經事得不致悞腹也人以其出語奇突笑而不之辯一日劉徵服游一蘭若見僧侶中有幾人步履婀娜貌皆絕美劉察知爲女直叩主持僧室詰詢僧堅不認劉大憤曰汝尙欲狡賴耶汝如理直者可將衆僧解衣驗之果係男我當伏罪僧笑唯唯突取案頭刀迎面揮來劉急閃避亦拔腰間劍與鬪移時僧不支遽奪門遁劉自後一關僧腦削去其半遂踣地死時寺僧不知有變均聚殿後閒談劉餘怒未息躍入衆中舉劍四舞但見光芒閃閃僧頭落如枯葉計被殺者三十餘人一時血流成渠腥聞遠近而如女子者則均釋之蓋惡僧多托人買民家女或出外誘騙而來削去其髮使作僧裝夜則潛與寢處人不能覺也自劉大殺而後餘皆聞風膽碎不敢嘗試此風遂絕於東三省矣

鄉婦村夫
以媚僧爲
功德單子
僧爲功德
此事以殺

劉少時膂力過人精技擊鄉里敬畏之一日騁馬於野見草顫動疑覩之則男女方野合笑取其衣投至樹梢去男惶遽裸體攀樹取之劉則坐馬上自遠覩之以爲奇觀拍

的是奇觀

此所謂塞
知非福也

掌劇笑不已。男固著名，善解剖也。銜劉之惡甚，屢欲尋仇。會劉馬逸，孤身追之，顏汗淫淫，疲憊殊甚。男遂糾健男子十餘人，圍之，擬痛毆以洗前辱。劉無力抵敵，窘甚。一時情急，智生立脫上身衣，撕作長條，接之長數尺，向衆中亂舞。衆被擊者，立踣餘膽，餽紛紛而逸。劉始安然出險，惟失馬已遠。追之不及，遂恨男亦甚，即返。取刀復至，男家直入其馬廄，擇壯馬牽之，揚長去。男痴視，不取與爭。劉寬步上鞍，畧施一鞭，馬掃塵去，蓋駿物，較失者爲良也。

帽兒山峰巒如列笏，氣象奇峻。半山有深洞，杳莫測。其所窮，惟極處彷彿有光，熹微人多不敢入。內探其勝，劉則好冒險，嘗於一日果腹，僂僵入洞，盡則豁然開朗，別有奇境。見山峰與外間無異，惟多頽折不完。林木無華，黯黑如死。劉大奇，更前行，陡見樹下一獸，黑毛黃尾，圓目銳齒，方俯首，噉殘雪。劉不知其名，潛出刀自後刃之，將近獸，忽覺反身大嗥，奮爪騰身撲劉。劉跌地，大懼，自顧將果，獸腹更無生理。一時情急，遽將手足抱牢。獸腹緊，欲噬之，則不及；欲攫之，則不得。驚甚，狂奔跳躍，力欲擺脫，而劉抱益緊。久之，獸聲嘶力竭，蹒跚不能蹤。時劉之刀尚在手，遂乘其憊，刺之。獸頓斃，劉負死獸出洞，獻

於衆衆服其智勇然劉之周身傷處亦血跡淋漓矣。

一螺曰劉單子畢竟是英雄非可以盜賊目之也。

老少年

嘵秋

徐浩曾任清季邊防軍軍長曩日關心國事爲統將撤之徐遂結黨起事一時事出倉卒遂敗潰徐子身走延吉復投入民黨一日結朋大酌酒甫數巡忽聞簷前有鎗聲咸大愕瞬息之際忽一黑影越過未幾破窗入舉目周示默然擇一位就座舉觴即痛飲數次復行大嚼衆相顧頓異然亦不敢驟詰其姓氏復察之修眉長頤年乃入冠頰下鬟鬟繞兩頰徐端相又久方大笑曰諸君不識耶此即綠林大俠老少年也彼曾入同盟會余固識之諸君勿疑言畢其人笑曰君固識我我亦識君爲徐浩今夕之來蓋特拜謁君耳言次自懷中摸索出一物鏘然擲桌上衆爲之驚咸探首視乃一手槍其人一手舉箸且笑且語曰與君闊別三年此宵相逢實無物相敬聊贈衛生丸數粒爲君壽祝君千古衆失色咸惴惴自危惟徐則仰天大笑自解衣鉗挺腹大聲曰請敢受不辭其人莞爾曰君何急急待君飽餐後相贈未晚且我尚有語詔君徐厲色曰

然則我實不耐久待還敬何如言畢突出一手榆準其人亦怒擲箸而起持槍與抗衆大驚即爲排解二人始各就座其人拍案曰徐君汝太無恥汝旣任清官爲清效力固然大丈夫作事當光明磊落汝何鬼鬼祟祟作間諜之舉動將不利於我儔是小人之技豈我鬚眉男兒所屑爲汝縱能欺若等却不能逃我目今夕我當置君死地爲漢奸戒徐聞言大笑曰君誤矣我雖無狀安肯作此昧心事愛國之忱未嘗有異於諸君雖食清祿蓋欲藉此謀大舉耳日前我舉兵起事原欲爲諸君先驅共圖盛業不幸失敗諸君亦當相諒君乃不察目我間諜寧非可笑衆亦交口爲徐辯護其人方恍然知已之誤會仍取榆置懷中向徐拱手曰我一時魯莽致相疑於君得罪之處至乞原宥徐亦釋怒於是握手敍歡重復入座洗蓋更酌愈覺豪爽衆亦拍掌笑謔盡量痛飲至月落參橫始各分別

一日徐方於酒肆獨酌忽見隔座有某甲以袖掩淚奇而詢所苦甲搖首曰是不可以語君也徐益疑堅詢之始慘然曰方今我黨中人爲當道擢殘殆盡予不免及於難是以悲耳徐以爲民黨中人大喜邀與同飲甲所談皆黨中事厯舉各處失敗原因瞭若

噫徐君入
龜矣

觀火慷慨淋漓言竟唏噓不已且曰予引君爲同志故敢直告君其慎之勿洩漏是幸徐愈重其人因叩其寓所以便他日相訪甲謂離此不遠尙有同志數人在君如有興不妨相遇予當爲君介紹徐善之遂出肆隨甲行行里許甲指一宅曰至矣是予寓所也肅之入徐遂進方入堂突有穿黑衣者七八人自屏後出扭徐衣襟拽之向縣署去徐方知遇官署偵探大駭復念此去必無生理遂死心塌地不作生想也行路時忽聞後有馬蹄聲自遠漸近偵探皆返顧羣譁曰馬賊頭目至矣追我何爲哉俄聞槍聲如連珠偵探悉倒地方驚奇一人跨馬至前身提徐挾之飛馳至機關部迨後途中徐密覘其人即老少年而徐終未受官署裁判至今仍奔走國事不少懈也

泣羣曰安得廣廈千萬間羅盡天下老少年斯亦足以自豪也

●獨眼龍

嘯秋

錦城雙陽店有朴名頓興者居戶數十家泰半營羊毛業中有杜某積金數萬一時稱富有其繼妻方少艾子纔三齡家庭之中其樂融融焉一日杜忽病幾危遂命妻招孫某至孫某乃杜司帳者一切財產均其經理孫既至杜執其手唏噓曰我病自顧不起

寫小人用
計刻木三

矣。惟妻弱子幼，無人照應。我待君不薄，君其善視之。待我子成人，我必囑其重酬。孫一
諾之，並以好言勸慰。須臾，杜某逝。孫爲之料理喪事，既畢，管督家務。初，猶勤勞日久。
時威福漸肆，儼然以主人翁自名。呼叱杜之妻子若奴僕。杜妻本懦，且以其大權在握，
不敢相強。惟日夕隱泣而已。光陰如駛，杜子年十齡，孫命之出外習業。自是益無忌避。
隱有占杜妻意。終日居家，爲杜妻分勞。拭几掃地，曲意殷勤。時而加以嬉笑，口噴噴盛
贊杜妻之貌。勿已，杜妻亦知其叵測，未嘗假以辭色。然益自危。終日默禱亡夫保佑，
日孫亭午未起，大聲呼腹痛。勿已，蓋將以給杜妻入己房也。杜妻無已，遂以藥丸遙擲。
與孫孫哀聲喚其入。杜妻正色曰：「男女有別，妾雖陋粗，知禮法安能逾？」君房一步耶。孫
突自被中裸體起，追孫妻。孫妻大驚，反身奔出至一米肆中，蓋其子在肆中習業也。
只可向子哭。我爲汝所害，死無葬身之地。汝出和尙也。」
反噬一口，黑毒之極。且杜妻素性淫蕩，不守婦道，向我施其誘引，手段者不白。今日始我常正言相規，不謂。

其街。恨。諷。我。汝。等。不。分。皂。白。無。理。取。鬧。苟。不。退。我。將。一。控。諸。官。衆。益。憤。勢。將。用。武。孫。知。不。敵。遂。退。避。復。往。召。無。賴。數。十。人。蜂。擁。而。返。頓。將。鄰。人。擊。退。杜。妻。由。是。寄。養。肆。中。復。約。各。處。米。肆。打。米。夥。不。下。百。餘。人。馳。往。復。仇。時。孫。預。料。肆。中。人。必。將。糾。衆。孽。豈。亦。集。無。賴。百。餘。人。整。隊。相。待。未。幾。雙。接。觸。互。相。交。戰。但。聞。刀。聲。鏘。鏘。然。棍。聲。撲。撲。然。倒。地。者。

對頭來了

血。流。遍。地。人。民。皆。憤。憤。忿。欲。殺。孫。爲。快。孫。至。是。遂。大。懼。乃。盡。捲。金。銀。寶。物。並。出。巨。金。募。拳。師。四。人。相。隨。左。右。星。夜。逸。去。由。京。奉。火。車。擬。入。關。避。匿。既。登。車。一。老。人。年。八。十。餘。鬚。眉。如。銀。扶。鳩。杖。相。隨。上。車。孫。置。之。淡。然。惟。拳。師。大。爲。注。意。以。老。人。一。日。已。盲。倦。伏。窗。角。垂。首。而。睡。鼾。聲。如。虎。而。一。日。露。一。線。其。光。炯。炯。注。於。孫。側。知。其。相。踵。而。至。欲。圖。孫。也。因。附。耳。語。孫。孫。失。色。急。求。計。一。拳。師。曰。此。老。度。無。能。我。等。足。以。相。敵。惟。彼。等。信。息。靈。通。恐。一。至。關。外。彼。等。人。數。殊。多。寡。不。敵。衆。非。我。四。人。易。爲。力。耳。不。如。中。途。下。車。暫。避。數。日。再。圖。入。關。何。如。孫。善。之。時。車。已。至。興。城。顧。老。人。似。熟。睡。四。拳。師。首。先。下。車。孫。亦。隨。之。一。足。甫。落。地。四。人。見。黑。影。掠。孫。後。倏。如。電。火。而。孫。突。然。倒。地。四。人。大。驚。自。窗。中。探。首。望。車。

老人如故
敵極如
聞所未聞
如此殺人

中則見老人仍坐原處熟睡如故俄而車駛行撫孫已氣絕遍察其身無絲毫傷痕大乘間摘翠丸去矣方恍然知此老人卽馬賊大俠人所謂獨眼龍者是蓋獨眼龍獨精此技也孫既死遂返金銀寶物於杜妻杜妻至是得返家並收管財產焉

耐翁曰吾讀此篇當爲獨眼龍浮一大白而四鏢師洵亦無用之酒囊飯袋也

義友

嘯秋

辛亥之役關外民軍屢起屢蹶後鑿於馬賊勢力雄厚遂極力聯絡於是聲勢浩大一反往日孤立形勢故關外光復馬賊不無微勞焉有吳介夫者民黨錚錚者率領同志數十人潛往安東謀舉事屢遭失敗介夫憤然曰我等勢力單薄安望成大事馬賊精悍善戰可恃也我將往游說果如願一旦共舉大事北指燕京直可痛飲黃龍耳遂單身越太孤山持名刺謁見馬賊頭目錢得勝錢亦醉心革命者聞介夫來益喜二人痛論時局唏嘘不已介夫乘間以相助請得勝慨然允之並曰老夫髦矣自顧衰朽不足任諸君策鞭豚兒純武質雖駑駘與老夫尙能同志今可遣之下山或有相助之處蓋

自投羅網
其恩可報
嘉義可憲

純武年少任氣醉心共和嘗慨然以恢復東北自任其父命投革命軍蓋亦從其志也。介夫踰岱純武別錢去復還安東連日運輸軍火籌劃戰略不遺餘力介夫見純武饒有智略大爲契重純武性友愛兄事介夫二人朝夕相從形影不離者屢月後介夫所謀不密爲人洩於官府官大恐立下戒嚴令飭警備隊長率隊往捕時有與介夫相善者倉皇奔告介夫拂袖起挽純武袖挺偕逃純武方伏案草書笑曰兄何胆小如鼷我等處事秘密官廳何由得悉此或友朋相戲耳因作書如故介夫亦一笑置之然心終忘忘不已未幾介夫上樓突聞捶門聲甚厲自窗上探視則見宅之四圍赳赳者皆軍士也瞬息間軍士以槍柄擊門門闕直下蜂擁入介夫倉皇躍屋上越數屋攀木而下藏身鄰家遂免於難復自鄰家遙望之見軍士擁一人去遍體繩縛鐵索郎當則純武也不覺大痛自語曰純武乃我友舍友獨生非義也豈我大丈夫所爲事時純武已自鄰家過去介夫突自窗檻躍下奮拳將挾持純武之軍士痛擊軍士出不意有爲其擊倒者前後軍士紛紛圍之介夫遂就縛復以繩繞其身十餘匝介夫遂不能稍動聽軍士加以足鎗而行軍士均譁笑僉曰方覓君不得君乃自投法網我等明君惠行將得

賞錢加官職矣。純武初不知爲介夫。但見一人自窗躍下。揮拳作舞。迷離不能端相。後爲捉住。方識爲介夫。賴是曰兄誠愚懶。豈弟死不足。又益之以兄耶。兄而生尚可以爲國家効力。今爾我同歸於盡。與國事無補。亦無人爲兄立義友廟也。介夫嘆曰。我非不解。但激於一時義憤。此身不能自恃耳。純武浩嘆無語。既解官署。官分別審。詢各不認。蘇民黨審八次。二人堅執前供。官不能定讞。乃提二人同審。問汝二人相識否。二人端相有頃。各供毫。不相識。官者甚惡有此激之謂。純武曰。介夫不免一死。汝義忍獨生乎。純武泣然泣下。介夫亦泣。官因之得隙可乘。追問益急。介夫大聲曰。革命事我自爲之。與純武不涉。速殺我。禪純武可也。純武憮然曰。我爲革命。有年。罕不罕者。爾介夫爲我。享漢役。亦欲言革命。以攘我功。不知長官固青天。不爲爾欺。我之罪當然可殺。若云爾爲革命黨僕役。而殺無此理也。介夫慘然曰。弟勿再作此言。弟家有老父。何可以死。純武曰。兄家有妻孥。何可以死。二人相抱失聲哭。官亦爲之惻然。乃曰。汝二人既各認爲革命黨。本官當稟報上峰。聽候處辦可也。遂命差役分別禁錮。而退閱數日。官得省中覆電。謂介夫爲革黨首領。罪尤較重。可先行處決。官遂提介夫出獄刑之。越日。純武。

不愧死友

問。獄卒以介夫近狀。獄卒詫曰。介夫已於昨日處決矣。純武大哭。突以手上鎧猛擊額。獄卒往救。不及。已脣裂。魂飛暝然而逝矣。

泣。羣曰。朋友而共患難。已不可得知。矧其生死乎。吾讀此篇。則肅然起敬也。

● 比武艷聞

嘯秋

鼓樂喧。闢朱輪。擁至一喜筵。扶新娘。輿出堂上。衆頭攢動。僉欲速睹。爲快。新娘衣紅裳。全體彩色。並頭連無斬。腰束湖色小花紋。不帶額冠。一淡紅之羅巾。足踏小蠻靴。容貌如花。眉目間隱露英武氣。惟右耳似受刀傷。雖包以巾。而血跡猶在。衆不解。但竊笑。俄而簫管嘈雜。鼓樂大作。掌禮者擁新郎出。與新娘並肩立。紅氍毹上。雙雙交拜。此時衆人之目。僉注於新郎。則講笑之聲。紛然而起。蓋新郎貌固清秀。足與新娘稱佳偶。惟左耳間亦包一白。血跡殷然。與新娘相似。衆咄咄稱奇不已。正議論間。忽一人謂衆曰。是女等所不知也。我今道其詳。如新郎之耳。乃爲新娘所傷。新娘之耳。亦爲新郎所傷。蓋昨日新娘與新郎比武所致。亦一韻事也。衆恍然悟。

新娘姓童。名用雄。燕京人。父曾仕清爲守備。濁某。巡撫怒。撤其任。將捕之。遂偕妻與巾

得失。曾有

雄避禍，關外巡撫移檄大索，乃投身馬賊，輾轉居公王領時。巾雄方雖好武，日恒與鄰兒角，遂戲父奇之。嘗曰：此兒有大志，不爲梁紅玉，必爲花木蘭。將來光門楣，勝於生男。雄年及笄，父母則爲其覓婿。巾雄曰：夫我者必擅武技，且能與兒爲並手，方可否？嫁女，庸人我甯終老可也。父笑頷之。遂物色武技少年，延至家，使與巾雄比藝。蓋將覘其藝爲東床遺也。然來者都敗北去，終無得巾雄之垂青者。無何，巾雄年十九，居處猶復無郎父母。竊憂之。父異曰：豈偌大社會中竟無一人可與巾兒敵乎？我將效拋彩球故事，廣招各地人，十約期與巾兒比武，脫有能敵之者，以婚之。

一日，天氣清爽，時在新秋。巾雄與諸少年比武，日至矣。比時一般少年皆慕巾雄色，意謂能得此阿嬌者，豔福真復不淺。故精於武技者，固踵至，卽略知解手者亦多來嘗試。往往來不勝枚舉。場左設一高臺，中坐者爲老人。此老英雄，卽巾雄之父，特爲評判人也。未幾，巾雄擁高髻，衣湖色短衫，雙劍插腰間，負手昂然入場。英氣逼人，使人對之怯步。由是技劣者相率而去，技精者一一入場與巾雄角。而巾雄淡然若不介意，或

吃癩蝦蟆想
當受此罰

乃少年此擊
乃得嬌妻

一舉點其人。跌出丈餘。或一舉手。其人仆地。不卽起。間有技術超衆者。亦爲巾雄所窘。或爲削去髮辮。或爲斬去手指。皆狼狽而敗。又久一少年徐步入場。與巾雄徒手角。不分上下。巾雄遂拔雙劍研之。少年亦拔一劍與敵。互相對舞。但見萬道銀光。天矯空際。由雄與少年皆形影迷離。彷彿置身雲霧中。使人目炫神亂。觀者皆爲之咋舌。老人人大呼曰可矣。可矣。少年乃畧一住。手中雄乘勢飛一劍。遂之少年急閃避。然劍鋒已中左耳。血灑溝而濺頰。少年大怒。乃飛劍傷其右耳。巾雄立返劍相抵。然已不及。血灑袖襟。片片如小桃花。默思不敵。遂擲劍而退。時老人親步下臺。以紅錦被少年。攜其手繞場行。一時觀者歡呼。間有以手帕鮮花投之者。咸謂此可中雀屏選矣。老人復囑少年備婚娶事。而從此雙星好合。一對璧人兒百年偕老矣。

泣臺上。伉儷之間能得一知己。洵人生之大幸。事豈僅武技已哉。

●虎頭將軍

嘯秋

黑龍江之某軍士。奉長官命賣書至哈爾濱。日行百餘里。憊甚。過某山。暮色蒼茫。傍徨無計。遙見山麓一古刹。擬入暫憩。俟月上再行也。遂下馬。投入。見衰草沒徑。落葉成堆。

殿上佛像剝落。香火已久絕矣。階下老樹數株皆可十圍。遂繫馬焉。後見佛龕之下。一隙地廣可容膝。四圍嵌木板可避風雨。爰是伏身其中。甫經偃仰。聞馬蹄聲自遠至倏至。刹前某就板隙窺探。見一老者。目生於額。鬚眉不分。棼繞殆遍。面唇邊鬚髯皆橫生。鬢髮然披兩肩。上直入腹。後一少年隨之。老者下鞍以鞭授少年。更以袖拂蒲團。頹然入坐。少年屏息侍立。若甚惶悚。忽聞老者曰。我自弱冠投身綠林。雖藉刦生。然刦者多不義。財殺者多不義。人絲毫不敢犯。迄今五十餘年。幸逃法網。不道汝初入我門。便謂我法君非我。出場前日之役。汝等能脫險否。少年唯唯。曰。賴老師虎威得叨倅免。老者笑曰。後聞其家有少婦守節。撫孤汝入其室。既刦其財。復汚其母。而殺其子。似此殘忍。棄戾皇天。有知必重譴。雖一時徼倅漏網。終不免於大辟。他日擒獲。實爲我黨之累。汝自思之。尙能貸汝一死乎。少年伏地叩首曰。弟子罪該萬死。仍求師恕。宥初四顧。見壁上某所懸之佩刀。指謂少年曰。速伏此刀以謝彼婦及稚子。少年果起立。自取刀向老者。再拜伏地。自刎死。某窺之心膽俱碎。身戰慄。不自己。後聞鼾聲如雷。窺之。

刺老者已倚案酣睡，遂躡足出，悄然解騎，疾馳去。行數里，許方敢返顧，連夜騁馳。翌日，某縣境忽憶佩刀，忘置廟中，倉猝未及取，念刀上貼有己名。老者以我刀殺少年人，疑我所爲，不速返，取禍且立。至遂勒馬疾返，午後始抵廟下。馬忽忽入，忽見人衆擁

少年戶無隙地大愕。倉皇返身，欲出，然已爲人見。衆上前捉之，問其姓名，某慌張猝答曰：我某營軍士也。衆譁曰：是矣！是矣！某力爭，衆舉地。上刀示之曰：汝尙欲狡

姓名？非某某乎？刀上字非亦某某乎？汝以此刀殺人，非兇手而何？遂縛之赴官

署。官復鞠之，迨日暮，老者復經剝過，衆猶未散。老者勒馬詞故，衆曰：某殺一人於此，今亡捕獲，解縣矣。老者大愕，謂衆曰：冤哉！某也。此人爲我殺，何干？某事得毋以刀上字而誤會乎？言畢，加鞭飛駛，至縣署，探懷出一名刺與差役，謂須謁見縣長令接。名刺見上書，嚴題升三字，旁有六字曰：綽號虎頭將軍。天繁草所謂虎頭將軍者，關外著名馬賊也。婦女稚子殆無不知其名。吏即出見老者，遂流涕哭訴，述已因何殺其人，官念其居然，誠不難道。大爲欷歔，惟謂不知某如何，留至掌更，應某詢問，一釋疑團。老者亦稱是，宣遂差役自獄中傳某入，尙不知其故。迨至，伏地而見老者驚疑特甚。老者溫言

撫慰並告以故某心始安遂歷述入刹時所爲所見及忘置佩刀如何返去致被所捕老者與令始恍然悟咸大笑釋之老者遂偕某辭出道中指示路逕一再道歉策馬去某始得無事安然返營焉

嘯秋曰此爲梅僧君原稿君謂其叔宣邦公親見者現年八十餘尙豐鍊矯健每飯非十大碗不飽有廉將軍之風也

魔王失首案

嘯秋

魔王其張
亞歎忠之流

金髮魔王者阿魯台爾奇山中馬賊首領也自眉以下聚鬟作黃金色性暴嘗曰我一日不殺人則寢不安枕食不下咽故人目之爲魔王一時黑龍江居民有兒啼者則搖手語兒曰金髮魔王來矣兒果投人懷空不敢出聲其使人畏懼有如此者然魔王不殺婦女稍具姿色者則掠之歸後不稱其意則返之魔王又於山中築巨第四周圍以土垣其中樓櫓台比規模若王宮列屋而居者均婦女也其數以百計一日魔王之首不翼而飛橫屍於被中血淋淋濺枕席咸多驚駭不知死之者爲誰咄咄稱怪初東三省馬賊皆不直魔王讀其暴戾荒淫殊悖人道屢使人誥誠魔王終不聽會希

見中非惡者

怎麼妙法
倒要請教

白山馬賊某之子以事過阿魯台爾奇山晉謁魔王面斥其非魔王暴怒揮刀殺之馬賊咸大憤開大會於希白山籌對付魔王之法一時與會者百餘人咸謂非殺之不可惟魔王有婢一百人擅連氣刀槍不得入故衆議俱窮席間忽有人發言謂爲魔王所殺者我良友也友死而不爲復仇何以爲人且何以對死者我誓撲此獠但我殺彼自有妙法特未便宜耳衆視其人乃十八九歲之少年培爾古爾圖山馬賊畢老郎之幼子畢福霖也衆大喜遂以殺魔王之事托之散

一日魔王方策馬上山見山麓有女子徘徊作眺望狀近睨之眉清目秀一妙齡女郎也趨問其何適女郎愀然曰自姑母家返道經此處忽失道茫茫不知所適君盍導儂歸當有以相謝言次蛾眉雙蹙盈盈欲涕魔王心旌搖曳不能自支因謂曰今日薄暮夜行多露汝可至予家過宿一夜明日送汝歸如何女郎似不願者其一種情急態度楚楚可憐魔王心益動遽捉其領擁之策馬疾馳返幽於一室及夜魔王入擁女欲汚之女郎乍接乍離或笑或啼皆不任近身擾攘久時而魔王急不可耐額汗溼溼氣咻咻如吳牛厥狀若中風者女郎乘其不備自靴中拔出利刀準其頸間刺去刃鋒過處寫盡粗漢醜態令我忍俊不禁

如此明好
實不敢當

魔王之首隨刃落女郎徐徐拭刀血仍藏之靴中裂殺一頭包裏懸腰際熄燈火

脚步出室越垣而去

福霖自承殺魔王後數日逼約馬賊集希白山謂當獻魔王之首咸驚喜彼時咸至至則不見福霖夜已闌福霖仍未返衆輿欲懈未幾忽有人報福霖至咸大喜既而來者乃一女郎衆大愕但見女郎嫣然笑徐徐出一物擲之案上衆趨視之乃魔王之首也愈驚異方欲問詢見女郎以巾拭面脫去外衣更壁上之男服大笑曰諸君識我否衆端視之果福霖也衆譁笑爭相問詢福霖曰欲殺魔王非謀近其身不可欲近其身非斬其首衆嘆服或曰魔王銅筋鐵骨槍刀不能入君何能斬之福霖曰大凡運氣於中國槍刀不能入然其見色動心其氣自散與常人何異故我作態與魔王周旋待魔王淫念大熾我揮刃斬之垂手而得也衆驚其智啧啧稱嘉不絕於是連夜設筵咸舉杯酬其勞迨天曙呼傳魔王首無端失去均不知爲誰氏所斬民間大慰得安居樂業無不盛稱殺者之德云

神撲胡迷離
言妙不可

智矣
福霖僕而
有此一法
殺魔王只

泣羣曰。讀此一篇。頓生他感。不意彼力敵百人。威鎮一隅之魔王。竟喪於孺子之手。無謂強中無更強者。魔王誠自取之戾也。

中華民國廿五年九月

遵教育部令各書一律改訂賞價

賤開東馬聞紅鬚子

全書二冊 實售法幣三角五

著作者 姜 俠 魂

出版者 時 還 書 局

印 刷 者 時 還 書 局

發 行 者 時 還 書 局

分 發 行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時還書局

大通里
白克路

版不權准所翻有印

序

姚民表

民國三年秋八月北走燕都有所圖同里蔣子靈鳳適有關東之行乃與之俱渡淮河登泰岱謁孔林流連山水遍探勝蹟既抵津沽蔣子將由西站過東站矣臨別依依若不勝情蔣子忽戚然相告曰東省萑苻遍地鬪毆橫行余雖一身以外無長物設運命蹇舛一旦遇之恐有巢幕之危子其志之別後二月無信煩爲寄語妻孥盍收我骨於深山大澤間焉蔣語未已突有頑長多髯者揖而進曰先生非有關東之行歟先生非慮大盜之擄掠乎適所言者我已盡聞請小憩寸晷爲述大盜之真相今夫堂皇高坐南面稱尊入則華屋出則呼駒小民側目以視之曰此某長官也自長官之來治我邦府藏漸空野多餓莩長官猶欣然告人曰吾愛吾民所謂愛者日事搜刮以蓄腹心募兵所以保衛地方實地方反因募軍而騷擾焉養虎修爪擇肥而噬或者因政費之不敷日以外債爲後盾始則地方林礦路稅以次抵押繼且並土地人民獻與他邦矣美其名曰租借地實則私相授受割讓而已自後任人法治視等化外若何奴隸之牛馬之置之不問即使羣

聲呼援、不平之鳴、亦屏之不理、此蓋大盜之真相、古人所謂不操矛弧者、其次則社會蠭賊、貪利奸商、引狼入室、爲虎作倀、是亦盜之流亞也、適聞先生之所謂盜、大謬不然、盜亦有道、騷擾行旅、禍害平民、大盜所不爲也、今而後先生當知盜道矣、言已佯長去、余與蔣子愕然良久、時汽笛已鳴鳴作聲、蔣子遂行、越十日、蔣子郵寄一書來、謂途中安謐如常、惟登山尋勝、少一如子之良伴、耳聞目接、皆類車站異客所云、客殆即大盜之雄耶、不則何其所語之信哉、歲華易逝、忽忽七年、此境此情、恍如前昨、頃因明姜俠魂、有關東馬賊秘聞、紅鬍子之輯、旣選拙稿、復屬余序、余正伏案苦思、莫得綱領、蔣子適又以書來、歷述數年來旅東之狀況、於是頓觸舊遊、書以代序、庶世之讀此書者、知眞強盜不生草澤、而在城市、且以見編輯之本心、所以不嫌浪費筆墨、志強盜而不紀疆吏焉、

民國九年春二月清明後十日南沙姚民哀序於海上之筆聲琴韻樓

敘

莊病骸

從前編撰武俠一類小說，大都附會的多，實在的少，人家看了，光怪陸離，確是添了好多興味，怎奈都是嚮壁虛造，失了小說的價值。如今一般文人都提倡寫實主義了，把從前浪漫主義的小說，一掃而空。這實是近來小說界的大進步。我友俠魂君，他最喜歡提倡武俠的。近年來他出版的書：如風塵奇俠傳，劍俠駭聞，武俠大觀，俠義小史，紅茶花，俠士魂，雙俠破奸記等，差不多有十幾種了。如今又編了一部紅鬍子，也是武俠小說。這部紅鬍子，我也會做了兩篇文章，其餘的我都沒有看過，但著作的人，如楊摩因君、張海漚君，他們都到過東三省。他們對於紅鬍子的情形，和紅鬍子的歷史，必定非常的詳細，非常的實在。那麼寫出來的事實，自然沒有嚮壁虛造的弊病了。因此我就說這部俠書一出，從前什麼七俠五義，十七劍十三俠——那些書，凡是代表浪漫主義的，都該廢了。我這句話，並不是批評舊書不好，也不是揄揚這部紅鬍子到半天上去。只因為北方有紅鬍子，是人人知道的，要是不會到過北方的人，誰俠誰不俠，那裏曉得？他們俠的怎麼情形，又那裏曉得？如今幾個著作的，都從實地眼見得來，再

也不會失實了。這不但是部完整的小說，簡直是強盜社會的新歷史，給研究中國新文化的人，做做考據的資料，不是好的嗎？我因此做了這篇序文，

序

赤眉紅鬚之客江湖傳之久矣而茶餘酒後閒話其個中事罕弗色變驚爲神技雖然盜賊乃人類之害菌而凍餒所迫科罰所挾專橫所激志趨所逼之爲盜者亦綦夥目盜之於人類固爲害菌有時亦等於良劑可生死人肉白骨噫人海茫茫爲盜爲賊之害人者固非尠而非盜非賊之害人者亦非尠爲盜爲賊而發現一時之婆心以救人者固夥非盜非賊以負盜賊者亦夥也其如憐子賣花女郎齊老痘瘡孟家三俠奇盜千刦坑鐵臂袁六義友李師雄小白龍趙西來苗斗英張何周連林順特勒五娘子李浩薛月娥小俠客燕子劉單子等烏可盜賊目哉惟其若儔不得伸其志焉始隱爲盜賊若是之盜賊而使非盜非賊之盜賊與衡人格之相差又何如昔諺有云甯爲無名之英雄不爲有名之豪傑余易之曰甯爲有心之盜賊不爲無志之士夫試觀姜子所輯之紅鬚子其間盜賊若一般無志無氣之士夫孰可與之衡哉其他不負盜賊之名而行盜賊之事者益不足論矣

紅鬍子序

民國九年四月三日楊塵因敍

關東馬聞利財

紅鬍子目錄

首冠

記者與馬賊

塵因

第一卷

齊老疽癰

燕山鐵樓

憐子

民哀

賣花女郎

天壇

白馬張

海龜

孟家三俠

奇盜

余之馬賊談

郭老虎與鐵拳大王

千刦坑

鐵臂袁六

一雙假面具

紅娟報仇記

王鬍子暗殺案

六郎婚事談

龜王

海漚

海漚

病骸

病骸

塵因

嘯秋

嘯秋

嘯秋

嘯秋

嘯秋

●記者與馬賊

塵因

遼荒多慄悍之士市傳之曰馬賊又曰紅鬍子又曰馬傑一言以蔽之萑苻暴客而已。馬賊之名廣於南北諸省婦孺咸知偶談馬賊軼事幾至色變如入西遊道上覩孫行者大施法力神妙莫測也記者髻輪時偶聆鄉長談馬賊事亦忻忻然樂不知倦若視彼馬賊者三頭六臂其與常人迥異者也迨壬子秋亡命出關朝夕與馬賊共處將三稔察其動定無異常人然其與常人少異者卽性情慄悍勇於任事故也。

記者亡命出關最初之居點曰青泥窪卽今之大連灣實則距大連灣尚有六十餘里最初相識者中和棧主人閻白毛亦馬賊之巨魁夥人以閻三哥呼之記者亦隨衆而稱其曰三哥斯乃記者混入馬賊夥中之最初步由漸而識東北風鮑化南高子沛詹天燕子十四閻王張夢九二吉齋子老頭票尹大麻子等皆一時馬賊之雄足以橫行關外者其他如關外民黨非馬賊而與馬賊聲息相通者如劉大同劉醇一甯孟言孫祥夫石巨甫邱丕振兄弟鄧天一吳大洲薄子明劉乾一輩合組同心社取兄弟同心其利斷金之義時袁氏專政革命鼎沸蓋藉以爲國是謀耳。

當記者與若儔相識也。屢詢其發始之史。咸莫能應。非其秘而不宣。乃若儔自古及今。皆無形之組合。因一人之威望而成團體者。初無所謂合衆之統系。不似長江之青紅。幫安清道友味字。帮以及川之在玄。直之在禮。魯之嚮馬。曹匪粵之三點會。而有所謂山頭香頭之班次也。其名馬賊。因關外人多善騎術。千里遼荒。一鞭飛駛。如鷹隼卽常人。小康之家。亦多以健馬代步。由是婦孺而嫾習騎術者。亦夥。綠林之豪益精斯術。故名之曰馬賊。蓋社會間共稱之名也。何謂紅鬍子。曰遼荒野曠。居民極稀。凡一村一集之間。多不逾百戶。里閭之間。易於相識。而馬賊多半於附近之地行刦。因而埋刦本來。面圃每行刦時。或以假面具飾之。或以硃塗眉及鬚作猩獮狀。遂相傳爲紅鬍子也。至如馬傑之稱。乃常人對於馬賊之尊稱也。當火器未流行吾國之先。清代乾嘉時。馬賊與嚮馬。無少異。不過一行刦於關內。一行刦於關外耳。其所用之利器。多數用弩彈飛鏢。朴刀。軟綫等類。他如槍劍戈矛斧鉞等非常用品。嘉道咸同之間。多用獵槍。係以火線爲法。幹細且長。射擊時須二人。一人扛其頭。準一人燃火線。擊之。其法固拙。而其實施。則至靈練習之初。日間擊落葉。夜間擊香頭。且可於烈日陽光之下。百發百中。五

百步內不虛發也。迨清季末葉，獵槍多不適用。其所廣用之械，爲德國式之匣兒快槍。每槍以木匣盛之，其匣亦可作槍柄，連發十響。若儔名之曰「匣子」，毛兒槍，自來德「曲柄子」等，蓋非正名也。若儔練習此等射擊，可誇絕技。不僅可射香頭落葉，且能左右前後八方禦敵。由是馬賊之勢力，而其份子益夥。馬賊之視火器，直不啻第二生命也。然其不慣用他類槍礮，若以俄國式快鎗或五響毛瑟，彼施之如調生馬，周轉不靈矣。

或詢「老疙疸」之名稱，余亦聞其夥中人云：乃初入資格最幼稚之稱。謂如玄之稱「老么」，而馬賊之稱爲「老疙疸」。也有時其掌家者亦稱老疙疸。何故？斯乃其於老疙疸時代，曾作有一二驚人之舉。因此資格而服衆望，而可以召集夥計，自尊掌家者。故於掌家時，雖資格可以掌家，惟老疙疸之稱號，終不捨却。蓋因其爲得名時代之稱號，即不願沒其勳績。故也是故。有掌家而名爲老疙疸者，未有在實稱老疙疸時代而掌家者。掌家即首領之稱，其副手則謂之夥計。掌家之資格並不以技藝準之。若其入夥多年，或曾經獨自行刦者，或其臨事而勇處事，而公身，足以服衆，即可以獨樹

一。轍曰『成家』而自任掌家矣第掌家之榮利固較一般夥計少佔優劣而其危害亦至鉅對外衝鋒其害尤細惟於夥中少不能服衆望或處事不公動輒卽受夥計之處分而其刑罰極簡單無所謂流徒笞杖不分上下輕重卽殺之夥中名此刑曰『父』（讀上聲）曩如馬賊成家者甚尠時代或因私而『父』其同夥必以『父』之者抵償勒其自殺今則成家者夥舍少數老英雄（素資最大威名如詹天燕子十四閻王等）仍守舊型而外其他後起之傑則少不能如已意即實行『父』法處之是非混淆黑白紊亂卽有一二旁觀之夥友代不平者亦無如何蓋勢力強者占勝耳。

『搭夥』乃馬賊夥中最新發現之稱號如甲之掌家者勢力薄弱不足以綁大票（行刦曰綁票）於是合兩家之衆而共圖之此在五十年前未有之結合因曩日馬賊之家法至嚴非能橫行一時威名服衆者不足以掌家今則馬賊份子雖多而其團體則益雜爰是無名之輩部下若有十數人或十數支槍械（馬賊以一支槍作一個人數）即可成家不然亦可搭夥故最近之馬賊如西伯利亞路線中者或可仍守舊型而有少數知名之掌家者他如南滿路線中大都馬賊之贗鼎少有知名而勇敢之徒

老者或死或隱壯者多爲張作霖馮麟閣輩吸收殆盡而出沒萑苻之少年馬賊多是。燕魯一帶之流氓因生計所困出關冒充求食其所貌似者不過形幹慄悍言語凶橫而已而曩日馬賊之真精神早非若輩所夢想得見也故處今日於奉天一帶而談馬賊者記者不禁啞然失笑烏足道哉。

有述關外馬賊事者輒寫馬賊之武技如神或飛檐走壁或掛闌踰垣此乃常盜之行爲不僅限於馬賊而馬賊之爲賊焉並不仗搶奪偷竊爲本能唯之辦法曰『綁票』其次剪徑其次下海然必不可少之技術（一）射擊（二）越山（三）騎馬（四）水泳今先述其綁票之方法當曩日馬賊勢力雄厚時代或集數百人或集百數十人探得某州某縣有大票可以綁者必先遣最小之夥計（即老瘡痘等類）前導巡風一再探聽確實大隊遂行出發其第一步則看守當地行政官次則佔其行政各種地位然後始將目的物中之最要人捉去謂之綁票其票乃彼等重視之寶守之於大本營掌家者必偕老瘡痘等嚴守之其夥計則四散禦敵報消息者曰『線子』往來於綁票與被綁兩家之間並由該地土紳出面調停謂之『說票』每要之所得多至數十萬或

數萬金掌家者得其半。因素日大小夥計之生活皆仰給於掌家故也。其次分爲三等。以人數分股謂之『批份』最先報告消息者得甲等四散禦敵之伙計得乙等巡風及看票等老痞。得丙等此等數目大小不一蓋以總算均之也。若其夥計自備槍械者可以照其所得之數加酬一倍謂之『槍分』其拷票之刑異常嚴酷初將彼目的物四肢反懸落空或以洋油灌其鼻孔或以火石烙其脅或以藤條鞭之然不令其死必使得償其慾望而後已設有願未得償大兵相迫不能令其存身卽將目的物殺之謂之『扯票』此最難過之事因曩日地方官紳之畏馬賊加勝於大兵若逢扯票之事不僅被扯者之不幸即扯之者亦不幸且調停者亦因之而曰不幸何故蓋幸而證合彼亦可從中染指不合而又恐若輩日後之尋怨也。

其次則曰『搶皇摃』當火車輪船不通行時代各縣押解國稅地丁或滿蒙之貢品多由陸地而進若輩名之曰『皇摃』此在若輩視之亦肥且美者若輩得此消息必出死力以擗彼時因此而失事者十居八九次也迨交通之後押解者多繞道行因而此等搶劫日漸微薄而每日彼夥中亦損失一種最大之權利也再次則曰『膏糧地』

一關外地多平坦千里遼荒一望無際春之三月以至秋之八月一片膏糧漫無涯涘即如淮海一帶之青沙嶂似也當此時間乃爲馬賊之利藪大多出沒其間以剪路而往來行旅商人居多關外出產以參茸皮毛大豆等爲大宗每年經營此等者綦夥旅中金錢雖不及以上所述之豐裕然或數千金或萬餘金亦尋常事此等出息（刦來之金曰出息）固細但取之極易被刦者幾無纖毫之抵抗力可以垂手而得也八月之後膏糧盡芟若輩又易其趨向而『跳山』關外不盡是坦平大道然亦山嶺之區但居山者多極僻陋之人即家道豐裕亦多從土中得來者幾似世外桃源別開一境不知世界之中何謂治亂而馬賊處此青黃不絕之際欲束手而不得遂向山裏尋錢謂之『跳山』或於海窪之漁人中尋出息（關外沿海之漁業非關內者可比亦一絕大之經營惜今爲外人攫去什之七八矣）謂之『入海』若論所得此等行刦平均論之每次亦可得千金或數百金然被刦者受之至苦而若輩亦目之爲『骨頭』也（苦瘠不肥者不能獲得多金謂之骨頭）自火車通行而後馬賊夥中又發現一種最新事業曰『搶火車』其辦法亦先探得車中旅客有負巨款者遂結隊『拉出

去，（卽出發之代名詞）仍各購票，如行人迨至中途，遂攫其金，並以槍迫車之掌機停駛，各從野間颺去，所謂攻其不備者也。以至今日爲一般贗鼎之馬賊所混雜，幾至有鼠竊狗偷之行，然皆不足以馬賊論也。

或謂馬賊專刦貪官污吏之財，不攫苦人平民之幣，斯乃屋裏先生向壁之作，想當然耳。實則馬賊之單純主義，即在金錢，不過金錢之微細者不足鑿，彼之饑寧失不取，非義行也。記者之命哈爾濱時，有馬賊之首領張夢九者，威鎮一方，爲一方羣小所懾服。其內兄梁星五亦馬賊之健將，時綁山東諸城一票，梁爲「線子」，同夥二十九人，多強健者，這一票，後（事成謂之票頭）已定。第二日凱旋，計料梁於先一日之夕，見財心動，遂「擠眼」矣。（翻臉謂之「擠眼」，於當晚密約一二同心者，奮「又」同夥二十六人，僅一「外行」，初入夥者謂之外行，幸免卽其妹婿亦在慘死之中，以同夥論其不義，如此以親讐論尤爲不義。嗚呼！若是之舉，烏可分判貪官污吏苦人平民哉。）

有謂馬賊不劫國外人，此言亦非知馬賊者。而西伯利亞道上，每年俄人無因慘死者，

已
諸命運而
無已惟委

戚亦大覺

人而甘心。旣被美人一夕話覺。自怨不是。自悔亦不是。不覺出鎗於几。適觸其機。彈立發蓋。老媽適立窗前。彈磨其頸。過烙。頸皮覺灼痛。罵而作耳。當苗初見美人入室後。頗有倦容。量不久。海棠紅睡。高燭不燒。然後可如取如。携盡其擇。肥選醜。不意少年來。有此一段風流小刦。大爲失望。然戀念終不能消。貪念斷難遽死。趁紛亂之際。亦可一試。其技猶恐人見。乃緊縮其身體。藉藤陰掩蔽之也。伺隙而動。孰知一彈飛來。幾中其顧。乃大驚。致墮其家。全宅紛亂。莫知所措。人命盜賊。正不知顧何而可及。知彈未大傷人。乃齊注意於賊。大呼捉賊。苗恐人集。且衆不獲逃。遂聳身登垣。捷如飛鳥。狂竄而去。其家逐之不及。亦遂已。苗得脫。雖自幸未遭掠。獲然大欲。未遂。如入荒山。空手而回。又自懊喪。萬分反念歸將。何以自解。運真大佳財星。不照命宮。偏遇此少年夫婦。一場口角。影響竟及於我。可見事固不由人算。如此肥羊一脰。何可再遇。其餘零星瑣屑。舉不足以動。無饗者之心。寧可歸去。受終宵強聒。不願空受此淋漓盡致之苦趣矣。正想時忽風來。將苗直驅至隔街牆角。頭觸處墳起成瘤。覆額之破氈帽。已翩然作蝙蝠飛過。一家短牆去矣。鞋子亦失。却一隻無從覓得。乃科頭跣足。買賣然行。旣無所得。反爲脫。

比較前次
況何如
窺者之景

帽之孟嘉喪屨之齊侯自覺損失已鉅益恨恨幾自搗沿馬路行來牆頽棟折婦啼男號彷彿戰場檐瓦牆磚時時飛墮在在可以碎人腦苗行及一屋角忽劃然一聲屋之後壁一段倒於苗前去路爲之阻不及壓者僅咫尺間耳屋內頓時叫號喊哭慘不忍聞時風益烈苗不能耐乃潛從缺口入藉以稍避見屋內一燈熒然其光似豆一婦人年事不過三十雖亂頭粗服而丰韻絕佳小家儘有碧玉初不假脂酥粉膩之功此草莽所以始有眞才也旁女孩一約十齡許據案抹麵糊火柴匣糊成者用木板夾之置屋隅牆既倒兩脚斜入浸浸濕矣女兒搬移之手脚甚忙亂嬌小可憐婦人亦移床挪榻輾轉不少停小兒搖籃放時誤支於短足小椅忽風來力撼門開觸搖籃籃側小兒滾於地乃大啼婦人正理衾枕見兒跌急轉身抱兒不防擋置枕畔之錢袱偶開內包英洋十佛散落地下碌碌亂轉四處皆呈婦人急於顧錢兩難兼顧乃換女兒抱小兒起已久收拾散洋祇得九枚仍置床心執燈尋彼一枚徧覓不得見婦人只顧覓彼一枚此九枚之在床心者頗可伸手取之計既不可多得少得亦佳庶幾聊可解嘲方欲舉手轉念我運既否不能得多彩尙以爲掃興豈此婦運視我尤否並此

如窺我讀之
鼻未之當
酸何苗

盡。則。又。作。以。上。諸。行。動。矣。其。最。怪。者。惟。服。飾。華。麗。不。倫。記。者。目。睹。有。衣。灰。布。長。袍。而。內。紅。庫。緞。襯。衣。裏。者。有。衣。紺。色。漳。緞。褲。者。雖。然。華。麗。足。以。炫。目。第。其。強。盜。之。招。牌。亦。因。景。而。益。顯。矣。『其。食。品。亦。如。是。株。雜。』

馬賊之戰術，即如射擊、騎馬等技，均是自小而鍛鍊者。其慄悍確非關內人所可與敵。而舍以上兩種之外，其對於地形精熟至極，雖不似正式軍旅有地圖指迷，而其最精密之地圖早深刻於腦際，故與大兵抵敵，甚至三五人可擊潰大兵百數十衆者，皆賴地形精熟，顯隱之間，可佔最優勝之地位。耳惜其範圍狹小，僅能限於一隅，若異地相處，雖射擊之神手，亦難操必勝之拳。故馬賊行刦，若無他鄉精於地形者在其夥中，則不能越出五百里之外，脫使其範圍廣大，更加以軍事知識，直可橫行中國，恐不讓科薩克之騎兵專美也。洪憲時代，奉軍入關南戰，記者即料其必然失敗，此不僅軍事上種種南北不能合用之弊，即以地形而論，彼奉軍則如盲人騎瞎馬，不知所之矣。迨後果敗於湘，聲勢大減，職是故也。茲因姜俠橫編有《紅鬍子》二卷，行於世，特拉雜述，記者耳，聞目睹以及身歷其境之眞，相藉以償我文債，一鱗一爪不足以云周詳。

紅鬚子

記者與馬威

關東軒聞

紅鬍子

譙北
蛟川
揚塵因評
莊病骸批

古董 姜俠魂編

燕山鐵樓

齊老疣痘

以孝立言
其旨正大

齊振邦者吉林長春人本富家子幼孤母朱氏撫育之齊嬉戲無度而性極孝稍長好與羣兒鬪羣兒畏之如虎狼每與羣兒鬭母呵止之則歛手退母病則朝夕事奉依依膝下不敢稍離鄰有程翁者名教師也憐齊之孝而慮其失於教育也言於齊母願為之師母諾之遂從程學技勇十八歲入長春武庠年逾冠技益精進尤善超距登高樓大廈如履平地嘗入山突與虎遇齊猱升高樹虎睨之眈眈逐逐必欲得齊而甘心齊怒躍登虎背奮拳擊之虎負痛大吼而奔墜入澗中澗深數丈亂石嶙峋虎負重傷遂乘勢斃之一躍而上回家告母母戒之曰暴虎憑沙古人所戒慎勿輕身爲老母憂也齊雖敬諾然不能悛也好結客江湖俠士綠林豪客多出入其家喜爲鄰里排難解紛

紅鬍子

齊老疣痘

吾真爲之
羞死

遇不平事輒拔刀相向怒眦欲裂里有李七者教徒也倚外人勢欺壓良善爲鄉黨患衆惡之而莫敢誰何李請於俄教士以宣講自任俄教士許之李遂卽其家設宣講所榜其門曰俄東正教會支會市井無賴多倚之爲逋逃藪未及三月收徒黨百餘人俄教士大喜以李爲能勝任拔爲會中職員蓋教士來華傳教惟以廣收教徒爲務至教徒之行徑則或未之知卽知之亦不問也李旣得俄教士信任益放縱自恣如虎傅翼同里林氏有女曰巧姑美而慧李見之詫爲絕色欲納之爲次妻屢遣媒往林堅拒之李率其黨夜入林家劫之而去翌日林哭述於衆爲齊所聞奮然曰魑魅魍魎乃敢於光天化日之下強刦室女豈謂秦無人耶卽偕林同至李家擒李而痛扶之取慧姑歸李受此鉅創爲反噬計自毀其榜額泣告俄教士指齊爲仇教士裝點其詞俄教士立齊卽赴官自陳且舉林某及鄰佑爲證官不能難惟迫於俄教士之請不敢爲左袒齊謁華官謂齊打毀教堂毆辱教中職員要求重懲以維教務華官唯唯立派幹差捕齊抗辯不屈旁觀者亦代抱不平上堂伸訴官老羞成怒斥齊爲恃衆行兇咆哮公堂申詳學使者斥革衣巾下於獄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齊之友開會密議謀所以救齊者

敬一始
孝字可
終不忘

正大光明

擬公呈。具保有陳化龍者。綠林俠士也。常出入齊家。與齊爲莫逆交。對衆曰。公等聚訟盈庭。遲疑不決。所謂公呈者。尙不知何時可遞。即使投入。亦未必有效。華官畏教士。如虎。但知爲外人作馬牛。豈復有公理耶。此等汚吏。但當殺却。爲民除害耳。衆勸止。陳與案。約以三日爲期。如公呈無效。則各行其志。以解齊氏之禍。會旣散。陳料衆無能爲先。期護送齊母去。匿於長白山中。三日既過。陳卽夤夜入廳署。殺廳官。負齊而出。至長白山中。與母相見。泣請於母曰。兒雖得出。然戕官劫獄。官府嚴緝已。無家可歸。兒死不足惜。惟老母以兒故。流離至此。兒罪大矣。母慨然曰。事已至此。安之可也。惟陳義士親入虎穴。救汝出。陷恩重如山。此後當誓同生死。勿相負也。陳大喜。偕其渠魁十人。與齊結爲兄弟。齊最幼。號爲老疙疸。(如青帮之老窝子)。奉爲首領。悉聽約束。齊戒其衆曰。吾輩雖棲身綠林。特爲避禍。計非樂於爲盜也。當劫富濟貧。抑強扶弱。爲同輩增光。切勿妄行殺戮。恃衆濫劫。而尤以奸淫爲戒。有犯者。當與衆共戮之。衆唯唯聽命。遂議以長白山之老林爲根據地。斬除荆棘。營建居室。分部而居。齊則指揮部衆。分途外出。出沒於松花江上下。不甚劫行旅。惟遇俄商之挾重資者。則必無倖。華商之販運俄貨者。亦

木語寫
外馬賊入
三分矣

矣食一愛盜而本
錦般國心肥將者羞

多被劫掠其行劫之法以十人爲一組分道揚鑣而指定一處爲通信機關偵知某商運資將至則相與聚謀或分或合胥視來人之衆寡強弱以爲衡得資則以一半給上道者一半提充公用無敢稍匿盜夥某劫人室女爲齊所聞立斬以徇衆皆悚然時鐵路未通往來貿遷者多由陸運或用驛車或用駱駝挾資辦貨者必以現資老於綠林者視其車塵馬跡卽能知其挾資之多寡無或稍爽俄商既屢被劫掠要求華官勒緝逾期不獲則責華官賠償且揚言華官不能保護當由本國派兵來華自保商旅齊聞之嘆曰我輩託足綠林爲逃死計耳倘因此釀成交涉召起外患致令國家損失主權尙何面目自立於人世乃幡然變計戒其徒此後凡刦俄商必在俄境使俄人無所藉口俄人防之嚴則飾爲蒙古裝束或帶面具僞爲薩克兵嗣又爲俄人所覺則僞充華工爲俄人採木而行刦如故俄人亦無如何也一日偵知俄商某將運鉅金赴庫倫有所圖謀俄官派兵護送化龍以刦之匪易而又必欲得之以爲快乃親赴俄境相機佈置飲於酒家爲俄人所識醉以酒而縛之解交哈爾濱俄領事署齊聞之大駭謀所以救化龍者衆洶湧請赴俄領署刦之齊沉吟曰非計也無論俄人防護綦嚴刦之未必

可得。即使得手。俄領亦必執爲口實。向華官提出重大交涉。貽累國家。與吾輩素日宗旨。大相逕庭。卽陳君亦必非所願。某有一計。使俄領將陳君解交華官。然後要之於途。設計取之事。必有濟。衆曰。此事權在俄領。何可必得。齊曰。是不難。俄領署繙譯。何某者。素爲俄領所重。當使人說之。吾友李幼蓮與何素諭。可爲間也。乃延李至。授以密計。李欣然領諾。翌日招何宴飲。酒旣酣。李探之曰。聞陳化龍被獲。此後俄商除一大患。可賀也。惟俄領對於此事。不知將若何處置。何笑曰。斃之已耳。李曰。何不解交華官。何曰。此事領事可自了之。何必解送華官。轉多周折。李曰。唯。唯。否。否。化龍歷刦。俄商不下數十起。俄領屢向華官索償。華官恃無左證。藉詞推諉。今俄兵親獲化龍。正可解交華官。以相詰難。歷次所失。不難照數索償也。何善其言。言於俄領。俄領從之。惟必欲送至吉林。親向將軍(彼時吉林尙未設巡撫)。提出交涉。齊探知解送日期。率健者十人。僞爲商賈。與俄領同宿一店。翌晨忽失化龍。所在則已。被齊劍負而去。而十人者方晨餐未竟。此外亦毫無形跡。可指俄領無可如何。嗒然而歸。此後俄商之被擾者。益甚於前。惟齊則不甚遠出。奉母以居。暇則種植。墾牧以爲娛樂。行人誤入其境者。且詫爲世外桃源。

不知其爲盜數也。

一螺曰鐵樓先生述此一篇乃深悉馬賊之組者決非向壁之談閉戶之作如齊老瘡痏者爲盜不奇爲盜而行其孝道則奇且爲盜而處處愛國則益奇噫草莽之間何常無爲善者特爲一般狗仗人勢之磕頭蟲挾迫之也夫復何言

憐子

民哀

豈文君之
化身歟抑
隱娘之幻
相歟

淮陽士人凌世安游宦關東性梗直好攻訐人短不爲長官所喜益佗傺無聊迺寄情山水以自放一日薄暮過酒家見當舖女衣夾羅衣緊錦褶裙半垂嫣然凌不禁心動徘徊不忍去酒傭見狀微笑揖凌而進曰先生行路口燥盍進少許村釀以解渴乎凌欣然入就座斜睨當舖者則雙頰微紅俯首弄衣角姿態益媚令人難禁凌不覺高聲朗誦曰顛不刺的見了萬千似這般可喜娘罕曾見女聞聲走避凌神魂愈盪是夕幾爲醉臥甕頭之畢吏部踰踉以歸翌日託其同寅某甲作撮合山以五百金易粲者歸從此鴛夢沈酣春深錦帳閨房之樂有甚於畫眉者凌好夜課女恒執針黹伴讀久之女忽有所悟侃侃謂凌曰君所讀者皆治身心性命之學匪足以救時者曷求富強之

魄我亦爲之
眼花撩亂
上半天矣

學以成世用，凌肅然曰：不圖織窮如卿，迺具此匡時志願。今後不敢以尋常女子視卿矣。女邁然若不勝情。女本名江連兒，凌爲易名。憐子伉儷，日篤朋輩，都豔稱之。

清河郎以草莽之雄，握虎豹之符，雖區區一督軍，其聲勢無異於昔之強楚。暴秦稱霸，一世凡來此邦。作吏者莫不仰其鼻息，其部下走卒尤稟驍跋扈，操縱一切。凌世安雖入宦途而無官場惡習，慣諸凡蠅營狗苟，皆所不屑爲。以故觸孫某忌，孫某者爲清河郎心腹牙爪之一，亦煊赫非常。之紅員曾贊入關軍務，一戰而敗，迺復歸依故主，助惡虐。一日忽指令凌赴雙城勘盜案。雙城固爲鬪匪之淵藪，數越貨殺人之事，見於白晝，習以爲常。平民若遭盜刦，亦不報官。因政苛吏酷，苟爲盜所騷擾，猶得獲萬一之幸。若報官緝捕，後吏胥均色厲內荏，不敢追捕，羣寇反向事主百般敲索，則不至宣告破產，不止。故盜案鮮有報官者。是次雙城徐紳家被大盜所刦，所失頗鉅。徐與孫有蔥蘿親事，主本不欲告官。孫某知之，勒令世安往勘。表面視之，孫旣勤慎治公，復關心親誼，可謂公私兩全。孰知其欲藉此以排斥眼中釘，明知此案不易辦，僅借是以速凌之亡而已。凌奉命殲敵礙於上官命令，不得已勉強就道。臨行之夕，置酒別憐子，淒然曰：卿乎此。

微
笑
不
答
在
也
大
有
深
意

行。恐。無。生。還。之。望。苟。百。日。不。回。毋。誤。汝。青。春。少。艾。盍。琵。琶。別。抱。也。可。憐。子。微。笑。不。答。但。

曰。吉。人。天。相。君。無。憂。焉。翌。日。凌。含。悲。就。道。

果。湖。塗。歟。
必。吾。恐。其。未。

雙城附郭。有茅屋三椽。中有賣餅叟胡大者。年已七十餘而精神矍鑠。望之若三十許人。筋虬骨暴。相傳其得少林內家宗派。力足敵萬人。然而胡大嘗謂人曰。老矣。無所用。輒喜與小孩子拋磚弄石。每日舍清晨傍晚作兩次炊餅。外餘則盡消磨於廣場之羣兒隊中。因是人咸以糊塗呼之。胡大亦居之不疑。一日薄暮。有客自西來。胡大忽阻道。謂之曰。客官將進城乎。自東關徐姓家被盜後。夕陽在山時。四關已閉。匪徒也。塗也。胡大乃引客入室。閨戶燃燈。狀殊慙慄。客覩室內蕭條景況。微吟老杜朱門白骨之句。胡大忽揚聲大囁。曰。客迨奉孫某命來查徐姓案耶。此案爲獨臂龍虬方子蓮所爲。方羽黨遍關東。客之來也。尾汝者已不下百數十人。苟客今夕入城。則至多延三小時。將爲夜臺長眠人矣。客愕然久之。歧歧曰。余本參苓商汝言云乎。不解所爲。胡勃然曰。咄。假猩猩作態。其惟欺天乎。汝匪名凌世。安素有直聲。汝之得能。至斯而畢命者。亦幸賴此。平日小名譽否。則早亦愛好人。嗚呼盜賊畢竟是一個書跋子。

吾讀之則
爲一官
東羞死

若是官匪
不分矣

斷送性命於中途凌至此色變訥訥不復能語胡復曰少安毋躁徐案不易辦况徐爲富不仁咎由自取汝明日入城糊塗了事苟有所遇汝但弗言余今與汝小包一歸途倘有危急以此包視之可耳凌唯唯是日卽宿胡大許同臥繩牀輒側不寐但聞胡之鼾聲如雷震天甫明胡卽促凌入城去凌如胡所教草草究間後卽忽返省雖有胡所贈之小包而胡頻囁切勿偷視但覺沈重異常不知內裏何物中心忐惶惶如失離之兒待離雙城之第二日與隨從遇於途蓋凌之初意微服先行欲將此案澈底清查以博清正榮譽而此迎頭痛擊始所不料者故隨從方欣欣而來本官已躊躇返矣從者深爲奇異羣叩所由凌但曰歸休歸休別無他語隨從亦不敢窮詢均怏怏以返是日下午過獨樹崗峰巒危峻一行五人咸惴惴有戒心忽聞馬蹄雜沓自遠方來俄頃有壯男子三十餘人跨駿馬荷毛瑟槍類似馬弁又若鬍匪者將凌兜圍入歧路之森林中咸怒目獰笑曰瘦骨雞那有如此胆量持虎鬚不致其命恐朋輩將哂余等懦弱畏葸玷污綠林矣凌明知胡餅叟之言不謬若輩諒卽所謂獨臂虬龍方子連之羽黨雖欲逃亦無路姑以胡所贈之小包試之乃強振精神拱手以告曰僕向業參苓慣

此必有包
中試之物
驚卷

果然是
個古董

走關外。承蒙大王等青睞。惠顧及僕。敢不盡我所有。以爲衆大王壽。惟此行良苦無物。足以爲覲者。僅此包中物。差能貢獻。若大王等不以此羹。玷污手。卽納之寶囊。如何。一盜厲聲曰。鼠子具蘇張舌顯係奉命而來。乃推諉爲參賈商。汝適所言者。祇能欺黃口。小兒安能欺吾輩。言已。卽探懷出勃朗林。欲扳機射凌時。凌方雙手呈胡大所賚之小包。又一盜向先前發言之盜曰。阮小青且慢。發槍。鼠子既有所貢。姑容其延命。須臾早晚送其終也。阮小青曰。馬千里近來迺學菩薩。低眉不開殺戒耶。言已。大笑聲如梟鳴。令人毛戴。左手執槍。右手接凌之小包。徐展視之。曰。噫。繡子玩弄物。鼠子攜之。何用。顧右傍一鬚眉班白之盜。曰。袁大。叔盍知此來歷乎。凌斜睨之。則包中爲鐵連環二環之四。週遍繫鋼鈴形如西遊記所載豹皮大王之風火鈴。然袁大見之蹙額曰。胡振邦。又多管閒事矣。言時以手接鐵連環。一反覆凝視。忽狂 啼曰。江家鐵沙手尙在人世乎。此人懷此物。定與江家有淵源。苟傷之。則我儕無遺類矣。羣盜噪然曰。莫非方大哥常言。之江家老太爺否。袁大曰。唯羣盜急滾鞍下騎。紛向凌馬前請罪。并將鐵連環慎重包裹。以璧於凌。袁大且殷殷曰。若遇江家三師叔。乞道袁家小大無恙。今日衆弟兄無禮。

此在人意
料中然吾
以爲凌世
安之大幸
也

不細詰問
尤妙

有犯。辱。駕。萬。望。尊。駕。弗。介。於。懷。爲。荷。斯。時。林。中。忽。有。警。笛。聲。羣。盜。呼。嘯。應。之。紛。紛。超。乘。
越。林。如。鳥。獸。散。凌。如。死。因。被。赦。喟。然。曰。今。後。方。知。世。路。顛。危。甚。於。蜀。道。此。行。無。斯。鐵。連。
環。恐。已。爲。若。輩。彈。丸。洞。穿。肺。腑。矣。

凌。既。歸。省。壇。上。官。責。以。輕。視。公。事。登。白。簡。凌。亦。自。知。生。無。媚。骨。不。合。在。此。齷。齶。場。中。討。
憐。子。憐。子。亦。不。細。詰。同。返。淮。揚。殊。不。知。凌。本。有。大。婦。貌。奇。醜。而。性。奇。妬。憐。子。入。門。見。嫉。
不。堪。凌。虐。凌。雖。多。方。庇。護。終。難。免。一。暴。十。寒。憐。子。淒。然。曰。妾。本。仰。望。終。身。於。凌。第。今。若。
此。詎。能。諾。百。首。雙。星。之。願。乎。迺。摒。擋。一。切。別。凌。北。去。凌。雖。百。般。哀。留。憐。不。少。動。凌。知。不。
能。尼。其。行。涕。泣。曰。念。年。餘。香。火。情。姑。屈。三。日。留。可。乎。憐。首。肯。而。此。三。日。中。凌。則。淚。添。九。
曲。黃。河。溢。恨。歷。山。峰。華。嶽。低。憐。子。亦。悲。不。能。已。或。有。悛。凌。曰。渠。既。受。五。百。金。之。身。價。何。
不。招。其。親。人。來。與。之。嚴。重。交。涉。凌。曰。既。好。在。前。何。必。惡。之。於。後。彼。之。去。焉。緣。因。吾。婦。不。
賢。迫。之。以。去。五。百。金。何。地。不。耗。藉。此。區。區。之。款。大。動。干。戈。殊。不。值。得。大。丈。夫。烏。可。與。一。
婦。人。計。較。所。難。堪。者。今。後。孤。燈。照。影。夜。課。無。人。伴。耳。聞。者。莫。不。謂。凌。寬。宏。大。度。非。常。人。

耶堵竟
物作
子以阿
知

聞之我亦急欲

胸有成竹不臨別微笑也

所能及。臨別之晨，送親凌至徐州車站，途間憐子忽謂凌曰：「君以妾爲何如人？」君亦欲知妾之秘史乎？凌曰：「固所願也，不敢請耳。」憐子遂詳舉以告。『關東鬚匪之前輩江春海者，憐子之父也。昔年張錫鑾爲東撫時，利用反間計，遠交近攻，或誘之以利，或餌之以名，草莽之夫鮮不爲其所動。於是驃驍者漸次入穀江，春海本爲關東十弟兄之一，平素互相扶援，以抗官軍，至是勢日益寡，乃廢然改計，假言越山受傷死矣，其實隱居市廛，設酒肆以博微利。憐子者，爲當年行刦某村落，擄得之鄉人家女兒。時江妻新產未育，正深悲悼，得此女孩，聊以自慰。撫之如己出，時憐子僅五歲，無何江妻臨盆，舉一雄，遂漸惡。憐子待之如婢傭，憐亦安之。憐別無所好，惟見春海有時溫習拳術，時憐必悉心練習。春海好身手，正愁後繼無人，覩憐之好武，喜甚，遂一一授之。春海有生死交，胡振邦之子一鳴者，年與憐相若，遂訂婚焉。詎聯姻未久，一鳴忽不知去。向振邦初猶四出招尋，久之無耗，傳爲仇家所害，屬春海將憐子別嫁。於是春海將憐子鬻於凌世安。當凌世安奉命赴雙城時，憐子已先得綠林密報，暗爲布置，所以孤樹崗一役，凌得保首領，皆憐之力也。鐵連環者，江春海壯年之標幟，凡鏢客同道，皆能辨認，苟有犯之。

者則有性命之虞。震懾一世。尊嚴不啻乎。軍令而其假託傷亡之後。曾有其徒。假以欺他盜而受辱者。春海聞之。私往取辱其者之首級。於是餘盜仍畏此鐵連環。如虎不敢少犯焉。憐子所以全凌之性命。一因其時身屬凌無去志。再者凌小有政聲。播遐邇。綠林素重信直。故胡振邦亦樂爲之助。且藉以報五百金之恩惠。以備今日之去地也。』

憐子言至此已抵車站。卽握手曰。從此天涯南北兩地分心。君家足以溫飽。請其有以善其後也。言已登車去。一瞥間已如流水行雲。不見矣。凌目送車塵。木立良久。髮猶在獨樹崗遇盜時也。

塵因曰。官不如盜。此說洵非逾分。蓋盜雖橫刦人財。然對於同儕。尙知守義。試觀孫某之調侃凌世安。胡振邦袁大等之對於江春海。即可爲之裁判。風塵莽莽之間。若足韁手版之大吏。對此等赤眉紅鬚之豪客。未知可自慚形穢否。

憐子以終身托凌世安。能於凌處至險之境。不動聲色。卒保全其身命。而凌世安獨不能於河東獅子項下保護一救命之可兒。此凌之多情而不免寡義。然則凌亦因沾得仕途之臭味。而致乎斯。亦凌世安白圭之玷。

民哀

錦州鉅商李經澍家資富，有好客輕財四方無業之人聞名來歸。經澍莫不酌量資助。

使償所欲去。一時有小孟嘗之稱，無何中州趙鶴卿藉金錢魔力來知縣事，稔李之多。

財焉下車之助卽假冬賑爲由，指捐鉅欵李慨然如數予之。趙覩其可欺，自後一再勒。

索李不勝其擾。一年之內供應八九次，家道因之中落。翌年元旦，李方盛筵邀客共慶。

良辰實則其處境已匪往常，可比外強中乾，幾乎羅掘度日矣。所以復若是供張者，良。

因體面攸關，不得不維持平素。好客聲譽以酬里黨也。是日客之來者不下四五十人。

中有新客魯人三係李之內兄王某，介紹者云業皮貨爲同胞手足。長曰汪龍超，仲曰。

汪鳳翔。季曰汪麟。李本磊落亢爽，汪氏昆仲亦饒有俠氣。因而一見如故，歡然入席。

正縱談際，忽有警士五六人突然而入，閹者力阻不能趨至客廳。大聲曰：奉省垣密電。

緝捕大盜王三頃。有眼線報告云在爾家窩藏，特來搜捉。經澍挺身出曰：今日余爲東。

道主。凡座上諸客均余知己，交若爲親，若爲友，平素咸安分守，已無不去行者。請歸告。

上官恐眼線所云有誤，警士咸曰：咄！李經澍胆敢拒捕省垣密電，本官公事誰敢玩怠？

想又是官
吏作祟矣

未必不是

挺身自獻

豪氣逼人
小孟嘗語
讀其幾語
戴衡不虛之矣

眼線爲上官派遣來此精明強幹烏有誤報者錦城居戶三萬餘不曰他人家而獨指爾家豈眼線與汝有嫌隙而欲有意誣陷耶速退容吾等按圖捕人則爾尙可望瓦全否則汝與王三同黨亦當同捕伏法李憤極不能答良久但曰豈有此理四字而已汪龍超忽推座以起越衆面前謂警士曰若輩亦知余爲何如人余卽大盜王三也請速借余官裏去毋在此曉曉累人家不能終席警士愕然相顧耳語又久反指汪爲有意嬉耍不卽捕汪龍超笑曰吾輩作事光明素不累人者夫大盜是何等人盜案是何等案豈有何人打証語哉况吾何人若輩何人吾值得與汝等嬉耍速同去毋多言警士無已偕汪去李跌足曰吾累友朋矣何以爲人此事必須余親自到官證明眞相寧苦余而毋害人爲幸龍超之弟鳳翔麟書忽離席進曰公無焦灼我兄此去決無妨礙區區一彈丸錦城不足抗吾弟兄敵焉今日旣爲公宴客請諸君弗以介懷今當賡續酒令重檢酒籌以盡新年興趣無負主人之盛意也可李聆語知有異亦勉振精神洗蓋更酌將就盡歡以散

翌日年初二日晨至暮李欲出探其事爲妻勸止在李之私惱以爲官家必有公事來

必非討厭
圖也。有所

妙人妙語
豈婢媼輩
者也。得而解

若是兵警
耶。何異盜賊

捕己者孰知杳然無事小年朝之亭午忽有一賣花女郎踰門售花時李一家雖在新
年然因斯事所擾終覺偏促不安烏有心緒購置鮮花插供惟女郎殊討人厭揮之不去強欲入內並云欲見爾家主母定有一注好賣買也閹人無已遂聽其入女郎含笑至內庭求李婦購其茉莉花球一事婢媼輩咸謂主母無需此女郎曰莫謂此是無用物或竟大有用者李婦聞言心動急如其值購之女郎點首曰夫人與小女子有緣請夫人盡購此筐中物庶小女子脫身無累可乎婢媼輩怒其無厭李婦舉目視女郎面見其秀目粉膚眉宇間燦然有英氣不類仰此鞠口者更有所悟復如數納之女郎乃盡出筐中諸花朵置之桌上納錢於懷向夫人檢査曰謝夫人賜明日當來大賀言已忽忽去薄暮經澍忽得友人密函謂元旦投身官署之汪超龍雖非大盜王三寶一不逞之徒已由司法科詰詢得實與趙縣長密商辦法呈報省會將宣布罪狀判處死刑矣聞在君家被捕盍早自爲計經澍得訊措手無策祇內疚曰好客所累奈何奈何李婦聞之益焦灼流涕入晚兵警圍李宅非但捕李去且開箱倒籠明爲檢查證據其實將李所有細軟諸物悉數搜刮盡淨乃去婢媼僕役亦皆挾所有四散禍生不測竟

其所出處
蓋在森林
草莽之間

至破家李有子女各一年均在十齡之內繼而第宅又爲官發封母子三人露宿於市鄰里鄉黨多不知李究犯何罪不敢招接懼株連也李婦惟撫兒女號哭聞者莫不酸鼻夜半忽有車聲自隔巷來至李宅門前御者停鞭不進復下車厲聲謂李婦曰汝夫窩藏過激黨首領罪及妻孥頃奉官廳命來追捕汝母子三人速上車隨余去李婦暗忖又久曰於其餓莩於途曷若入囹圄晤夫一面全家仍可團聚死生相共一處也於是毅然挈子女登車車式如京津通行之驃車然而前障以黑油布卽日間乘之亦闇無光線何況在此深夜間李婦泣曰斯眞人世間之黑暗地獄焉御者於車外應聲曰今日日間早有人知會汝明晨有大禍至汝輩自不省悟所不料者當晚卽出事耳李婦聞言茫然不知所云御者徐理絲轄向東馭去斯時憐憐得得之車馬聲與嗚咽咽之啼泣聲相酬唱直至東方發白此車猶未停輪李婦狐疑莫釋欲推帘布却又未敢或人見此車於清晨八時許出東關疾馳去不知所止

初四之夕錦城士民方興高采烈祀財神獻俎豆以求一年多福忽閻城官吏軍警全體出防四街曉諭云無論何等人不准往來自由行走若違抗者格殺弗論此係與敵

動能者
路人何辜
而往來不
能自由行

也。必。是。常。事。

人開戰時之戒嚴命令際此萬象迎新早春歲首之際行之莫不驚訝交集議爲怪事有執役於縣署者言是日下午一時許縣長趙鶴卿方與其幕府中人團坐作葉子戲忽有一小婢捧茶來趙自負風流跌宕每於幕中人彈碁永晝比有垂髻小婢執巾拂侍立於側則此婢之來也固爲常事趙飲茶訖意謂婢猶鵠侍於後順手以空盤與之誰料婢已去盤墜地作聲室中人均受小驚恐而碎盤之下乃現一書趙拾展之書謂

趙貪墨昏庸任意誣良李經濤本安分良民安得指爲窩藏盜匪三日中當取汝首級云云趙閱之色變急集護從往商同城之上級軍官某錦城本有奉軍一旅駐防於斯在趙初意欲仰賴其兵力先處決已獲之汪李二人再捕羽黨殊不知某軍官於歲盡之日已奉省垣督軍令因軍務會議晉省未返一切政權悉委其參謀馬小齋代行而同時馬小齋亦得此莫明由來之簡帖述趙貪墨事將於二日內致其性命并責上官之憤憤如在夢中任用此等豺狼成性之衣冠禽獸來戕賊吾民苟若再助虐將并上官宣告死刑趙既謁馬彼此錯愕乃召集錦城所有官吏會商最後頒此嚴厲之令此語既經斯人傳述道略相傳不逾時閏城皆知其事莫不曰趙鶴卿誠哉貪墨罪在不

彼上官亦
晉督撫同類也何
責之不屑
也

有口皆碑
趙鶴卿適得其反

燒死者奈何

冤屈者恐未必無

赦馬小齋助其淫威恐亦不免所慮者玉石俱焚奈何翌晨官廳忽有發出通告禁止謠言不承有此簡帖事蓋以遮飾之也趙馬方以爲官衙秘密平民無從探悉孰知已戶談巷議無人不知不不息謠布告以繩官廳威望一面擬於正午處決汪李詎知已午之交忽報獄中失火趙心知有異急會同軍警到場彈壓行至中途又得全監罪犯乘火脫逃消息趙大恐曰殆矣而斯時汪李早已蹤跡杳如鐵壁銅垣之監獄等於五樓十閣之阿房何況錦城火政腐敗施救素不得法致橫瓦六七畝之瓦房盡成焦土此中囚徒悍者走避弱者則同歸於燼烏煙障天焦屍遍地誠令人不忍屬目趙草草檢視匆匆返署一面申報長官自請處分一面再備文通知馬小齋請其協緝越獄諸犯詰朝四方獲得罪犯若干名惟獨不見汪李二人趙方自慰於衷意謂布置嚴密不患不得孰知汪李不得而此怪異之簡帖則又發見於愛姬玉梅之妝盒內語氣一如前函惟末行多「第二次警告」五字又逾日清晨趙甫起身盥漱忽見奇怪之函再見於梳洗檯上中書斗大死字「第三次警告」小字五趙見之色變面無人色正納悶憂灼間忽馬小齋命人來關會云已由安實眼線報告汪李二要犯現在西門

吾更其語
意曰今後
莫民毒也

雙夫街三七號屋中已已領兵往捕矣招趙速去趙聞語大喜曰今後莫余毒也乃亟更衣乘軒往

三七號屋爲某宦之家祠相傳中有狐祟故向無居人是日忽有兵士一中隊圍之鄰人亦莫知其故而此軍隊雖包圍此祠咸鵠立有所侍不卽入內有頃縣長至矣見兵士不入內疑而詢問中有一形似行長者對曰馬大人祇有圍繞之令未有入捕搜人之令故須俟大人至也趙勃然曰余已到此可以入矣迺令同來之警士往叩大門久不開趙怒令將大門斫去斯時趙已出轎立祠前指揮兵警劈門詎斧纔着門破一穴穴內砰然一聲一彈飛出正中趙喉隨從大呼曰縣長中彈矣時兵士等已紛紛退走不敢復犯此古屋而此古屋中驟發巨聲係極猛烈之炸藥爆裂瓦飛牆倒沙走塵揚距離較遠者幸保無恙近者傷及頭面手足者有之收破腹裂胸者亦有之趙鶴卿之屍身亦敗碎不全矣聞者莫不欣然色善私相告曰酷更收場如是如是

必而誠
能若如
也因
之未

錦城自經此變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擾擾不安者久久兩年以後始漸復原狀如此驚天動地之大案則已不了了之一日旭日乍升曉風淡盪中有高呼賣花聲者或人見

一雲鬟女子自言汪氏婦家貧業賣花者殊不知其拿雲捉月手段正不謾當也。

塵因日好義遭刦古今當事非善因而不得善報乃造化弄人愈使世道不平愈可繪若儔貪墨者之么魔醜相也獨羨賣花女郎不僅是巾幘中特色亦是綠林中之英雌李經澍之婦則不及汪龍超之有婦矣。

●白馬張

天寶

滿清光緒末葉莘莘學子自三島歸者莫不主張革命以致文字冤獄時有所聞黨禍株連誠不讓明末幾復東林之慘酷而鄒容沈盡二案則爲尤著者也吾鄉有桑梓琴者若祖若父均業醫里間有桑神仙之稱梓琴生而歧嶷少長孔武有力輒喜與人角鬪年未舞象好與里中無賴相徵逐而天性慷慨濟貧周急之事勇爲之因是壯夫亦供其奔走父母屢勸之不聽十六歲入縣立某高小讀書聰穎過常兒每試輒冠其曹教員宋子畏亦有心人也平日頗垂青於桑一日酒酣謂其友曰桑家郎年未弱冠而心雄萬夫默訖其舉止行動饒有燕邯游俠之概將來控馬中原奠定河漢之諸賢

因能勇於濟貧周急
故一時壯夫多可供奔走也

席上此子必居其一惟所交者無一善類流痞土豪大抵色厲內荏蠅營苟苟之徒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一旦失足其禍亦有不忍言者詰聞於桑粲然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莫惟宋先生乎桓溫有言大丈夫生當亂世苟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成王敗寇皆不失爲英雄區區身外微名烏足以介乃公懷抱耶自是以後桑鋒銳漸露所爲詩文比多拔劍張弩之句腐儒見之輒爲咋舌越三年以最優等卒業其父遍託親朋薦爲某鄉初等小學教授所以磨汎其血氣之勇也殊不知千里駒終不伏櫪去鄉未及一學期與當地富商馮仲華結生死交密向其貸千金爲求學資至東瀛入大學體育團五年後始歸故里力愈強體益健惟外表迥非往日暴勇鬪狠可比馬無齧與何種人交接一種和藹可親之狀態雖盛怒者亦爲之氣平親朋託爲奇事迷信者以爲桑氏祖宗有德故梓琴迺有若是涵養安知孫恩邈所謂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圓而行欲方梓琴學養有得彼之所以待人接物以和氣爲主者蓋卽胆大心小行方志圓之微意然而里中諸無賴當梓琴未出洋時若輩固倚之若長城凡有所需悉仰賴之及其學成歸來方欣然相告曰桑家子歸矣意謂仍可以衣食託之初不料其一變

天欲語人
所折信然

之。
不。
呼友道

皆是夫子非有_之女子小人_爲君子_之歟。乎近之不遼遠之則_之期_之梓琴俾就一方韜
志自謙者想而不知取怨之道卽基乎此當海上蘇報案發生忽有人告密於邑令指
梓琴爲革黨指彼與鄒威丹往來之函件爲鐵證急飭好利之官紳莫不窮搜密索將
輿大獄以邀爵賞時長白端午橋督蘇又爲好事者流事發梓琴不及避逮捕入獄友
朋莫不爲桑性命危幸邑宰方某好好先生蒞任四五年雖未必一清如水而有雅吏
名聲公餘必與地方良宿碩彦相酬唱無人不知方公祖能詩者故於此案多所掩護
卽桑梓琴當躬逢對簿時亦立言得體始終未株連第三人讞定發墨龍江披甲爲奴
事後稔知告密者爲總角交邵青雲之執筆同學宗文日之遞函宗與梓琴爲表兄弟
行邵亦累代世交惟家道皆不若桑之富。有當年不特梓琴時時周濟若二人之費用
卽其家中衣食資梓琴父母亦嘗助給人心鬼蜮世道險巇破家傷身之禍起於心腹。
股肱之親友爲他人所始料不及者梓琴父母欲與邵周爲難梓琴反力阻曰事已出
此何必與人頭畜鳴之徒爭無謂之口舌耶聞者賢之。

關東大盜白馬張者文弱若女子姿膚白皙不類作打家刦舍生涯者每出行必跨

與法律亦有
強盜亦有
與衆不同

銀鞍駿馬而自稱張老子。因是綠林中咸稱之爲白馬張。白馬張年未三十。羽黨有萬人。出沒無常。天矯若游龍。入海天馬行空。官家屢欲捕之。雖懸千金賞。不可得。白馬張鎗法極佳。彈無虛發。尤工拳術。凡吾國舊有槍棒鞭棍諸械。白馬張非但兼能。且無一不工。年祇二十餘。非徒恃猛勇而謀略亦非常人所及。以故關東羣盜多信仰之。苟無若是技能。亦何以服衆人目。維其紀手定規律十三條。凡部下有犯戒律者。初則勸之。以忠言繼則謫降其等級。三次不聽。則殺無赦。所定之律錄如下。

(一) 凡遇孤客婦女。或老叟幼童。不准開差。違者責棍五十。(開差者鬍匪行刦之隱語)

(二) 凡遇官吏經過本山主區域。不問其清廉貪墨。須奮勇直前。苟若人少。有政聲者。留半給之。貪墨者。盡沒其囊。苟有徇情縱容者。流西伯利亞。

(三) 凡在客地。同志比比。對面不相識。本山主有鑒於斯。故特頒發一種飛馬牌。香菸。苟見彼人吸此種烟者。不啻卽表示本山之標幟。須彼此互相援助。違者。斬立決。

二、下。

(四) 凡屬本山支派以義憤爲重不必溢露於面苟在內地成羣肇禍者責棍

(五) 關東此連他國境界若遇非中國人任憑有幾何財帛不特不能開差抑且暗中妄爲保護庶免惹起無爲之外交。

(六) 凡情願入本山爲么者須由本山二十人以上之介紹并須躬自認定某人爲老師然後舉行謁師禮手續完備後經其師出切實保證方可入山(么者鬚匪中最小之稱謂詳見後階級表)

(七) 凡各地同志爲鷹爪所擾如有隙乘須出全力援救一旦罹凶則將反對宣告死刑。

(八) 凡本山同志有洩漏秘密者殺無赦。

(九) 凡抽籤得爲宣告他人死刑之實行員雖骨肉至親不能寬貸若臨事退縮或徇私縱放則實行員殺無赦。

(十) 凡開差時奸淫婦女或非公搜刮及私納不報公帳者殺無赦。

(十一) 凡因荒怠誤公有礙全局者殺無赦。

(十二) 凡開差一次得來之財帛無論多寡均以九成開拆二成歸公一成給與眼線四成公攤一成特獎是次出力人員一成撫卹本山歷年傷亡弟兄子侄之家屬。

(十三) 凡入本山爲么者會正當經紀可以兼爲外其餘醫卜星相等空心飯皆不許兼爲因此種營業容易敗事而最注重者不能爲官若已入本山團體而父爲官者殺無赦。

附階級表

總司令一人白馬張掌管全山一切軍民等事。看家老三四十人管理全山財政之支收。訪賢老三二十人參贊一切行軍事務。江湖老四二百人管理本山興修處交際及與外人等交涉等事務。紅旗老五五百人司理全山行刑事務。巡風老六無定額專司偵緝爲全山之耳目。助手老七無定額專司操練槍械指點柔術以溝輸軍事智識。斯文老八無定額專司全山筆札并定教授。

期間庶本山各人皆具一種普通學問。老么亦名老九無定額。（凡初入本山者皆爲老么。自後由總司令量材選擢及有功拔升惟老二老五非資望素深萬分可靠者不能爲老五尤甚。）

上所述者皆爲白馬張之韜略雖其舉之雄終不免失之粗魯然井井有條一絲不亂機之往古舊劉亦不過若是白馬張尤喜作不平事。凡平民受土豪之欺凌皆爲張所聞。土豪必無安逸。因是張益盡幾乎婦豎咸知惟張之出處無人得知。僅聞其自言由東臨淄產係纂處初新志之張出來後人究否渺不可考。其年日壯而不言娶妻或人有以室家請者。張輒亂以他語。當時關東三張一東督張錫鑾一投効之鬍匪張竺林一卽白馬張也。然三者之中白馬張之名譽最佳。惟稍有身家或曾一行作吏者莫不銜之刺骨畏之如蠍。以故外省人不能知其詳也。

我當述郎當就道之桑梓琴矣。以文弱書生災遭無妄。雖幸得保首領然風露侵肌馳驅沙漠久居金粉六朝之子來此沙漠嚴寒之地其苦亦有不忍言者。解差二朱貴沈福朱忠厚人時時爲梓琴作辯護。士沈則老於此道在途常與怨讐。有時心發暴燥竟

君是施恩
宜乎招辱

禡。桑。如。畜。類。呼。叱。之。不。計。甚。且。加。以。鞭。撻。也。梓。琴。力。足。以。斃。沈。既。思。身。懼。法。網。致。遭。惡。
僉。辱。苟。再。殺。之。罪。上。加。罪。是。匹。夫。所。爲。耳。姑。逆。來。順。受。徐。圖。報。復。一。日。至。長。辛。店。打。尖。
有。臨。街。背。溪。之。酒。肆。一。梓。琴。等。入。焉。坐。未。暖。席。沈。已。狂。啖。飯。菜。來。其。狀。若。瘋。犬。鄰。座。有。
紫。衣。人。眇。一。目。聞。聲。斜。睨。沈。昂。首。微。哂。頗。似。鄙。夷。其。咆。哮。無。因。者。沈。瞥。見。之。怒。目。視。眇。
者。喃。喃。曰。咄。若。人。敢。干。涉。乃。公。事。亦。知。鐵。臂。膊。沈。福。之。譽。乎。梓。琴。急。掩。其。口。恐。紫。衣。人。
非。善。相。與。者。況。身。在。客。間。和。氣。爲。先。何。必。與。人。爭。孰。殊。不。知。紫。衣。人。已。有。聞。沈。語。粲。然。
出。店。去。桑。以。目。視。朱。明。知。怨。已。伏。矣。恐。卽。時。難。有。沈。猶。不。以。爲。意。飯。後。就。道。桑。梓。琴。蹙。
然。引。適。繼。之。事。爲。隱。憂。沈。笑。爲。胆。怯。絕。不。介。意。行。未。一。程。忽。有。無。數。馬。蹄。聲。自。後。來。梓。
琴。回。視。之。見。有。彪。形。大。漢。二。十。餘。人。跨。駿。馬。持。刀。叉。間。有。荷。俄。國。式。之。馬。槍。者。梓。琴。自。
忖。曰。殆。矣。此。時。之。沈。福。亦。頓。露。驚。怖。色。朱。貴。則。已。身。顫。齒。戰。無。人。色。矣。而。道。傍。森。林。中。
擲。於。地。方。提。防。森。林。中。有。無。槍。彈。繼。至。而。後。來。之。大。漢。已。越。彼。三。人。而。過。梓。琴。意。謂。必。
動。手。用。武。安。知。大。漢。等。並。未。注。意。及。彼。三。人。馬。蹄。雜。沓。穿。林。去。矣。卽。森。林。中。亦。無。動。靜。

以解差而
犯者奪
命極

應該如此

梓琴乃曰。盡速行。遲則恐遭菴荷毒手。沈朱急隨梓琴前奔。是日。薄暮。投宿。不敢越夜站。恐受人暗算也。翌日就道。自晨至午。無變動。沈頓忘隔宿之苦。又大言不慚。且曰。桑公子有驚人絕技。我亦略明拳棒。前途不足慮也。梓琴厲聲曰。沈福何若是之粗魯乎。前途……言未已。忽有一彈丸自沈之左方來。梓琴瞥見。卽日速伏安知已。不及彈丸中沈。左臂灼然有聲。裂衣入膚。血流如注。沈頻灑手呼痛。梓琴急裂衣角。爲沈繫傷口。且曰。無妨。至宿夜時。自能爲汝醫治。余作此語。未竟身後。忽有人曰。鐵臂膊。何乃如是。不經用。桑曰。如何。長辛店酒家妄語。今日受累矣。少焉跨一白耳黑衛之人。越彼二人前。其行捷如飛隼。恍惚間若隔座之眇目紫衣人。於是沈福驕矜之氣爲之大殺。并不敢再輕視。梓琴裏瘡再進。是夕投止於紅花集。紅花集通濱江大道。人煙雖不稠密。而市塵頗繁。盛桑等所宿之逆旅榜曰悅來。及其入也。東廂先有一客在黑面虬髯語音似楚人。梓桑見之似曾相識。苦不能道名姓。招沈朱二人止宿於對面屋中。彼虬髯客忽大呼。速治酒饌。解腰纏。出白金一囊。陳几上。屬買鷄黍。牛酒多多益善。店主曰。此物宜善藏。露處有失客曰。此累人物。余得之甚易。愛者任取之可耳。余足跡遍天下。從

神
恐
不必勞

怪極

未遇豪客。豈最爾。紅花集轉爲雀荷之藪乎。有頃酒肴羅列。客掀髯大嚼。鬚如蝟刺。頗不利於吞吐。客探懷出鈎。二鈎髯作八字形。懸於兩耳。踞案連酌。數巨觥。無酒意而下。酒物已盡。罄無餘。見其拍案呼店使曰。余之代步何在。速牽來。店使乃牽其代足。亦一黑衛。白耳。與路間所見者異。同虬髯客傾壺中於懸於瓦盆。漱持之。庭下以飲黑衛。斯時梓琴已有所悟。徐步負手至戶外。適客昂首視桑。視線接觸。見其虬髯露齒。門牙缺一角。以金鑲之。桑不禁失聲曰。呀。……客曰。南中小子不慣走北道。如此輕寒。豈已不勝耶。時衛已盡。盆中酒客呼店使收拾案上殘肴。竟天已昏。黑客房中本燃巨蠟。次時滅燭。闔戶。不一刻。履聲在戶外矣。梓琴快快入。欲與沈朱有所言。而竟不敢。言朱貴。因相公夜膳其矣。飯已冰冷。蓋令更換之耶。梓琴不語。戶外忽有衛嘯聲。梓琴初以爲東廂客之飲酒衛也。繼復聲相斷續。嗚不已似有二者。適店使持燈來。梓琴詢之。曰。彼東廂客之代步。送爲酒醉。嗚乎。店使曰。非也。敝東返家。亦有黑衛與客騎等同類。相見若人之酬酢。故互鳴不已。爲梓琴問語。又步出戶外。視之。店使在後。遙曰。客官弗忙。敝東已將已騎繫之。別處矣。梓琴自燈光中視彼店主。雖面目模糊。不能清晰。而赫然。

如此說來

明日必有
好戲看

死我以爲還

觸目者。則其衣之顏色。固卽長辛店所見之隔座紫衣人也。

翌日亭午。沈福、朱貴醒遍索梓琴。不得。於是大噪走失叛犯矣。合店之人咸來問訊。惟東廂之虬髯客。早晨卽去。繼之來住宿者。爲一妙年女郎。雖柔聲嬌娜。而眉宇間有殺氣。望而知非善相與者。斯時之朱貴情極欲自縊。號哭曰。欲歸不能。前進徒然。走失叛犯。遲早受譴。不如死於此間。爲愈也。沈福則跳躍如饑狼。竟將擇人而噬之狀。連呼傳該管地保汛弁斯時。店主主人亦遲遲來視。沈一見。卽指其爲歹人。且指其爲縱放叛犯之罪魁。越衆撲之。店主主人忽側身避以左手握沈福腰。沈卽殞立。不能動。店主主人曰。此間孰不知予獨眼龍余壽之爲忠厚人乎。鼠子何人。敢誣良爲。縱放叛犯者朱貴。見勢不佳。長跪於余前。曰。丈旣爲仁厚長者。夥伴無狀。直言冒犯。現在匪特求丈。原有憑望。指點迷津。或可追得叛犯焉。余笑曰。長辛店酒肆中此儉何等氣燄。今何以不施展其鐵臂膊之能耶。朱知余心動。跪地磕頭。如搗泥旁觀者咸爲不忍。余長歎曰。塵緣未了。不圖洗手後。復有今日之糾纏哉。且言且將中食兩指點。沈之肩窩沈頓時額汗如珠。極聲呼痛。朱見其能言也。卽呼之速跪畧道所經。欲求丈援手。或可捕得逸犯者。至是。

何必自尋
以煩惱我不

沈亦無言。屈膝低首跪余壽前。求其出一臂力。余忽出菸授朱沈二人。咨曰。以言曰此間能人雖不乏然。大半爲吾輩兄弟行。凡有所舉動。莫不通知在前。從無獨斷獨行者。何處外來人敢在此持虎鬚耶。汝輩毋心急容徐圖之。沈朱見其允也。乃相將起立。余壽忽謂繼虬髯而來住東廂之女子曰。莫非三點會中之歐陽春生乎。昨見北江舊部二十餘人隨帶火器馳驅附近道路上。此事恐定是渠爲者也。彼女子忽曰。余壽之見誤矣。北江向無義氣。平素相交肝胆。苟稍有難。乞之援助。尙觀望不前。豈肯行此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事乎。據儂所見。前次歐陽春生盛傳其將出關游歷。恐此事定係歐陽所爲者。余壽領首不語。店使進曰。三姑娘未來之先。此房本有一客。在客自云。湖北產生平足跡遍天下。廣額闊口。頰長而多髯。三姑娘笑曰。如何。歐陽春生來矣。歐陽勁敵。非告知首領不可。儂當星馳往報。爾可謂若二人追跡焉。朱貴目視沈福。蓋聆彼等言。亦明知非善類。然騎虎勢成姑安之。所謂三姑娘以玄絹帕裹首。背上斜懸鐵彈弓。一跨棗駒。馬擣雁翎刀出店門。如飛。沈福見弓。默念昨夕左臂受創。得無此了頭作怪乎。思念及此。身顫不能自主。余壽忽曰。速隨余前進。朱等唯。唯。余壽擣齊眉棍。腰懸。

流星鎗跨白耳黑衛。另備怒馬二。令朱沈乘之向東北。馳去。然而大海撈針。無從捉摸。一日復一日。已距桑梓。琴遙去之日二十日矣。是日正行間。忽迎面有蹄聲來。余壽遙見之。卽離鞍侍立道傍。沈朱不知就裏。亦視余之動作而倣之。有頃。一面如冠玉之少年。揚鞭策馬向西南方來。余壽私謂朱沈曰。此卽關東有名之人物。三張中之白馬張也。朱沈不解所云。唯唯而已。余壽俟少年至前。長揖馬前。自此行事。白馬張曰。三姑娘頃已告我。果真歐陽春生來。吾輩何必與之爭閒氣。余壽曰。此間雖未盡是吾輩範圍。然而入國問禁。入邦問俗。歐陽亦丈夫。何以出此盜竊之舉。賄責於解役。未免過分。我將隻身尋渠以論茲事。白馬張變色曰。余壽敢抗余命乎。余壽急鞠躬道。不敢。白馬張復曰。歐陽爲余同道在逃之桑梓。琴亦爲余三島酒友之一。桑之來也。余早有聞。本擬俟其將至黑龍江時。然後動手。初不料爲歐陽半路邀襲。所可憾者。竟爲歐陽獨賣情面耳。爲今計。汝引領。若二人先至余家。余則四出招歐陽來。使梓琴復與若二人見面。大夫人不累人。無論如何須爲解役。留餘步。要知陷人者長官也。非解役也。大約歐陽亦決從余言。余壽聆語。始欣欣別張上騎。引沈朱向西南去。

著是而云
我心不寒
友義方始

歐陽春生者湘之醴陵人其父爲宿儒尤精拳術一時有智多星之稱春生生而多髭及長尤甚十七歲游學東瀛與桑梓琴爲密友未幾被舉爲三點會中之幹事員即援引梓琴入會繼學成歸國梓琴則蟄伏海隅不問外事春生則遍歷湖湘廣結死士某年爲人告發官廳逮捕之亟歐陽即遁跡至香港與敢死士三十餘人常出沒於海洋凡奸商墨吏遇之者必無全想威名遐邇後忽又有所圖去神戶適白馬張相值於輪船彼此互道姓氏遂訂交也此次梓琴被辱於官吏歐陽春生初擬救之於江淮一帶繼因時日延誤乃追蹤至此殊不知途間已聞叛犯奔逸之信春生大駭默念此必白馬張所爲者急追索至張許欲與張索還桑安知白馬張亦正疑歐陽春生之獨刦桑梓琴焉

實則刦梓琴者究爲何人在閱者固知爲紅花集東廂之怪客然而怪客究爲何人讀我書所急欲知者梓琴幼年曾聘於澄江洪氏未結髮而洪女夭雖未結縷而兩家則已以親禮往來矣洪女之殤也梓琴曾往祭奠內兄北江多髯身長孔武有力小時自梯仆下至於暈蘇後檢視門牙去其一角及長卒業於南菁書院學養有素梓琴與洪

我亦急欲
詢問

從未謀面。當其往弔之際，適洪先一日動身赴美留學，故雖相知肝膽，僅不過楮墨上之形容耳。梓琴雖不知洪之狀況，而洪則盡知梓琴之行爲。蓋洪亦廣結死友，投身於秘密社會黨中者，以洪之才而爲此黨中之黨員，自然孚人望，能操縱不一年而被推爲黨魁。長江一帶秘密黨之勢力，幾乎全在其掌中。故梓琴之狀況，全係黨員所報告，所以盡得知也。此次梓琴遭難，洪適在保定得部下報告，遂追踪至紅花集，夤夜盜桑去，致白馬張與歐陽春生互疑，獨斷獨行，彼此含憤，晤面甚至一言不合，部下鬨噪相見，不以玉帛而以干戈。然而關東係白馬張之勢力，洪盜梓琴究隱慝於何處耶？

距紅花集十里許，有史家屯者，居戶不及三十家，以獵爲業。屯之西偏，有石將軍廟，乃係受香火者。天上之鐵石星官里巷俚談，本屬無稽。杜十娘伍姉婿之誤會，固不自今日始。一日天甫破曉，忽有騎士四十餘人，先來駐紮，狀似行兵之防堵。支線者中有一人，多髯而身長，操湘音，蓋卽三點會中巨擘歐陽春生也。該廟本無廟祝，任彼等所爲，入廟休憩，不及三分鐘，白馬張亦率二三十人至，狀似相約而來者。初相見，頗爲客氣。

互道仰慕漸及本題張責歐陽不應入我土地不問地主而擅刦人歐陽則云汝旣刦令人聞而毛戴雙方昂首看之則佛龕之中踏出二人先躍出者曰諸君因余一人致於反目罪爲余始請加刃於余頸後躍出者曰令嬢稱雄關外春生霸佔海上猶憶昔年葫蘆島上指石爲媒事乎此來定可討擾一杯喜酒也兩軍譁然白馬張大艍歐陽春生亦低首不語桑梓琴與洪北江橫縱其間厥狀若西方美人之舞踏蓋白馬張係易釵而弁者其父張大鯨昔年爲葫蘆島之著名拳教師歐陽與洪曾後先問業於張者大鯨旣卒遺命弱女之終身委之與愛徒高世傑高不久亦死轉託之與姓北江時歐陽已去東瀛與桑相識知桑之中匱猶虛遂自荐爲媒以師妹仰望於梓琴殊不知張女已易服改狀求學海外曾與春生一度值輪船問春生不識其爲師妹張女則知其爲師兄也迨歸國之後歐陽方悉張女不知何往梓琴之姻事遂懸擋無了局洪北江曾三至葫蘆島從高士傑之寡妻方面探得張女之實固已早知關東大盜白馬張即當年執炊之同學妹也此次故敢單身出關以營救梓琴旣見梓琴盜之懸石將軍

廟中傾談。歷年事始知。桑已由歐陽春生。曾爲其談婚事。適雙方來會。於是洪乃重申前議。爲兩方和解。翌日羣會於白馬張之寨中。另覓替人至戌所使。朱沈不爲難人。而此後桑張歐洪之事業。若何固在閱者之料想中。毋再喋喋焉。

塵因曰。此篇構造曲折。雖奇。使人賭之目炫。天賣撰是篇。未竟時。曾語余曰。得意之作。余初不敢信。迨讀竟。始嘆服其才大。如海筆矯如龍也。

◎孟家三俠

海濶

永平府北部。亂峯如筭。萬壑紛麻。豺虎縱橫。狐狸出沒。山中居民。業獵者以故居多數。迴環百餘里。獵戶百數十家。中有領袖者。其人雄武而公正。當衆選而長。羣獵號令無或違。長者誰。乃孟氏兄弟三人。長名克武。仲克俊。三克英。性情皆豪邁坦白。率真無藻飾。尚義氣重。然諾以理。不平於道路。爲己任。不避權勢。不辭危難。濟人之困。視爲天職焉。不獨爲羣獵戶所依歸。鄉隣愈推重之。緩急皆賴其援助。

一日。克武行獵於洪家窪之南坡。洪姓者。族聚是山頗衆。勢故甚盛。且多無賴子。虎視

舉竟濟困

一鄉鄉人往往爲所侮。咸側目。克武是日逐一野豕馳過。洪姓村間路。豕已竄。克武下馬少憩。林薄間林外多蒿草。高已過人。然去路隅不數武也。武忽聞號泣呼救聲甚慘厲。克武遂竊窺之。見一少婦循斜徑披髮狂奔。情甚急切。亂石草莽如齧齒。少婦跋蹶其間不可耐。大受奇窘。一黑衛已逃至山坡尙驚嘶不已。小童行哭路側不知所措。少婦後有追者。年事三十許。頗雄健而嬉笑。謾襲情狀類痴。武知其將不利於少婦。非刦財也。不禁忿火中燒。突從林間躍出。大呼狂且。何敢無禮。直自其後扼之。其人撲遂脫少婦於危。其人起與武鬪。武蹴之與跌者再。知不敵。竄去。武亦旋歸。

事後月餘。武村外忽來異方人二。假爲失路入村。問道狀復出村繞視一週。乃去。武知之。出視。二人行已遠。武遂急召村中壯丁調度。一切囑至夜須嚴防勿少疎。衆莫解其故。唯武命是聽而已。又遲三日。衆人防守之心亦既稍懈矣。私相謂武過慮。村間素平靜。且山中數十里外從無盜蹤。今何至忽有意外。慮然平日皆信武不疑者。故亦未敢遽決其無他。故是日武又重申戒嚴令。謂今晚宜格外留意。於是重復遣派佈置。并井有條。纖月初上。四山如瘡。草叢正濃。樹風無響。武獨步出宅門。陟村西角碉堡上。北

人氣陰翳
偶臨是常
若使鬼有常

而境直不塞

地多盜。各村四角築砲臺以備守禦。名曰碉堡。瞭望四周。萬籟俱寂。夜氣浸人。不覺手戴無何。斗柄西移。星光愈大。七星距離亦愈遠。蓋時正七月。下旬秋宵漸長。銀漢東西當已。夜半方欲下碉堡歸突見村外數十武螢火閃灼作流星月光下隱隱見草稍蠕動須臾林間棲鳥啞啞飛起。武知有異急下堡報知衆人準備迎敵乃下行未數步村後槍聲已一二發彈出挾奇響掠屋飛過直投村前夜色蒼然犬聲如豹幸早備衆皆不驚擾或攻或應或守或伏紀律無少亂。賊衆數十無隙可乘。戰移時東方曙色微動。賊恐天明不及逃相率去。村中未損一莖草。皆武之能先見而先備之力也。不然殆矣。蓋武前救少婦所撲之狂人所嗾使來者。其人乃洪姓之無賴子。平時則與匪通。武旣創之。料必不甘。必勾結匪徒以期報復。自懲其人後即日日防之前有異方二人入村。武知其爲躡線來者。（盜切口前探消息者謂之躡線）故料定某日賊必來而出防守之策也。

克俊克英謀不及武勇且過之性燥急爲特甚。惟兄弟之間甚友愛。皆能受武約束奉命。唯謹。武之隣村有大姓某財雄一鄉。入粟得官勢。燄逼閭里。虎而冠者也。鄉人有接

兄弟怡怡
宣乎俠矣

其鋒者必無幸。惟克俊常折辱之。大姓恨之刺骨而無瑕可指。不能遽誣陷之也。大姓佃欠其租。屢索不能納。佃顧貧甚。非狡者。大姓怒。將挾之送官府究懲之。佃居與克俊隣。佃之夫婦作牛衣之。對泣竟夜。不輟。俊隔牆聞之。不知其故。晨起問之。佃告以實。且求俊曰。此去入獄。必瘦斃。妻子無以生活。二爺（北地尊稱人。皆謂之爺）能仗義看顧。一二死且感德。俊聞至此。氣已墳胸膺。遂力任救護之責。將爲佃排解之。越兩日。大姓遣其奴來促佃往俊見其奴稱願偕往彼奴雖素爲大姓爪牙。然皆知俊弟兄畏且敬之。無敢忤者。以故俊稱偕往奴極口稱善。不敢少阻。俊與佃既至大姓村。大姓聞俊且來。爲之驚詫。亦不敢謾客。晤之。俊乃出極和藹之態度。爲佃求解脫。大姓雖恨俊。然實畏之。遂佯許。寬佃欠租。且緩納。俊辭去。大姓留佃暫供役於其家。（北地佃戶例應服役。田主家）佃以爲主人已寬免。當無他慮。詎知辭俊去後。乃遽使人押佃大姓親送之。當地官府佃無奈。泣涕免大姓了。不之顧。如解重囚行十餘里。大姓馳馬經一大樹下。枝葉濃密。四垂如幕。去地不盈丈。忽從樹枝上落一手。抓大姓髮。而提之。大姓離鞍馬。自去。大姓懸焉。手足擰。如墜絲之蛛。俊突由茂陰中落。下飭大姓奴。釋佃令。

藉彼之戈
妙絕方足

著是方足
稱大俠也

之去。曰天大禍我當之。第歸爾家可也。復縛大姓奴於樹。曰暫屈子非虞。子助爾主。慮恐子去。送信有人來爲爾主緩頰。遂仰視大姓面數其罪。拾大姓遺鞭痛撻之。大姓呼痛求免。俊曰子詭譎我所知此際子無如我何。故頗能甘屈辱放子後。子豈輕釋憾於我哉。我今與子約釋子。子必同予赴城訴於官。以洩子忿。憑賢長官詳斷曲直。否則立約與我永不准在鄉里間行強橫事。佃欠租我如數代納。脫不見許必殘爾肢體而後已。予擇之可也。大姓無奈願立約不行。強俊遂解大姓懸懷中出紙筆口授辭意令大姓親書之。受書後前釋其奴致歉意。並勸大姓以爲善語。語肫摯大姓且感之。頗悔前愆。不但不仇俊。且引爲知交。後此情頗洽。俊遂當大姓撕其約書而焚之。且囑當時見書之奴守密勿向人喧道。雖嫉惡如仇而能與人以自新之路。及人旣悔惡向善。又親愛之無絲毫芥蒂存於胸中。其無城府若是。出以公而却不挾以私。故人無終忌之者。其事佃欠如約代償大姓力却之。非盡無道焉。

未幾武漢革命軍起。全國震動。風起水湧。人心惶懼。不知若何。武兄弟乃集鄉黨議。團防爲保衛。里閭計。羣獵多武勇。悉受武昆季指揮。儼然一勁旅。不獨不爲大局之顛顛。

所犧牲並盜賊亦無有敢乘間擾其境者故百餘里間數百村落安堵如故雞犬不驚幾爲卅外桃源適駐灤州張統制因病乞休清廷允之張去後張所統各軍遂由清廷分別調遣以散其勢永平駐兵亦將他調因之地方頗不靜遂由灤州來民軍一支至永四鄉籌軍費比戶勒捐無敢稍違抗遭槍斃者纍纍矣稱光復軍餉糈所關至重小有異議或力不及而求少寬者均目之爲漢奸爲滿奴轍以彈丸餉之無幸免一日突有人來武村報告民軍欲捐大姓欵且鉅萬大姓請減觸民軍怒拘將處以極刑已笞其脣數百請武援之適武與俊均往洪家窪洪姓名存基者積學士爲一鄉之望卽前武所懲之無賴子之族長也洪老後知無賴子結盜刦武痛以家法責之無賴子雖無賴深懼此老故後亦斂跡此際民軍因其小康來隊索數百金洪老本無如許現欵商之民軍不允且痛鞭老儒背數十尙嚴逼不少恕洪老氣忿欲死其家人急往報武武故率弟俊來謁民軍民軍不服尙欲肆其威武與俊捽其隊長痛撻之始忿忿去聲言之暴我輩得罪民軍最爲大逆罪不容逭禍不旋踵至矣奈何恐是鄉無淨土矣武曰敢與民軍抗眞漢奸也罪在不赦此鄉必屠之民軍去後洪老以爲此民軍也何如是

爲呼鳴。若輩強軍。盜所利用。乎受克。也武唾罵。

亦痛快。浮快。大白。

以余察之。眞正民軍。何至如此。強盜行爲。此乃真強盜耳。有名譽之民軍。斷不爲是以我卜之。此去不復來矣。武俊去洪家窪後。祇英在村。英聞大姓處報。大姓受屈。將有不測之險。急選精壯獵丁十餘名。率之風馳往大姓許至。則民軍首領正高坐堂。皇聲色俱厲。大姓正局促爲堵下。囚轂觫萬狀。英不問。所以率十數健者。直前擒其魁。餘衆十餘均被十數獵丁如攫狐兔然。羣蠢蠢爲羊豕。俯首就縛。英踰其魁於地。直斥其非民軍。縱是民軍。其行爲如此。亦盜賊耳。我亦盜賊而已。既盜賊。有不虔劉之俾無噍類。尙有天理乎。尙有公道乎。語時。卽將刺刃其胸。反是大姓。恐在己室。釀成大禍。已家傾矣。力懇。英釋之。英遂削其人左耳。逐之去。令衆悉放其徒衆。云鼠輩卽悉衆再來。毋足慮。其人急同其侶。蜂擁鼠竄而逃。後聞此輩係一般棍徒。邀約平時狗黨。多人在某民軍司令部請組織民軍時。南北大局尙未解決。紛紛成民軍者。不知凡幾。其中所謂乘小火打刦者。蓋屢見不一。故此輩竟得司令部許可。遂敢公然以籌餉爲名。隨處行刦掠之。實昔羅蘭夫人曰。自由。自由。天下許多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今可曰革命。革命。天下許多罪惡。假汝之名而行耳。不大可哀哉。清帝退位。共和告成。當道有耳克武昆季名。

讀者著痛心
之洒淚亦爲

紅鬚子

孟家三俠

四四

者欲羅而致之。武不欲往。恐後被擾。不休。遂率其兄弟及其家屬遷出亂峰口外。山中云終以獵事爲生涯。願得與真虎狼爲羣伍。不願與不虎狼而虎狼者相徵逐也。鄉衆欲挽留之一夜已空室行不知所之。衆皆感念之。不置呼之爲孟家三俠云。

一螺曰急公好義而能以天下事爲己任者方是大俠。若孟氏兄弟斯可以云俠矣。

奇盜

海濱

奉天錦縣西北紅螺巒山嶽巒峻峭。峯巒多奇峯。兩山綿亘二十餘里。外此諸山均羅列在子孫行矣。西爲紅螺。上有羊腸一線微徑曲折隱現於亂草叢石中似尙可爲人迹。所到至於東之大紅螺則高聳齊雲。有峰皆峭無巖不懸殆不與人虛通。予以探礦事曾經其下。欲奮力一登。土人阻之云。一則路不易尋。一則山上乃盜賊淵藪。蓋搜捕所不及。攻勦所難施。是其天然巢穴。人多名之爲馬賊桃源。第山下居人未嘗有一被騷擾者。去山數十百里內行旅未嘗有一失事者。然此在十數年以前則然。現亦稍稍有所聞矣。清光緒中葉樵人李姓名景雲者。採薪入山。貪取薪多。忘路之遠。行之僻也。

奇鄰
盜不傷及
亦云

直言不諱
亦云奇矣

至重巖。峰處豐草長林蔽天障日。於是連斧揮斤俯躬注目於亂荆叢莽。不暇他及。移時立起以稍舒其腰力。忽見己身已裹亂絮重繭中咫尺外不辨寸草粒石如沸釜初開蒸氣噴發翻騰彌漫不可名狀。一聲奇響。陡從腳底迸發巖墜崖崩驚人魂魄幾飛散萬道金蛇瞬息飛躍俄而大雨傾盆。萬峯已沐浴於纏糊。徜中對面突露一懸巖中空曠闊約數畝樵急奔入避雨入巖口有一盤石光潤勻潔似久有人凭坐者遂倦臥其上不期酣然睡去及醒覺身後有一人坐於石之彼端樵以或亦避雨來者不疑。其他及見其人鬚眉皓然如銀絲白髮蕭騷披覆兩肩長且及腰際眉長寸許下垂眼角髮亦飄蕩胸腹間約在百歲內外而體格魁梧精神矍鑠面部紅若丹霞眼乍紺碧色閃閃有光奪人目欲炫見樵者醒含笑問曰爾何來此樵對以因樵至此避雨來者老者忽變其容凜凜若天神威嚴聳厲巨聲雷鳴曰爾果何人輕入吾地罪當死叱咤一呼石洞內繞出十餘輩皆英挺秀拔彪形大漢刀光如雪環立老翁側續聞老翁曰旣爾到此有爲而來乎樵者戰慄無人色心忽念常知是山乃盜窟或者吾遇盜乎老翁若已知其意者曰子疑我爲盜我誠盜耳第我雖爲盜特爲一般貪官污吏收取

人。民。脂。膏。以。自。肥。者。剝。削。其。脂。肪。懺。悔。其。罪。過。也。爾。一。樵。人。我。何。取。於。爾。爾。無。庸。懼。惟。我。窟。穴。於。是。山。中。已。七。十。餘。年。我。今。已。九。十。有。五。從。無。有。外。人。涉。及。我。之。藩。籬。者。今。子。竟。得。入。我。之。石。室。雖。我。之。內。容。深。奧。究。不。得。而。知。然。世。間。人。總。可。由。子。而。知。此。中。有。我。我。不。願。也。子。既。來。我。無。害。於。爾。然。欲。出。是。山。爾。其。勿。作。是。想。此。間。起。居。食。息。皆。可。令。爾。適。爾。勿。虞。樵。夫。大。哭。乞。請。於。老。翁。前。謂。家。有。老。母。弱。妻。幼。子。食。指。全。賴。余。一。人。今。不。令。出。山。一。家。將。成。餓。殍。矣。老。者。曰。我。非。必。留。子。恐。子。出。洩。我。於。世。人。耳。子。能。與。我。約。乎。子。出。後。苟。能。有。一。字。露。我。之。蹤。迹。於。此。山。麓。下。半。步。外。者。子。之。命。懸。如。絲。矣。子。能。不。自。慎。乎。樵。者。連。稱。諾。諸。老。翁。遂。問。樵。者。家。世。并。居。址。甚。悉。樵。者。歷。舉。以。告。無。敢。稍。諱。忽。見。老。者。面。容。頓。異。倏。易。其。冷。若。冰。霜。之。色。轉。煦。其。風。春。慈。善。之。貌。又。眞。有。令。人。依。戀。而。不。忍。捨。亦。若。頃。間。之。迅。雷。烈。風。頑。雲。疾。雨。轉。眼。又。白。日。青。天。然。頓。時。洞。外。夕。陽。殷。紅。欲。燃。羣。峰。沉。默。作。紫。色。而。天。東。陰。雲。密。布。急。電。爭。流。雷。聲。殷。殷。猶。與。蟠。螭。爭。雨。勢。也。老。翁。既。以。溫。和。顏。色。視。樵。者。良。久。復。曰。子。亦。知。我。之。來。歷。乎。我。當。爲。子。詳。告。我。之。先。人。本。前。明。宗。室。吳。三。桂。叛。清。室。時。我。先。人。欲。借。以。復。仇。遂。與。之。共。圖。進。取。事。詎。知。三。桂。豎。子。不。足。與。

謀。遂失敗。我之先人亦爲清廷虜。當時不敢言。朱姓是以尙未遭殺戮而困苦。王孫已爲奴絕塞矣。蓋同三桂部下均發往黑龍江。訥謨爾河一帶充役。邊台驛站間永遠不得與平民等及。予之生聞祖若父向予談往事。痛以徹髓賚恨。無窮適洪天王起義廣西。予乃聞關跋涉。經千艱萬險。抵天王府謁天王。敍予身世。并道來意。天王納之。相處既久。天王見予誠摯頗重。予至天王建都南京。予亦已封王爵久已。而東西兩王內鬨天王不能約束。內政亦日以紛亂。駁雜不可收拾。勢已岌岌。危殆卽無曾左胡輩。國祚亦必不能永。予旣見洪天王不足有成。不能達予志。付之浩嘆而已。念予尙有妻子在黑龍江。予乃辭天王而北。自分終爲奴耳。乘甯波沙船渡河。至天津。遂出關。一日行至河西岸。突遇僧忠親王遊擊隊。予不敢前進。遂復西返。思由蒙古等地繞道歸予家。詎至邊條。(西起長城東至吉林省城。名船廠。止設邊門二十一座。謂之邊條。) 節節均有重兵。頗不易行。予正張皇思逃竄法。有兵官疑予者。遂擒之。謂予爲奸細也。子頃不言。予之祖父爲李某乎。當予被擒時。子祖適在軍官許。遂爲予緩頰。始釋予。蓋予祖爲商。往來朝陽、錦甯等埠。與此軍官相識。頗相契。故能脫予於險也。予得脫後。悵悵。

爲盜之來
歷如是
與衆不
同

不僅老翁
奇盜也
此人亦大

無所之遂暫留滯是山下之紅螺鎮一日無事愛此山之高峻一時好奇之心陡發且欲登高以舒予之抑鬱悲憤之懷乃毅然升其巔予旣至巔曠然遐矚不覺動故國山河之痛正臨風灑淚悲不自勝未防有人拍予肩曰子何悲之深也予回視之其人頹而長神氣凝實非常人也相視移時其人曰徒悲何益豈封王之志未遂者雖然惡爲奴曷爲盜予驟聞其語真如巨霆當頭耳聾心悸痴立不能措一辭良久其人轉笑謂予曰吾非禍子者特試子耳子其隨我來予遂隨之至一處即此洞也當時入洞予見別有天地房攏亭閣曲折幽深花園菜畦清泉灌注生意盎然予深愛之其人遂留予授予拳術遂爲吾師吾師爲摩天鵠尙有一徒卽世所傳燕子尾頗得吾師真傳惟不規於正故吾師屏之不許相見予自投吾師後其術日進後數年吾師遠遊囑予主是地故予居是山之日爲多數十年來訪當日救我者不可得以爲憾宜當日無由問恩我者之居址何所也第聞官兵呼其字而已今無以遇予是天假我以報德之緣也說竟引樵入洞廻顧奧折至一院落當門屏風高五尺許通明瑩徹乃生成一塊水晶石自地平矗立入室鼎彝觚皿屬陳之列殆滿皆古奧有奇氣几案無塵瓶花欲笑大

我讀之眼
光已撩亂
矣想彼時
亦與我當
之樵子同

寫得恍惚
殊使人讀
之心醉

似隱者居令人絕人世。念時已昏黑。燒大燭如臂。須臾酒肴雜陳。鹿脯鼈羹。異然精美。酒半酣。老者掀髯大笑。洪亮如巨鐘。命起舞俄而從東廊出。美女十餘人。娥眉曼睩。綽約輕盈。各提長劍。至堵下分隊列班。立定廊左。一司鼓者。鼓聲起。十餘美人。皆如嬌柳迎風。亂花籠霧。萬蝶翩翻。流鶯上下。雖公孫大娘不足方此。第覺白虹閃灼。光冷風颺。鼓歇各曳然止。復從東廊去。鼓聲又起。西廊盡處。湧出壯士十餘人。輕刀健步。斬捷如飛。東跳西距。矯若澗猿。譬如雲燕。愈舞愈緊。祇見寒氣數條。隨日影燭光。撩亂環繞。初不見人。鼓點漸疎。舞勢亦漸緩。一轉眼間。十餘人無一見者。不知何時止。不知何時去。空皆寂靜。堂上惟主賓二人。相對坐飲而已。酒闌。老人親執燭導樵者至一寢室。又談許時。夜已深。老人辭出。謂樵者曰。空山斗室。子得勿畏。岑寂乎。翁去。樵者輾轉不能成寐。越一更次。聞隔院人聲漸起。似有遠行者。樵者偷起瞰之。見男女二十餘人。皆結束齊整。老人亦短衣縛袴。束髮籠於項。辮鬚盤於頸。佇立中庭。命衆曰。行二十餘人。譬如飛鳥。影閃無蹤。老人復命一老蒼頭曰。伺客睡否。若知客之竊看已者。樵者聞老人言急。操足歸寢所。又移時。復欲出視。以瞻究竟。足將及寢室門。一斑爛大虎首枕門限。

睡酣聲類牛喘駭極乃返榻臥少一牕櫳窗上已爲魚肚白又假寐片刻乃起猶恐虎之尙在門也視之已無虎出已見老人負手立一圓石上向朝陽作呼吸狀回首見樵者出下石迎曰夜寢適乎今日送子歸耳樵謝之老人引之出盤旋曲折約數里許皆非來時路樵者下山欲辭別老翁老人已不知去向惟見雲影在天泉聲瀉澗乃悵然覓歸路至家家人云夜間有人送錢米來者爲數不少稱樵者自知來處云樵者疑夜間偷窺彼等之動作或卽爲送予錢米故乎然亦何必如是忙碌未數日鄰人某自錦縣來者云某總督私餽某貝子某尙書五萬金并珠寶珍玩某夜均在山海關車站被人刦去朕兆全無臨榆縣官驚恐莫之所措恐遭嚴譴後聞某貝子某尙書暨某總督均祕密不宣布其事并不累及地方官據鄰人所言時卽樵者宿紅螺巘絕頂之夜也樵之家人爭詢其故第樵守老人之約不敢背盟終秘其事而樵之家事因而小康後樵復登山訪之煙霧鎖徑并避雨處亦不復見迨樵者死後其子姪輩始向人言之也欲仙果其盜賊之景況如是也我甘爲盜矣

一螺曰讀至盜穴寫景時如入神仙之境迨老翁與樵者對酌時左右歌舞飄飄

噫
金錢之
惑人甚矣

余之馬賊談

海
源

東三省向爲馬賊出沒之藪頗狠凶悍素非官軍所能窮治當火車未通以前窮荒大漠百數千里皆馬賊縱橫馳逐之場商旅視爲畏途而商人重利遂什一冒險犯難雖以性命與虎狼搏不惜也然行時必成幫結隊聯車百數十輛每車驃馬皆十餘套火槍兩三桿每桿能受轟藥數斤碎鐵沙數把其射擊力能達二里餘外者則繼之以快鎗夜宿時各車均擇空闊草堆四面聯絡環互以備戰守脫與賊遇屢戰至數日者勢力果疋勝之卽有人來說和惟言貸若干金而已往返磋商少可滿意卽去若君等人終歲往來亦無肯與爲仇結仇苟深必致死命究難與抗也

自俄人東清鐵路成商旅稱便利焉然馬賊之計亦因之愈工常暗藏手鎗利刃售票登車俟車行後卽出鎗露刃恐駭恫喝車中客使客盡出所有而後已車中卽有管車查票等奈無武器烏敢攖其鋒遂任其飽掠飛揚而出彼夥中人乃預約於某處售票上車某處動手某處下車卽有尋夥接應矣火車中如此等案屢聞不一予常乘火車來往於南北滿之間已遇二次

惟如是
人天地間等
直無其安

然如是不

日俄未戰以前俄車當抵旅順予一日由營口赴奉夜至大石橋站站票由旅順來之車予購頭等票上車已十二時有半予憊甚然予所攜之僕既蠢且木強又係未常出遠道者故益懵懂恐其照應不周至遺失物事因而箱籠筐篋等物均包卡斯（過磅裝行李車）祇一蝙蝠傘交僕而已予遂不復顧慮固扃車門酣然甜睡所謂閉門晴雨不關心矣詎料一傘之微僕亦不能顧全夜間彼偶然困睡一執紅綠旗行止車者從其手中暗奪之去睜眼看時已去遠僕爲傘失特來告予適經一室側門聞室內有異聲並向予述及予領之甚幸諸物之過磅僕去予仍睡其他不便問也蓋有異聲之室與予室同一車予室在車之極前端彼室在極後端方破曉車抵瀋陽西關外車站搭客紛下予亦出車室忽見去予車窗不數武站臺上圍人如堵予亦往觀一俄人橫戶血泊中其服飾頗精美似一富商旁一皮包已被利刀割剖中空無一物有警察數人反復檢驗復登車詳驗其所坐車室並及鄰室見鄰室几上尚有麵包一片啤酒瓶食剩者的係死者之物無疑遂問之管車者云此室從大石橋上車時係一華人衣服一隻餘酒半杯許查與死者筐籠中酒瓶牌號及售處均同麵包亦與死者同類疑爲食剩者的係死者之物無疑遂問之管車者云此室從大石橋上車時係一華人衣服

足以稱曰
強盜也

甚都送之者衆尙有差役數人均搭三等車甚類中國達官車過遼陽其人猶在嗣夜深各客房門皆牢鎖想皆穩睡卽細憲等亦知各客旣睡無索物呼喚事亦不周旋客室以攬客清夢是以此項頭等車中愈寂靜無人迹車將到是站始敲各客門恐有貪睡忘下車者至此室已無人不知何時去者迨至隔室其門已關是人仍睡臥撼之不動然夜色尙朦朧未知卽死燃火燭之始見血染白被單猶溫遂停車報告警署管車者述如此復聞警察曰據管車者言確馬賊所爲必偵知是人有羌帖（卽俄國盧布東三省呼爲羌帖耳）隨亦售票登車與之比鄰且與之盤桓故飲其酒並食其麵包出入其人之室其人不疑易於近身而致其命耳蓋趁車行速率車聲甚厲時下手斃之頭等車中人亦稀少故聽其從容擺布無人知者車旣停駛其人已歿彼自從容下車去究此案須待偵訪也言畢遂將尸移去

車中有盜於是乘車者皆畏懼之中國外交官遂與哈爾濱俄國東清鐵路總局互通於車中添設警察兵若干名行時往來巡視各列車以備不虞並於列車貫以繩繫鈴以通至車首室暨車機之司機者有故即牽繩鈴動可速停車警兵亦可驅集救獲以

是。或。少。安。然。猶。未。能。盡。免。

若是
詭計
乎兵警
不宜乎
不足以
禦也

後予由齊齊哈爾赴哈爾濱經過安達站此次所掛車至多排列至長予在二等車上居頭等車之前三等之後三等車爲多數天陰晦欲雪又值薄暮車行甚速聲隆隆然如萬壑奔雷十分顛簸車中人皆昏昏沈睡予所乘車僅隔一輛之三等車中鎗聲陡起一連四五發一時車中荒亂情形不可名狀車行亦漸緩警兵蓄集是車趁其緩時忽紛紛下車者二十餘人肩鎗荷物累累然如列隊焉蓋聞槍聲時早已搜括綑捲畢鳴槍使車知有警緩行可下耳迨警兵蓄集均已排立道旁以槍擬車促令速開駛否則且開槍轟擊車亦遂開足速力行數里及見彼等欵欵向荒原去車既開行後爭入被劫車中間故客皆悵惘驚定之餘猶形寒慄其中受傷者三四人然皆不致命中有人大云車過安達站未遠行漸速突見有人陸續登車即知有故皆懷疑不定後見若輩登車即將車上通信鈴索切斷車行愈速其聲愈響若輩中忽出刀如雪向諸客示威令其速速自行出囊橐中物此三四人受傷因稍與之抗耳中有一人乃爲苦力於俄境礦場中者年終返家度歲行李而外無長物祇一把瓷杯甚巨所積聚上貲小銀幣

下若誰何忍

盜亦有
落薩心腸

久走江湖
者不可不加

若。打。枚。皆。承。滿。杯。中。以。巾。包。裏。之。寒。於。行。囊。之。內。當。賊。搜。擄。時。知。不。能。免。不。若。慷。慨。免。
逢。彼。怒。遂。急。從。行。李。中。將。杯。取。出。解。其。巾。尙。覆。杯。口。恐。銀。幣。散。落。故。也。持。杯。把。由。人。叢。
中。探。腎。遽。於。賊。賊。見。之。忽。改。笑。罵。搖。手。示。不。取。其。人。莫。明。其。故。姑。且。收。回。賊。終。舍。之。去。
其。人。遂。無。絲。毫。損。失。衆。皆。罄。盡。其。人。獨。可。保。全。衆。遂。加。疑。其。與。賊。通。互。讐。囁。囁。之。其。人。急。
誓。自。白。遞。日。詳。叙。來。歷。衆。視。其。誠。實。似。非。賊。徒。忽。旁。有。老。者。爲。之。紓。頰。曰。爾。等。勿。誤。屈。
好。人。隨。問。其。人。曰。子。在。理。教。乎。答。曰。否。然。則。子。之。大。杯。從。何。而。來。日。購。之。市。上。以。工。作。
時。受。水。多。可。豪。飲。以。解。渴。耳。老。者。曰。在。理。教。中。人。多。善。飲。茶。故。每。每。有。子。所。持。式。之。大。
杯。今。子。以。大。杯。出。想。賊。中。皆。有。在。理。者。疑。子。久。在。理。特。出。杯。相。示。同。道。故。得。免。耳。子。既。
不。在。理。無。意。中。得。大。杯。力。亦。云。幸。矣。衆。聞。老。人。言。羣。喙。亦。頓。息。此。老。人。或。有。所。經。歷。而。
云。然。歟。抑。故。爲。其。人。解。脫。假。設。之。詞。歟。姑。不。具。論。據。此。可。見。東。省。馬。賊。之。爲。行。旅。害。誠。
有。不。可。思。議。者。予。向。粗。率。經。此。兩。次。後。亦。不。能。無。戒。心。也。

一螺曰。世道嶮巇。人心詭詐。豈僅東三省一隅已哉。馬賊固足爲行旅者害。然非。
馬。賊。其。害。尤。加。於。馬。賊。之。上。者。比。比。皆。是。此。防。之。不。勝。防。一。言。以。弊。之。皆。政。治。不。

良社會。糅雜已耳。

病骸

● 郭老虎與鐵拳大王

亦雖爲能自直述
可義不爲俠
亦不爲盜不諱
是云余亦有一
力者作如是云
此言至確

歲甲寅。余担遊篠梅城。道經虎林。爲諸故人強留十餘日。飲酒賦詩樂甚。尤以賀君潤生家爲多。一日雨後。生涼。胸次大爽。潤生又折柬來邀。飲余欣然過其家。座上客都所素識。獨一郭姓者爲初遇。互通姓名。乃舉卮勸酒。郭豪於飲。未幾。諸客議論漸涉國事。郭亦滔滔如懸河。言時偶以指擊桌隅。桌隅忽脫落。衆人大驚。郭曰。狂奴。故態復發。致使主人毀物矣。潤生故慷慨笑曰。此區區者。寧足齒。及獨不解君之指。乃如是。堅郭曰。是胡足奇。脫吾畧。運氣堅石可穿。衆聞言。刲使試之。郭不得已。乃立指階下。騎三指入石。石果成穴。石屑飛起數尺。於是衆人皆咋舌。問胡能有此技。郭曰。此亦易事耳。但使專心於易筋經者二年。卽能之矣。所難者。飛簷走壁耳。衆問其能否。曰不能。然能疾馳一小時。可百里。於是衆人皆歸座。詢郭以曩時所業。郭歎曰。僕固不隱。特恐公等笑耳。衆曰。以君之技欽服。不遑胡笑。爲郭乃喟然曰。僕非南方人。實乃幅兒山下之鬚匪。衆聞之。皆驚愕曰。然則君爲風塵俠士矣。郭曰。是烏敢。甚。雖然。俠之名甚佳。爲之。

強盜亦有
其好生之德
可以休麻者
可殺人非盜

則大不易。吾年十三始學技擊。十六先君子逝。無以爲生。自恃其力爲盜於近山數百里間。旅客挾資過者無鉅細。吾必刦之。雖有保鑣者率不能爲我敵。於是英名大著。遠近呼我爲郭老虎。吾亦殊自負。以爲刦掠生涯殊不懲。循此以往富貴何難立致。一日有夥來報曰。今日下午有巨商過此。挾資萬金。可奪爲已有也。惟其鑣師力甚。偉宜審慎。之余。唯。唯。遂。挾。刃。往。蟄。伏。叢。莽。中。屆。時。果。有。一。車。飛。駛。來。余。遠。望。車。之。重。量。知。夥。言。不。虛。乃。疾。趨。而。前。大。喝。曰。速。獻。資。主。人。恃。有。鑣。師。殊。不。懼。但。冷。然。曰。爾。可。自。取。之。鑣。師。曰。以。爾。本。領。取。吾。財。吾。保。鑣。十年。從。不。讓。人。一。決。勝。負。可。乎。余。大。怒。遂。一。躍。登。車。出。不。意。主。人。忽。被。研。仆。鑣。師。大。憤。與。余。角。余。覩。其。刀。法。純。熟。知。爲。勁。敵。出。平。技。敵。之。鑣。師。漸。不。支。疾。馳。而。遁。余。此。時。欲。追。之。固。能。及。然。彼。已。逃。僅。一。圉。人。余。何。畏。遂。並。刃。取。得。其。資。令。夥。携。以。去。吾。俛。視。地。上。死。者。二。人。血。肉。淋。漓。狀。極。悽。楚。不。忍。之。心。油。然。而。生。乃。始。頓。足。悔。曰。不。仁。哉。余。也。既。刦。其。資。復。戕。其。命。余。罪。大。矣。自。茲。而。後。但。行。刦。不。殺。人。吾。之。品。行。至。是。進。一。步。時。爲。甲。午。戰。爭。大。同。江。岸。砲。聲。隆。隆。余。忿。當。此。之。時。居。民。必。避。戰。遷。徙。大。有。機。會。可。乘。遂。舍。帽。兒。山。而。赴。延。吉。潛。居。某。街。中。吾。時。年。二。十。有。五。刦。得。之。資。亦。

行路最
戒之
讀者是等語

山不少貨華。片衣錦裘。出入車馬。人方以余爲富家子。爭與余納交。余亦因之。探得某也。富某也。貧黑夜中。得運用其胠篋之術。城北王宅。故巨富也。余垂涎久。以地處熱鬧。不能入手。因循待之。未幾。自中韓交界處徙來者。日益衆。余遂約夥。潛行至旅客必經之羅家屯。其地樹林叢雜。人煙稀少。屯之盡處。惟有一旅舍。以居過客。余於是亦飾爲難民狀。居其中。余之鄰室爲一南方人。不知其境何若。至夜半。余擁衾臥。惟聞一男子聲。曰。主人交汝之玉獅。汝謹藏之。此價值萬金之物。幸勿失。忽一女子聲。曰。汝休管他。我已藏之篋中。決不失去。主人然汝携此五千金。吾甚爲汝危。須知此間多暴客。此累贅之物。最易入彼眼中。男子曰。否。否。吾分置各篋中。似重實輕。何至爲暴客所窺。得。余聞之。歷歷不覺大喜。乃起爇燭。僞爲不成寐者。燭吾臥室。適有一隙。又起視各室。皆已滅火。酣然入睡鄉矣。吾乃燃悶香一枝。插入隙中。凡半小時。彼二人者。已失其智。覺。於是以器啓其戶。復闔之。翻箱倒篋。一任吾所爲。而所謂玉獅。所謂五千金者。胥一入吾眼簾。吾即取出。仍爲之加鍵於篋。並爲閨戶。如無事然。復暗囑夥。起使運此物去。吾仍安睡。旅舍中。翌晨豁然。蘇。忽聞隔壁室。男子言。曰。昨夜吾大乏。懵然如中酒。豈行。

其愛民如子清廉可風者尤宜囊對郭將軍而爲盜不爲殺人者以何對郭將軍而爲盜不爲殺人者以何

路太過耶女子曰然吾亦如是此時尙未能起床男子曰顯今日主人不至蓋彼一至立須起行女子曰然我等今日尙須休息言訖寂然未幾余披衣起盥洗畢忽聞門外呼駕聲下馬聲與旅舍主人問答聲則吾鄰室一男一女之主人至矣即聞有侍役打門聲此男子乃與女子俱起聞主人至狀甚倉促未幾主人等俱入室人甚雜嘗余於其間探此主人姓名知爲陸士禎余乃整行裝去逕赴城中夥以其携至者一一檢與我各賞以百金夥欣然余自此不復知陸士禎事越二日偶坐茶肆中聞人譏及此次避難居民之狀一人曰平民何足道彼爲地方官者亦顛倒不堪吾聞有宦於長春者名陸士禎其人愛民如子清廉可風卸任後僅餘五千金不意日前逗留旅舍此五千金與其祖遺之玉獅忽然失去其物爲一僕所掌陸信僕忠厚決無私盜事不之責而僕不能自明無以對主人聞已自縊死未幾僕之妻某氏亦死主人哭之甚慟由是以觀不但失財且傷身也余忽聞此言心大戚爽然如有所失以爲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吾今又犯殺人之戒然則吾欲不殺人計惟不爲盜於是改行日惟飲酒作樂然久之而錢盡無以爲活不得已乃傭於人日得錢三數千時亦得供一醉

惟性不憒。仰人鼻息。又去而之他。主人氣甚盛。嘗役余如牛馬。余喟然曰：富貴者固如是哉？不如仍爲盜。吾今爲盜必盜。富貴者貧賤者誓不盜也。於是又辭去。奔走山澤間。凡吾向者黨羽悉一一召集之。與之謀曰：吾今欲操舊業。擇肥而噬。諸君其爲我助衆皆諾。一日有一販參商道經延吉縣以報余。余遂挾衆往。時天甫曙。曉霜滿屋上。知某商居逆旅行且發矣。余等急尾其後。直至城外。見其行裝甚繁。量其重。車輪過處。深入泥沙寸許。大喜曰：是必阿堵物。甚多。遽直前迎之。主人似甚懦。欲與余等言。余不之理。卽取其金而歸。余頗自欣。以爲此必富商。吾刦之於彼。無損而吾足揮霍。於是仍居旅舍中飲酒博奕。無虛日。越數日。余方理髮。忽一人入。余視之。身肥碩。目灼灼有光。卽叩姓名曰：吾縣捕李高特拘汝往官裏去。余昇笑曰：君誠能捕余去者。余何懼？李高不待言畢。卽近前捽吾髮。余憤與角。李高力不敵。余爲吾毆踣地。忽門外數捕蜂擁入。出索縛我。我倉卒不能得器。乃爲所獲。從之官。官狀殊凶悍。厲聲曰：汝非大盜耶？余亦不諱。官曰：汝太不自量。某商雖家資鉅萬。然好結交貧人。百里之內。靡不敬之。如神明望之。如山嶽。他人出門。動需鍼師。彼可不需脫。有危居民。無不爲之助力。若顧何人。乃刦之。

吾亦此
時郭竟
刑以死
病骸之
筆無論
何生花
亦高擋

耶。余自思却已過矣。刦善人則更大謬。宜有此厄。官於是卽置余於獄。余私念罪有應得。不必尤人。此身旣陷囹圄。惟有坐以待斃。嗟乎。諸君脫余於其時。竟罹刑以死。余罪惡或不至如是。其深要知人心最易轉變。惡死人之常情。吾當此時。忽轉念曰。郭某十年緣林曾未一挫。今乃爲尋常捕役所得。一世英名盡付流水。惡乎。其可。於是乃思脫走之法。舉首四望。獄室幸不甚固。獄卒亦不甚多。及至夜深。人寂。吾遂破窗遁獄。卒覺追余惡能及。余遂不復居延吉。仍返幅兒山下。理吾故業。斯時也。吾方針又一變。凡吾所刦必貪官奸商。探之已悉者。始爲之。不然。寧失吾利。不忍以害良懦。吾之品行。至此更進一級。雖然亦有足以令我猛省者。吾所居爲膝家屯。其地山水環繞。風景絕佳。每當夕陽西下。晚風徐來。余必散步郊外。覓天地間自然之樂趣。一日余方徘徊樹林下。聽枝頭之好鳥。忽一老者策杖來。笑容可掬。余觀其衣服殊華貴。手中御鑽戒。知爲富翁。因飾余之容爲端正之狀。惟恐爲彼所窺破。彼走近余身。言曰。君殆亦居是者耶。余曰。然。翁居何處。老者笑曰。與君同村。因指一處。曰。門前有古松一株。巍然高峙者。即余居宅。余頓憶曩日所經。果有漚釘獸環之華屋。不意主人卽此老。然則老者信爲富翁。

若是之爲
盜可謂出
類拔萃者

如郭老虎
金錢者甚之
尚為金虎
力者所動
錢基矣

因問曰。翁年事幾何。而步履尙健壯。如是翁伸其六指。曰耳順逾八。余曰。然則翁當蘭桂滿庭矣。老者笑曰。僅一豚兒年方逾壯。猶未抱孫。余曰。不知翁曩何所業。而能積貲至是。爲一方鉅富。若某者較之誠碌碌庸才。翁笑而不言。繼而曰。君何所業。余答。余倉猝無以對。面紅耳赤。翁喟然曰。人方以余爲富。不知較之十年前已少什之八九。余亦不復問。相與笑談而返。其夜吾決意探老者之來。據村中人云。曾爲封疆大吏者。余思大吏多不廉。劫之何傷。夜既深。遂翩然往入其室。見西廊一室中。燈火尙明。余心畧驚。因步近窗隙窺之。則見老者方兀坐。銀幣滿案。一一檢點。余對之不覺涎饑。欲滴。繼而見其藏於一錢箱中。余默識之。靜伏暗處。以俟約越一小時。燈火忽滅。再越一小時。而老者齁聲大作。余平生以啓關之術爲最故。雖至聰者不能聞吾聲。門旣啓。乃出。悶香薰之。知老者必嗅之。而量遂放胆。啓鐵箱門。孰知鐵箱乃虛掩者。余益喜。伸手其中。則纏纏者紙幣俱在。即取而納諸懷中。仍關其箱返身。將出戶。忽有人力摔。余髮大聲言。曰。且止。客來不速。主人尙未置酒。肴曷謀。一醉否。余方驚駭。室中忽大明。則光耀四方。之電燈也。余卽視其人之面。非他。卽余日間所遇之老者也。余益惶急。欲脫身。尋老者。

老者語語
妙解人類
亦郭老虎之類者

老虎而遇
鐵拳宜乎
不敵

舊矣不義
宥也天不義

則緊握不放。遂與角老者。忽已握余手。力所到處。痛澈全身。余知老者非常人。急跪地。乞曰。小子冒昧。妄入翁室。今知罪。願翁見宥。老者曰。余初不罪爾。特欲與君一暢飲耳。言訖。卽高聲呼僕人備酒。看僕人諾。不一時而酒肴紛陳。若預置者。余深用駭訝。私念。烏有盜其物而尙能以酒觴我者。心惄惄。弗寧。老者笑曰。願汝勿懼。吾將與爾長談。不久。即能知余意。余見其意誠。卽亦不畏。老者乃讓上座。余固辭不獲。乃坐焉。老者爲余滿斟一觥。旋自斟其杯。舉酒相囑。乃始徐言。曰。若不知十年前有鐵拳大王劉七乎。即老夫是余誠欲斃爾者。一拳之力足以使爾入鬼門關。雖然。今日鬢髮白髮之老夫。固昔日英名。蓋世之盜魁。惺惺惜惺惺。我何忍禍汝。今日遇汝。察汝之貌。已知汝爲齋。荷中人。且知汝必來。刦故出紙幣以誘。……老者言至此。余卽起言。曰。小子誠冒昧。尊長當前。遽敢冒瀆。罪該萬死。幸翁海涵。不加嚴罰。感銘肺腸。老者曰。否。非此之謂汝等。閱歷未深。宜有此事。余特欲破汝之迷。余曰。翁言何謂。老者曰。余奔走江湖數十年。獲資財數十萬。自謂一生衣食足可取給。於是故偃旗息鼓。勉爲良民。卜居於黑山之下。孰知不數年間水火之災。接踵而起。疾病之事。相乘而來。喪盡資者。凡數萬。今年忽有。

怡然入人
世間至樂
之境矣

由是而觀
吾仍潤其
爲盜

鉅盜入吾家。盡掠吾資以去。吾非特不知。且不能跡。知其人之技遠出吾上。吾急遷徙。於是從知悖而入者必悖。而出吾方自悔。一生心力耗於無用之地。而惜以汝之年富力強。仍入此陷阱。不悟故許。子不憚煩誘而進之。正欲規汝。翻然變計耳。余聞此言。不覺悚然。自念吾亦曾改絃易轍。不終吾節。卒陷於非此。所以一念之差。貽誤終身者。因避席再拜。老者曰。小子知過不有明教。胡能出此迷途。翁真惠我。不淺於是痛飲。數十觥。仍以紙幣賜老者。再拜稽首。出余此時。自檢資財。尙餘十萬金。卽自次日起。扶困濟貧。毫不吝惜。受余惠至多者。爲陳省。吾不數年而吾財乃於是乎。盡。吾乃不憚勞悴。從事田畝。間娶一妻。操井臼。略可自給。朝鮮亡後。日人之在東省者。驕橫益甚。居民屢受其虐。余聞之大怒。適有一日人以小故毆一貲販者。方髮指背裂。直前拳擊。日人目人竟受傷死。地方官知之。欲捕余。余始挈妻子私遁。展轉至京門。阮囊羞澀。不得行。忽聞曩日曾受余惠之陳省。吾方在京。得優等之差缺。吾詰得其所在。走訪之。陳見余意似不樂。第以曾向余貸錢不能拒。余勉爲周旋。坐既定。即問余曰。君來此亦有所事乎。余曰。無所事。陳聞此言。卽白衣囊中出紙幣百金。鄭重受余。余曰。此昔日貨諸君者。謹

以還璧。卽爲君作川資。長安不易居。不如歸去。好耳。余心大怒。特其時。以囊空。如洗。勉受之。悻悻而出。噫。諸君乎。此固吾昔日扶困濟貧。之所得也。俠豈易言哉。衆問曰。然則君轉以至是。曰。吾得此百金後。乃至上海。不數日。金又盡。行將求乞。幸旅館主人見憐。爲余夫婦。介於宋公館。余司門房。余婦爲之傭。主人固官於外者。見余夫婦誠樸。乃携余赴官任。復久見。余膂力。乃爲余保舉。一武職。以捕海盜。累功。至統帶。入民國。吾始退職。因羨西湖之勝。乃始卜居。於是猶不能忘情於旅館主人也。衆聞之。皆喟然長歎。服鐵拳大王之有卓識。而莫不贊郭之勇於改過也。

塵因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然能知過必改。即是英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斯語。信然。第以余評判之。郭老虎終遜於鐵拳大王。有鐵拳大王而可知郭老虎。郭老虎則不能識鐵拳大王。宜乎角鬪而怯且而郭老虎剪手之後。混入仕途。尤不及。鐵拳大王。嘯傲山林。優遊自得。清淨若其盜劉七之金者。混於四海蒼茫間。不以姓名留於市當。不較劉七高尙一籌。雖然。於今日。崔荷之中。欲求一郭老虎。亦罕見也。

千刲坑

沈家堡地屬輯安。堡中人煙三百餘戶，率以務農爲業。一日之夕，朔風刮面，嚴寒砭骨。堡中人家大都爇火於炕，擁衾酣睡矣。惟堡西一紳士家，燈火熒然，賓客錯集於廳事。廳廣丈餘，中設長桌，罩以白布，桌四圍列藤椅十餘把，上坐一老者，鬚髮皓然，和藹親人。左右各坐紳士數輩，年皆在四十外，互相笑語，聲甚嘈雜。上座之老者忽作莊容，言曰：「今余將發表意見，願諸君靜坐勿譁。」於是室中之聲浪頓息。諸紳士之視線，均集於老者之面。老者乃又言曰：「吾今日所以邀公等來者，事關國家……」一言未畢，忽聞的令一聲，門鈴響處，一人躊躇入。年五十許，背偃僂，於是衆人俱起立笑迎。曰：薛世康先生來何暮也？薛曰：勞公等盼望，非敢故爲遲延。頃有自東督衙門寄來之函，數通奉天巡撫公署來函一事，皆需速答。此時方竣事耳。衆人皆曰：先生聲望隆重，酬應多忙，固應卽諸君，亦未必知。僕數日前，在吉長日報中載渠國人要求吾國政府，欲在鴨綠江沿君矣。僕惄不能相助。雖然，君邀僕與諸君，果何事？僕猶未喻君意。沈曰：此事君固不知。卽諸君亦未必知。僕數日前，在吉長日報中載渠國人要求吾國政府，欲在鴨綠江沿

此乃慣事
胡驚之有
彼當道正
日爲謀利
之交換品
也

官
賣國蠱僅
甘爲彼用
更已哉

岸。採伐森林。吾已。驚之。脫使其事而實。則吾國政府。既無外交人才。勢不得不允。既允。矣。微特森林之利。爲彼所攫。卽吾居民亦將受彼蹂躪矣。故心中深希其傳之非真。不意。昨赴縣城。城外忽有木植公司之招牌。以爲南方人來此經營。攀植者也。乃詢之。主人皆曰。爲某國人之所設立。某國人不能營業於內地。將借一塊地。富紳之名。以營之。吾聞斯言。不禁髮指。特欲與諸君謀對付之法耳。衆人皆問曰。此事確乎。沈曰。胡爲不確。彼所經營。聞卽爲去。吾堡五里。樓家店之大窩集也。衆曰。然則以先生意。將如何對付之。沈曰。吾已思得二策。樓家店大窩集向來雖無主。然吾輩能集資經營。從事採伐。將來卽爲吾輩之產。吾輩旣據有此產。則某國人卽不得染指矣。其二。則稟請地方長官。凡就地墾植事業。均由就地人自營。之外人不得擅入內地。並派人嚴密偵查。以爲防微杜漸之計。不知諸君以爲何如。衆人曰。此策急宜。實行此間。境界高麗某國人時有往來自。日俄戰後。踪迹益密。吾人受彼等虐待。日有所聞。若不設法自保。後患何堪。設想沈家坡聞衆言。卽至隔壁持一冊簿出。展其頁。謂衆人曰。旣蒙諸君贊同第一。卽須認股簽字。庶乎畧有把握。以便卽日進行也。衆人曰。大佳。我等靡不惟刀自視。惟

言之匪艱
請看薛先生如
何處

座中資財之富以薛世康先生爲最應由薛先生爲倡沈曰此言良是卽舉冊簿而置薛前笑曰吾幾忘大財神矣薛世康面紅耳赤不能作一語良久乃言曰僕有一言願瀆衆聽微論此事非吾輩數人之力所能爲卽能爲之彼公司已設不久且將從事採伐吾等寧能於數日間集鉅大之資本耶至於稟請官廳嚴密偵查許非不是但彼旣由中國人出名雖偵查何用至若雇用彼國人以爲助亦理所應有地方官豈能橫加干涉吾輩之術不幾窮耶沈曰不然吾非欲待資本旣集而後從事也吾擬明日即雇上往彼經營然我決不欲獨專此利脫資本旣集固仍以財產歸公有也薛有難色繼而曰願君勿急急容吾思之明日之夕君來寒舍一敍可乎沈曰亦佳然諸君將如何薛曰僕與君計劃旣定然後再邀諸君討論可耳沈領之於是衆人都散薛世康亦辭而去沈退回私室念世康亦本地一富紳何以不贊同此舉覺有可疑繼思彼所言困難二事亦殊有理明日我以誠動之彼當靡不樂從則此事必可成於是抖擻精神構稟文一紙又擬定章程若干條預算表一準備翌日與世康斟酌之時壁上時計已報十二下乃始就寢翌日晚膳後漱口旣已卽手昨夜所擬章程預算表呈紙等往世

如薛先生
不必妄國
比生者如
比也

是計畫
先生籌備
大錯矣

康家途中私念吾爲此事一則爲地方保治安二則爲國家保利權爲之而成事固大佳卽不成吾自問良心亦覺不愧正思念間忽見已所經之路旁爲叢林始知誤入歧途因轉身而返不意砰然一聲鎗聲忽聞於背後而一顆無情彈丸已貫入此慈善絕倫之沈家坡腦中立時仆地而死。

沈家堡爲一邑僻壤其時猶未設警察故家坡之死人無知者然沈宅中以家坡夜深未返頗滋疑懼沈夫人先沈卒家有一子名楚白婦呂氏皆能善事家坡以其久而未回乃遣僕畢二往薛宅問之畢二奉命往詢世康曰吾本約若主人今夕來是故此時尙待之竟未見其來也畢二仰首視時計曰噫三時矣吾主人何往世康曰汝主曾出門耶曰然世康曰奇矣然未嘗至是畢二不得已辭而出凡主人素所與往來之家探問皆遍皆言未至此時天已大明無奈由間道歸不意此間道即爲沈家坡昨夕所經之歧路畢二行經此間忽然見有男屍橫地大驚細視之卽其主不覺脫口而呼曰噫主人何爲死於是言時手足顫動不已繼思人已死久呆視何爲不如返報小主人於是疾馳而返行抵家中至楚白之前木立不能語但聞齒震震有聲楚白曰吾遣汝覓

惟其真慈
善焉乃如
死

邵某真有
特見惜乎
捕矣 票官之計

主人汝何不速回至此時方來乃不一白主人何在痴立視余何故畢二曰否……小人已徧徧覓矣……楚白曰究竟何在盍速言畢二曰主主人乎……噫而已而已……楚白聽至此已知有變情益急促曰速言速言畢二曰主主人已已已死矣……楚白大驚面色灰白問曰死乎何以死死於何處畢二曰死於叢林之旁但見身之四圍血滿地上不知其何以死也楚白曰噫信乎畢二曰信楚白乃大號呂氏聞聲而出詰得其故亦大哭畢二曰願主人勿哭速往扛尸爲要楚白與呂氏乃從畢二往至沈家坡死所視之果其父哭益悲細視其腦後知係中彈然不知其故念其父素有慈善名無仇者今忽死此寧非奇事於是令畢二守之而自與呂氏回家營殮事時沈家坡之友皆已聞信來唁世康亦至作驚訝狀與沈家坡素暱者邵某謂楚白曰此時暫勿殮戶令尊之死必有謀之者盍稟於官而使僨凶手脫能獲則老友或可瞑目楚白極以爲然於是卽繕訴狀備述是晚情形與謀死狀親赴縣署投之縣令旣得狀以其爲命案不能不急急下鄉凡書吏刑作俱從之來旣抵堡設公案於一古廟中命作作驗屍作作奉令細視尸體見頭顱中有鎗彈腦後有深穴他無所傷遂據實稟之

恐此即是
燒火之原
手續如此
宜乎做官

縣令又親至戶。旁命差役檢死者身畔。一無所有。惟章程預算表各一紙。又存呈文。通縣令接視之。略閱一過。知彼欲謀抵制某國人。且欲辦森林公司者私念。此間並無某國人。彼何以忽作是想。因召楚白至案前。再詳問曰。若父出門。曾携有金銀乎。楚白曰。無之。令曰。然則非盜所殺矣。因又問曰。若父出門爲何事乎。楚白即以第一日開會集議。第二日往訪薛世康之事告令。令復傳畢。二及是夕。與會諸人一一問之。已略有把握。因謂楚白曰。此事吾已胸有成竹。惟此事無確實憑證。不能草草從事。行當派捕密偵也。楚白哀懇曰。得公袒爲雪此冤阿父當感恩九泉矣。

令回署後。即召一幹練之捕至。告以事。使緝獲凶手。令語未完。忽門房持一名刺進。謂此人欲見太爺。令視之。大訝。蓋名刺中所書者乃井上義三郎五字也。沈思久之。謂門房曰。姑囑伊暫候。吾行出見。因謂捕曰。汝去矣。好爲之。勿使凶手得脫。捕唯唯去。令乃易其便服。步至接待室中。見有二客在。爲某國人。一譯員也。令與行禮畢。乃各入座。但見井上義笑言曰。君非曾至沈家堡驗尸乎。曰。然。井上義曰。君不曾云已有把握乎。令曰。然。井上義曰。然則君知殺沈家坡者爲誰。令曰。吾殊不解君非敵國人。何忽問及此。

當然嚇煞五字
縣太爺

相好官答

呼好官
其不知

君之來豈卽爲此事乎井上義曰然固爲此事欲有求於君也令曰此吾國事也於君何干求之一字何自而來井上義曰實告君殺沈某者薛世康也僕以五萬之資來此辦森林事業因地屬貴國不能自由乃以萬金賄薛使彼出名僞爲彼之所經營業有約矣不意沈家坡忽籌對付之策薛情急告僕僕因授以計使刺殺之縣令卽接言曰此事吾會見其章程及預算表並兩日間情形雖無君言固已知之但民吾民也殺人者死律有明文吾已遣捕拘之矣君之所求復何事耶井上義曰欲求君按其事耳令曰此何可者吾食國之祿當守國之法寧能徇君請亂法井上義忽厲聲曰汝果不從汝國外交大臣尙不難屈其舌而折其氣汝一小官敢與我大國民抗耶令亦厲聲曰此吾內政不涉爾事卽與爾抗何傷且爾一平民在吾域中吾有管轄之權爾果強瑣惑吾當訴於貴領事井上義知不可屈即變其凶猛之容爲柔順之色笑謂令曰君何執一乃爾吾所求於君者固有相當之報酬言時卽自革囊出銀幣數百紙以授令曰區區五千金望君笑納之他日營業發達當復有以報君令見銀幣心少動竭力自遏勉強言曰我不需此井上義又增一千金仍不可井上又增之直增至萬金令不能再

資國大
事僅屬於人
事完用一

晉因曰。既如是。君少待。吾且商之。井上諸令乃入與其幕友劉晉書者商之。晉書曰。君家在南方來此爲吏。道阻且長。勞頓何如。枵腹從事。固無其人。視義而取。古今有幾。若全情廉銀爲生。其不凍餒死者幾希矣。令曰。吾非欲博廉名。特恐上峯知之。罪耳。晉書曰。此間不報上峯。胡由知之。令曰。僑民心不服。奈何。晉書曰。此案既係無證。可憑何難。爲凶手掩護。令然之。乃出謂井上義曰。旣承君厚意。僕亦不辭此事。謹當如命。乞放懷可也。井上義大喜。即以銀幣授令。令受之。井上又重囑而別。令送至堂下。欣欣然携鈔。幣而入。步至私室。一一檢之。共五百紙。紙十金。反覆玩弄。對之欲笑。弄移時。即開其鐵櫃。納入之。加鍵焉。

翌日捕已還。稟令曰。凶手已得。惟爲一方之富紳。將縛之耶。抑傳之耶。令笑曰。得勿謂辭世康耶。捕曰。然。令曰。然則不必拘。以來人有問者。則曰。凶手未得。可捕已。會意諾。而退。私念縣令必已。得賂。吾儕寧能不分。一鬢。遂造世康之室。一一告以故。謂已願不揚言於外。世康無如何。與以數十金。捕欣然袖之出。返至城。偕其夥詣一酒肆。買醉焉。狂飲數十觥。不覺酣然。卽與其夥譚沈家堡命案。言之甚晰。凡其中之秘密。無不宣夥。

育是官必
有是役當
然分潤

此所謂強盜遇着賊也。入恃出恃。

寥寥數行，是愧儕物。若知彼人，不能而冠衣。

唯。唯。應。之。至。夕。陽。掛。簷。始。各。言。別。

鑰。開。鐵。櫃。櫃。既。啓。不。覺。大。驚。蓋。此。萬。金。銀。幣。已。不。翼。而。飛。詫。曰。吾。非。明。置。此。耶。胡。爲。失。之。此。鑰。吾。一。人。掌。之。無。第。二。者。則。又。誰。爲。竊。取。耶。於。是。傳。內。外。之。人。一。一。問。之。皆。云。不知。令。怒。謂。必。侍。者。竊。之。抄。掠。備。至。卒。不。承。會。計。員。不。信。往。覓。之。果。失。徧。搜。室。中。不。無。所。得。忽。於。書。堆。中。得。一。函。外。不。具。姓。名。以。爲。尋。常。函。也。置。之。復。爲。令。見。急。展。視。其。書。曰。以。萬。金。之。賄。賂。賣。地。方。之。森。林。置。人。民。之。仇。怨。於。不。顧。何。物。狂。奴。貪。妄。乃。爾。本。欲。斷。送。爾。之。性。命。爲。民。除。害。姑。念。爾。良。心。未。泯。許。爾。自。新。萬。金。已。伐。爲。捨。施。貧。者。殺。流。善。人。之。凶。手。急。宜。拘。獲。定。罪。限。爾。十。日。實。行。了。案。不。爾。者。將。處。爾。於。刀。鋸。之下。

大盜李九我白

令。閱。畢。面。色。忽。慘。自。私。念。如。此。深。奧。何。自。而。入。將。來。之。性。命。可。危。繼。而。細。察。窗。戶。似。已。變。動。視。之。鍵。果。脫。矣。於。是。又。恍。然。悟。昨。夜。似。聞。聲。息。以。爲。鼠。也。特。未。之。覺。耳。然。至。此。而。令。進。退。維。谷。欲。罪。薛。則。萬。金。無。以。償。不。然。則。身。命。難。保。因。又。問。計。於。晉。書。晉。書。曰。是。何。

足。懼。君。但。召。數。兵。士。入。內。日。暮。輪。值。盜。其。敢。冒。險。耶。令。然。之。如。計。以。行。一。夕。萬。籟。無。聲。
 令。獨。坐。斗。室。中。忽。聞。外。間。驚。呼。曰。劉。師。爺。被。殺。矣。令。大。驚。問。何。人。則。曰。劉。等。書。生。令。惶。
 恐。無。措。四。肢。戰。栗。不。得。已。聲。戶。出。視。至。劉。室。晝。書。果。挺。臥。地。上。血。花。濺。衣。繼。而。來。觀。者。
 益。衆。令。不。忍。視。即。自。室。中。出。忽。一。兵。士。指。暗。處。曰。速。避。盜。又。手。刃。至。言。時。即。拔。令。手。而。
 去。令。以。爲。眞。從。之。狂。奔。亦。不。知。至。於。何。地。忽。抵。一。處。即。有。數。人。出。以。索。繫。令。令。曰。繫。我。
 何。爲。此。兵。士。即。去。其。裝。曰。我。即。大。盜。李。九。我。汝。知。之。否。令。視。其。地。已。在。署。外。始。恍。然。知。
 中。計。大。懼。卽。哀。憇。之。李。九。我。曰。哀。憇。無。益。我。固。已。囑。爾。而。爾。不。聽。是。自。取。之。咎。汝。爲。此。
 事。自。以。爲。密。汝。之。捕。乃。洒。後。爲。汝。宣。洩。之。亦。汝。之。命。運。合。盡。于。此。何。多。言。遂。共。界。而。去。
 疾。馳。數。十。里。亦。不。知。所。經。何。處。所。往。何。地。但。覺。冷。風。過。耳。寒。逼。肌。骨。而。已。未。幾。抵。一。山。
 時。東。方。已。明。令。知。必。不。免。亦。不。復。言。惟。低。頭。自。悔。而。已。盜。掉。令。至。山。後。見。樹。林。叢。雜。溪。
 流。湍。急。樹。旁。有。大。穴。深。不。見。底。盜。曰。此。千。刦。坑。也。汝。願。入。乎。令。曰。乞。速。死。耳。盜。曰。速。死。
 便。宜。爾。矣。宜。使。爾。緩。死。於。是。按。穴。旁。之。石。見。石。門。閑。然。闢。盜。曰。入。此。可。也。令。有。難。色。盜。
 衆。推。之。入。門。又。閑。然。闔。推。之。不。能。開。矣。令。既。入。洞。黑。暗。無。所。見。惟。摸。索。得。一。人。大。呼。曰。

汝爲誰其人嗚咽曰我薛世康也令曰然則我與爾俱休矣

病骸曰此事後爲東督某所聞報清廷清質問某國公使其年遂與某國訂鴻緣江森林合同亦外交史之一汚點也

●鐵臂袁六

座因

連陽袁六。棄人于家無恒產。手無恒業。少孤祇。一母髮願。百年屆。六旬袁六日於市間盜獲一錢必歸俸其母。母子相視爲命。三十年未嘗少離。袁六性嗜武。然不喜與人鬪。每後着一石重約千鈞。袁六日必舉十數起。風雨疾病。不少間斷也。一日凌晨袁六甫出門覓食。突見十數騎自東而來。時已冬。舍閒曠。纔升殘雪。未褪大道上嚴霜結冰。路滑不能駐足。是衰草枯枝都爲霜雪所壓。作白頭吟。而林鳥形凋。村犬聲寂。一似莫能耐者。雖赤日當空。光被四表。卒非陽春煙景所可喻也。彼十數騎自東來。蹄踐霜飛泥紙亂點。作新月式。大好一片乾淨土。都爲苦儕踏破。良可嘅矣。袁六側目瞭望。覘騎上十數人。咸赳赳虎贲之士。未幾逾門而過。復見隊中擁一少年。貌清癯韶秀而文擁貂裘。披駒整年可二十許。似江南產也。袁六覩之恍有所觸。彼少年見袁六亦注目不少。

轉瞬彼此似曾相識迨騎過人遠袁六猶目送之直待不見騎蹤始已緣是袁六之腦際已臻一疵鎮日記憶不少釋

袁六歸母覩其神色頗異之愀然詰曰兒母苦我今日不饑一日不食乃慣事胡穀服爲袁六頻頻搖首曰否否兒今已覓得購米資且可供三日食母曰奈何神色若是沮喪袁六亦自異曰兒亦莫能自解祇覺今日一切動定不似曩日安適耳母搖首曰否夫神不感於外必不能動於中兒今日之神色頗異常恐若非受絕大感觸必不如是兒毋諱可直告我我知兒不好多事必不汝咎人生世間而克稱丈夫者貴毋誑言也袁六惶恐萬狀色赧良久復答曰兒最賤視誑言者兒實未受外來之感觸兒之方寸間誠覺不安若有所繫者究不自解繫之者何耳母默忖不語又久復詰曰兒或神有所感一時爲其恍惚莫能自覺者速語我今日目睹耳聞事兒不能自解我或代兒解之袁六益思之曰惟今晨出門時驟見十數騎自東來較異常事耳母急詢曰夥中人作何狀袁六曰多虎賁之士中擁一少年韶秀而文擁貂裘披駝氅貌清癯若貴族子弟彼注視兒目不少瞬兒亦爲之神往似曾相識者奈行旅匆匆莫能詰問姓名

直目送其杳不見影。始已而中心耿耿時不少釋。舍此之兒聞無他異。母聞之亦若有所感觸。復詢曰：「年可二十許乎？」袁六曰：「然。」母曰：「左右武士衛之歟？抑似監禁之歟？」袁六曰：「彼少年，似莫能自由者。母聞之泣。」然雙淚奪眶而出。袁六大愕。叩其故良久。母嗚咽曰：「兒母異我。自有告兒之日。今兒臂力非他人敵。卽告之殊無益。且爲兒增煩惱。事後院石若爲兒一掌擊碎。我必將此事告兒。此非其時也。」袁六復詢之。母堅不語。袁六亦無如之何。

袁六懷此疑。團鬱鬱不能釋。然屢詢母。卒不得其究竟。繇是終日悶悶。舍謀升斗。而外舉石益勤。久而易舉。而擊不幾。年掌膜厚如皮草。一日新秋天氣。母於後院納涼。袁六彎腰弄石。任意一掌飛去。石成碎塊。母睹之。忻忻有喜色。隨於簾底檢出鋼鏢二柄。向袁六曰：「兒可不必鍊死工夫。此物在袁家已傳三世。然未枉傷一人。如此不祥物。我本不願傳兒。第兒今負責任。綦重。若不授。兒以秘技。恐日後不足殺仇。雖然。人各有志。我不後兒爲盜。爲賊。我皆無怨言。卽爲盜。爲賊。若不傷公理之平。亦是英雄豪傑。惟一言汝應牢記。至苦甯爲丐。勿折志爲官。官迺社會之不祥物。兒父卽喪於官官迺兒之讐。」

寥寥數語
爲平日不
少而爲
盜賊者
爲已而爲

着是頭領
官季召標

也。言竟淒然淚下。袁六亦戚戚不語。母送將雙鏢給袁六。並授以法。又三年袁六四十歲。熟練雙鏢。可擊射飛鳥落葉。百步之內不虛發。時關東好武者多不用火器。恒以鏢弩相競。袁六固未與之一試。然默窺諸技。似不足與已敵也。

鄰村王大福者。販豆爲業。俗稱之曰豆包客。人家產儲積可十數萬。里人呼其爲王財。禪王大福五十無兒。祇一女。曰寶姐。年纏十九。修眉曼睂。楚楚可人。大福妻莊氏。迺農家女子。平日愛寶姐。若掌中珠片。時不能離左右。一日薄暮。突有赤眉客數十人持械排關入。挾寶姐去。作爲索償之押品。關東俗謂綁票。是也。爲首者一赭臉大漢。臨行時猶道。禪王大福夫婦。日我迺關東霸主。謝天龍現居柳莊。距此祇四十里。三日後。爾能償我十萬金。我自當完璧歸趙。否則我將扯票矣。(關東馬賊綁票。不能得償。將押品者。輕死。日扯票。)爾毋怨霸主無情也。言竟揚長而去。王大福坐失明珠。禍從天降。一時八萬金贍還愛女。迨三日。八萬金枉去。仍不見其愛女歸。並和事者亦不見返。王大福夫婦益痛。百思卒無術。興抗爭。要知關東馬賊。卽江湖豪客之易名者。其勢力足以挾。

謠稱女子
曰千金若
貴半安

官吏之勢

力不足以
伏盜賊而
如良民猛
慨天呼河

官吏故王大福呼籲乏術惟夫婦抱頭痛哭終日不已尤不幸者其排難解紛之利事人亦爲關東霸王所拘禁其眷屬日常向王夫婦刺刺不休王益不能少耐幾欲覓死一日王大福偕其老妻莊氏笑自對村之林間意欲自經者適爲袁六所見挾之歸詢其究竟王盡告之袁六笑曰此易事耳遲我三日當挾金與爾女歸言已掉頭而去王異其狀而中心戚戚終不敢少情也

關東霸王謝天龍爲一時著名之馬賊聲震關東威壓錦州鐵嶺長春哈爾濱帶凡於綠林中覓生活者罕不景仰其名畏之如虎謝自得寶姐而後始則藉以博鉗金終而豔其色欲佔爲已有遠近同夥者多不直之然莫敢撄其鋒是夕謝天龍大開饌會座上多赤眉紅髯者觥籌交錯迺爲謝天龍慶納寵即納寶姐事也豪飲之際忽一壯者闖入席欣長肩削貌文弱似非工於武技者行至席側藹然而詢曰孰爲關東霸王謝天龍急起應之復曰爾何氏我與爾素無覬面交爾來何故抑爲我新丈人作送親者耶壯士笑曰我名袁六迺王大福鄰人也衆聞爲王之鄰人羣起同下逐客令曰爾速歸事不偕矣寶姐已納爲霸王之小早爾入席飲一盃固勞酒可耳欲返寶姐則大

險哉寶姐
今日已遇
一代理
冷汗

霸王真善
於分祀禮

難。雖百萬金不與易爾遠歸報守財虜得此嘉壻幸之甚也三日後必召彼飲新親酒其他可勿勞唇舌袁六曰然則八萬金之賞資何如諫天龍怒曰斯迺添奩禮與爾何干袁六曰婚姻迺雙雙結好而成烏能強之者且爾儕既索得巨金復強佔其愛女使彼二老午夜啼泣不安雖江湖豪客亦不屑爲爾儕竟爲之自視爲何物獨不畏道傍有不平人耶謝天龍益怒曰我必爲之爾將奈何言時直撲袁六欲攫其衣襟袁六甫一揚手惟聞砰然一聲謝天龍已拳伏堵下吁吁作牛喘衆見其勢凶猛遂羣起撲之袁六慢退一步猝覘庭前一枯樹高尋丈周約數圍舉掌擊之枯樹頓折袁六色不少異仍怡然問衆曰孰不如我請者速趨前衆見大愕咸相視而慄不復應一聲又久夥如數獻出我必不作難壯者曰寶姐必珠還也若謂金則我兄弟數十人奔走數日若不能得少許似非公理之平矧王氏迺已失之財彼富家翁何必爭較此箋箋阿堵物袁六曰爾言誠是然我允其珠璧全歸似未便失言於彼爾儕必欲染指可遣一二入隨我往萬金之內我可爲爾儕代索之時謝天龍仍伏堵下衆相視莫敢應袁六亦解

卒所見
賊較級
尋極高
是常一

衆意復笑曰我迺路見不平者非受彼富翁之命蓋立身於調停地位也爾儕可隨我往我必不加害且爲爾儕助事果成爾爲爾我爲我也不成我仍以此數與爾儕挾之返但留寶姐耳衆仍不信彼壯者復挺身曰我兄弟毋怯彼袁六若加害與我五步之內我儕早如枯樹矣何必挾去邀彼偷之榮今日之計不必爲往者難惟此八萬金我兄弟能捨之否衆曰不舍又將奈何壯者曰寶姐何如謝天龍伏地而喘曰黃金既不能留何必留此不祥物壯者曰若是我徐大剛願往卽死亦無怨尤衆遂扶謝天龍起復入座謝之腕已不能舉視之腕間已發青色未幾遂釋諸和事人及寶姐並扛灼灼八萬之阿堵物隨袁六而去

王大福之夫婦迨袁六去後倚門遠望不少轉瞬鄰人有快嘴者悄譏之曰彼袁六牧豬奴耳田野間拾糞或可烏能辦此大事如劉大郎張官兒皆往來縣衙之中與縣大老交友一去失蹤彼袁六奚可解此禍結王財神直如痴人作夢徒自尋苦惱也里巷間紛議若是日暮王氏夫婦不見袁返遂啞喪入室後爲羣議所動亦不作痴念然中心默念愛女終不釋於懷繇是夫婦於枕席間互相私怨各忖若當日多費二萬金

既然事過後悔必

不憚慨於
前自錢人
大抵如此

是富家
翁袁六爲
抱不平
然誠是富家
翁袁六爲
冤煞也

寶姐必早珠還且不致和事人受其羈縛復付及利事人失蹤益覺焦灼脫來日各家眷屬問我索人我將何以償之恐雖破我之家產亦無如何思之重思之益不能寐四目睂睂直向牕前注視恨更長如年且又不願天色發曉益懼和事者之眷屬踰門索次也夜既闌萬籟俱寂忽聞碎碎叩門聲王大福迺驚弓之鳥猝聞此聲幾疑爲暴客踰門至夫婦相顧愕然手足無所措未幾叩門聲益厲王大福無已遂覩觫迓之甫啓門恍見一女郎閃身進直撲王大福身畔放聲大哭王大福細覘之迺其愛女寶姐一時怨喜交集幾不能道一字縱寶姐之踰者袁六以及和事人咸入門而徐大剛亦挾金進無邊蕭颯頓覺生春王大福夫婦咸樂無極亦不遑詢詰難中事少焉袁六遂向王大福道其顛末最後將王失之金一一令徐大剛歸璧王受之益喜惟口頭道謝兩聲復轉色曰夜闌矣諸鄰友盍歸少憩明朝我當偕愛女踰門謝衆聞之大異遂怫然散袁六仍不解復問王曰君之所失悉歸無遺然我抑有請者我能安然直取所失洵非力勝蓋以公理伏人也今我已與謝約全璧歸還君應酬若儕若干金在君所失甚細而若儕得惠良殷則此後可夜不閉戶矣衆聞之咸然袁說惟王氏夫婦頰粲頓異

富家翁之
金錢必若
手我可放
浮一大至
自此一讀

惟其事母
孝方可以
處人以俠

難色良久。始囁嚅曰：「若盜不獲，咎庸能獎之？」袁六曰：「否，盜亦人類，不過爲一時饑寒迫耳。君若分惠，亦非逾分。脫其索金，不返君將奈何？」王大福曰：「我必訴諸官府，妄知我表舅氏爲員外郎，我亦世家子也。袁六勃然大怒，曰：「爾既有偌大勢力，又何必於對村林間覓死耶？我知爾擁此羣衆，阿堵物欲藉以驕人耶？」實告爾，我既不能失言與爾，即不能失言與若儻也。今我已許若儻一萬金，爾果如我請，亦無大損。不然，我必攜爾歸諸若儻。爾有勢力，自往索之可耳。」王大福亦不悅，曰：「然則爾亦入盜夥歟？」袁六益怒，曰：「我爲盜爾，將奈何？」順勢一揚掌，已將其庭柱擊折，衆大駭。咸無人色。王氏夫婦知不可免，遂跪於袁六前哀告之。最後始以八千金爲謝，壽。

袁六夜不外宿，蓋爲母命所誠。是夜直至天曙，始歸母嚴詰其故。袁六不敢諱，一一告之。母怒曰：「大禍將至矣！爾技尙弱，竟敢代人不平？天下事不平者，比比爾克。一一代平之，否爾卽克平天下之不平，獨若父若妹受人之不平，竟弗一平之乎？」言竟，眉宇間頓露，燄色袁亦殼，無狀伏地作哀鳴，自披其頰。不已，久而其母之色始少解，復吁噓曰：「天數如此，人力果能挽之？今後此處非我母子托足地，速避之，或可免禍。」袁六異詰其

其母有先
見之明洵
非凡人可

故母終不語。袁六亦不敢堅詰。少焉突聞門外人聲嘈雜。一似官軍逮捕巨盜者。母色頓異。曰休矣。袁六亦知有奇變。遂轉身逆之。甫及門。忽有數十虎賁之士。荷鎗入。袁六欲恃膂力禦之。母止不可。遂藹然向衆詢曰。爾等非爲王家大郎事乎。衆曰然。母曰。我子不肖。鞠之以待久矣。復謂袁六曰。兒自作孽。速去生死無關。榮辱第所苦者。若父若妹及我白髮皤皤之未亡人。然事旣臨頭。懺悔亦無裨益。我轉爲汝慶。處此世道。死爲幸也。我素知爾膂力不弱。但成爾之名。亦在膂力。教爾之身。亦在膂力。此次幸勿抗拒。則不孝二十日後。我於黃沙白草間收爾殘骨可耳。袁六聞竟。鼻酸如割。然又不敢抗命。遂就縛隨衆去。

袁六迨入署。署前武衛環立。秩序森嚴。如禦大盜。堂上一官端坐。如陳死人案側。立一便便大腹者。覘之卽豆包客。人王大福。袁六亦知其以怨報德矣。俄而官詢袁六。與謝天龍交結事。袁六曰。嚴刑之下。何求而不得。欲何如。便何如。耳奚必嚅嚅。詢詰官曰。然則汝串通大盜。謝天龍勒索王大福金錢。並蹂躪其愛女。是否。袁六曰。此則須詢王大福。我不知也。王大福曰。此賊狡猾特甚。非嚴刑不可得供。官遂加以嚴刑。卒不獲供。官

大。審。忽。見。一。老。婦。朗。聲。曰。吾。兒。袁。六。幡。強。非。嚴。刑。可。伏。請。以。王。某。之。說。判。之。可。耳。官。異。之。詢。其。何。人。嫗。曰。吾。袁。六。之。母。兒。不。肖。喜。多。閒。事。正。恐。其。不。伏。法。特。隨。來。證。其。罪。耳。官。大。喜。遂。以。王。大。福。之。說。判。之。袁。六。亦。不。敢。拒。官。復。出。簽。嚴。捕。謝。天。龍。繫。袁。六。于。獄。惟。堵。下。聽。審。者。咸。代。袁。六。不。平。並。疑。其。母。陷。子。之。不。當。然。卒。不。敢。代。鳴。之。也。

囹。圄。地。獄。吾。國。之。惡。習。尤。甚。矧。貧。苦。如。袁。六。幾。不。能。賄。一。錢。其。身。受。之。痛。苦。自。加。常。人。一。等。幸。彼。以。鐵。臂。名。禁。卒。多。畏。之。少。獲。優。待。然。鐵。牕。之。下。直。如。死。境。凡。少。有。生。人。氣。者。多。不。能。忍。受。之。也。袁。六。奉。母。命。惟。謹。莫。敢。少。加。放。肆。脫。逞。臂。力。雖。鐵。壁。亦。可。洞。穿。踰。垣。而。走。彼。數。仞。土。垣。石。堵。烏。足。禁。其。行。動。哉。流。光。逝。水。已。逾。二。旬。是。夜。天。黑。如。漆。獄。中。燈。火。皆。熄。對。面。幾。不。辨。人。影。袁。六。於。枯。寂。之。中。百。感。交。集。孺。子。之。心。時。榮。榮。於。老。母。之。側。不。禁。鼻。酸。心。痛。淚。已。汎。瀾。甫。入。夢。猛。覺。一。物。觸。肩。際。猝。醒。忽。一。形。似。佝。僂。老。者。立。於。前。力。挽。其。臂。促。之。起。袁。六。臂。力。幾。不。敵。然。懦。其。必。非。加。害。者。第。恐。累。及。老。母。堅。不。與。行。爭。持。又。久。力。不。能。勝。遂。爲。彼。挾。之。去。惟。覺。其。逾。墻。破。壁。如。履。平。地。矯。健。如。猿。形。不。似。衰。老。者。迨。出。獄。始。釋。迫。之。行。約。三。里。許。入。一。深。林。中。時。陰。少。撥。天。角。倏。露。一。二。微。星。倏。明。

袁母不
賢母尚以武僅
俠勝宜乎是子也

倏滅風細如縷掃林間亂葉瑟瑟哀響陰氣逼人似入鬼境僅見一線小道曲如羊腸荒犬噭噭遙聞之時而斷續知距離村店已遠矣袁六隨老者入林復覘一大漠候林側不能辨其面目袁六淒然曰我不幸自作之孽承二壯士援救固感則來朝老母塗炭矣願二壯士釋我小人有母不敢偷生也言竟淚涔涔下時老者摘其項下鬚笑謂袁六曰兒毋懼母至是也袁六細覘之果其母遂拜倒嗚咽迭呼死罪曰兒不肖累老母冒風霜入重圍蒙萬險第兒終不諳老母有此身手也母笑曰傻孩兒區區土垣何足錮我遂東道上較此等事尤險者吾與若父履之慣矣袁六復覘林側之大漠乃謝天龍夥友之徐大剛益異之母曰兒毋異彼亦援救兒者中途而遇我恐彼力不勝特令之俟此耳袁六仍欲接詢其究竟母促之曰天將曙距城匪遙恐追者至又費周章矣三人遂結伴向深邃中遁去

當袁六自王家歸袁母卽知王大福必駕禍於袁六然其所以遽然使兒就縛者蓋有所恃按袁母亦關東巨盜唐猛之女唐猛橫行邊徼無可與敵七十無子遂以生平絕技傳與女嗣因中毒死袁六之父袁百容爲之雪仇唐氏遂以事之舉一子卽袁六一

舉竟袁母
高出常人
一等

女曰慶兒妙齡爲豪家擄去袁百客奪之不得亦死故唐氏所謂深仇者即指是事迨袁六入獄之後甫達二旬唐氏知官家防範必少懈於是逞其父傳之技往救之中途突遇徐大剛因瑣事相觸而交手徐不敵遂以救袁之事告之唐氏大感復遣彼憩於徐所以奮身欲救者正因袁六豪爽卒爲賊陷而不平耳三人從林中遁逸迨天曙已逾縣境遂易姓覓茆屋一椽暫假棲息袁六復請於母前曰王賊終令其安然乎徐亦憇惡往雪憤唐氏笑曰彼賊誠不屑汚我刃矧爾等好自爲之何患無復仇之日袁六奉之不敢抗惟徐不能耐遂子身而往迨至王宅而王大福合族已去如黃鶴矣復值知鄰右始悉因袁六越獄懼禍避於安東某員外郎家卽其恃若長城之戚黨也徐大剛復聞於唐氏時已三閱月袁六亦急欲撲殺此撩遂邀徐同往唐氏知不可阻復諭曰江湖能人多如鯽爾等毋自恃膂力足以勝人凡事自恃必敗我間處亦無事可爲爾等一助也袁六阻之不可遂化裝同往抵安東密偵十數日始得其蹤果某員外郎家豢養武士不尠防範綦嚴又數日卒無隙可乘徐急甚一日徐謂唐氏曰此事明誅恐不得彼僉不越雷池一步烏可着手何若暗取之仍以越獄之術行之彼僉自

老誠持重

是。藝。中。斂。矣。唐。氏。亦。以。爲。然。是。夜。既。闌。三。人。遂。各。顯。技。能。踰。墻。升。屋。以。取。時。袁。六。當。鋒。
奈。華。屋。重。重。莫。辨。仇。居。之。地。爰。是。三。人。不。知。何。從。袁。六。仍。奮。身。前。進。忽。見。東。廊。一。鎧。熒。

熒。光。燄。作。慘。綠。色。袁。六。攀。檻。倒。身。下。從。壁。隙。窺。一。痴。肥。者。伏。案。坐。于。檻。算。盤。檻。子。母。
倡。拔。作。響。案。側。坐。一。女。子。乃。彼。所。拯。救。之。寶。姐。再。覘。彼。伏。案。者。正。是。王。大。福。一。時。怒。火。
中。燒。遂。破。牕。入。室。王。大。福。大。駭。知。爲。尋。仇。者。急。挾。女。走。避。突。被。袁。六。扭。其。襟。寶。姐。穀。觫。
不。敢。少。動。王。大。呼。饒。命。袁。六。遂。贈。其。一。掌。王。卽。暈。倒。額。角。血。花。亂。飛。某。員。外。亦。素。以。武。
技。自。豪。者。笑。聞。異。聲。卽。偕。諸。武。衛。數。禦。敵。時。唐。氏。徐。大。剛。相。縱。入。室。前。後。燈。火。通。明。某。
員。外。偕。諸。武。衛。集。中。庭。環。室。欲。捕。袁。六。等。詎。意。袁。六。等。矯。健。非。若。夥。敵。偶。一。交。手。卽。撲。
之。雖。某。員。外。以。武。技。自。豪。者。亦。被。唐。氏。挾。制。肘。下。袁。鳴。饒。命。不。已。其。他。未。傷。者。咸。抱。頭。
鼠。竄。而。去。忽。一。少。年。自。後。堂。挺。身。與。徐。大。剛。戰。徐。不。敵。袁。六。助。之。格。鬪。時。許。勝。負。仍。不。
能。決。時。某。員。外。已。就。戮。唐。氏。亦。奔。助。袁。六。甫。入。戰。線。急。迭。呼。曰。止。•。止。•。速。止。•。雙。
方。聞。皆。異。之。遂。罷。戰。唐。氏。急。趨。少。年。側。上。下。審。視。良。久。復。泣。然。曰。相。公。非。袁。百。容。之。女。
慶。兒。乎。少。年。亦。大。恆。唐。氏。遂。去。其。假。面。具。曰。吾。兒。勿。恆。我。卽。爾。之。生。母。也。少。年。突。聞。此。

天理。然。不。爽。環。信。報。

言急擲械跪拜唐氏之側撫唐氏膝大號不能已袁徐咸異之袁細審其少年卽彼曩晨驛遇之騎士益信彼所注目者蓋有因焉唐氏急止慶兒袁復引袁六見兄妹禮更使其呼徐大剛爲兄唐氏復曰終身之仇報在今夕彼僉後堂中仍有幾人可盡鋤之慶兒遂導其母兄入後堂凡某氏之親族戮之不少遺更散其財帛與諸僕遣四散且令勿許揚聲諸僕叩謝則鳥獸散以金錢塞口自守口如瓶唐氏復偕其子女及徐大剛等當夜奔返故居唐氏遂將其夫及女之仇一一向袁六徐大剛述不遺復曰以我之技固可撲殺此獠第六兒之技未成我撫孤之責未卸以故遲遲今終身之怨已償我不負於地下人矣言時淚簌簌如雨復詢慶兒別後事慶兒亦一一述之曰彼僉攫兒去原以兒視我故令飾男子服且授我武技焉迨兒長成又欲以妾媵視兒此卽王大福所慾惡者幸母來否則一月之後兒將受彼偷魚肉矣接次各道別後事唐氏笑曰曩吾最惡人爲盜今則欲不爲盜而不可得雖然我嘗謂六兒云處今後世道若使爲官毋甯爲盜苟爲盜或可不受人之不平且可平人之不平也爰是袁六以盜隱袁六自落草後處事益平交友益義美譽因而益震遠近之赤眉紅鬚者多歸之卽曩

日謝天龍之夥友亦多因徐大剛紹介而附袁後。一時鐵臂袁六之聲譽直駕唐猛而上。不數年唐氏病歿復以慶兒妻徐大剛蠻煙遼塞間時見若輩人跡踪卽後生如天邊羊冬天燕子東北風二古癟子十四閭王老頭栗嚴白虎邱大頭等談及鐵臂袁六罕弗肅然起敬也。

塵因曰王子秋余亡命青泥窪鎮日與草昧英雄伍屢聞鐵臂袁六事敍者綦詳。余愛其爲人爽直特以誌之非誨盜蓋重其義耳雖然如袁氏之母及妹徐大剛等烏可以萑苻暴客目哉求於士大夫之中亦不可多得脫使萑苻暴客一一如若儔則恩怨分明是非自判其人格則高出一般足贊手版者不知幾萬級矣。

●一雙假面具

嘯秋

瀛洲老人之言曰杏兒歸來乎兒離汝父以去者於茲三年此三年中汝父無日不倚闌而望冀兒歸來老眼將穿矣今兒歸願此後不離汝父去杏嬌遂投於老人懷中展其鶯舌曰兒歸來矣兒見父滋樂不願離父去且兒在舅母家屈指三載五經四書均已卒讀師稱兒讀書最敏爲同學冠兒念父綦殷良不願遠別我父也老人慘然曰如

足僧之肉至于心害乎

是固大佳然汝勿離汝父汝父將離汝去矣言次以其枯乾之吻親杏嬌額者再白色之鬢乃與光黝之髮相錯雜作爲美觀杏嬌曰父勿誑兒須知父作言兒心且碎設再聞此言者兒且哭矣言次目光溶溶痴視老人老人搖首曰兒是不知汝父尙有大仇未報須往撲殺此獠但此去殊多險天鑒我心得遂所願則當多售糖果歸以遺兒否則不歸矣言未竟杏嬌以纖掌掩人口泣然曰勿聲勿聲設父再嚇兒者兒立哭父不畏兒哭耶二人慘然有頃杏嬌曰父所謂仇者何指盍告兒老人嘆曰汝父所以秘之者以兒年稚告兒殊無益今兒長當舉以告兒知汝兄何以死耶杏嬌聞及其兄則眼眶微紅頻搖其首曰不知但當時以爲死於病耳老人曰否初汝兄在野外營羊毛業年晚懷三百金歸道遇一僧銀鬚垂腹音容和藹類有道者就與汝兄語汝兄固樂與方外交談次意漸洽僧問何往汝兄答以歸僧喜曰老衲亦往是地途中有伴可不患寂寞因與汝兄同行縱談甚樂日暮矣林木深翳幽徑無人僧忽自行囊中拔出戒刀大喝曰慢走汝尙欲活命耶汝兄固饒有力者知遇暴客欲反身抵禦而銳利之刃已深入汝兄胸際汝兄頽然倒地痛極昏去僧遂搜汝兄之金以去迨汝兄悠悠醒來

陀僧之阿蘭
口頸耶
惡尚自
人抑欺善
果善欺天

則刀猶挺然在胸。力拔視之見柄上刻果善二字。隱然可辨。噫兒誌之此果善二字者。即殺汝兄之僧名也。言次氣吁吁悲哽不能續。杏嬌淚眼視其老父久而淒然曰。然則兄如何得勿因此死乎。老人曰。安有生理。汝兄傷創甚。提刀疾行十餘里始至家方進門。卽倒地不知人事。時父心碎腸裂急扶之寢。斯時汝兄猶能語。便告我道中事。閱三日死矣。言未竟。杏嬌放聲大哭。老人以手頻撫其鬢。老淚縱橫落杏嬌髮間。顆顆綴如明珠。旣而杏嬌嗚咽曰。死者已矣。生者當如何。不報此仇。何以對兄於地下。老人曰。汝父亦云然。但聞此僧精技擊。膂力過人。不易敵。汝父當時持戈從戎。每單刀赴敵。鋒鍔向處。敵首靡不紛落。今老矣。無復昔日之驍勇。雖欲爲汝兄復仇。奈難敵何。雖然兒又無兄弟能代汝父一行者。汝父雖欲勿去。而不可得。今兒歸矣。可看守門戶。汝父暫離兒去。兒可勿念。當知汝父此去爲汝兄報仇也。杏嬌曰。父耄此行殊多險。不如兒去。老人愕然曰。是烏乎。可兒一女子。且性怯。何能勝此大事。杏嬌曰。女兒亦人類。有何分別。木蘭女子耳。且代父從軍。緹縈女子耳。且代父贖罪。女獨不能代父復仇乎。且兒性怯固矣。然臨小事固怯。臨大事未必怯也。亦猶光武之怯於平日。而勇於戰事也。且父。

句兒
杏嬌的不凡

去恐事未必成。若兒去或成可也。老人瞿然視杏嬌似嘉其勇。後微搖其首。其意蓋不欲其去。杏嬌知父意所在。則亦不語。轉瑣瑣話其家常事。迨夜闌。各歸寢。翌日老人喚杏兒不應。覓之無所見。蓋可愛之杏嬌已不別行矣。

紅螺山在奉天之西南。有女兒河橫其北。層巒聳翠。削壁橫青。風景殊清幽。山麓有白雲寺。深院曲廊。規模宏大。有僧侶百餘人。主持者果善也。一日有一老者。髯長尺餘。潔白如雪。擔一行李。至寺稱慕。寺中幽靜擬假一椽。息肩果善。許之。冀除東廂爲其止宿。同日忽又有一黑髯老者。亦作同一之請。願假一室。果善亦許之。使居於西廂。二老屋宇相對時。相遇從一日秋月皎然。清風送爽。白髯老人造黑髯老人屋。相與縱談。黑髯老人曰。月白風清。不可無酒。我等盍開樽。小酌作抱膝談乎。白髯老人笑而首肯。二人乃傍南窗飲酒。黑髯老人量頗豪。舉壺作牛飲。無餒色。惟白髯老人則屢謝量淺。托辭欲逃席。惟爲堅留。面壁無語。意殊不懌。時黑髯老人已微有醉意。出自白髯老人不意。捋其鬚曰。美哉髯乎。言未畢。髯忽落地。其面上一皮製假面具。亦隨之脱落。黑髯老人燭之。則髯之白髯老人已化爲一絕世美人矣。但見眉彎半斜。之新月目涵一泓之秋波。

芍藥爲神。梅花爲骨。舉天壤間之所謂妙人。可兒無能出其右者。此時美人旣羞且憤。怫然曰。人家事與汝何涉。何敗我大事耶。黑髯老人再拜曰。唐突西子罪不容辭。但僕固識汝爲施杏嬌女士也。女士亦欲逃僕目耶。此時杏嬌知不可掩飾。亦不爲懼。惟念彼何由識我。疑慮不已。未幾黑髯老人曰。若是楚楚弱質。亦欲圖復仇事耶。幸遇老夫。事或有濟。不然不利於身而無補於事。恐西山東海間又將添一隻冤禽也。杏嬌正狐疑。問忽聞老人言。復仇事舍我父外。無人知之。今老人言之。鑿鑿似深知蘊底者。不亦可怪之甚。且味其言。且有相助之意。此人恐係豪傑之流。或能仗其力殲此惡僧也。念至此。則亭亭纖軀已拜倒於老人案前。曰。伯救我。言次芳心悽婉。喉哽不能續。老人扶之。起重復洗樽。更酌相對坐下。老人曰。女士識我否。我汝之鄰也。女士就學出外。於茲三年。安能復識我。但汝父固爲我舊交。日前女歸家。汝父與女士談及。汝兄慘死事。相間一壁聲。殊清徹。此一席談。乃盡入我之耳。嗟夫。女士我聞汝父一言。我滴一淚。汝父一言。竟我淚濕透青衫。雖然我後聞女士言。私心傾服。末由自制。直使我擊劍狂歌攬衣。起舞漫漫長夜。固未嘗履睡鄉一步也。夜闌矣。有燭影搖閃。自壁隙中映入我室。我略。

之言
鶴然仁者

一窺視。則驚心觸目之事。乃入我眼簾。蓋女士方以一假面具。蔽之於粉面。且以垂垂長鬚。加之於額。嚮之麗容。雖未飽餐。十分然花容月貌。依稀可辨。一經化裝。乃赫然一老叟。此時我意女士必欲爲兄復仇。殲此惡僧。恐女行多不便。故幻此形。以掩人耳目。但復仇事。智勇兼備之男子爲之。且恐其未必能成。况女子乎。况女子而荏弱如女士乎。故我竊竊爲女士危。思欲助以棉力。故待女士出門時。潛尾之。女士借居寺中。故我亦蹤跡而至也。杏嬌曰。伯盛意我心殊感我之至此者。欲虛與僧周旋。乘間以圖言次。出一刀。霜紋深碧。晶瑩如雪。自此卽僧殺我兄之刃。我將還之。以殺僧老人曰。女士計巧。但此僧拳術聞天下。縱醉後無餘勇。敵汝休矣。女士欲置之死地者。恐彼將以女士待彼之法。以待之。我雖無能。然技擊之術。亦嘗涉獵。遨遊海內。未嘗遇敵手。今擬小試。以殲此僧。言次。接刃於杏嬌手。端相有頃。曰。此神物也。凡殺人。無論着何處。但見血。其人必死。可以假我一試否。杏嬌默視老人曰。我不肖。不能手刃此仇。致累伯。但何以相報。無他。當拜伯膝爲義女。聊答大恩。何如。老人笑而搖手曰。不須。毋瑣瑣。相瀆。杏嬌曰。然則更無相報之法。奈何。久而一笑曰。設伯爲少年者。我將以身許之。老人亦笑曰。女

自謂善於辭令矣其如第几成拙何
柳暗花明又一村文之雖異難捉摸如此

士。吾。信。乎。設。我。果。爲。少。年。者。女。士。能。踐。此。言。否。杏。嬌。吃。吃。笑。不。止。曰。豈。作。誑。語。老。人。撫。掌。口。然。則。可。愛。之。杏。嬌。已。爲。我。湯。起。鳳。之。妻。矣。言。未。竟。轉。時。之。間。其。黑。鬚。亦。脫。落。頓。露。其。廬。山。真。面。日。姿。態。英。俊。儼。然。一。美。少。年。也。杏。嬌。羞。恐。交。集。跼。蹐。無。主。頰。上。閃。灼。無。定。乃。如。雨。後。桃。花。欲。奪。門。出。則。此。少。年。方。佇。立。門。次。則。徐。徐。背。其。身。低。首。無。語。怨。恨。萬。狀。自。悔。鹵。莽。轉。憶。湯。起。鳳。爲。我。舊。鄰。且。亦。詩。書。子。弟。邇。遐。聞。名。式。藝。則。雄。稱。東。北。他。日。可。自。慰。遂。默。不。一。語。此。時。少。年。長。揖。曰。僕。一。時。魯。莽。耳。萬。乞。見。諒。杏。嬌。怫。然。曰。誰。識。汝。汝。何。人。言。未。畢。從。地。上。拾。其。假。面。具。及。白。色。之。鬚。奪。門。而。去。

一夕秋風鳴咽。明月淒涼。西廂中簫聲楚楚。作哀怨狀。杏嬌方倚枕假寐。殘夢驚醒。悽然忽作鄉思。未幾聞馬嘶聲。自遠而近。俄頃似有百千馬蹄聲。徘徊於寺之鄰。近乃大驚。披衣登高處。眺望覘寺之四圍。爲大隊。包括間。有持刀者。有荷槍者。均馬賊也。於是知簫聲乃起鳳所吹。以號召馬賊者。起鳳可以號召馬賊。其爲此中人首領無疑。且圍寺不知何爲。不覺膽爲驚碎。方狐疑間。見起鳳衣一身黃色軍服。金條盤繞。燦爛奪目。自西廂大步出行至寺門口。喃喃不知作何語。隨有數百人蜂擁入寺。起鳳亦雜衆夥。

居語可謂良
而晚矣然
居然自認
可見鳳之妻

之中。杏嬌忽有覺曰。豈起鳳爲我復仇故引馬賊欲殲此惡僧耶。一時芳心怦怦勇氣勃發立以假面具蒙之忽忽隨衆入內甫入殿見果善鬢張目突提鐵棍盛怒出禿頭百餘人亦持械隨後蓋聞笳聲知有變早有備也。起鳳見果善大喝曰此卽果善也速撲殺之。馬賊紛紛上前雄執之果善持棍作公孫大娘舞衆皆不敢近。馬賊持鎗者紛紛撥機開擊煙霧迷漫衆禿頭隨聲倒地者無數餘皆膽餒紛紛逸去瞬息間忽失果善所在。起鳳大呼曰果善尙踞屋頂衆仰視見果善血跡滿身踞屋脊作悵望狀。蓋欲逃而不得也。杏嬌恐其脫走張皇萬狀剎那間見起鳳升屋頂果善已棄去鐵棍一時徒手難禦遽拾屋瓦禦之。起鳳一一接之觀者目爲之眩未幾果善立處其瓦片已盡其力亦衰略一喘息起鳳乘其不備拔刃擲去中其胸血腥紅如泉噴出遂蹶仆欲地。起鳳恐其遁亦隨之下地時果善屈坐地上甫拔刃見刃上鐫有己名色立變念此刃乃已殺施某物乃擲刃長嘆曰自作之孽報施不爽此數也。復顧謂起鳳曰身手不惡英雄何名可以見告否。起鳳語以姓名詫曰聞名旣久今日得遂識荆願私心竊慰但老衲殺施某與英雄何涉。起鳳未及答。杏嬌忽至前去其面具及鬢謂果善曰起鳳之

惺惺作熊
亦有露馬
腳時
人如果
猶善將死
亦談笑自
異

寫兒女情
態歷歷如
妙繪一結尤

妻我也我之兄施也起鳳之殺汝爲我也既爲我不等於爲施某乎言未竟果善搖首笑曰恐女士未必爲起鳳妻蓋起鳳少年未娶老衲所知杏嬌曰未殺汝以前固未妻我今則我身歸起鳳矣言次兩頰紅如玫瑰花色果善微噓曰然則老衲之生死實關係汝婚事之成敗老衲死矣望汝等大事玉成留後世之佳話可也言畢傷口出血如噴遂目瞑氣絕果善既死起鳳乃麾馬賊退歸賊均遵命呼嘯去時寺中祇二人起鳳頻目杏嬌杏嬌窘甚尋敗壁上斷句反覆微誦起鳳不耐曰時已薄暮女士盍歸僕當護之兼以登室拜岳父杏嬌聞之方欲置謝忽聞岳父云云則羞憤交集怫然欲噴繼念其功則隱忍無語乃低首隨起鳳出寺門門外已有二騎相待各自挽輿就鞍向斜陽紅處而去

錦西有大興堡古木蟠屈蒼翠葺葺林深處茅屋十餘間相比如櫛一宅門之側時有老人曝於殘照裏舉其枯乾之目眺望遠處苦瀛洲老人倚闌望女歸也未幾夕陽西落野靄冥濛見二騎穿林來老人似有喜色既而搖首曰誤矣於是吁氣入室方掩門則落門聲大起老人顚愕就門隙中視之果杏嬌也一時喜出望外立啓扉迎之則伶

一結韻絕

何之杏嬌已投身於老人懷中呼曰父乎惡僧爲兒殺死矣老人笑而微拍其額曰毋作詭語兒不別父即行究往何處速言之杏嬌不待其言畢姑作哭聲曰兒何敢作詭語兒固往白雲寺殺此惡僧但助兒者乃一少年言次以指示身後老人移步視之果一少年亭亭玉立於側則大驚默念杏兒女子也女子何能偕一美少年歸得毋……憶未竟杏嬌已窺知其父意紅飛兩頰翩然遁入內室去老人詰少年知爲鄰人湯起鳳且素欽其才藝久有聯姻之意後因乃父未歸故置之未議今見之湯告其復仇事不少隱老人益感遂以女妻之湯亦不辭復行子壻禮未久卽辭去迨湯之父歸即爲之完禮從此羈羈二叟則雙飛雙宿始煞鴛鴦矣

泣羣曰果善對於刦財害命事固惡然對於施杏嬌湯起鳳二人則不能云惡若非彼之一事奚能牽出一段良好婚姻謂果善爲若二人執柯者誰曰不宜

●紅娟報仇記

殘星數點隱於天空晨雞再唱月沉而黯朔風凜冽寒氣砭骨松花江岸之百葉村居民皆戀其重衾高枕作養皇上人未幾晨光熹微中忽有中年婦躊躇自西來狀至皇

遽面色慘、白髮蓬鬆、如亂麻。行至一宅門首，以指彈扉者再。且舉首四望，若恐人之覲見者。又久門呀然啓。一白髮如雪之老嫗挽婦，悄然曰：「兒歸乎？」婦曰：「可。」速入。恐有人躡兒後也。言畢，婦入嫗亦入門，復闔而萬籟俱寂矣。

移時，一茅舍之內乃有絮絮談話聲，則嫗與婦也。嫗曰：「兒乎？自汝去後，吾心惴惴，滋以爲懼。惟恐兒陷於危。今不知消息，佳乎否乎？」婦曰：「大佳！大佳！雖然，雞旣鳴矣，天色曙矣。阿母曾預備也。未嫗曰：「予已預備久。吾等盍速行？」婦領首，既而笑曰：「然則一小時後，此破敗之茅舍，門扇如故，而側中人已不翼飛矣。」

距此事前之兩月，爲季秋九月節，屆重陽，俗爲登高之舉。紅男綠女往來於街衢間者，踵相接。時有旅居凌家堡之晉人，名祝步雲者，登徒子也。是日晨起，入一室中，取案上之鏡自照，其顏繼復置鏡於案，取玉容散傅，其黧黑之面復以木梳自理，其髮髮光滑可鑑。人乃對面粲然笑，復噴噴自譽曰：「信乎？一世美男子也！」今日佳節，吾奚虛度？遂取架上外衣，加諸身，信步出。且囑僕曰：「若守此勿逐，諸兒戲余，即歸。」僕唯唯聽命。一祝既出，步履殊速，默念此時之北高峯上，當不少佳麗者，大好機會可飽吾眼福，乃捷

魏武公
令夫人作
日嘯

是先發。且行且笑。狀至慟。正涉想間。忽遇面來一婦人。年可二十許。雖荆釵布裙。而方麗猶絕。見祝。目急。色變。視而退。視。則之尾之行。見婦入一肆中。視色授魂。與雅不飲食之去。遂往。復踰踏於街衢中。路人。聽之。勿禮也。未幾。穀然進適。婦坐肆中。祝植立耳。泊泊。爲者。婦。乃。持。其。手。諸。物。問。所。欲。視。陰。意。取。數。具。即。以。多。金。與。之。是。羹。是。全。人。氣。魄。這。時。以。但。經。此。耳。嬉。至。全。過。色。額。日。日。妻。雖。女。子。身。非。其。義。也。一。介。而。離。彼。微。微。人。爭。欲。以。財。物。送。我。耶。遂。拂。金。於。肆。外。返。身。入。內。室。少。爲。一。老。嫗。出。而。祝。曰。先。生。殆。微。贈。物。實。多。之。物。多。不。歡。不。知。先。生。將。何。屬。時。視。色。頰。赤。無。所。措。辭。即。支。手。致。謝。遂。快。轉。返。然。心。纏。繆。不。少。釋。轉。屋。壁。寢。食。供。廢。不。覩。日。懨。懨。病。矣。先是。祝。有。友。曰。李。洪。迎。祝。之。以。財。重。問。財。則。造。門。一。其。祝。形。容。憔。悴。力。語。日。不。見。多。婦。領。得。如。此。顛。倒。乎。盼。遇。西。子。兩。威。又。將。如。何。君。勿。廢。我。當。爲。君。謀。事。或。有。濟。也。祝。大。喜。遂。重。憇。之。日。玉。成。其。事。者。惟。君。是。賴。矣。李。唯。唯。出。越。日。李。復。來。詢。以。事。成。否。日。大。難。

其性淡漠
乃薄命之
兆

人。此。婦。本。貴。家。父。貧。父。爲。一。名。往。以。翰。林。知。黑。龍。江。某。府。事。因。不。容。於。上。峯。削。職。歸。
日。上。班。備。膳。指。事。急。方。膳。馬。賤。每。以。牛。保。膝。下。無。子。誕。生。此。女。愛。之。不。啻。掌。上。珠。女。
幼。時。睞。性。淡。漠。讀。溫。雅。書。朴。厚。低。徊。假。恨。橫。塘。雨。句。飄。淚。潛。潛。下。問。或。拈。韵。推。敲。
聞。來。翻。曉。香。流。歌。滿。紙。嘗。敷。溫。華。體。魯。音。會。詩。百。首。爲。父。輟。賞。之。曰。此。我。家。不。櫛。進。士。
生。有。女。如。此。難。平。其。爲。東。床。選。矣。未。久。父。殘。嫁。一。名。下。士。沈。纏。甚。得。詎。知。紅。顏。薄。命。不。
三。年。其。夫。以。疾。死。家。道。中。落。闕。壁。蕭。條。與。母。同。居。缺。十。指。爲。活。比。遭。歲。歉。輾。轉。至。此。
無。賴。者。屢。捲。之。面。凜。不可。犯。祝。問。言。愁。眉。邊。飲。日。然。則。將。奈。之。何。李。沈。思。良。久。因。是。
并。易。爲。者。無。已。或。役。嫗。可。爲。力。嫗。與。女。母。稔。又。擅。口。才。徐。圖。之。或。可。成。事。祝。曰。計。良。得。
他。日。脫。如。願。當。以。厚。禮。酬。冰。人。李。衡。命。去。婚。宿。之。嫗。欣。然。曰。老。身。雖。晉。晝。翁。能。握。赤。
繩。作。月。老。但。頗。費。磨。長。舌。耳。

彼。嫗。何。姓。次。日。何。嫗。果。諳。婦。家。婦。方。製。一。棉。衣。乃。母。甫。坐。其。旁。徐。徐。啜。烟。嫗。曰。娘。子。女。
紅。大。好。吾。媳。殊。勿。及。不知。從。何。處。學。得。來。婦。曰。草。草。針。針。殊。貽。姥。姥。笑。猶。噴。噴。美。譽。不。
休。使。兒。汗。顏。矣。嫗。曰。娘。子。真。賢。淑。少。得。閑。功。夫。尙。孳。孳。不。倦。若。我。家。潑。辣。貨。早。捧。腹。入。

的。是。村。婦。
頓。飯。大。可。

貞。節。而。謂。
之。廷。拘。而。
般。自。由。一。
子。聞。之。得。女。

黑。甜。鄉。矣。阿。姆。真。厚。福。哉。母。曰。老。身。風。燭。殘。年。謀。一。飽。而。不。得。恃。此。弱。女。苟。延。殘。喘。
已。甚。矣。何。福。之。有。媼。十。傷。哉。若。祝。家。官。人。官。威。顯。赫。資。財。富。有。夫。人。鎮。日。作。葉。子。戲。時。
改。與。兒。女。相。聚。啖。荔。枝。以。祖。阿。姆。真。判。若。天。壤。矣。母。曰。嘗。小。妮。子。殊。不。長。進。讀。得。數。句。
書。便。欲。以。柏。舟。自。矢。不。然。得。富。家。少。年。郎。而。事。之。老。身。亦。且。少。有。情。媼。曰。善。哉。阿。姆。年。
事。日。高。故。通。達。事。理。第。不。知。好。娘。子。何。迂。拘。若。是。婦。聞。二。人。言。遂。摺。疊。其。衣。置。於。一。處。
言。曰。姥。姥。誠。大。謬。貧。富。命。也。節。義。性。也。母。隨。兒。瞰。一。杯。冷。饅。粥。雖。無。大。適。計。當。不。陷。於。
禍。生。不。得。好。福。命。又。事。二。夫。以。污。先。人。德。姥。姥。何。取。焉。媼。曰。貞。哉。娘。子。可。以。風。頃。者。老。
身。固。戲。言。耳。遂。興。辭。而。出。

次。日。復。來。婦。肅。以。坐。媼。曰。日。來。殊。大。忙。祝。家。公。子。囑。老。身。覓。妾。渠。曾。見。娘。子。一。面。謂。必。
如。娘。子。者。而。後。可。老。身。交。遊。少。安。得。再。有。如。娘。子。者。頃。方。物。色。於。外。卒。不。得。一。當。殊。皮。
狐。貉。手。指。戒。囊。累。累。鎮。日。坐。茶。餐。真。天。上。人。脫。老。身。年。事。如。娘。子。將。覲。顏。以。箕。帚。自。
薦。與。公。子。共。享。此。樂。矣。時。婦。向。其。母。以。目。示。意。母。已。見。之。因。謂。媼。曰。頃。姥。言。公。子。欲。得。

聞。博。命。
妙。語。戀。關。
獄。入。拔。舌。
此。媼。當。墮。地。

前後矛盾
故有用意

嬪妾不意以姪子陋質遽爲公子重青盼若不棄者便望姥爲執柯如何。嫪曰：唏阿姆勿輕許娘子又將以嚴詞責老身矣。母以問婦婦曰：姥姥真不解事頃云不事二夫者爲不得其人耳。風雅如祝家公子兒固耳之熟矣。得此爲偶直不知幾生修到也。嫪方知母曰：如何吾固知娘子慧人必不執一孔之見而今果然旣蒙娘子見允便當以消息報公子他日一對璧人羅拜堂前使老身得飲一盃喜酒幸福眞不淺矣。

居然想作
詩人何臉作
世之厚也然
要學風俗者
此君正復

嫪乃以語祝祝大喜病霍然愈以黃金一錠爲嫪壽自謂得曠世佳人爲偶此後閨房之樂常復不淺忽念及婦能吟咏而已則握筆重若干鈞得毋貽新人笑繼思此事良易舊稿累累遺自先代謄寫一過以供新人賞鑒怕不拜倒地下嗣後以戒詩爲藉口足以敷衍一世矣。正妄想時忽若有人拍其肩者且言曰：步雲爾勿自矜不數日汝之好頭顱有研之者矣。祝驟驚回首視之殊無一人意以神倦迷罔現此幻像殊不之奇時夜已深遂就寢焉。

光陰迅速若東流未幾而爲冰霜嚴寒之天祝乃以禮迎婦來洞房之夕鼓吹大作賓客雜沓至耳婦名者無間少長爭欲一覩爲快婦殊慷慨絕無羞澀態時或與賓客

洗盡小女
子態自是
色女丈夫本

紅樓子
紅娘報仇記

一六〇

相對答時屬奇瑰。有丈夫。每一時觀者皆噤。不能聲視之。戚友皆以視得奇。女子手以持膠。指視其手。飲食堅勁。之盡數席。大醉樂。持酒謹之時。或勝新婦。製臘。婦人作過酒。不客乃紛紛散。

便欲向那邊走，忽然見一隻大鷹飛來，

卷之三

擣。度。卒。不。解。其。故。問。何。故。得。一。長。函。啓。視。之。則。書。法。俊。拔。彷。彿。新。婦。手。筆。末。署。紅。

娟子真文曰

遇火至死
自燃
遇火而暴死

其悽愴若
留此紅娟娟
乃不死矣

妻盛京人徐紅娟。近年十七。年歸名士。慕羈郎性。抗直與祝步雲。赴太守宴。語觸祝。償我值頭領。目雙掌。以酒燭耳。每置酒燭。以海鹽酒燭之。死妾痛不欲生。甘以身殉徒。見人仇盜如此。速。所見。信。死。囁。也。蠱。離。於。地。下。也。乃。祝。懼。禍。且。近。闔。家。活。婦。老。者。忽。走。東。河。渺。渺。天。涯。鴻。爪。何。覓。流。離。至。作。緩。圖。詎。知。天。鑾。已。毀。此。劍。已。離。此。身。渺。渺。天。涯。鴻。爪。何。覓。流。離。至。作。緩。圖。詎。知。天。鑾。前。有。歸。期。但。未。知。分。離。之。路。江。以。無。凭。處。得。來。全。不。費。之。自。是。黑。山。中。有。上。持。之。者。今。已。遠。以。觀。之。待。郎。還。以。待。祝。此。萬。惡。之。妻。办。

于矣。妻願。于。女。亦。與。將。長。侍。老。母。以。終。母。留。此。一。書。使。人。世。間。知。祝。步。雲。爲。元。男。大。恩。術。大。德。紅。娟。此。人。者。殲。之。以。除。社。會。害。或。者。世。道。人。心。兩。有。裨。益。歟。瘦。腰。生。曰。我。讀。此。篇。不。覺。重。有。感。焉。夫。紅。娟。弱。女。耳。而。能。談。次。自。若。從。容。力。刃。仇。人。洵。乎。其。難。能。矣。誰。謂。風。塵。中。無。奇。女。子。在。耶。而。祝。某。殺。羅。駿。安。知。即。爲。其。妻。

嘯秋

殺一施一報絲毫無爽佛家果報之說信也。

●王三鬍子暗殺案

此等物
已是介添
之媒

黑山之下有大新屯居民千餘戶率業農粗衣惡食習爲常惟有豪商舒鑑塘者則然鑑塘少年客扶桑甲午以前販藤於臺灣得善價遂大富輦金回國於其鄉心庭園備極壯麗姬妾六七人購珠寶無算宵小聞覩屢來刦鑑塘苦之及應家人方大韓鑑塘掀髯笑曰今而後可高枕歟矣蓋鑑塘入本時好接交彼邦名人時家人戚往來甚密今聞來韓以大新密邇之朝鮮冀假其力以衛其第因赴日攜資赴韓見伊藤於總監府所以飭告良曰帛若干金珠若干關東之產又若干常婉旋手笑曰三年未見髮鬟鬟白首大哭觀吾養體鑑塘曰僕多蒙感聲口笑憂曰憂盜吾國政府之不貴國若也君知之吾利棄之而不知取存待有盜縱之而不知捕朔風甫起行人絕跡綠林豪客輒窺我於簷端用是懦懦焉未遑寧息欲不勞思得乎而店戶然則遷地爲良乎鑑塘曰否故鄉湖山祖宗之廬墓在焉吾不忍棄吾之來有所求於侯願俟以其餘力衛我可否卿每往深山眞不諳治理者若清人所居清地烏有甲國警權能

原书缺109-114页

曰此去必無幸鑑塘問何故老者故不答仍自言曰此去必無幸鑑塘心懼王三鬍子問益急老者曰實告汝吾少習相人術見君面有黯容是以憂之效否未敢必鑑塘求術曰無他再留十日可矣鑑塘曰此間無逆旅雖欲留得乎老者曰不嫌窄狹蓬廬非遙我供若飯若償我值兩無所往來可也鑑塘信之從之去至見四野荒涼僅有茅舍老者復曰勿憂盜如此清寒之境宵小所不顧也鑑塘以爲然遂共入室小僅堪容膝鑑塘舉目四矚老者忽然出利劍怒罵曰汝復至此耶爾請送汝至死也可鑑塘大驚叩頭乞命老者曰六郎王三鬍子也求胡爲者言已即以劍刺其胸棄其屍而去未幾間島問題已解决江以北清主之江以南日主之自是黑山下無日人之足跡王三鬍子亦宣言於衆曰我自此不爲盜

一蝶曰是篇可以見民風可以見外交可以見中國官吏之不良可以見外人手段之敏活可以知媚外之無益通篇處處不寫王三鬍子恰處處是寫王三鬍子

●六郎婚事談

嘯秋

談馬賊者罕不知六郎之任俠好義僉噴噴稱道弗衰然六郎婚事尤爲人所艷羨一

得妻如此
可以無恨

時膾炙人口。至今猶有津津樂道者。按六郎乃韓大復之第六子也。大復素金牛山下之馬賊。晚年生六郎。頭角崢嶸。饒有奇氣。迨長尤秀。媚玉樹亭亭。大有羽不禁風之概。一時有人詣之曰。六郎貌似蓮花。抑蓮花貌似六郎耶。羽冠娶妻。名亭亭。弱六郎二齡。斌媚可人。且精技擊。伉儷之間。六郎常強其一試。蓋六郎亦好身手也。亭亭迭辭不果。遂畧展其技。矯柔靈捷。殆無倫比。六郎爲之目炫。亭亭歛止後依然一姣好女郎也。繇是六郎益愛之。六郎有騎癖。亭亭亦好夫婦。每於夕陽返照時。並輒轡過市。路人恒多。目者。自此韓家小夫婦。體福如許。不知前其敲破幾個木魚兒方修到今日也。

初六郎策馬過東興鎮。殘陽落照時已薄。千關東野間哭聲甚哀。踰手斧在一椽茅屋中。六郎固好干人。不平事乃下馬叩門。哭聲頓輟。一白髮嫗持燈出覘。六郎問叩門故。六郎以迷徑對。且央借宿。老嫗作難色。曰。敝舍湫溢。奈何。六郎曰。無妨。但得客膝免餐。風露幸矣。嫗無已諾之。六郎遂從嫗入室。突見室中一女子。支頤側坐。色亦嬌好。惟淚點盈眶。若有絕大傷感事者。見客即折身邇入室。後時嫗以茗晉閒話。時六郎詢及。啼泣事嫗嘆曰。亡夫不幸。前歲去世。殯殮諸費俱貸於人。債戶催促。無以相償。不得已。